
武俠世界
第33年
15
$15.00

##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毒飛船」在今期刊出。故事描述美國一位富有爵士加多里邀請馬獅龍參加飛船比賽，獲兩項獎項，接着又邀請馬獅龍創造飛船飛行新紀錄，航程中馬獅龍發現了加多里爵士在飛船上製造海洛英毒品，原來爵士邀約馬獅龍參加飛船比賽的動機，是讓他參加自己的製毒和販毒活動，想威逼利誘馬就範，馬暗中勸服管家卑兀，聯手對付加多里爵士，豈料……文中情節迂廻曲折，打鬥場面驚險刺激，值得一讀！

* * *

江上蓮先生所著一期完故事「龍爭虎鬥」，石崇先生所著「江湖傳奇」之「無私劍客」均在今期貢獻給大家，題材新穎，引人入勝。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蓮先生所撰寫的「花客」，濟南府半個月內連續死了十多名少女，令捕房上下頭痛不已，總捕頭李元福更因此案而入監受審……情節懸疑曲折，結局出人意料，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383.00 |
| | 一年港幣 | $76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423.00 |
| | 一年港幣 | $845.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500.00 |
| | 一年港幣 | $100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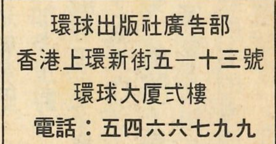
## 第33年

## 第15期

(總號166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 毒飛船

## 邀請俠客

當馬獅龍空閒下來的時候，他總喜歡回到自己的寫字樓坐一下。

其實，並沒有甚麼工作要做，只是簽一下字，事實上有很多文件，有沒有他的名字，並不太重要，因為他早已把整間公司交在他那位經理人的手上。

不知是否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感覺，慣於冒險的人，有時也會喜歡有一天過一些極有規律的生活，而慣於朝九晚五的人，却老是喜歡可以到外面闖一下。

也許，這就是馬獅龍喜歡坐辦公室的原因。

馬獅龍坐在他那張真皮的高背椅上，有點悠然自得。

有人敲門。

「進來！」

門開了，進來的是陸經理，他的手上拿着一大叠信件，他把信件

## 飛船比賽

放在桌上。

「叫其他人拿來便可。」馬獅龍道。

陸經理道：「這些信件，我向來很少給你看……但這一連八封，似乎有點不同。」

「一連八封？」

「是的，我看是請柬。」

「請柬？那裏寄來的？」

「英國。」

馬獅龍打開了第一封，只是一張請柬，不過，那是非常精緻的。發請柬是英國飛船協會。

馬獅龍對這個會，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印象。

他打開了第二封。

仍然是那款請柬，仍然是英國飛船協會寄來的，不過，下款多了一個簽名。

那個簽名，馬獅龍却是熟悉的，是加多里爵士。

馬獅龍皺了一下眉頭，這加多里爵士是一個德裔的英國人，是個極有財勢的人。

他再看看日子，是五月三日。

他再打開另一封，仍然有加多里爵士的簽名，而且多了一句話：「請你來，包保你有驚喜。」

看看日子，是五月十三日。

換句話說，加多里爵士以為馬獅龍一定會回信，但馬獅龍並沒有，因此多加了一句話。

馬獅龍繼續把其餘五封打開，五封都是同樣的請柬，不過，每一封的話更多。

最後的一封，寫着：「沒有你，一切都不成了！」

馬獅龍笑道：「怎麼這麼嚴重！」

陸經理道：「他們請你往英國？」

「是的。」

「參加他們的飛船？」







「我想是的。」

「你會去嗎？散心一下也不錯！」

馬獅龍聳了聳肩。

這時，有人敲門，進來的是另一位秘書小姐。

「馬先生，是給你的傳真文件。」

馬獅龍接了過來道：「謝謝你！」那位小姐走了出去。

向來，馬獅龍很少收這些文件，尤其是在寫字樓，一切都是由陸經理收的。

馬獅龍看了一眼道：「又是加多里爵士！」

陸經理看看，原來這是一份關於那天熱氣球及飛船比賽的細則，下面又是加多里爵士的簽名。

陸經理正想出聲，電話却響了，他拿起了電一聽，一句話也沒有說，便把電話交給了馬獅龍。

馬獅龍有點詫異道：「我是馬獅龍。」

電話裏傳來非常爽朗的笑聲道：「我是加多里。」

「加多里爵士。」

陸經理望了馬獅龍一眼，微微一笑，並且作了一個「我出去工作」的姿勢，離開了馬獅龍的辦公室。

「怎麼！」加多里爵士道：「收到了我所有的東西？」

「剛剛收了你的熱氣球及飛船的比賽細則。」

「沒有興趣還是太忙？」

「兩樣都不是！」

「既是如此，你便立刻來。」

「究竟有甚麼驚喜，你知道我是受不了刺激的。」馬獅龍開玩笑地道。

「馬獅龍！」加多里爵士的聲音，突然變成相當嚴肅，「你一定要來，否則，事後你會後悔的。」

馬獅龍也明白加多里爵士的性格。

「好……」馬獅龍還想說下去。

加多里爵士搶着說：「你往英航，說出我的名字，你便可乘最近的一班機來到倫敦。」

馬獅龍道：「我想……」

加多里爵士仍截斷了他的話，道：「來到倫敦，我的管家會親自接你，你不用擔心，我的管家會認得你。」

馬獅龍想說話。

加多里爵士仍然不讓他有這個機會，道：「好了，我們後天見。」

電話已立即掛斷。

馬獅龍無奈，也把電話放下。

加多里爵士是一個德裔的英國人，他們的家族，幾代之前便移民往英國，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為英國立過一些功勳，因此他們有一個世襲的爵號。

不過，這個「爵士」並沒有甚麼

正式的利益。

但邊際利益却是數之不盡。

甚至皇室人員都給他們幾分面子，也許是由於他們地位較爲特殊，他們的企業賺了不少錢。

其實，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加多里爵士家族雖是移民了幾代，但他們仍有德國的聯繫。

加多里爵士本人，秉承了他們家族的優異性，既有英國人的深沉，也有德國人的機智。

馬獅龍認識他並不算長久，而且也是因熱氣球而開始的。

那年在英國，馬獅龍與朋友合作駕駛一個熱氣球，那是一次友誼交流的玩意，那知道其中發生了一個意外，其中一個熱氣球失火了。

馬獅龍湊巧救了加多里。

其實，因爲就算馬獅龍不是湊巧接近他們，其他的飛船朋友也會救他。

當時熱氣球一邊燃燒，一邊下降，而他們離地面的高度，只有幾百米，下面又是一片湖沼，他們應該並沒有生命危險。

馬獅龍便是這樣認識了加多里。

他們並沒有太多的交往，只不過在熱氣球會內喝過一兩次酒，吃過一次晚飯。

馬獅龍知道，加多里爵士是一個外表與內在並不完全相同的人。

他記得加多里說過：「我是一個雙魚座的人！」

馬獅龍雖然並不相信甚麼星座，但他也知道，西洋星座中，有幾個星座是由一雙動物組成，譬如雙子座，他們的性格都是意外不同。

每日星座這種運程的玩意，當然不能信，用星座測性格，却是頗準確。

馬獅龍從回憶中醒了過來，到了這一個時刻，他仍未下最後決定。

最大的原因，他並不喜歡英國的天氣。

他望望日曆，五月。

五月應該是一個較好的季節，不再是霧靄沉沉。

他拿起了電話，撥往英國航空公司，問了有關自己的客位問題。

對方的回答是：「一切都預備好了，馬先生，你想甚麼時候動身？」

馬獅龍稍一猶豫。

對方道：「今晚有一班機出發。」

「如果我去……」

「你來到機場我們的櫃位，立刻爲你辦妥一切的手續！」

「好！」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就這樣決定，正如陸經理所說，去英國散一下心，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馬獅龍回到家中，收拾了簡單的隨身行李。

他截了一部計程車往機場。

英國航空公司的櫃位並沒有開始工作，但頭等那邊，却有一位地勤小姐。

馬獅龍走近，拿出了護照。

那小姐本是隨便看一眼，但當他看到馬獅龍的名字，她整個人醒了似的道：「馬先生！」

馬獅龍微笑點頭。

地勤小姐說：「馬先生，一切機票和其他東西都準備好了，這是機場酒店餐廳的貴賓券，你好好享受一下晚餐，十九時便可上機！」

加多里爵士果然是個有頭有臉的人。

馬獅龍先往機場餐廳享受了一頓豐富的晚餐，然後登機，頭等客位舒適寧靜，實在不錯。

乘坐長途飛機，無論如何舒服，總是一件苦事，幸好馬獅龍睡得很好。

當他醒來，已接近倫敦希斯露機場。

頭等機客連出閘也比一般客位快。

馬獅龍出了檢查海關，來到機場接機處。

他剛站定，便有一人走上來。

那人有圓圓的臉孔，但滿臉鬍子。

他並不是個令人討厭的鬍鬚漢子，而是那種修飾極佳的人，看來他不剃鬚，而花在鬍鬚上的時間比一般人還要多。

他的衣服，一套筆挺的西裝，剪裁合身，皮鞋也非常光亮。

馬獅龍記起加多里說過，他的管家會來接他。

這人並不像管家。

那人有禮貌地微微弓身道：「馬先生？」

馬獅龍並沒有表示。

「我是卑兀！」

「卑兀？」馬獅龍幾乎想笑出來，因爲卑兀正是鬍子的英文音。

「是的，我是加多里爵士的管家！」

想不到一位現代管家，竟是這個模樣！

「我是馬獅龍！」

卑兀道：「其實我已見過你，那是三年前的事，你比以前更英俊瀟洒。」

馬獅龍聽了，忍不住也笑起來。

「請跟我來！」卑兀道。

他們出了機場，一直往大門去，外面已停了一輛勞斯萊斯。

卑兀開了車門，讓馬獅龍坐在後座。

馬獅龍道：「我與你一起坐前面，好嗎？」



卑兀道：「好極！」

上了車之後，卑兀轉身，在車旁處一個小酒吧內，弄了一瓶酒給馬獅龍。

「你自己？」馬獅龍道。

「我不用了，因爲我要駕車，」他頓了一頓便開動車子，又道：「你知道，連公主喝酒之後駕車，也一樣要抄牌的！」

馬獅龍笑了起來，卑兀有一份英國人的幽默。

「加多里爵士而今住在那裏？」他想了一下道：「是不是在……」

「不是了，他搬往了郊區……過一會你就知道。」

汽車轉入了郊區的高速公路。

卑兀駕駛技術極佳，而汽車性能也不用多說，時速一百三十哩，並不覺得怎樣。

半小時之後，車子停在一座古堡之前。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古堡，一種迫人的氣派，實在是有皇者風範。

古堡建在山坡之上。

外牆完全沒有剝落的跡象，看來保養的功夫花了不少，所花的錢更是無可估計。

那時尚未天黑。

古堡門外竟然站了一個人。

馬獅龍好眼力，一看便看到那是加多里爵士。

實在想不到，加多里爵士竟然在古堡前面迎接馬獅龍，他有點受寵若驚。

馬獅龍還未下車，加多里爵士已趕前道：「馬獅龍先生，你好！」

加多里爵士看見了馬獅龍實在是非常高興，却又仍帶一些英國式的拘謹。

馬獅龍也趨前，兩人親切地握手。

卑兀領着他們，進了古堡之內。

古堡的外面雖然經過裝修，但仍然保存着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老色彩，但裡面是大大的不同。

首先是一座好像太空船內的電子門。

門開了，並不是通向甚麼地方。

當他們進了裏面，卑兀按了一些電鈕，馬獅龍才知道那是一部升降機。

馬獅龍忽然想起道：「尊夫人可安好！」

加多里爵士並沒有回答，臉上似有些傷感。

卑兀道：「爵士夫人已在年前去世了！」

「對不起……」馬獅龍立時道歉。

加多里爵士臉上有一絲憂愁的神色，但轉眼間他又回復了原來的模樣。

電梯門開了。

他們隨着卑兀出去，好一個大廳，而且又是另一番景象——非常現代化的設計。

整個廳子的主色是象牙色，配上一些黑色的綫條，給人一種悠閑而高雅的感覺。

沙發也是經過特別設計，象牙色的眞皮，坐下去極爲舒適。

馬獅龍道：「熱氣球比賽？」

加多里爵士道：「你仍然是快人快語，不過，熱氣球只是一種熱身的運動。」

「熱身運動？那麼，主題呢？」

加多里爵士想了一下道：「我仍然想給你一次驚喜，暫時不告訴你！」他頓了一頓道：「以你的聰明智慧，你一定可以想出來！」

卑兀已奉上酒。

馬獅龍正想說他不喜歡喝酒。

卑兀已奉上了一個半透明的米通磁杯，道：「這是專程往雲南搜購的普洱！」

馬獅龍未喝，已嗅到一種普洱香氣，很多茶品種要求新鮮，但普洱却有如醇酒，越舊越好。

「怎樣？」加多里臉帶嚴肅地問。

馬獅龍再呷了一口，慢慢地說道：「不……」

卑兀反而問：「有甚麼不對勁？」

「不同凡响。」

他們都笑了起來。

加多里爵士道：「你想在一個甚麼環境之下休息一下，再與我詳談？」

馬獅龍道：「有中國式的？」

「沒……」

馬獅龍並沒有甚麼表示，因爲他也是開玩笑的要求。

「沒問題！」加多里爵士笑道。

「你眞的有一個中國式的設計？」

卑兀道：「我一早已猜到你的要求，我已把你的東西放了進去。」

馬獅龍實在忍不住讚美卑兀道：「你果眞是一個善解人意的管家。」

加多里爵士道：「一會再見！」

馬獅龍隨着卑兀往那睡房。

「這地方眞大！」

「是的，先生，共有三層，每層大約有房間五十間左右，總共大小房間一百五十間。」

「這麼多地方，很難打理！」

「有三十個人負責打掃地方，其他三十人負責其他工作！」

「那麼，你的工作也很繁忙！」

「是的，不過最近有電腦幫忙，一切都隨着電腦所定的方式工作，也沒有甚麼問題。」

「這堡壘下面有地庫？」

「有，但未完全建好，我的意思是，並沒有完全裝修妥當。」

「沒用？」

「也不是，那裏可算是半個停車場！」

「停車場？」

「爵士近日也喜歡古董車，下面泊了八部。」

「甚麼類型？」

「他只喜歡一種，勞斯萊斯，從一八零零年開始！」

汽車發明的日子並不太長，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可以作古董了。

卑兀已帶他到了另外一個房間。

那確實是一個中國式的房間，不過，在馬獅龍看來，却是不倫不類。

那些傢俬全是酸枝，一摸下去，已知是明朝甚至更早以前的傢具。

可惜，客廳像個小姐閨房。睡房却像個鴉片煙格。

馬獅龍並不覺得好，反而覺得可悲，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但讓世人知道的，只是那麼膚淺。最不順眼的，是房中那張大大的鴉片煙床。

如果以價格衡量，這張床比世界上任何一張床都要貴，因爲這東西曾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拍賣出來，超過五十萬鎊！

馬獅龍生平最恨的是毒品，因此，他最不喜歡看見這東西，這是中國人的一種耻辱。

加多里爵士當然不是這麼想。

卑兀見馬獅龍呆着，問道：「怎麼樣？」

「沒有甚麼。」

「請你休息一下，我一個鐘頭之後……」他看看了手錶，再道：「我來接你去吃晚餐。」

「謝謝你！」馬獅龍道。

馬獅龍脫下了外衣，往浴室洗澡一番。

浴室之內，居然有個大木桶，那是古代人用來浸浴的，可惜，並不是中國式的，而是日本式的。

他往床上小寐了一會。

旅途的疲累使馬獅龍很快便入睡了，可是，當他睡着了的時候，他似乎聽到了一陣尖叫聲。

那是一聲非常典型的尖叫聲——一個正在受苦的女人的尖叫聲，聲音似是非常遙遠。

馬獅龍驚醒了。

他感到額上有些汗水。

四週仍是那麼恬靜，他看看手錶，想不到他轉眼之間已睡了四十五分鐘。

他知道英國式的作風是十分守時的。

他起床，立時洗臉。望着手錶，他感到有點迷惘，剛才聽見的一聲尖叫，是否作夢？

如果是作夢，爲甚麼一點夢境也記不清楚？唯一記得的便是那尖叫聲？

也許，那是一聲眞的尖叫聲，把自己驚醒。

這時，外面有人敲門。

「誰？」

「卑兀，先生……」

馬獅龍出去開了門道：「怎麼？」

卑兀已換了一套非常整齊的禮服，見了馬獅龍道：「馬先生，你的禮服在那衣櫃之內！」

他向牆邊一指。

馬獅龍明白，他是來通知自己要穿上禮服。

「好極，你要等我一下！」馬獅龍道。

「不用匆忙！」卑兀道。

他並且爲馬獅龍關上了門。

馬獅龍走往衣櫃，打開一看，裏面滿是衣服，不同的衣服，禮服、西裝、便服、運動裝，應有盡有，而且都是英國的頂尖兒貨式。

馬獅龍把禮服拿了出來。

他立刻換了一套非常合身的禮服，還有一個黑色的堡呔，看起來倒是一派紳士風度。

馬獅龍出去，卑兀還在等着。

卑兀道：「好極了！請跟我來！」

馬獅龍跟着他，進了電梯，下了一層。

他們沿着一條相當寬敞的通道走，馬獅龍看到兩旁的油畫，都是十分著名的名畫作品，莫奈、梵高、馬慕斯、畢加索，還有幾幅是近來才崛起的畫家。

兩邊的名畫其實已是一些驚人的財富。

轉出了通道，是一間客廳。

客廳之內，才是晚餐的地方。

天氣並不十分寒冷，但火爐已經燃着，並且發出「必必卜卜」的聲音。

加多里爵士已在，他一見了馬獅龍，便起身迎接道：「馬先生，你是一個非常守時的人！」

馬獅龍道：「卑兀先生處事井井有條，他是一個難得的管家！」

加多里爵士道：「卑兀實在不錯。」

卑兀道：「馬先生誇獎！兩位，請入坐。」

馬獅龍本來以爲將會有幾個人來請他一起晚餐，但想不到偌大的餐廳，便是他們兩人。

食物並非十分好吃，但非常精美。

肉是沒有半點肥膩，魚也沒有多一條魚骨，而且還配上適當的紅



酒與白酒。

馬獅龍其實並不喜歡這種晚餐。

不過，他明白這是加多里爵士的一番心意，這是英國式的隆重、禮貌。

晚餐後，卑兀爲兩人倒了一杯拔蘭地。

那是非常醇舊的拔蘭地。

加多里爵士帶着他來到一個小露台前，問道：「馬先生，飽嗎？」

「吃飽了！我想出去看看。」

「好極！」

他們一起出了露台。

馬獅龍感到一陣寒風撲面，剛剛吃完晚餐與美酒的熱氣給風一吹，倒是非常舒服。

馬獅龍往下看看。

下面是一些山坡，遠處是望不盡的平原，而他們所站的位置，是古堡的中部，不算太高，也並不低。

加多里爵士道：「喜歡這地方嗎？」

「好美麗的地方！」

「過兩天便是熱氣球的比賽，我們先合作一次，作一下熱身運動。」

「好極，這比賽有甚麼榮譽？」

「是傳統式的比賽，沒有甚麼特別榮譽。」

「是你的熱氣球？」

「不用你擔心，我會弄好一切，我們還是進去，否則會着凉。」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他們坐在客廳內，卑兀爲他們添了一些酒。

加多里爵士突然問道：「馬先生，請恕我唐突，幾年了，你結婚沒有？」

馬獅龍笑着搖頭。

「那麼我們這裏的淑女小姐有福了！」

那當然是恭維的話。

「爵士，你的家人呢？」

「我太太已死，你知道我還有一子一女，他們都長大了，並不是常常回來！」

「他們各有事業？」

「是的，我的兒子是個從事金融行業的人，他有自己的公司在倫敦，我的女兒是個律師。」

「熱氣球比賽，他們會回來嗎？」

「希望他們會回來。」

馬獅龍可以察覺到這位家財百億的爵士，眼中閃現的一些悲哀、寂寞的悲哀。

「孩子長大，各有各的世界！」

馬獅龍安慰他道。

「來，來，別談他們，先乾了這一杯！」他舉起了酒杯，一飲而盡。

馬獅龍也乾了。

「馬獅龍，你也很少有時間自己玩一下？」

「玩？玩甚麼？」

「你喜歡玩甚麼？」

這問題倒使馬獅龍怔了一下，「喜歡玩甚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前，年輕的時候，倒喜歡玩彈子！」

「彈子？士碌架？」

「不，是必烈！」

「必烈，好極！」

卑兀在旁道：「爵士，我去準備。」

加多里爵士道：「好極。」然後他又轉向馬獅龍道：「我也是喜歡必烈，那才是桌球的眞正技術。」

「是的，我也有同感，那才是眞正的桌球技術！不過，這麼多年了，我不知道還記得沒有。」

「這種遊戲便像踏單車與游泳一樣，一學會之後，便終生不會忘記。」

加多里爵士已領着他，下了一層樓。

這層是一個非常大的桌球室。

中間擺着一張標準的英國式大桌球枱，青綠色的天鵝絨，在光亮的燈光下，十分柔和。

而這張桌球枱的邊，全用眞皮所包，非常名貴。

卑兀已爲他們擺了紅白二色的球。

原來桌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而今流行「士碌架」，是以打球入袋而得到分數，不同的顏色球有不同的分數。

而「必烈」却只有三個波。

兩個白球，一個紅球，白球是參加玩的人各一個，而紅球是放在枱上，給參加者打的。

取分的方法有幾個：把紅球打入袋中，把自己的球撞在紅球上而自己入袋，或是打對方的白球，而使自己的球入袋。

還有一個方法，名爲「加俑」，是把自己的球，一連碰到對方的球及紅球，那也可得兩分。

這樣的描述，或者並不太清楚，但懂得玩的人，都是趣味盎然。

馬獅龍與加多里爵士兩人都並不算高手，却也旗鼓相當。

凡是比賽，實力接近才有意思。

兩人轉眼之間，玩了兩個鐘頭而不自覺。

還是卑兀道：「先生，明天再來一仗。」

加多里爵士笑道：「今晚我們不分勝負，明天我們再來一次。」

馬獅龍當然沒有異議。

多年沒有玩的遊戲，從新再玩，倒也是十分有趣，從這遊戲，想起往事，但人生轉眼便是十年、廿年，他內心倒有一些感慨。

他們禮貌地道謝。

卑兀領着馬獅龍回到他的睡房。

在睡房門口，卑兀道：「先生，你需要甚麼，只要按一按床前的鈴，我會在最快的時間趕到！」他頓了一頓道：「不論甚麼時間都可以。」

他再多說一句道：「甚至半夜也可以。」

馬獅龍道：「謝謝你。」心想這個人簡直是忠心過頭。

卑兀便要離去。

他突然又轉頭道：「先生，這古堡相當大，我有時都會迷路，如果並不是十分需要，請不要胡亂的走，找我來更好。」

馬獅龍又再道謝一下。

他心裏嘀咕，這管家果眞是個管家，似乎控制了這屋子一切，連他的主人的睡眠時間，也由他操縱，不過說話與態度却是十分婉轉。

也許這是加多里爵士的正常生活情況。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爲甚麼加多里爵士直到現在仍然沒有把邀請自己來的原意說出來。

難道眞有突然的驚喜？

馬獅龍向來好奇心極大，這使他有點心癢難熬。

酒意加上剛才打桌球時精神要相當集中，因此他感到有些疲倦。

他換過衣服，洗了臉。

房內有電視，但那些節目並不好看。

馬獅龍關了電視，準備就寢。

他換了衣櫃內的絲質睡袍，感到非常的舒服。

他躺在床上，有點胡思亂想。

忽然，他似乎聽到一些聲音，女人尖叫聲音。

馬獅龍坐了起來，却又不再聽到任何的聲音。

也許，這古堡地方廣大，一些聲音，經過不同的通道傳播，發生了聲音的改變。

他又再躺下。

他集中精神再聽，却沒有聲音，一直到入睡。

可是，半夜他又再被這可怕，但並不太大的聲音所驚醒，他看看手錶，是凌晨四時。

他坐了起來。

聲音並不知道是來自何方，但無論如何，這尖叫聲是震人心弦的。

忽然，他想起卑兀曾强調的說，假若有甚麼事情發生，如果要求幫助的話，半夜也可以。

難道是爲了這尖叫聲音。

如果與這有關，那麼，他必然知道事情的原因，聲音的來源。

英國的古堡，常常都有古怪的傳說，難道這座經過改建，這麼現代化的古堡，也不例外？

馬獅龍再睡下。

他希望再聽一次，希望可以找到這聲音的來源，或者是這聲音是代表甚麼。

聲音是可以透露一些事實的。

可惜，馬獅龍一直等到天亮，仍然沒有再聽到，他也在不知不覺中，再進入夢鄉。

醒來的時候，窗外是迷濛的一片。

馬獅龍站在窗前。

霧中，卑兀正從小路中漫步回來。

他沒有再穿上禮服，是一般紳士外出的便裝，並帶上英國典型的鴨舌帽。

他也看見馬獅龍，並且向他揮手。

馬獅龍也向他回敬。

不一會，門响了。

馬獅龍開門，只見卑兀已推着早餐進來。

卑兀道：「加多里爵士喜歡床上早餐，先生，你呢？」

「我在餐桌上可以了！」馬獅龍道。

卑兀把早餐放在桌上道：「睡得好嗎？」

「不錯。」馬獅龍道。

「沒有甚麼？」

「我聽到一些聲音。」馬獅龍邊說邊看着卑兀的臉孔，看看他有甚麼反應。

果然，卑兀有些不尋常的反應，不過，那種表情，很快又回復了正常。

「甚麼聲音？」卑兀問。

「那很難說，總括來說，是一些令人覺得害怕的聲音，不知你……」

「是不是一些似是女人尖叫的聲音？」

「正是！」

卑兀竟然笑了起來。

「怎麼？」

「幾乎每一個客人來，都告訴我，他們聽到這個聲音。」

「有人被困着？」

「你以爲有沒有？」卑兀笑問。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當然是沒有，」他似乎是在自我解釋，他頓了一頓又道：「我想原因是這樣，因爲這古堡已有一段歷史，而最初建築的時候，是十八世紀左右，大部份的材料是木材，而經過百多年，那些木材因天氣的變化，是會發生一些聲音。」

「我也聽過木材因熱脹冷縮而爆裂的聲音，並不會像那麼可怕的聲音！」

「我知道……你說像甚麼聲音？」

「像一個女人尖叫的聲音。」



卑兀的臉孔似乎又再變色，但同樣也很快便回復。

「那麼可怕的聲音！」卑兀笑道。

「加多里爵士起來了嗎？」

「沒有，他平常是睡得比較遲一些！」

「不，我醒了！」外面竟然是加多里爵士的聲音。

「請進來！」馬獅龍道。

卑兀也回轉身來道：「早安，先生！」

「你們談些甚麼？」

「沒有甚麼。」卑兀道。

馬獅龍道：「我很喜歡你這古堡。」

「那好極！喜歡早晨騎馬嗎？」

「好極！」馬獅龍道：「不過我還沒有吃完早餐！」

加多里爵士道：「不用忙，我也回去換過衣服，我們在下面的馬廐見！」

卑兀道：「我替你……」

加多里道：「不，你仍然在這裏替馬先生工作，然後當他吃完了早餐，請你帶他往馬廐！」

「好的，先生！」卑兀道。

加多里爵士離開了馬獅龍的房間，卑兀仍然在房間之內，站在一旁。

馬獅龍道：「卑兀，我不是爵士，你不用服侍我，請隨便坐。」

卑兀道：「多謝你，馬先生。」話雖是如此說，不過，他仍是恭維的站着。

馬獅龍也沒有多言，因爲他明白，這可能是他們管家這個行業的規矩。

當馬獅龍差不多吃完早餐的時候，卑兀已從衣櫃中拿了一套騎馬的裝束，放在浴室之內。

卑兀在浴室中道：「馬先生，喜歡這個特別的佈置嗎？」

「很好，」馬獅龍道：「不過，仍有一些東西，並不盡如人意。」

「甚麼？」卑兀嚴肅地問道：「請告訴我，讓我有機會的時候，告訴爵士！」

馬獅龍道：「那大浴桶，並不是中國的，而是日本，日本文化無疑也是脫胎於中國！」

「喲，那負責裝修的人，强調這是中國式的！」

「另外一點，那張床！」

「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沒有，那是一張中國人吸毒、吸鴉片的床，無論怎樣，我覺得……」

「你認爲並不雅觀，或者是甚麼理由？」

「不是觀瞻問題，而是像一種耻辱！」

卑兀似乎有點吃驚地道：「那麼嚴重，不過，那實在是一張名貴大床！」

「這是沒有可以懷疑的地方，而且所值不菲，不過，你知道我……」

「馬先生，你是一位極恨毒品的人，無論是過去的鴉片、海洛英、丸仔，直到而今的冰！」

馬獅龍倒有點覺得意外，想不到卑兀也知道不少有關他自己的事情。

「你果然是一位與衆不同的管家！」

「那是我們職業所需。」

「你從那裏訓練出來？大學？」

「不，大學裏沒有我們這一科，我是在英國一間著名的管家學校畢業！」

「學了多久？」

「五年！」

馬獅龍非常詫異，心裏想：「管家也要學五年，比起建築師、律師、醫師，似是不遑多讓！」

卑兀道：「詫異嗎？因爲我們的工作並不易爲，而且工作範圍極廣，幾乎包括正常生活的每一個部份，而且不同國家的風俗習慣也要瞭如指掌。」

「是的。」

「譬如是禁忌，也是學之不盡。」

「甚麼禁忌？」

「譬如在中東的回教國家，不能公開飲酒，但在那些富豪、酋長的家又是不同。回教的女人要戴面紗，所有男人却不能動她的面紗，但在家中，湊巧遇到女主人的女兒，一時之間，沒有戴面紗，應怎樣處理……」

「非常有趣！」

「又譬如，有些國家的大富豪，仍然不願拍照，他們認爲不能拍照的原因是，因爲他們相信攝影機向着他們，會攝去他們的魂魄。又例如在泰國，孩子的頭，是千萬不能觸摸的。」

「非常有趣！」馬獅龍道，他心想，我也知道不少民族的禁忌，想不到從事管家這個行業，所知道的更多。

卑兀忽然道：「而今我也犯了一個大忌，請馬先生原諒！」

「甚麼？你不用那麼拘謹！」

卑兀嚴肅地道：「我犯了滔天的禁忌。」

馬獅龍笑了起來，卑兀也笑。

原來卑兀有嚴肅的一面，也有幽默的一面。

馬獅龍換了衣服，那套騎馬的裝束實在不錯，尤其是那雙馬靴，更是一流。

馬靴是用皮革所製，質地柔軟，好像布一樣，但穿在腳上，你仍然感到那是皮製的。

馬獅龍忽然又想起一個問題道

：「管家只需要懂屋內的事情？」
「不，一切都要學習。」
「屋外？」
「當然要！」
「騎馬呢？」
「你一會便知道。」卑兀道。
「打架呢？」馬獅龍開玩笑地道。
「武術、西洋拳、東洋拳、劍擊、刀法、也略爲懂得一些。」
「那麼中國的武術。」
「也學過一點……不過，在你的面前，我是提也不敢提出來。」
馬獅龍笑道：「你也知道我懂中國功夫？」
「你是一個俠客，我當然相信你懂中國功夫！」
「啊！」馬獅龍實在佩服這位管家。
「好了，馬先生，我們往馬廐！」
馬獅龍隨着他，下了兩層，這一層地方比較小，光綫也沒有那麼充足。
卑兀道：「馬先生，本來我是不應要客人等我的，但爲了時間……」
馬獅龍道：「沒關係。」
卑兀進入了其中一個房間。
馬獅龍在走廊上看看，牆上掛了一些油畫，並不太昂貴，不過，仍有相當價值。

加多里爵士這個古堡本身已值不少錢，加上裏面收藏的東西，眞不知值多少錢。
一個人有錢到這個地步，他會怎樣？
他的感覺是怎樣？
不一會，卑兀已出來，他穿上了騎馬的裝束，又有另一番風采。
馬獅龍道：「你騎馬一定威風凜凜。」
「不，年紀大了，身體總有點胖，不太成了！」
「以前呢？」
「以前我學過跳欄，障礙賽也參加過！」
馬獅龍越來越覺得這位管家先生，實在像一個「萬能博士」，甚麼也懂，甚麼也精！
卑兀從衣袋拿出一個東西，他對着那東西道：「爵士，我們準備好了！」
「好極！」那東西又可以傳回爵士的聲音。
「是通話器？」
「是的，這地方大，很多時候要與爵士聯絡，或者吩咐其他僕人工作，這東西最有用。」
馬獅龍不好意思拿來看，不過，從那東西的外表和聽到爵士清晰的回話，他知道那並不是普通的對話器。
卑兀帶着馬獅龍，又乘搭了一部電梯下去。
電梯一直下了三層。
卑兀道：「我們多走幾步，才是馬廐。」
出了電梯，他們一直走，不一會，馬獅龍已嗅到了那種馬匹的氣味。
那馬廐打掃得極爲清潔。
已有幾個馬伕把幾隻馬拉了出來。
那些人見了卑兀，也是十分恭敬，看來，他在這古堡之中地位相當高。
不一會，加多里爵士也來了。
一個馬伕爲他帶出了一匹馬，另外一個馬伕又爲卑兀帶出另外一匹，兩匹都是極佳的馬匹。
卑兀帶着馬，道：「隨便選擇一下。」
馬獅龍道：「你是騎馬的專家，請你替我選擇一下。」
卑兀道：「好極！那一匹，棗色的那一匹！」
一個馬伕把那匹帶了過來。
卑兀續道：「這匹馬不錯，不過脾氣差些，如果控制得好，跑得非常出色！」
馬獅龍知道，那是一種挑戰。也可能是一種考驗。
馬獅龍走近馬匹，那馬已發出了一些聲音。
馬獅龍慢慢走近馬匹，然後輕輕撫摸馬匹的頸項，然後是鬃毛。
那馬匹仍然有點不安。
馬獅龍好像對馬兒說了些話似的，然後，他一踏上馬鐙，便上了馬背。
「走吧！」馬獅龍道。
卑兀似乎覺得有點奇怪。
爵士領着路，一直向古堡的另一面走去，那是一個森林似的地方。
馬獅龍慢慢讓馬跑，並沒有用轡繩控制牠，讓牠一直跑到爵士的那一匹馬身邊。
那馬兒似乎十分喜歡跑在爵士的馬的旁邊。
馬獅龍道：「爵士，這邊也是你的地方？」
「不是，但也算是。」
「爲甚麼？」
「因爲這地方是公衆的，但總是一個樹林，而且前面有一些小沼澤，普通人不會來。」
「甚麼人會來？」
「一些獵人。」
「打水鴨？」
「如果是正當季節，收穫也不會少。」
「現代人很少這類玩意了！」
「我一年之中，倒也去一次……當然，不及以前的盛況了，以前，人們狩獵一次，出動狗隻也近乎百隻，而今再沒有了。」



狩獵是英國人一種高尚的運動，不過，現代人玩意很多，而這種玩意，花費人力物力不少，已不再流行，然而，在爵士這一輩的人來說，那是過去光榮的一頁。
「我們過去！」
加多里爵士把馬腹一夾，馬兒飛跑。
馬獅龍的馬也不用鞭策，便跟着去。
卑兀一直在後面，也策馬上來。
三人一直向着那邊空地而去。
加多里爵士把馬慢了下來，對馬獅龍道：「這個空地是明天比賽的地方！」
「你忘記了熱氣球比賽！」
他們再轉過一些地方，已經看見一些人在準備，地上還鋪了一些還沒動工吹大的氣球。
加多里爵士道：「下午開始，沒有人工作，爲明天的賽事作好準備。」
「一定是非常熱鬧。」
「是的，卑兀，下午我們也一起再來。」
他們策馬過去。
那些人見了加多里爵士，都紛紛招呼，而加多里爵士也禮貌回敬。
在這一帶的人，對他十分尊敬。
卑兀在那些人的心目中，也算是不錯。
他們望着馬獅龍，都以微笑表示友善。
馬獅龍十分喜歡這種氣氛，有說不出的祥和，他們都是懂得生活的人。
加多里爵士道：「卑兀，馬先生，我們比賽一下！」
「先生，我作公證吧！」卑兀道。
「主意也不錯！」加多里爵士轉向馬獅龍道：「那邊那一棵大樹是終點！」
馬獅龍望去，大約是一里左右的地方。
那是一個相當適合比賽的距離。
卑兀道：「來，我作公證！」
馬獅龍也道：「好，你發號施令。」
卑兀叫道：「一、二、三！」
馬獅龍雙腿把馬腹一夾，馬的反應並非理想，他立刻挺高身體，一手執轡，一手按着馬頭。
他再收緊了一下轡繩，馬開始有反應。
而加多里爵士的馬兒已跑離了兩個身位左右。
馬獅龍再收緊一下，馬的反應更好一些，馬獅龍再加上腿力。
兩匹馬已是平排，而接近終點。
馬獅龍知道自己所騎的是一匹上乘的馬，可惜還沒有弄清楚牠的脾氣，否則，應有更好的成績。
結果是兩匹馬同時到達終點。
加多里爵士勒住了馬道：「佩服佩服！」
「你贏了。」
「不，事實上是我們一同到終點，而我明白，你應該是可以勝我的。」
馬獅龍以爲加多里爵士客氣。
卑兀也騎着馬來道：「沒勝沒負！」
加多里爵士道：「不，馬先生第一次騎這馬，便能與我平排，實在是了不起！」
卑兀也頗同意，說道：「馬先生，你騎馬很久了？」
「沒有，年輕時玩過！」
「我有一個問題，實在不明白！」卑兀問。
「你隨便問！」
「我看你兩次重覆同一個動作。」
「甚麼動作？」
「你上馬前好像跟馬說話，那馬才讓你上去。另一次，你開始策馬，馬並不聽話，但你又伏在牠的頸上，牠又肯跑了，你懂馬語？」
「一些！」馬獅龍開玩笑地道。
「啊！眞的？」卑兀道。
「當然不是。」
「那你對馬說了些甚麼？」
「沒有甚麼！」
「你不願告訴我？」
「不，其實我只是學一些騎馬的前奏，他們認爲馬是有靈性的動物，你對牠說話，牠可以聽懂一些的。」
卑兀以爲是眞的，問道：「這馬……你說是你的母語？」
「是的！」
「牠不懂的，他只懂英文！」
加多里爵士聽了，也忍不住笑了起笑。他們一起慢慢的回到古堡，這樣美好的天氣，美好的地方，美好的馬匹，實在是一件賞心樂事。
下午，他們一起往那個熱氣球比賽的地方。
他們不再騎馬去，而是乘一部小汽車。
工作人員相當多，其實他們不單是工作人員，也是參賽者，每一個人都要爲自己的氣球工作，作出準備，因爲明天才正式比賽，今日的工作只是把氣球攤開，小心檢查一下。
加多里爵士也是親力親爲。
馬獅龍看着那氣球，那無疑是一個與別不同的氣球，外面是用最堅硬的混合尼龍所造，容量也大，最重要的是那個載人的籃，非常別

緻，設備良多。

馬獅龍道：「比賽形式怎樣？」

「有兩項主要比賽，第一，是升得最高，第二，是飛得最遠！」

「那要看明天天氣！」

「還有技術！」

「我並沒有受過甚麼特殊訓練！」

「你是天生的冒險家，一定可以助我得到今年的獎項！」加多里爵士說。

馬獅龍有些納悶。

加多里爵士又道：「你體力夠，明天我們升上半空之後，為了要順應風速，我們要好好合作，你把氣球平衡，我會好好利用風力。」

「有點像玩風帆？」

「對，正是這樣！」

馬獅龍更加納悶，這樣一個小地方的熱氣球比賽，為甚麼要自己千里而來？

加多里爵士似乎看穿馬獅龍的心，他道：「馬先生，我力邀你來，並不是只為這事，這熱氣球的事，只是我們一起玩一下的！」

「那麼……」

「你明白在適當的時機，自然有適當的說明，否則，我的邀請就不再神秘，不再使你驚喜，而且，我實在是需要你的！」

馬獅龍聽他這麼說，也不多問。

## 有名爵士　無名助手

翌日，他們一早到了比賽的場地，早已有很多氣球升上了半空。

加多里爵士的熱氣球也升了上去。

那氣球非常美麗，上面有加多里爵士那間古堡的圖案，使人一望而知，這是加多里爵士的。

加多里爵士道：「我們上去看看。」

一些工作人員，把氣球拉了下來。

加多里爵士非常熟練地一躍而上，馬獅龍也不甘後人，跨了上去。

氣球上升了一些，下面還有繩索縛着。

加多里爵士從袋裏拿出一個儀器，他左看看，右看看，似乎在測試甚麼。

馬獅龍道：「測甚麼？」

「風力，氣流。」

「這古老的儀器已非常現代化！」

「是的，其實一切工具、儀器，已十分現代化了，譬如這熱氣設備，我們可以調整熱力控制氣球的升降，比以前進步很多！」

「這些繩索？」

「用來作平衡的！」

「沒有科學的方法？」

「還沒有，很多事物仍要靠人的。」

馬獅龍問：「情形好嗎？」

「好，對我們有利！」

「為甚麼？」

「氣流外表是十分平靜，但有些暗湧！」

馬獅龍道：「就像一些漩渦？」

「對！」加多里爵士道：「我們好好利用這些暗湧，使我們熱氣球飛得更快更遠，而他們不懂，或者不能好好運用，較為吃虧。」

下面傳來一些風笛聲。

一隊整齊的風笛隊進場，然後是一些傳統的簡單儀式。

那時，大部份氣球已升空，只用繩索縛着下面。

一聲號令。

所有氣球都升空了。

開始的時候，所有氣球都差不多升上同樣的高度，跟着風向，飛行的快慢也是差不多。

馬獅龍並沒有甚麼工作。

他遊目四顧。

下面是青綠的一片，十分悅目。

馬獅龍回首，只見加多里爵士的古堡好像一隻怪獸般盤踞着山坡的大部份，非常壯觀。

氣球忽然有些震動。

加多里爵士道：「小心一點！」

馬獅龍抓緊了繩索。

氣球仍然上升，但開始旋轉。

加多里爵士道：「你穩定氣球，我把空氣加熱！」

其實，氣球在氣流之中，便像一葉小舟在激流之上，並沒有甚麼辦法去穩定或者加以控制，不過，馬獅龍仍然抓緊繩索，務求使氣球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一會，氣球又恢復穩定。

加多里爵士道：「你真有本領！」

馬獅龍心知，這其實並非甚麼本領，而是加多里爵士的讚賞。

如果加多里爵士與任何一個人一起做，例如是卑亢，那也沒有甚麼問題。

並不一定需要馬獅龍。

他究竟有些甚麼企圖？

馬獅龍忽然不自覺有些失笑。

「笑甚麼？」

「沒有甚麼！只是覺得……覺得我們有些渺小。」

「是的，上到半空，人一定覺得自己十分渺小……其實，有時候我又有相反的感覺。」

「偉大的感覺？」

「是的。」

「願聽高見。」

加多里爵士向週圍看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們在大自然之中，所給的空間，無疑是小



，但我們却可以利用我們的智慧，反過來控制大自然……不……不要說是控制大自然，而是利用大自然。」

「像我們利用空氣中的氣流？」

「是的，那是最顯淺的一個例子。」

加多里爵士拿出了一些儀錶，左右探測了一會，道：「我們在一千八百米！」

「會破紀錄嗎？」

「相信已經破了，你看，他們怎麼也趕不及我們！」

「高度與速度？」

「是的！」然後他又拿出一張好像是地圖，但上面畫滿了氣壓、氣流的線條。

他看了一會道：「我們回去了！」

加多里爵士控制這熱氣球倒有一手，不要看他年紀已不少，但要控制這些看似簡單的繩索，實在是並不容易，他的熟練程度，應該與專業的氣船飛行家並無二樣！

氣球開始回航，他們漸漸可以看到其他的氣球，有些還在氣流中打轉。

那日，加多里爵士一連得了兩個獎，看來他十分高興，而協助他的工作人員也受到了加多里爵士的獎賞。

其中有一個矮小的漢子向加多里爵士提議道：「爵士，你今天這麼高興，倒不如與我們一起吃一些燒烤的東西。」

加多里爵士問馬獅龍道：「你有沒有興趣，嘗試一下鄉村風味？」

馬獅龍道：「好極！」

於是，一大隊人同往古堡山坡下一間用杉木所建成的屋子。

這種狩獵者的屋子已不多見。

那些工作人員，很快便佈置了一切。

加多里爵士與馬獅龍兩人在附近看了一下，他們並不用做任何工作。

馬獅龍對一切都覺得十分新鮮有趣。

卑亢也有來陪伴他們，不過，他也做一些燒烤工作。

不知他們從那裏弄來一些野味，其中山豬的味道最為誘人，馬獅龍吃了一口，覺得味道非常好。

那些人又帶了一些自製自釀的土酒，他們說是威士忌，不過，却極有濃烈的地方色彩。

馬獅龍也喝了幾杯。

加多里爵士道：「不要小覷這些酒，如果多飲一些，可以醉你三天三夜！」

因為還有其他兔肉和不知名的肉，香氣四溢，興趣所致，馬獅龍不自覺的多喝了幾杯。

他並沒有甚麼不同的感覺。

馬獅龍的酒量不算好，但無論如何，飲了這幾杯並沒有甚麼問題的。

那些工作人員，除了吃東西飲酒之外，還有他們的活動，譬如是拗手瓜（手臂角力），拋木柱等，玩得非常熱鬧。

其中有一個手臂堅實的大隻佬，與所有人拗手瓜，都是所向無敵。

卑亢也一時豪興，與那人拗了一次，也敗陣下來，人人都叫他做「大力王」。

突然，加多里爵士道：「還有一人，你未必勝得了！」

「誰？」

有人插口道：「是爵士閣下？」

「不，是我的客人！」

馬獅龍道：「我？不，我不及這位先生！」

那人道：「要比賽後才知道。」

卑亢上前道：「馬先生，為甚麼不替我出一口氣？」

馬獅龍道：「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來，身高、體重、臂圍、腰圍……我都不及這位先生。」

「叫我亞占，大隻占！」那人笑道。

加多里爵士道：「你不介意與他們……」

「不會，不過，我不想獻醜。」

卑亢道：「玩一下，沒有問題。」

馬獅龍被加多里與卑亢慫恿着，其他人又拍掌又高叫，一片鼓勵之聲。

馬獅龍也不想太掃興。

於是上前道：「如果輸了，請不要笑。」

大隻占道：「不會笑你，只要你也要叫我一聲大力王便可以了。」

看來這大隻占是信心十足，勝券在握。

馬獅龍並沒有甚麼把握。

因為拗手瓜其實是槓杆原理，除了力量之外，還要求手臂長短，發力之道。

手臂比對方短，已是非常吃虧。

大隻占已擺開了陣勢。

馬獅龍上前，把手臂擱在枱上。

比賽開始。

馬獅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大隻占的力量果然是厲害，一發力已把馬獅龍的手臂壓下了一些。

旁邊的人在喝采。

加多里爵士道：「靜下來，讓他們可以集中精神！」

眾人都靜了下來。

馬獅龍運力，暫時止住了敗

勢。

加多里爵士突然道：「有人敢下注嗎？我買馬先生，一賠三！」

他們開始竊竊私議。

加多里爵士道：「馬先生勝，賠三倍！」

那些工作人員，看着這時的形勢，有人開始拋下一張十鎊。

加多里爵士問：「買誰？」

「當然是大隻占！」

接着有更多人拋下錢，結果沒有人買馬獅龍。

卑兀也掏出一張十鎊，道：「我來買馬獅龍！」

他突然買馬獅龍，衆人發出一陣噓聲。

大隻占有這麼多人支持捧場，自然是信心大增，他用力，馬獅龍手臂被他壓下了一些。

加多里道：「有沒有人買打和？」

「打和怎樣？」

「算是馬獅龍勝，因為，他們身材比較，馬先生是不及大隻占的！」

沒有人異議。

加多里道：「卑兀，可有改變主意？」

「沒有，我會贏的。」

馬獅龍看形勢，他可以暫時止住大隻占往下壓的力量，不過，沒有把握贏到他。

因為這人實在相當大力。

贏不到他，並不表示輸，因為論耐力，他一定不及馬獅龍，因為他早已和很多人比賽過，他消耗氣力不少。

而馬獅龍只要保持不敗，只要對方稍為洩氣，他便有取勝之道。

他立時把力量聚向下盤。

那是中國功夫的「老樹盤根」，力量一下雙腿，便像種在地上一般。

大隻占開始心急，他拚命用力。

馬獅龍以不變應萬變。對方越是用力，他越是沉着。

漸漸，有人不耐煩，發出一些聲音。

大力占正是心急，他臉上表現出一些煩躁，馬獅龍知道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大力占果然用盡了力量。

馬獅龍仍然忍耐。

當大力占用更大氣力，消耗更大，消耗總要補充，而在這種場面，補充並不是吃東西，而是回氣。

他一定要回氣。

當他回氣的一刹，那是他氣力最差的時候。

馬獅龍已注意了。

果然，大力占要深深吸氣。

馬獅龍一看到，突然發力，一下子便把大力占的手臂壓了下來！

一時之間，歡聲雷動。

衆人拍手叫好，大力占有些羞慚之色，加多里道：「你輸得十分光榮！」

大力占也是個漢子，道：「我輸了！」

馬獅龍道：「你一早消耗了太多體力！」

大力占聽了，知道馬獅龍為他挽回了一些面子，而事實上馬獅龍也是說出了實話。

加多里爵士道：「只有一個人勝了！」

卑兀道：「我可以得到三十鎊。」

馬獅龍道：「爵士，其實你勝了，因為你是大莊家。」

加多里爵士道：「是的，這便是做大莊家的好處。」他又轉向各人道：「我也不是大贏家，我把所有錢再與各位好好吃一頓。」

衆人喝采！

卑兀道：「先生，我會安排一切。」

馬獅龍也拍掌，看來加多里也是一派大老闆的風範。

那夜，是盡歡而散。

馬獅龍覺得這次來英國，總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卑兀駕車送他們回古堡。

其實加多里爵士早已有了醉意，不過，他仍堅持自己回到寢室。

卑兀也沒有辦法。

他先送爵士入升降機，然後再送馬獅龍搭另一部升降機，因為馬獅龍所住的中國式廳房，並不與加多里爵士所住的相同。

馬獅龍突然有一個想法道：「卑兀，你說過加多里爵士下面那個停車場有很多車子，我想開一下眼界。」

「很晚了！」

「沒有問題！你嫌……」

「不，我平日也很少機會看，好，我們一起去！」

他把車子駛入了一個算是半地庫式的停車場，他把車子泊好。

馬獅龍也跟着他下了車。

卑兀開了燈。

馬獅龍看了一會，嘆了一口氣道：「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勞斯萊斯。」

「這是一八五零年的！」

「已有了近代勞斯萊斯的輪廓。」馬獅龍說。

「不，這本是勞斯萊斯的真正面貌，而近代的優美綫條也是基於這些古董而設計出來的。」

「是的，我是倒果為因了！」

卑兀對這些勞斯萊斯十分熟悉，為馬獅龍一一解釋，並且講出其中很多特點。

「這些車子可以動嗎？」

「當然可以。」卑兀道：「爵士



為了這一大批古董，請了一個專家為他打理一切，包括每天把這些車子動一動，你知道，車子不能放在那裏不動的。」

每輛車子都十分清潔漂亮，不要說花錢去買，便是僱人照料、修理，所費也不菲。

卑兀道：「夜了，否則我還可以再陪你參觀解說一會！」

馬獅龍明白，卑兀明天一早便要工作。

卑兀仍然陪馬獅龍上電梯。

古堡非常寂靜，當馬獅龍與卑兀在電梯之內，他們只聽到機器的開動聲音，並有一些輕微的迴音。

忽然，馬獅龍似乎聽到了一些尖叫。

卑兀立時咳嗽了一下。

看來他的咳嗽來得並不是偶然，咳嗽聲雖然掩蓋了一部份尖叫聲音，但馬獅龍是肯定可以聽見的。

馬獅龍正想問。

電梯門開了。

卑兀立刻道：「晚安！」

馬獅龍沒有再問，回自己的房間。

他的心一直不安，因為他知道自己真真正正聽到那聲音，而且現在多了一個證明，因為卑兀也聽到。

他沐浴更衣而睡。

他因為勞累了一天，身體也相當疲倦，因此，他躺下不久，人已半睡。

那聲尖叫又起，他整個人醒了過來。

他再小心聽，却再沒有第二聲。

可是，就只是這一聲，却也弄得他無法再度入睡。

尖叫聲從那裏來？

甚麼人會發出這些尖叫聲？

馬獅龍坐了起來，呆了一陣，他決定要去看看聲音的來源。

他穿上了一套黑色的運動衣服，再穿上輕便的鞋。

聲音從那一個方向來？在這房間內很難分辨，不過，馬獅龍記得，他在電梯內聽過。

電梯上落的地方是一條槽，那麼聲音應該在槽的附近，馬獅龍走往電梯。

電梯是停在樓下。

馬獅龍並沒有按鈕。

他拿出了一支小鐵片，向電梯門上一個鎖匙孔插下，弄了幾下，電梯門開了。

他進入了電梯槽之內，並關上了門。

他爬下去，到了那停在下面那電梯的頂部。

電梯槽內有微弱的燈光，他可以模糊地看到一連五個出口，換句話說，從這裏開始，一共有五層，而電梯停在地下這一層的話，這電梯是上落六層。

還可以有多幾層的，因為下面是地庫。

地庫有多少層並不知道。

他靜了下來。

如果有聲音傳來，在這地方細聽，一定不會錯過，可是，他足足等了三分鐘，仍然沒有半點動靜。

馬獅龍決定往上面各層去看。

他慢慢的爬上去。

每到一層，他都利用手上的鐵片，把門打開。

可是，每一層看來都極正常。

他一連爬上了六樓，沒有特別可疑的地方。

他有點失望，不過，他想起還有下面的地庫，如果是把一個人困起來，地庫應是較佳的選擇。

他再爬下去，到了電梯頂，從那個救生窗往下走，可是進入了電梯，却無法下去。

馬獅龍決定冒一下險，他按動了電梯。

電梯上升了少許，他又再把電梯緊急按停。

在夜靜的時候，電梯機械一動，便發出相當大的聲音，他害怕弄醒了人。

他最害怕的是弄醒了卑兀，這個人十分機警，而且智識過人，是一個不易應付的人。

他靜了下來。

並沒有甚麼不利的反應。

馬獅龍用力把門撐開，爬到外面。

因為電梯上升了一些，留下了一個空間，馬獅龍可以從外面爬入電梯底。

下面也有微弱的燈光。

他定神之後，往下一看，下面應該還有三層。

他慢慢的沿着鋼纜滑下去。

第一層，外面有點光。

馬獅龍開了一些門來看，原來是停車場。

再下一層，也是停車場。

照邏輯推斷，再下一層，也是停車場。

可是，當他滑到最後一層處，開了一些門之後，却發現那處並沒有門，而是一堵牆。

看來，那應該是一處門，但後來却被人封了，為甚麼最底的一層，被人封了？

那是把人禁錮起來最理想的地方。

馬獅龍把耳朵貼在那堵牆上，他聽了一會，好像聽到一些聲音，又好像沒有。

他明白，地方大，當一切都靜下來的時候，便會有很多聲音似的。

他希望聽到人聲。

可是，並沒有人聲，他再把耳靠近。

突然，他聽到了一些聲音，是機械的聲音。

他仰頭一看。

他全身緊張起來。

因爲上面那部電梯，竟在這個時候，無端的動了起來，正向下壓來。

馬獅龍心中暗叫糟糕。

這是電梯的底部，並沒有迴旋的地方，如果再伏在這處，一定會被電梯壓成肉醬。

電梯繼續下降，速度也快了一點。

他再沒有猶豫的餘地。

他向下一跳。

下面有一個大彈簧似的東西，馬獅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盡量把身體靠在大彈簧的下面。

電梯已到，而且一直壓向彈簧。

幸好彈簧並不是完全被壓下，仍然有一些小空間，而這空間足夠馬獅龍藏身。

他鬆了一口氣。

可是被這東西半壓着，一動也不動，雖然並沒有受傷，也不好過。

而且，怎樣向主人家解釋？說是跌下了電梯底？

這是睡覺的時候，怎會跌下電梯底？怎樣解釋也使人難以置信。

他試圖移一下，並沒有迴旋的地方。

馬獅龍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尷尬的場合，他唯一的希望是電梯上升。

可是，這個時候又怎會有人按動電梯？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奇蹟出現，電梯突然動了。

電梯緩緩向上升。

他立刻一個鯉魚翻身，向上爬。

然而，那電梯並不是一直往上升，而是升了一層之後，又突然向下墜來。

馬獅龍不再往下跳，因爲下面一定沒有再出來的機會，可是，電梯槽之內，再沒有可藏身之地。

他看着電梯降下。

再沒有可行之法。

忽然，他冒險地往旁邊爬去，把身體藏在那條垂直的軌道的後面。

這是十分冒險的舉動，因爲那鐵軌的後面並不一定是空間，就算有空間，也並不一定足夠藏馬獅龍的身體。

每一部電梯都有這一條垂直的鐵軌，目的是讓電梯穩定地上下升降。

有很多時候，那垂直鐵軌便直接鑲在牆上。

如果馬獅龍是靠到鑲在牆上的那一種，他立時便會被下降的電梯廂壓扁。

不過，他仍有一點幸運。

垂直鐵軌並不是鑲在牆上，而是獨立的豎起，後面仍有一個足以藏身的空間。

不過，他不能再用手抓着鐵軌，因爲電梯是沿着鐵軌而下，用手抓着鐵軌，雙手也一定被輾過。

幸好那空間並不太大，他以背壓向牆，雙腿撐着鐵軌，人便夾在當中，分毫無損。

電梯終於降下去。

馬獅龍知道，電梯一上一下，並非偶然，他的行踪似乎已被人發現，而且那個發現他的人，要把他置於死地。

那是個甚麼人？

是卑亢？

還是加多里爵士本人？

照邏輯推斷，沒有理由是加多里爵士，因爲他是千辛萬苦的引自己來，斷沒有可能在甚麼事也未說清楚之前把自己殺死。

那麼，唯一的人應該是卑亢。

不過，可能性並不大。

那應該是誰？

本來，馬獅龍立即爬出去，那人可能還沒有走，他可以抓到那人也說不定。

不過，這樣做豈不是打草驚蛇？

假如這古堡內的確是包含一個大秘密的話，豈不是告訴了加多里爵士，他要調查這大秘密？

馬獅龍實在不想這麼做。

他忍耐着。

忽然，三樓之處，傳來一些腳步聲，是遠去的腳步聲，並非行近。

不一會，腳步聲已渺。

馬獅龍舒了一口氣，他不想再查下去，明天，或者其他日子，當有足夠的辦法，才好動手。

有道是猛虎也不及地頭蟲。

何況這是一個古堡，一個神秘的古堡。

他迅速回到自己的卧室。

經過這一次死過翻生的勞累，他很快便入睡。

馬獅龍醒來的時候，已是日上三竿。

他匆忙的更衣梳洗。

當他一切弄妥的時候，門響了。

馬獅龍並沒有應門。

門再響，然後傳來一句話，聲音並不響，馬獅龍不知是說甚麼，不過，他知道那是加多里爵士的聲音。

他立刻開門。

果然，外面是加多里爵士，他



微笑地道：「早安，馬先生，睡得好嗎？」

馬獅龍道：「還算不錯。」

「我已經備好了早餐。」

「好，不用麻煩你來叫我！」

「卑亢說你……」

這時，後面傳來腳步聲，接着是卑亢的聲音：「馬獅龍他……」

他已在門外，看見了馬獅龍，他立時收口，並沒有再說下去，臉孔似有些詫異。

這神色稍現即逝。

馬獅龍知道，昨天晚上要害死自己的，大有可能是他。

不過，爲甚麼會如此？

加多里爵士親臨叫醒自己，那又表示甚麼？

馬獅龍滿腹狐疑。

卑亢已上前道：「馬先生，請！」

馬獅龍與加多里爵士並肩而行。

加多里爵士道：「你要好好吃一頓，因爲我們有一天的工作！」

「工作？甚麼工作？」

「那便是我大力邀請你來的原因！」

馬獅龍並沒有再問下去，他預料加多里爵士會說下去，而且他也分散注意力於卑亢的身上。

可是，加多里爵士並沒有說下去。

他們已來到了餐廳。

吃完了豐富的早餐之後，加多里爵士道：「起程！」

「又騎馬？」馬獅龍問。

加多里爵士搖了搖頭道：「卑亢，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

「一切都準備好了，爵士！」

他們一起下到停車場。

卑亢走快了一點，相信他是去準備車輛。

果然，他們來到停車場不久，便有一輛白色的吉甫車駛來，駕車的正是卑亢。

他們上了車。

加多里爵士並沒有甚麼吩咐，卑亢已把車子開動。

這次的旅程費了一個小時，以吉甫車的時速平均爲八十公里，那麼他們已離開了古堡大約是八十公里左右。那是一大片平原。

這地方與古堡所在的地方完全不同。

周圍並沒有樹林，也沒有隱蔽的地方。

前面却是一列平房。

車子停在平房之前。

加多里爵士向卑亢問道：「他們還沒有開始？」

卑亢看看手錶，道：「他們已準備了一切，所以今天不用這麼早工作。」

馬獅龍聽得一頭霧水道：「究竟是甚麼工作？」

「你來看！」

加多里爵士領着馬獅龍，進入了那列平房。

裏面是一個相當大的工作間，有些像工廠，不過，並沒有大型機器。

他們並沒有停下。

穿過了這廠房，轉出後門。

後面是一大片空地，而整個空地停了一隻似橄欖的東西。

是一艘相當大的飛船。

這種飛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十分盛行，而且發展至可以用作空中巴士之用。

可惜的是，其中一艘設備非常完善的飛船，是德國製造的，因一次火災的意外全船盡毀，也犧牲了不少人，因此才停止研究下去。

其實這種飛船可以更進一步的發展下去。

「怎樣？」加多里爵士問。

「甚麼怎樣？」馬獅龍道。

「噢，我還沒有告訴你，我打算用這艘飛船，與你一起創一項世界記錄。」

「甚麼世界記錄？」

「我想創三次記錄，一：飛行最遠的記錄；二：飛行最久的記錄；第三：飛船設計創新的記錄。」

「爲甚麼要我參加？」馬獅龍問。

「你是著名的冒險家……我相信你一定有興趣！」

馬獅龍不置可否。

不過，他心裏盤算着。「究竟爲甚麼一定要找自己，這世界上，更勇敢的冒險家多得很！」

卑亢道：「我想馬先生對飛船的飛行……」

馬獅龍覺得這項冒險實在也不錯，道：「我這個人，向來是既來之，則安之。」

加多里爵士高興地道：「我知道馬獅龍一定會答應我這次冒險的！」

「我們多少人一起去？」馬獅龍問。

「三個人——你、我及卑亢。」

加多里爵士道。

「打算飛行多久？」

「舊記錄是一百五十天！」

「換句話說，我們一定要飛過一百五十天以上？」

「是的，我打算是一百八十天。」

「比舊記錄超過三十天？」

「是的，我想如果我創了這個記錄之後，這幾年將不會有人破我的記錄。」加多里爵士是充滿信心。

「好極！」

卑亢道：「我們上飛船看看？」

馬獅龍跟着加多里爵士前行。

這飛船已相當現代化，支架是用一些特別的金屬，看來是一些「太空金屬」，鋼質堅韌，不過却是非常輕巧的。

而飛船的大氣袋，也是用新的人造纖維，他提着那個布袋的外衣。

加多里爵士解釋道：「這種帆布似的東西，可防風，防火，而且絕不破爛！」

馬獅龍道：「非常安全？」

「是的，如果你再看裡面，一定有更大的信心！」

他們一起進入了飛船。

那是一個相當大的工作間，有兩個座位，有工作枱，上面並有小型的電腦。

加多里爵士道：「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工作間。」他們跟着加多里爵士進入。

那是一個更大的工作間，裏面放滿了幾座大型的機器。

馬獅龍道：「這是甚麼？是氣船的發動機？」

「不！這次我們的飛行，是由幾家科學機構贊助的，其中是一間世界性的煙草公司！」

「他們要……」

「他們放這幾部自動機器在這地方，全是電腦操作的，不用人手。」

「做甚麼？」

「只是做一些實驗，飛行中的實驗。」

「甚麼實驗？」

「這點我也不大清楚。」

「他們贊助很多金錢？」

「不少的，這飛船由我建造，也費了不少錢，飛行的費用由他們付，減少我們的費用。」

「那也不錯！」馬獅龍道。

卑兀道：「我們去看駕駛室。」

卑兀領着他們，轉入駕駛室。駕駛室並不大，只容一個人座位，還有一些可轉身的餘地而已。

卑兀坐了進去。

「你駕駛？」馬獅龍問。

卑兀道：「是的。」表情有些驕傲。

其實控制飛船的機械並不複雜，因爲只有兩個前後推進器需要控制。

加多里爵士道：「卑兀的飛行經驗也不少。」

「好極。」

卑兀道：「後面還有一個糧倉，儲藏食物，因爲我們有三個多月的飛行，不着陸的飛行。」

他們又看那儲物倉。裏面差不多放滿了食物，大部份是罐頭。

加多里爵士道：「還有一處最重要的地方，是我們休息的地方。」

加多里爵士引着他們。

那裏有三個小房間，有床有厠，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馬獅龍從來沒有想過一艘飛船，會有如此齊全的設備。

不過，回心一想，這艘飛船是加多里爵士用來破世界記錄的，特別的設計自然不可少。

加多里爵士道：「馬獅龍，有甚麼意見？」

馬獅龍笑道：「你是這方面的權威，我還有甚麼可說的！」

「不，不是這麼說，在未來的六個月，你會在這裏渡過！」

「聽來有點寂寞的恐懼！」馬獅龍半開玩笑。

卑兀插口道：「在這飛船之上，我們是不愁寂寞的，因爲我們這裏有全天候的衛星追踪器，全球幾百個電視台，我們都可以收到！」

「看電視？」

「如果你不喜歡看電視，你可以收聽電台，世界上有幾千個電台，甚麼語言也有！」

馬獅龍仍然沒有甚麼表示。

「你甚至可以與世界各地的電台發燒友聯絡，這樣，我們在飛船上，有無數的朋友。」

馬獅龍道：「不錯，聽來是不錯。」

卑兀道：「你還可以看不同的錄影帶，你有沒有甚麼特別的需要，我可以爲你預備！」

加多里爵士道：「鐳射影碟呢？」

「早已預備好了百多套，而且你還可以選擇用不同語言來播出。」

「好極了！」馬獅龍實在讚賞卑兀的準備。

他們一起步出了飛船。

馬獅龍忽然又想起了安全的問題，問道：「如果遇到意外，要被迫降落，有甚麼設施？」

加多里爵士道：「我們可以全艘飛船急降，降到甚麼地方都可以，山上、地上，甚至是水上！如果完全離開飛船，我們也可跳降落傘。」

「一切都那麼完備！」馬獅龍道。

卑兀接口道：「所以，爵士，我認爲這次的飛行，一定能破記錄。」

外面傳來一些人聲。

加多里爵士道：「工作人員來了！」

他們走到外面，果然見有十來個工作人員。

卑兀道：「我們先回去，看來多工作一兩天，我們便可以起程了。」

加多里爵士道：「記者招待會籌備好了嗎？」



卑兀道：「籌備好了，是下午在古堡舉行。」

馬獅龍問道：「甚麼記者招待會？」

「是向傳播媒界招呼一聲，這樣，我們的記錄才會得到世界各地的機構承認。」

加多里爵士又轉向卑兀道：「你也要出席！」

卑兀道：「我要看看工作進展的情形，如果這裏一切順利，我想我一定出席的。」

他們一起離開了這飛船的基地。

馬獅龍也覺得有點興奮，因爲這種挑戰，他還是第一次接受。

在天空之處，飛行百多天，究竟是怎樣的滋味？

* * *

下午，召開記者招待會。

世界各地的記者都來了，把古堡內的一個接待大堂擠得水洩不通。

記者向加多里爵士問了很多問題。

馬獅龍在記者招待會未開之前，已與加多里爵士討論過，他不想自己的名字在世界各地傳媒出現，因此，加多里爵士只把馬獅龍與卑兀都同時列爲無名的助手，不會在報紙上出現，將來在世界記錄上，也不會列出名字。

加多里爵士起初大力反對，不過馬獅龍性格如此，他也沒有辦法。

記者招待會之後，是一個鷄尾酒會。

那些從各地而來的記者，大都是做重大新聞的，記者之間互有交情，因此這個酒會開得十分成功。

忽然，有人輕輕拍了馬獅龍肩膊。

馬獅龍回過頭來，看見一個滿臉笑容的人。

「是你？岡卓斯！」

「馬獅龍，你還記得我？」

「當然記得，怎麼了？改行當記者？」

「不，只是客串一下。」

「有聽無線電？」馬獅龍問。

「當然有，但時間較少了，很多時候，聽得太多也會厭倦，想來親身看一下。」

「那是你當記者的原因？」

「是的，改變一下！你呢？」

「我協助這次記錄性的飛行！」

「爲甚麼有這閒情。我近日又聽過了發現那個綠魔，在地庫栽植大痲的人，有趣極了。」

「啊，那個牙醫，其實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科學家，可惜的是……」

「那是人的思想問題……啊，我們不談這些，這次飛行，你會有一大段時間在天空，我們可以通訊。」

「好極，睡不着的時候，可以有個人聊聊。」

岡卓斯道：「我們不但可以利用超音波通訊，而且可以接上電腦，互通訊息。」

「好極了！」

岡卓斯道：「這裏有我的通訊訊號。」

他把一張卡片交與馬獅龍。

那時，有另外一些記者來找岡卓斯，他只好與馬獅龍道別。

岡卓斯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可以拿起筆寫文章，也可以控制最先進的通訊工具。

記者會散的時候，已是黃昏。

馬獅龍與加多里爵士吃完了晚餐之後，便覺得有點累，回到睡房。

馬獅龍因爲昨夜的勞累還沒有完全恢復，一睡在床上便睡着了。

因爲睡得太早，半夜便醒來。

他感到喉嚨十分乾燥，便去倒了一杯水。

那聲音，尖叫的聲音又來了。

馬獅龍有一陣恐怖的感覺，皮膚起了疙瘩。

喝完了水之後，他決定再度去找尋尖叫聲的來源，他又再度穿上黑色的運動裝。

這次他不敢再經電梯，而改行樓梯。

他先伏在樓梯邊，希望可以再聽到聲音的來源，他等了很久，却沒有甚麼聲響。

當他想沿樓梯而上的時候，忽然，他聽到了「砰」的一聲，似由地下傳來。

馬獅龍不再猶豫，向下而去。

他一直下到地庫的第三層停車場。那天，卑兀曾帶領他來過這地庫，只見仍然是停着一些十分普通的汽車。

那地方，並沒有房間，也沒有甚麼通道。

可是，那「砰」的一聲，却明明是從這地方傳上去的，爲甚麼會不見任何人或物的踪影？

也許是一隻貓推翻了一些東西？

但馬獅龍在古堡這麼多天了，從沒有見過貓。

馬獅龍突然心血來潮，他伏在地上。

那冰冷的地板，却帶來了一聲訊息。

他聽到一些水聲，和一些機械聲，那是地底下面的設施，忽然，他聽到一些輕微的步伐。

這步伐極爲輕微，如果不是這麼伏在地上來聽，永遠也不會聽見。

既是有步伐，自然有人。

他一直追踪這步伐的聲音，來至一個鐵蓋。

這個鐵蓋通常是一些地下水的去道，或者是一些沙井，他敲了那鐵蓋一兩下。

再伏在地面。

那步伐聲音立時停止。

可能是下面那個人也發現了自己，他再等，差不多五分鐘，仍是靜如止水。

馬獅龍決定試開這個鐵蓋。

沒有工具，撬開這個鐵蓋並非易事，幸好這地方是個車房，他找了一會，終於找到一支鐵筆。

他嘗試撬開那鐵蓋。

鐵蓋看來很久也沒有移動過，馬獅龍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它揭開了。

他等了一會，並沒有甚麼動靜。

他決定把鐵蓋移開多一些。

下面非常黑暗，馬獅龍用手摸索一下，近着蓋口的地方，竟然有鐵環，而且不只一個，看來是可以利用這些鐵環，一個接着一個的下去。

馬獅龍決定試試。

他這次來夜探，已有了相當準備。

他拿出了一支小電筒，先亮了照下去，下面果然是一連串的鐵環，他摸摸袋中一柄匕首。

他並不是害怕甚麼危險，而是害怕假如這是一個荒廢的古老沙井，那麼下面可能充滿了毒氣。

不過，聲音既來自這裏，他沒有理由放棄。

他決定下去，一步、兩步……

原來這井並不太深，只是走了廿步左右，便到了底，非常平滑的地方。

他吸了一口氣，空氣並不混濁，反而是相當清新，這證明了下面空氣流通。

這增加了馬獅龍的信心。

因爲只有空氣流通的地方才可以住人。

他再用小電筒一照，發現旁邊有另外的通道，他試試一推，竟是一道門。

門開了，下面射來一些光線。

馬獅龍閃身進了那小門，一滑便下去。

滑進去的地方却是十分寬敞，他正想看清楚那地方，已聽到一些鐵鍊拖動的聲音。

他正想聽清楚聲音的來源。

一陣勁風撲面。

馬獅龍昂首錯身，一脚飛起。

他踢着了一些非常硬的東西，脚部非常痛楚，他閃身向外。

另一陣勁風已起。

這時，他已趁一閃身的機會，看到攻擊他的人。

一個長髮的人，長髮及腰，而且散開，掩蓋了他的臉孔。

那人雙手似是被鎖鍊鎖着。

他利用手上的鎖鍊來攻擊馬獅龍。

馬獅龍看完，一手拿着他的鎖鍊，用力一拉，那人便撞向牆壁。

那人並不靈活，而且用的力道並不太大。

那人咆哮，又再攻上。

雜亂無章的攻擊，馬獅龍很易便制服了他，一隻手已被馬獅龍拘着。

馬獅龍道：「你稍安無躁，我不是來害你，是來救你的。」

那人並不聽話，仍然掙扎。

馬獅龍用力，那人發出呻吟聲。

「我來救你……」

那人反抗的力道漸弱。

「你是誰？」馬獅龍慢慢鬆開了。

那人也慢慢的向後退。

馬獅龍看着那人，那些散下的頭髮之間，透出兩點光，是那人的眼睛。

那人的眼睛竟然發出藍光。

可怕而古怪的藍光。

馬獅龍看了一會，也覺得有點可怕。

突然，那人又再挺起身來，撲向馬獅龍，這種突而其來的攻擊，把馬獅龍摔倒在地上。

那人把手上的鐵鍊箍在馬獅龍的頸上，馬獅龍被這突然的改變，感到措手不及。

那鐵鍊的力量很大，幾乎使馬獅龍窒息。

馬獅龍知道，這對手並非一個正常的人，這種蠻力，只有瘋狂的人才有。

對付瘋狂的人當然不能以普通的方法。

馬獅龍先穩住了脚步，然後用手把鐵鍊拉開，捆住他的頸項，再用力一推。

那人雙手仍死硬的撐着。

馬獅龍借力一托，已把那人凌空翻了出去，並且也把鐵鍊也弄開了。

馬獅龍坐在地上喘氣。

那人從半空墮下，再沒有反應。

馬獅龍慢慢的走近那人。

那人却一動也不動，馬獅龍實在想不到那人突然向上一躍。

他整個人也被嚇得跳了起來。

那人發出一些笑聲，一些非常可怕的笑聲，他已全力的撲向馬獅龍。

馬獅龍雙腿一撐。

這一撐馬獅龍眞的用了十成的力量。

那人再無法支持這麼大的力量



飛船準備升空，記者訪問加多里爵士等人。

，又再在半空翻了一下，這一次，無論如何，他會暈了一會。

馬獅龍再站起來，他要休息一下。

當他回復了一些氣力時，他又再走近那人，這次他非常小心，如果那人再躍起，再沒有機會撲到他。

這次，那人再沒有動。

馬獅龍想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

他把電筒移近那人的臉，頭髮仍然覆蓋着那人的臉孔，馬獅龍撥開了他的長髮。

出乎意料之外，這人是個女人。

是的，是個女人。

古堡之內，地庫之下，藏有個古怪的女人，那實在是一本小說的好題材。

可是，馬獅龍知道，他自己並非在小說之中，而是確確實實的在這個地方，遇到了這麼一個女人。

那女人面目娟好，輪廓相當美麗。

馬獅龍再用電筒照她，更可以進一步證實，確實是個女人。

這女人暈了，他有時間往這古怪的地方看看。

只是一個簡單的居停，一切日常的用品都有。

馬獅龍倒了一杯冷水潑向那人。

那人被水刺激，動了一下。

馬獅龍知道她會亂動，因此故意遠離。

那女人發出了一聲呻吟，慢慢爬了起來。

她抹去了臉上的水，一眼望去，發現了馬獅龍，她似乎有些被刺激的表情，發出一些低沉的咆哮聲。

馬獅龍叫道：「不要動！」

那女人並沒有反應，仍然向前。

馬獅龍大聲喝道：「你是誰？」

那女人仍沒有答應。

「我不是來打你，我是來救你！」

「你來救我……我不要……」那女人突然幼稚起來，又笑又叫。

「你鎮靜下來，你是誰？」

「你是誰？我是誰？」

「你是誰？」馬獅龍問。

「你是誰？我是誰？」那女人重覆着。

馬獅龍知道，再問也無意義，他站起來，那女人也跟着站起來。

她似乎又要再動武了。

馬獅龍迅速避開，退至牆邊。

那女人見他再無退路，撲了過來，其實馬獅龍就是利用這牆邊。

她一撲來，馬獅龍沒閃，那女人的頭便撞向牆角，立時倒下，暈

倒過去。

看來，這地方也沒有甚麼好查，他想立刻離去，在外面查比在這地方查好得多。

他移向那鐵蓋的出口。

忽然，那女人翻了過來，口中唸唸有詞：「我……你……我不想……」

「你不想甚麼？」馬獅龍問。

「我不想說……」

「不想說甚麼？」

那女人仍然說了另一句話，但那話的聲音非常低沉，根本無法聽到。

他只好走近。

女人又道：「是他，是他，的確是他！」

「他是誰？」馬獅龍在無話可說之時，問了一句。

「是爵士，加多里爵士！」

這話卻是非常正常似的。

馬獅龍忍不住問：「加多里爵士做甚麼？」

「毒品！」

「毒品？甚麼毒品？與加多里爵士有何關係？」馬獅龍一聽見毒品二字，便忍不住再問。

「我知道唱歌……」

「爲甚麼又說唱歌？」

「你找我作甚麼？」

馬獅龍不再答話。

那女人又道：「你快停止！」

「你找死嗎？」「你不會知道！」

馬獅龍一連聽了她這些話，知道說與聽之間，並沒有甚麼意思，只是隨口亂說。

這是個神經的女人，瘋癲的女人。

如果不是這樣，她也沒有理由被禁錮在這個地方。

這時，那個女人尖叫起來，並沒有甚麼原因使她尖叫起來。

那尖叫聲音在地庫中迴響。

馬獅龍而今才明白，過去兩晚所聽見的聲音，可怕的尖叫聲，原來是從這地方，由這女人發出來的。

她爲甚麼會變成這樣？

她是個甚麼人？

馬獅龍當然希望知道，但無論怎樣，再逗留下去，也是沒有用的了。

他打算盡快離開這地方。

人生便是那樣，拚命把事情的眞相徹查，知道了結果，又有甚麼分別？

面對這個神經不正常的女人，又可以查出一些甚麼？唯一的方法，便是直接問加多里爵士。

可是，這是他個人的秘密，會不會……

馬獅龍走近那出去的通道。

忽然，他聽到一些聲響，他回過頭來。

只見那女人又坐了起來。

她忽然用非常嚴重的語調道：「加多里爵士是個靠毒品而生活的人！」

馬獅龍每字都聽得非常清楚。

她的語調並非開玩笑。

可是，她說完之後，又再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馬獅龍苦笑，速迅的離開了這地庫。

他上到了上面，把鐵蓋掩上，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間，他的腦海仍然迴響着那女人最後的一句話。

「加多里爵士是個靠毒品而生活的人。」

這話是甚麼意思？

加多里爵士是吸毒的？是個癮君子？

這點很容易知道，因爲未來的三個月，他會與加多里爵士生活在一起，他是不是癮君子，一定不能隱藏。

其實，如果對一個正常的人來說，這話應該是有另外一個意思的。

不過，那只是對正常的人來說，而她卻是個瘋癲的人，馬獅龍並沒有再想下去。

*　*　*

翌日醒來，馬獅龍感到有些頭痛。

那是因爲昨晚睡得不太好。

卑兀來了，但並不是催促馬獅龍。

他說道：「馬先生，因爲飛船有一些問題，飛行的日子可能延遲一些，而爵士對我說，他會看着工作人員，儘快把工作完成，因此，你可能看不見爵士一兩天了。」

「那沒有問題。」

「加多里爵士爲你早有安排。」

「甚麼安排？」

「下面有一個電腦圖書室。」

「要我閱讀？」

「是的，下面有些關於飛船的資料，你可以從書本裡的一條彩帶和電腦磁碟中看到一切資料！」

「這也不錯。」

「是的，熟悉一下飛船的性能，對於我們日後的航行，也非常有利。」

「你呢？」

「我會協助一下，不過，飛船上的事，加多里爵士是專家，他並不想其他人多加意見！」

馬獅龍明白，這話是對他而說。

他們來到了那個電腦圖書室。

卑兀道：「這裏有電話，如果要找我們，隨時可以找到，你拿起電話說找我，接線生便會找到我。」

馬獅龍道：「好極了！」

「找我沒有問題，甚麼時候都



可以，不過，加多里爵士是個非常專注工作的人，他不喜歡在工作之時，受人騷擾，因此……」

「我明白。」

「你是個非常喜歡閱讀的人，你一定不會悶。」

馬獅龍笑道：「有時要看看裏面是一些甚麼書本。」

「是的，不過我保證你覺得有趣。」

卑兀說完，便要離去。

馬獅龍忽然道：「還有一個問題……」

卑兀回過頭來，問道：「甚麼事？」

「我只是好奇，請勿怪我。」

「甚麼事？」

「你住在這古堡很久了？」

「也有一段時間。」

「你有沒有聽到一些從地下而來的……」馬獅龍故意把事情弄得神秘。

「從地下而來的……是甚麼東西？」

「一些尖叫聲。」

卑兀聽了，臉色驟變，不過，他立即笑容掩飾着道：「你開玩笑，這裏那會有尖叫聲。」

馬獅龍仍然小心觀察着卑兀的反應。

卑兀笑完，神色回復正常，道：「馬先生，你不愧是個冒險家，我給你的答案是古堡太大，有時傳來的聲音，只是木材和其他東西的爆裂聲響……馬先生，我非常欣賞你，你是個極有幻想力，而且幽默的人。」

他說完轉身離去。

馬獅龍覺得卑兀應該知道這事的，不過，他在掩飾着，並且掩飾得相常完美。

馬獅龍進入了電腦圖書室。

不一會，他整個人沉迷在電腦圖書室內，因爲這地方的圖書、錄影帶、電腦磁碟，一切東西都是非常有趣，緊緊的吸引着馬獅龍。

馬獅龍先看了一套電視錄影帶。

錄影帶把建造飛船的經過非常仔細的錄下，看完了之後，他彷彿自己也有份建造似的。

但錄影帶仍有刪略之處。

他再看了幾本書，這幾本書都是有關飛船的建造，看過以後，對飛船的建造結構更加了解。

至於更爲詳細的資料，例如推進動力的研究，飛船在氣流中的情況，這些專業的資料在電腦磁碟上，也可以一一知道。

馬獅龍實在不知道時光的消逝。

有人敲門，卑兀出現。

「找我嗎？」馬獅龍問。

「是的，因爲這是晚餐的時候了。」

馬獅龍道：「是晚餐的時候？」

「是的，你午餐也沒有吃過，現在應該是十分饑餓的了。」

這時馬獅龍才感到腹如雷鳴。

他們一同到那個餐廳，但只有卑兀與馬獅龍二人，加多里爵士並沒有來。

「爲甚麼加多里爵士連晚餐也不來？」

「他與那班工作人員一起工作，一起吃飯，他說這樣可以鼓勵員工，更努力工作。」

「他是一個懂得用人的人。」

「是的，他吩咐我，向你道歉，不能好好的親自招呼你。」

「你對他說，不用客氣，我自己早已懂得怎樣招呼我自己了，那個電腦圖書室，眞是個令人不知日夜、不知飢飽的地方！」

卑兀道：「爵士也如此說過。」

「飛船的最後工作，進展得怎樣？」

「差不多了，爵士說，明天再工作一天，後天再開一次記者招待會，便起飛了！」

「我也要好好養足精神。」

第二天，馬獅龍仍然整日在電腦圖書館內，他對整個飛船結構，已瞭如指掌。

當然，這只是紙上談兵。

那晚，加多里爵士也來和他們晚餐，他只說過飛船工作已完成，明天按計劃起飛出發。

之後，他沒有再說甚麼。

馬獅龍知道他兩天的工作實在疲累，因此，他吃完不久，便告辭入房。

他也想早點休息，因爲以後的幾個月，便要在飛船渡過。可惜，馬獅龍睡得並不好，因爲他好像又聽到那個女人的尖叫聲。

翌日一早醒來，卑兀領着他來到飛船。

整艘飛船已充了氣，差不多有整列平房那麼大。

記者招待會非常熱鬧，閃光燈閃個不停。

有記者想訪問馬獅龍，但一切都由加多里爵士擋駕。

飛船在記者參觀完畢之後，正式開航。

天氣非常良好，視野十分清楚，他們看着地面上的人，越來越小。

坐飛船的經驗與坐飛機的經驗是完全不同的。

飛船本身非常穩定，而且飛得並不太高，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下面的景物。

飛船的飛行速度並不快，而且受氣流的影響較小。

加多里爵士有點疲累，但精神十分愉快。

「怎麼了，這兩天都在圖書館渡過？」加多里爵士問。

「是的。你的工作順利？」

「順利，你看我們的飛船多麼穩定。」

「卑兀呢？」

「這一程由他來駕駛，下一程，是四個小時，由我來駕駛，然後輪到你。」

「我不知道……」

「你不用擔心，我們的飛行路線早已固定，你的責任只是看着導航系統，駕駛室內，我們還是去看看，白說也沒有用。」

加多里爵士帶着馬獅龍，進入了駕駛室。

那並不是傳統的駕駛室模樣，沒有駕駛盤，也沒有升降杆，只有一排排的按鈕，四週並裝上了不同的電腦，也有不同種類的螢光幕，其中一些是電腦終端機，另外一些是監察器，還有一些是電視接收器。

卑兀正在控制，輕鬆地道：「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工作。」他介紹了一些控制的方法，並且指出處理有危險的情況下的特別情形。

卑兀又補充道：「你只是知道有這系統，相信我們並沒有機會用到。」

馬獅龍道：「我已看過飛船的全部資料，我對這飛船與加多里爵士有同樣的信心。」

「好了，你不用再誇獎我！我們去看看休息的地方，也看看其他設備。」

馬獅龍跟着加多里爵士看看睡房、廁所、休息室，甚至厨房。

「後面是食物艙，你想不想看？」

「不用了。」馬獅龍道。

加多里爵士道：「你不用擔心食物，卑兀會弄一些非常可口的食物給我們。」

馬獅龍道：「在這裏，與在你的古堡並無太大差別！」

## 利誘不成　遽下殺手

飛船航行了三天，一切都非常正常。

他們經過了大海洋，下面波濤洶湧，那種氣勢，如非目睹，不能想像。

馬獅龍也負責駕駛，並不太複雜。

加多里爵士這艘飛船，設計實在周詳。

第五天，他們遇到了一個小風暴，飛船被吹離了航線，不過，不一會利用電腦導航，又回到原來的航線上，並沒有多大問題。

這樣，航行了十一天。

這時，那個當記者的岡卓斯用收發報機的方法和馬獅龍通話。

二人先談了一些有關飛船升空時的事情。

馬獅龍道：「據加多里爵士說，要創出飛船的飛行新記錄！」

「對，你應該與加多里爵士一起創造飛船的飛行記錄。」

「是的。」

「航行了多久？」

「十一天。」

「你還有一大段日子。」

馬獅龍道：「你在甚麼地方？」

「在倫敦。」

「甚麼時候可以找到你？」

「甚麼時候都可以，除了睡覺的時候。」

他們談論了一些普通的事情，並且約定了下次通話的時間。

馬獅龍覺得高興，可以找到一個朋友說話，他放下了耳筒。

「跟誰說話，馬先生？」

馬獅龍回過頭來，原來不知甚麼時候，卑兀已經站在他的後面。

「一個朋友，他是電台愛好者。」

「電台？」

「不是那些普通的電台，而是利用收發報機的方法，與世界各地不認識的朋友通話。」

「啊！好極，你可以休息一下了。」

馬獅龍從駕駛室回到自己的休息室，當他走近加多里爵士的房間，他忽然想看看他。

門並沒有關上。

他推開了門。

床上並沒有加多里爵士的影子。

「他去了那裏？」他自言自語地說。

他回到自己的休息室。

躺在床上，他並不覺得太疲倦。

一時之間，他無法入睡，其實他也不想睡，他聽到一種聲音，一種輕微的機械震盪聲。

飛船在飛行，有輕微的震盪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過，這種聲音却並不是一般的飛行機械聲音，而是一種連續不斷的轉動聲音。

他覺得似乎有人在後艙開動了一些機械似的。

「難道是爵士在後面找東西吃？」馬獅龍自言自語地說。

他起身往後艙走去。

果然，後艙有燈光亮着。

可是，裏面却沒有爵士的踪影，馬獅龍只是好奇，進入後艙。

他從來沒有來過這部份。

前面是一排冷藏庫似的東西，有一部份是透明的，可以看見裏面。

出乎意料之外，這些並非冷藏庫，而是一些機器，一些正在轉動



的機器。

這些機器在製造一些甚麼？食物？

可能性並不大，就算是三個人吃的東西，也不用這龐大的機器來製造。

這究竟是甚麼機器？

馬獅龍慢慢的走過去，他感覺有一部份機器似乎在發熱，另一部份却並沒有熱的感覺。

這的確是一部機器，全部自動化的機器。

他想揭開其中一個好像是玻璃箱的來看，他剛動手，有人叫道：「馬先生。」

馬獅龍回過頭來。是加多里爵士。

「是你，你往那裏去了？」

「哦！我在這裏。」

「弄些吃的？」

加多里爵士道：「是的，你也想吃嗎？」

「不用了。對了，爵士，這些是甚麼機器？」

「沒有甚麼，只是維持飛船的各部系統。」

「原來如此！」馬獅龍道：「你沒事？」

「沒有甚麼。我剛才接到預測天氣的報告，我們可能進入一個旋風之內。」

「那怎麼辦？」

「沒有甚麼，我與卑兀會應付。你好好休息一下，相信到時需要你幫忙。」

馬獅龍走了出來。

加多里爵士目送他回去，才離開這後艙。

馬獅龍只覺得加多里爵士有些古怪，而這個後艙有一部這麼龐大的機器，爲甚麼不讓他知道。

他是細心研究過整艘飛船的，爲甚麼所有的資料沒有列出這部份機械？

也許，這是加多里爵士的秘密，他不應知道。

他入睡之後，不知過了多久，船身發生了極大的震動，馬獅龍醒了。

外面傳來卑兀的叫聲。

馬獅龍立即跑出去。

只見卑兀正在扶着加多里爵士。

「發生了甚麼事？」馬獅龍問。

「爵士有些不妥，而我們已接近了一個旋風，馬先生，痲煩你控制飛船。」

馬獅龍道：「沒有問題。」

「我暫時改了航線，迎着旋風而去，這樣我們的飛船才可以較爲穩定。」

「我明白。」他迅速進入駕駛室。

飛船又再震盪。

馬獅龍控制着一切，密切注視着所有螢光幕。

飛船迎着旋風，飛了一段時間，一切都非常正常，一小時之後，飛船已出了旋風區。

馬獅龍舒了一口氣。

這時，卑兀又在外面叫道：「馬先生，看看你能否幫忙。」

「什麼事？」

聲音來自加多里爵士的睡房。

馬獅龍跑了進去。

卑兀道：「快往後面，那裏有一個心臟起搏器！」

「他……」

「心臟病。」

馬獅龍知道時間延遲不得。

他走進了後面的食物艙，看見那部龐大的機器仍然開動着。

他不理會，到了最後面的一個房間，他看到那些儀器，大多是醫藥儀器。

他很容易便找到那個心臟起搏器。

另外，在房間的一角，有一桶一桶的白色粉末。

他沒有時間理會，回到加多里爵士的睡房。

卑兀接過了起搏器，立刻爲加多里爵士動手，震動兩下之後，他已經有甦醒的跡象。

卑兀伏在加多里爵士的胸口聽一聽，道：「好極！」

他鬆了一口氣。

馬獅龍道：「他怎麼了？」

「沒有什麼，只是暫時性的心臟停頓。」

「會死的。」

「當然，不過我們船上醫療用品齊全。」

「加多里爵士有心臟病，就不應該參加這次飛行的！」

「不，他一直沒有事，事前他也經過醫生檢查，完全健康正常，不知道……」

「也許在天空飛行，氣壓有點不同，所以才有這種問題出現。」

「也許是的。」

馬獅龍道：「再過兩天，我們接近陸地了，用不用……」

「我也不知道。」

「不用！」斬釘截鐵的聲音，竟是來自加多里爵士的口中。

卑兀道：「爵士，你是應該好好休息的。」

「不用！」加多里爵士的聲線完全正常。

馬獅龍道：「如果……」

加多里道：「兩位，我們照原定計劃進行！」

兩人暫時沒有什麼表示。

飛行果然是按照原定計劃而行，而加多里爵士也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轉眼又過了一星期。

因爲航行期間，分工合作，生活秩序相當緊湊。

有一晚，馬獅龍又被一陣機械聲驚醒。

那聲音並不大，但馬獅龍可以肯定，那是後艙那部大機器傳來的。

發生了故障？

他起來，往後艙走去。

他一直往後面走，看見最後那房間的門是關上的。

馬獅龍並沒有什麼打算，只是推開了門。

室內坐着一個人，是加多里爵士，他正在把那些一桶桶的粉末倒入一個大膠袋之內。

他非常小心的工作。

那些粉末似乎十分貴重似的。

馬獅龍想轉身離去。

但加多里爵士已道：「站着！」

馬獅龍祇好站着。

「請進來！」

馬獅龍依言內進，並且道：「爵士，我不知道你在這裏工作。」

「沒問題，你遲早也會知道。」

「知道什麼？」

「你來試試看！」

馬獅龍道：「試什麼？」

「這東西……」

馬獅龍並不明白。

「你是專家！」加多里爵士道。

「什麼專家？」

加多里爵士沒有說話，只用手勢示意馬獅龍用舌頭來試一試那些粉末。

馬獅龍依言，他果然是個專家，他皺着眉。

「純度如何？」

「一百巴仙！」馬獅龍道。

「是的，我自己相信這是全世界最純的海洛英！」

「是的，我相信！」

加多里道：「爲什麼你這麼平靜？」

「你以爲我會怎樣？」

「你是個憎恨毒品的人！」

「是的，直至目前爲止，我仍然是！」

「那麼你……」

馬獅龍道：「我只是疑惑着，以爲我做夢。」

「沒有！還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機器，製造海洛英的機器，一切由我設計，由我製造。」

「原因？」

「簡單，我需要錢。」馬獅龍道。

「我實在意外。」

「是的，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加多里爵士笑着。

「但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要我在場？」

「這是一個好問題，只有你這樣精明頭腦的人，才會有此一問。」

馬獅龍並沒有出聲。

「因爲你是一個大大的反對毒品的人。」

「我更不明白。」

「我簡單的告訴你，我要拖你淌這混水！」

「我不會！」

「不由你不會，這飛船之上，只有你、我、卑兀三人，卑兀在我這一邊，你還有什麼話說？」

馬獅龍吐了一口氣。

「第二，我這次的訂單，要費三個月才能完成，我不能不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完全不會受人騷擾的地方，去完成這訂單。」

「在天空？是個好主意！」

「而且不會受到像你這樣的大俠騷擾！」

「好主意！」

「還有，我保證了製造的時間，又要考慮交貨的安全。」

「這飛船直接到了交貨的地點？」

「你眞聰明！」

馬獅龍笑道：「假如我與你比較，我的頭腦只是一個小學生。」

「爲什麼這麼說？」

「因爲這實在是一個完美的計劃。」

「並不太完美。」

「你是講毒品交到了賣家手上之後……」

「是的，不過到時有另外一些人會幫我。」

「是嗎？」

「馬先生，對不起，這部份我暫時不能透露，我只以朋友的身份告訴你，請你合作！」

馬獅龍笑道：「我還有什麼選擇？」

加多里爵士道：「是的，我也替你想過，你只有一個選擇，好好的與我同創這個世界記錄。」

馬獅龍無言。

加多里爵士道：「事情已十分清楚，以後我們仍做着我們每個人在飛船上的工作。」

馬獅龍點首道：「不過，你不能迫我。」

「我明白你的爲人。這部機器，全是不經人手，可惜的是，我這飛船仍不夠大，如果安裝一部自動包裝機器，那便不用任何操勞，也許下次……」

馬獅龍心中冷笑：「還有下次？」

他只說道：「我可以出去？」

加多里爵士作了一個請的手勢。

當馬獅龍轉回駕駛室之時，在通道上碰到了卑兀，卑兀有些詫異。

馬獅龍道：「加多里爵士已告訴我一切。」



「你……」

「我還有什麼選擇？」

卑兀仍然用懷疑的眼光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你去問你的主人！」

卑兀道：「好，這時候該是你的駕駛時刻。」

「好極！」

馬獅龍進入了駕駛室。

這個時候，他先把自己冷靜下來。

不過，想起整個後艙也快要變成一個白粉艙，馬獅龍實在冷靜不下來。

立即把這飛船破壞，來一個玉石俱焚？

那豈不是連自己的生命也賠上？爲一個製毒販毒的人賠上生命，那實在化不來。

找個藉口下降？

加多里爵士並不是個蠢人，他不會這麼容易屈服。

制服他們，强迫降落？

這無疑是一個辦法，但大有可能是同歸於盡。

馬獅龍並不是介意自己的生命，而是實在不甘心，讓這位僞善之極的人逍遙法外。

況且他而今經營毒品，過去一定也是，將來更會是，他雙手染滿了多少了人的鮮血？

他肯定不能讓他這麼逍遙自在。

馬獅龍把整件事由頭到尾想了一遍，一切都似乎無懈可擊。

只有到達了目的地，飛船降落之後才有辦法可想。

對了，目的地。

馬獅龍翻開了航空日誌，還有飛行地圖。

他們一直沒有提及目的地。

馬獅龍終於找到，目的地是荷蘭鹿特丹。

那是歐洲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一降落鹿特丹，那地方毒販如雲，殺手多如天上的繁星，馬獅龍又能做些什麼？

這飛船！這飛船是最好的證物。

不過，到了那時候，人會很多，加多里爵士是個非常懂得利用機會的人，他一定會趁人多，把機械拆除，那麼，一切證物又化爲烏有。

馬獅龍反覆的思索。

終於，他想到了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卑兀。

卑兀是人，他爲加多里爵士工作，爲的也是錢，如果說服了他，是上策。

不過，卑兀由始至終，都是個老黃忠的模樣，此人似乎很難說服。

然而，這是無辦法中的辦法，馬獅龍決意一試。

飛行第二十天。

那日午後，外面是風和日麗。一切都操作如常，飛船在飛，加多里爵士在後艙做他製毒的工作。

那是卑兀駕駛的時刻。

馬獅龍進入了駕駛艙。

卑兀自從事情發生之後，對馬獅龍一直提高了萬二分的警覺。

他一進來，卑兀已擧起了手槍。

馬獅龍笑道：「這手槍是否如你想像中那麼有用？」

卑兀怒目而視。

「如果你一開槍，你以爲會有什麼事發生？」

卑兀仍然目含怒火。

「那時，我雖死，但子彈在這麼近距離發射，一定不會停留在我身體內，而是再射穿飛船，那時……」

卑兀當然知道事情的發展。

馬獅龍見他有點把持不定。

「放下槍，我們好好談一談。」

卑兀慢慢放下槍，馬獅龍知道這個人並非不能說服，除非有理。

馬獅龍想找自己的位子。

他一動，不知是否動作太快，卑兀又立時拿起槍，並且不由分說的撲向馬獅龍。

馬獅龍其實並無異心，只不過自己的動作，被他誤會了，這時，卑兀已撲過來，他無法可想。

他閃開，但這駕駛艙並不寬闊，兩人便在艙內糾纏起來。

卑兀也是個接受過武術訓練的人，雖然不是中國武術，但外國武術也並不弱。

馬獅龍就是欠缺一個「辣」字，近身的搏擊，講求快、靈、狠、辣。

因爲他並不是想殺死卑兀。

他們的打鬥，立時引來加多里爵士。

「馬獅龍，不要在這裏弄花樣。」

兩人慢慢起來。

加多里爵士手上並不是持有手槍，而是一柄刀，他奸笑道：「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我想在記者招待會上三人都出席，合照一番，我不想少了一個人。」

馬獅龍道：「是卑兀的誤會，我只是想與他聊聊……」

「聊聊？」卑兀怒道。

馬獅龍道：「你以爲我想怎樣？」

「你當然不懷好意！」

馬獅龍笑道：「卑兀，我一直以爲你是個頭腦精明的人，我在這

時候反抗，與你對敵，我有什麼好處？我自己絕不想找死。」

卑兀無言。

加多里爵士也道：「是的，馬獅龍是個聰明人。」

他放下了刀，退出了駕駛室。

馬獅龍冷冷道：「這是我的駕駛時刻。」

卑兀拿回手槍，離開了駕駛室。

經過這次之後，馬獅龍知道，卑兀是一個不可說服的人。

面前的一切事情對自己完全不利。

他想到了岡卓斯。

找到了他，可能有所幫助，可是，說也奇怪，他一連找了許多次，都無法接觸。

可能他是病了，或是有要事，離開了他的無線電。

* * *

飛行第五十天。

飛船上的生活非常規律化，雖然船上有足夠的娛樂設施，但人始終是三個，而且互相監視之下，那種味道，實在不好受。

馬獅龍心理上有點意氣消沉的感覺。

這只是旅程的三分一左右，還有一大段時間。

他眞不知怎樣生活下去。

那天晚上，正輪到馬獅龍與卑兀休息，加多里爵士負責駕駛。

他們却因日間有點辛苦，而各自睡了。

他們所睡的房間是互通的，但他們的床是互相看不見的。

忽然，馬獅龍被一些聲音吵醒。

是一些迅速的呼吸聲。

馬獅龍醒了，越聽越覺得不對勁。

那些呼吸聲，好像是一個人被人用手握着喉嚨似的，呼吸是越來越辛苦。

馬獅龍立刻起來。

聲音來自卑兀處。

馬獅龍跑了過去，只見卑兀躺在床上，呼吸非常困難，臉孔也變色。

是突發性的哮喘。

這是一種常見的疾病，病人立時需要藥物，最好還是有呼吸器幫助他呼吸。

卑兀見了馬獅龍，痛苦的表情加多了一些驚懼。

馬獅龍道：「藥呢？」

卑兀指着他的衣衫，那是掛在衣櫥內。

馬獅龍立即從他衣袋找到了那瓶藥丸，並且立刻餵他吞服。

可是，藥丸似乎沒有什麼功效。

卑兀斷斷續續的道：「呼……吸……器！」

原來在他衣櫥之下，有一個小型的呼吸器。

馬獅龍按照說明，爲他按放在鼻喉處。

卑兀吸了幾口，整個人鬆弛下來，呼吸也開始暢順。

過了半晌，卑兀拉開了呼吸器，道：「謝謝你，馬先生！」

「不用。」馬獅龍道。

卑兀眼光帶着感激，便沒有再說話。

馬獅龍道：「好好休息。」

他離開了卑兀房間，回床休息，想不到卑兀這一個肌肉結實的人，竟有哮喘病。

自從這事發生之後，卑兀再沒有那麼仇視馬獅龍，他的仇視，並不是因爲他們之間有仇怨，而是卑兀實在是個盡忠職守的人。

馬獅龍知道，卑兀與加多里爵士之間，一定有一段不尋常的過往經歷，否則，卑兀不會這麼忠心。

如果可以知道這段經歷，相信可以明白卑兀爲什麼明知加多里爵士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傷天害理的，爲什麼他仍是甘受驅使。

那日，卑兀呆呆的坐在駕駛艙內。

馬獅龍走進去，問道：「怎麼樣？」

卑兀道：「只是胡思亂想！」

「想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沒有什麼。」

馬獅龍道：「你的哮喘會再發作嗎？」

「也說不定，馬先生。」

「什麼？」

「我多謝你救了我的命！」

「沒有甚麼。」

「有，如果你不是及時進來，我會死去，其實，那次你可以看着我死去，那麼，你在這艘飛船之上，便少了一個對手。」

「不，人的生命寶貴，況且，我們有緣在一起，我們是朋友！」

「朋友？」卑兀不知如何說下去。

「是的，朋友，我們立場不同而已，其實，我也明白……你是被迫的。」

卑兀不敢正眼望着馬獅龍，良久，他才嘆了一口氣，左右望一下之後，才道：「你沒有猜錯。」

「什麼原因？」

「他救過我！」

「那並不是代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而你要永遠服從他！」

卑兀道：「我想過，但他有足夠的勢力，無論我躲在什麼地方，我也逃不過他。」

「他那麼厲害？」

「是的，我並沒有半點誇張。」

「他既是如此神通廣大，他也不用找我來，他一定有甚麼顧忌。」



「我不知道，但在我知識範圍之內，他可以控制我的生死。」

「他爲你做過什麼？」

「我被仇家追殺，拋棄在雪地之上，凍了五小時，他救了我回來。」

「他是你大恩人。」

「然後，他爲我解決仇家之事，用金錢，也用了他的影响力，這點我實在感激他，沒有誰可以做得到。」

「他把你的事情全部攬在身上？」

「是的！」

「那是義氣，恩義他都做到了。」

「如果你是我，你怎樣？」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無言以對，想了一下，馬獅龍道：「恩義並不是包括一切。」

「還有什麼？」

「卑兀，你聽過凱撒的故事？」

「沒有。」

「有一個小士兵，受過凱撒的大恩，但後來他仍然刺死了凱撒。」

「這人是恩將仇報！」

「不，你還沒有清楚整個故事，凱撒爲了維持整個羅馬帝國，他殺人無數，對那人來說，凱撒是他的大恩人，但對羅馬整個民族來說，他是個大壞人！」

卑兀已開始領略這個故事的意義。

馬獅龍道：「你有沒有見過吸毒的人？」

卑兀搖搖了頭。

馬獅龍道：「我看得多，很多罪案都是由吸毒而來，而人們爲了吸毒，什麼事都無所不用其極，那種可怕的情形，很難形容。」

「那些人是咎由自取。」

「我承認，人總有弱點，製造毒品的人，難辭其咎！」

卑兀沒有作聲。

馬獅龍道：「大丈夫做事要頂天立地。」

卑兀低下頭來。

馬獅龍道：「你應該好好的想一下，這些白粉運到鹿特丹之後，你想想有多少人受害？」

馬獅龍知道，卑兀有些意動。

他不想再加壓力，太多壓力，反而會帶來一些反效果。

忽然，加多里爵士的脚步聲傳來。

他們都不再說話。

卑兀見了加多里爵士道：「爵士，今晚的航程，我們會進入一個天氣極爲不穩定的地區。」

「好熱，我會應付。」

馬獅龍也離開了駕駛室。

看來，今日與卑兀的對話有一定的效果。

那夜，他睡得正酣，忽然，一聲極大的聲响吵醒了他，接着飛船的警報系統發出「嗚嗚」的警號。

馬獅龍走向駕駛室。

加多里爵士道：「船尾被雷擊中。」

馬獅龍正想走向船尾。

前面又有一陣閃光。

加多里爵士道：「卑兀已在後面，你去看看前面。」

馬獅龍奔往前面，他從一個視察窗往外望，發現船頭有些地方又被雷劈中。

並且冒出了一些煙，不過，製造這飛船的材料是最先進的，不會燃燒，祇會有損毁。

馬獅龍檢查了內部，暫時並沒有什麼，祇是有些顛簸的感覺。

他又走向駕駛艙，看見船頭的玻璃已破裂，外面狂風暴雨，有些水已滲入。

加多里爵士道：「馬獅龍，你來駕駛！」

馬獅龍往駕駛座位處。

馬獅龍望下去，模糊中仍可看到下面的大海。

一片模糊的大海。

馬獅龍立即查了一下地圖，再看螢幕的資料，他知道，他們離開陸地並不太遠。

如果需要緊急下降，他們會很快便找到船隻救援，如果運氣好的話，讓飛船 在水上，根本上一些危險也沒有，因此，馬獅龍並不擔心。

加多里爵士似乎在盡最大的努力。

馬獅龍心想：「假如眞的要緊急降落，形勢又是完全不同了。」

他想起岡卓斯。

他試把無線電撥至岡卓斯的電台。

岡卓斯正在說話：「朋友，我是岡卓斯。」

馬獅龍立即接上了口：「我是馬獅龍！」

「是你？多天不見了！」

「我找了你多天！」

「是的，我有些事，離城去了。」

馬獅龍止住了他的話，道：「岡卓斯，你聽着，我現在的位置是……」

他把飛船準確的方位告訴岡卓斯。

馬獅龍續道：「我有很大的機會降落在大海洋之中，雖然離陸地並不太遠，生存機會很大……萬一，萬一我三天之內仍沒有與你再接觸，請你替我找國際刑警，在荷蘭分部的尼克遜！」

「尼克遜？在亞姆斯特丹的？」

「是，他是個高級國際刑警，你告訴他我的名字，並且要他救我。」

「我明白，他也是個無線電發燒友。」

「那好極，你把他的波段給我。」

「你要找他……你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飛船發生了故障？」

「是的，我們仍在空中飛行，下一刻……」

「找到了！」岡卓斯把波段說了出來。

馬獅龍用一支特別的防水筆，把波段號碼寫在衣袖之內，那麼遇到水也不會褪色。

「快告訴我，你那邊的情形！」

馬獅龍道：「現在我乘的飛船在狂風暴雨之中，天氣還有一段極不穩定的時刻，不過我們正在搶救之中，希望可以逃出這惡劣的天氣。」

「船上的人安全嗎？」

「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什麼問題。」

就在這時，船尾傳來「轟隆」的一聲。

馬獅龍放下聽筒。

岡卓斯一連叫了幾聲，仍然沒有回答。

原來飛船上面充氣的部份被雷電擊中了，破了一個大口，飛船是靠一種氣體「氫」支持着的，而今氣囊一破，飛船將沒有了支持力。

加多里爵士走了進來，氣喘道：「馬獅龍，今次我們不能完成這次飛行了！」

「爲什麼？」

「氣囊已被破壞至不能修理的程度。」

「立即下降！」

「機械有沒有故障？」

「暫時還沒有。」

不過，馬獅龍這話說得太早，因爲飛行推進器又發出了一些火花。

駕駛艙內的螢光屏開始紊亂，祇有一個仍出現一些數字。

加多里爵士小心閱讀一下道：「沒有辦法了，我們依着風勢下降。」

他親自坐上了駕駛的位子道：「快替我找出正確的位置，這是非常重要的，有關我們生死存亡……」

馬獅龍當然明白這事的重要。

他小心的量度出了方位。

加多里爵士一邊控制着飛船，一邊與附近的拯救中心聯絡，他顯得十分鎮定，但事實上飛船內部已滲入了一些雨水，看來卑兀在船尾部份一定並不好過。

又傳來一陣「隆」的聲响。

加多里爵士道：「我會操縱下降，馬獅龍你去看看卑兀。」

馬獅龍從駕駛艙奔出，一直往後艙。

他知道卑兀是個忠心的人，他一定會好好保護加多里爵士製造出來的毒品，因爲這些毒品，顯然是將來一段日子的救星。

馬獅龍並沒有猜錯。

而這後艙部份比想像中更差，地上濕透，有一些地方已經完全破爛，如果一不小心，可能被外面的氣流扯了出去，馬獅龍小心的走着。

「卑兀！」

卑兀正在把那些製成品用極厚的塑膠袋蓋着，然後用一個小機器一收，立時便把整個箱子用那膠片裹好。

「怎麼了？馬先生！」

「爵士說要緊急下降！」

「沒有其他辦法？」

「我看沒有！」

卑兀道：「我已弄好這部份，我們回去看看。」

他慢慢的走過來。

忽然，他滑了一下。

地上非常濕滑，他一滑，竟然一直向前滑去，飛船剛巧在這一刻向前傾。

卑兀也隨着飛船向前加速滑去，到了船身旁邊。

看來只要他一撐住，便可穩定身體。

可是當他一撐，正好撐着一個缺口。

卑兀向下滑已有了一定的衝力，而他並不知那是一個缺口，因此，他大半個人被扯出了飛船。

馬獅龍立即飛身上前。

這時卑兀就像鑲在飛船上似的，半個身體在外，半個身體在內。

他非常驚慌，伸出手拚命亂抓。

馬獅龍一手便抓着他的手。

而船身仍傾斜，沒有可以借力的地方，馬獅龍的手被卑兀一扯，竟然也把馬獅龍扯了出去。

卑兀整個人已出了飛船。

而馬獅龍靠着飛船的牆，暫時穩住了身體，這時輪到馬獅龍鑲在飛船上似的。

「鎮定一點！」馬獅龍大叫。

卑兀因爲太驚慌，亂爬亂抓，身體在外面搖晃不定，馬獅龍抓着他，非常吃力。

「鎮定一些！」馬獅龍再度大叫。

卑兀被外面的雨水一淋，又聽到了馬獅龍的叫聲，才回復了一些理智。

馬獅龍見他沒動，先穩定了自己的身體。

這時，飛船船身向上，不再傾斜，這樣對馬獅龍來說，不會那麼



吃力。

他慢慢的扯着，扯着，卑兀的另一隻手已接近飛船船身，他一手攀着。

「試試上來！」

卑兀用力，身體部份進入了飛船之內。

馬獅龍再用力一扯，他整個人便進入飛船之內，馬獅龍才舒了一口氣。

他把卑兀拉開，離開了這一個缺口。

卑兀知道自己剛才一隻脚已踏進了鬼門關，幸好馬獅龍及時拯救。

「馬先生，謝謝你！」

「不用……你沒事吧？」

「沒有！」

「那麼我們去看看加多里爵士！」

卑兀站了起來，他的容顏蒼白，臉上的鬍子也亂作一團，與平日一派紳士模樣完全不同。

他們一起來到駕駛室。

加多里爵士見了卑兀的模樣，道：「貨物弄妥了？」

「妥當了。」

「飛船已經下降，不過外面風勢極大，我正在把氣體放出，但一時之間，無法控制下降。」

「沒有其他辦法？」

「沒有，我們極接近荷蘭，下去之後，如果運氣好的話，很快便有人來救我們！」

看來加多里爵士也做足了功夫。

當飛船一降落，下面是海，飛船仍然可以在上面，只要風平浪靜，他的計劃仍然可以順利進行。

他一切都想得非常週到，因爲這一個行動，是關乎他下半生的，當然是策劃週詳。

「馬先生，到了下面，一切仍由我指揮。」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卑兀，你看着他！」

卑兀只微微點頭，並不敢直接看馬獅龍。

忽然，又一陣雷雨，閃光之中，前面的玻璃已裂，風勢十分大，把碎片也吹開了。

外面的氣流衝了進來，飛船不能再平衡，一時之間，飛船翻天覆地般地滾動。

三人在飛船艙內滾動，外來的氣流力量實在太大，並非人力可以抗拒。

馬獅龍盡力扶持着，終於也被氣流吹動，捲向其中一張枱角處，他竟然暈了。

他不知其他兩人怎樣，當他醒了的時候，他自己仍在飛船之上。

而飛船却在一起一伏，好像是在水上一般。

他爬了起來，往窗外一看。

他完全沒有猜錯，飛船已在海面上。

外面陽光普照，風和日麗，水面起伏不定的幅度並不大，是遊船河的好日子。

他找到了一個出口，慢慢的走出去，飛船已降在海面上，加多里爵士與卑兀兩人呢？

他走出外面，只覺手臂有些痛。

而今這隻飛船已眞眞正正成了一艘船，氣囊低陷，成了甲板。

他走出甲板，海風吹來，有說不出的舒暢。

「馬獅龍！」

馬獅龍回過頭來，看見加多里爵士和卑兀，兩人身上衣服並不襤褸。

「你們沒有事？」

「你也沒有事，馬獅龍！」

馬獅龍搖了搖頭，他想回身向他們走去。

「站着，馬獅龍！」

馬獅龍眼一瞥，已看到他手上有槍，他只好站着，問道：「爵士！你想我怎樣？」

「只有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

「一切事情，在拯救船來之前，都由我控制。」

馬獅龍並沒有什麼表示。

加多里爵士續道：「當船隻來到之後，你有兩個選擇：一是隨我們回去；另一是到岸之後，你可以自由！」

馬獅龍仍然沒有出聲。

「不過，你不能追踪我。」

「我自由之後……」

「你不用再說，我自然有辦法，你的身上，已被我注射了一種特殊的藥物！」

馬獅龍看看自己的手臂，才知道那地方隱隱作痛的原因。

「這種藥物，一定要按時服用解藥，一個月一次，你才可以繼續活下去。」

「如果我不服？」

「你會肚痛如刀割，聽說過五臟六腑翻騰的滋味嗎？我相信滋味並不好受！」

「我在那裏可以找到解藥？」

「我會給你一張地圖，上面有七個城市，你可以在一間小藥房內找到解藥，其他地方並沒有，這七個城市，一直引導你回香城！」

馬獅龍只是在心中詛咒這老奸巨猾的傢伙。

加多里爵士道：「不過，你算是我的朋友，而且也爲我做過一些工作，因此，當你回到香城，你只要往那裏的瑞士銀行一查，便有五百萬美金在你的戶口之內，足夠你下半生使用。」

這老傢伙，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我不答應？」

「我看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馬獅龍看着加多里爵士，他的臉是微笑的。

「我不明白！」馬獅龍道。

「什麼？」

「你爲什麼不一手將我推下去餵鯊魚？」

「我想過，」加多里爵士頓了一頓才道：「我們開過記者招待會，我們這件事很多人都在注視着，我們出來行走，只是求財，不想求氣。」

「那我要多謝你了。」

「你自己好好打算！」

「不過，加多里爵士，你一早便知我的立場。」

「什麼立場？」

「我不能忍受毒品橫行！」

「立場可以放棄！」

馬獅龍道：「這點我不能！」

「那你自己選擇！」

忽然，馬獅龍有這麼一個想法，如果能在這個時候制服了加多里爵士，他這艘飛船內的毒品、機器，可以一齊公諸於世。

在這裏冒一下險，救上千萬人的性命，應該是化算的，他這樣盤算着。

加多里爵士道：「將來，你身上的毒藥解了，你有大筆金錢。」

「我對金錢並不……」

「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場，你仍可用那些金錢向毒販挑戰！」

馬獅龍聽了，感到有點可笑，這老奸巨猾傢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不知他是在開玩笑，還是在表示他對自己的無限信心。

卑兀一直沒有什麼表示。

如果可以控制加多里爵士，對付他並不太難，他是個有血性的傢伙。

那邊的海面似乎有船來了。

如果是拯救加多里爵士的船，那麼，以後再要抓到他，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咬了一下嘴唇。

忽然，他撲向了加多里爵士。

加多里爵士也手快，一閃身，一柄「麥林」已在手。

加多里爵士再一竄身，已近了馬獅龍的身邊，而「麥林」已指着馬獅龍。

「勿動！」加多里爵士喝道。

他的「麥林」手槍已移上了馬獅龍的頭部。

這次，馬獅龍的估計實在錯誤極了。他太低估了加多里爵士的身手。

一切都在加多里預計之內。

這人實在不簡單。

加多里爵士膽敢設計出這個計劃，利用馬獅龍的反毒功績來要脅他就範，這實在了不起。

馬獅龍試過很多次失敗，這一次却是敗得最徹底。

他只好舉高了雙手。

「卑兀！」加多里爵士叫道。

「是，爵士。」

「爲什麼你一直沒動手？」

卑兀道：「我沒有下手的機會。」

「好極，而今你有下手的機會，你快準備一艘橡皮艇，快！」

卑兀往飛船的救生設備處找了一艘只有雙槳的橡皮艇出來。

「上去，放他上去！」

卑兀已把橡皮艇放下水中。

「馬先生，對不起，請你上去！」卑兀道。對於爵士此舉，兩人都明白，是向馬獅龍宣佈死刑。

因爲一個人在大西洋上，坐在一隻小橡皮艇內，生存的機會實在不大。

馬獅龍決定先發難。

他看來好像下橡皮艇，其實是虛晃，突然一個迴身，撲向卑兀。

卑兀有點愕然，被撲倒在地上。

於是，兩人在甲板之上互相糾纏，互打起來。

卑兀先被壓在地上，然後，他一反身，反而把馬獅龍壓在地上。

他的口靠近馬獅龍的耳朵。

「船上有救生用品，足夠幾天！」

馬獅龍愕然。

卑兀又與他角力一下，又壓下馬獅龍，又在耳邊道：「我身上有一柄刀，我有機會給你。」

馬獅龍明白，這是卑兀唯一可幫他了。

他於是與卑兀再鬥了幾下，然後，他作狀敗下陣來。

卑兀一手反扨着馬獅龍。

他利用自己的身體遮着，另一隻手，把一柄小刀交給了馬獅龍。

馬獅龍接過，無奈下了橡皮艇。

加多里爵士一直都用槍指着兩人。

「好好享受一下這大海洋！」

馬獅龍並沒有搖動雙槳，而橡皮艇已順流而去了，轉眼之間，已離開了那 在海洋上的飛船。

在遠處看來，飛船却像一艘小遊艇。

而馬獅龍也可以看到另一艘眞正的遊艇出現，看來那是拯救加多里爵士船隻。

馬獅龍嘆了一口氣。

他小心檢視那小小的橡皮艇。

果然，他在船頭處，找到了一包救生用品，然後又再找到了另一包。

兩包，是卑兀的幫忙。



他再檢視手上的刀，是一柄救生刀，對於在一個絕境中的人，應該是有用，但在這海洋……馬獅龍不知道，相信也沒有人知道。

水流終於靜了下來。

太陽靜靜地升上了半空，熱力開始發散。

馬獅龍開始冷靜下來。

他知道面前是死路一條。

在這無邊無際的大海洋內，他實在不能支持多少日子，也許是一秒之內，一個無情的巨浪，便會把他埋葬在海底。

不過，他並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放棄的人。

他首先盡量放鬆的躺着，讓陽光像火一般慢慢煎熬着他，偶爾翻起的一些白頭浪，沾濕他的頭上，一陣涼快，使他感到一陣的舒暢。

有時，天空有一條白煙出現，那是飛機，給予馬獅龍一會的興奮，那白煙是飛機在天空上留下的痕跡，可是，他們飛得那麼高，根本不會看到這無邊無際的大海洋中的一個小點。

轉眼已是日落西山。

這裏沒有山，只有漸漸湧起的浪，馬獅龍知道，自己再沒有多少時刻。

他吃下了一些救生囊內的餅乾。

而浪繼續湧起，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高。

馬獅龍有些暈眩的感覺。

忽然，他聽到了一些聲音。

胡胡……

他知道自己可能在做夢，也可能是一些幻象，一個人在極度絕望之中，一定會產生不同的幻覺。

胡胡……

這聲音並不是幻覺。

他睜開了眼睛，只見遠處有一艘直升機，在上空盤旋搜索着。

是搜索自己？

他奮起了精神，從救生囊內想找出東西，可能是一塊紅色的布，可能是什麼也好，只要能吸引那直升機的注意，可是，他找遍了也沒有……

而那「胡胡」的聲音，漸漸遠去。

馬獅龍在小橡皮艇上幾乎是瘋了。

眼看着那拯救直升機的盤旋，竟然無法讓他們發現自己，他忍不住的大聲叫喊。

可是，聲音却完全隱沒在海浪裏。

浪又繼續的湧起。

天氣突然惡劣起來，天下大雨，那些雨水傾盆而下，打在馬獅龍被晒痛的身上，就像一鞭一鞭的抽打。

馬獅龍痛極，他幾乎想躍下海裏，就此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他還沒有勇氣。

下半夜的天氣，比他想像中要好。

雨停了，天空竟然有月亮，那光華四散的月亮，彷彿便在他的頭上。

這時，他已習慣了橡皮艇的上下左右的搖擺。

他睡不着，只好小心地把救生囊搜索，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東西，足以吸引在天空中搜索的直升機，假如明天有一架再來的話。

他終於找到，那是一個小小的鐵盒子，是個圓的，上下密封。

馬獅龍小心的看着，上面寫着「危險」、「爆炸」的字眼，還有SOS三個英文字母。

那是求救的訊號。

他知道，這東西是用來求救，只要有直升機飛近，一拉開這盒子，一定可以吸引到直升機的注意。

可惜，而今並沒有直升機來。

他已錯過了一個機會。

人生的好機會並不多，錯過一次可能是永遠的錯過。

他不知道昨夜的錯過，是否是永遠的錯過。

馬獅龍又在迷迷糊糊的情況下，半醒半睡。

一陣寒意，使他醒了。

他睜開眼睛，只覺四邊模糊之極，原來已是天亮，但四週都是白濛濛的霧。

霧很大，馬獅龍在橡皮艇之上，看不清楚周圍十公尺以內的地方。

更不要說看清天空。

他想：「假如而今有一架……」

天空中突然便在這時傳來一陣「胡胡」……

是直升機。

馬獅龍振奮起精神，可是，半晌，他又整個人失去了鬥志，爲什麼飛機偏偏在這時候出現？

在這大霧迷漫中，他們會看見什麼？

馬獅龍想起了那求救的圓盒。

他把圓盒拿了出來，用力一拉，一陣黃色的煙霧便向上升。

那煙霧升得非常快，也非常高。

好像是在白色的迷霧中殺出重圍似的。

他叫着，發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叫聲。

「胡胡」的聲音更近。

他終於看見了，那是一架直升機。

直升機似乎已發現了馬獅龍的踪跡，但由於浪湧，一時之間，無法肯定。

一會，那直升機的機翼，把附近的霧氣吹開。

馬獅龍狂叫。

一條繩索終於由直升機垂了下來。

馬獅龍一碰到那繩索，便死命的抓着，慢慢，繩索上升、上升……

他終於進了直升機之內。

他感到全身痲木，竟然毫無知覺的昏去了。

## 生死搏鬥　毒梟被擒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

他看見一個胖子，兩眼炯炯有神。

「你是……」馬獅龍一開口，便感到全身疼痛，然後，他才發覺，自己全身是被繃帶裹着。

「馬獅龍，我是岡卓斯！」

「是你……你怎會找到我？」

「其實，並不是我……是我的女朋友露薏絲！」

馬獅龍並沒有看見露薏絲，因為他整個人不能動，只能看見前面，而胖子岡卓斯已佔據了整個範圍。

有人推開了岡卓斯。

他看到一個女孩子，面目清秀，說不上非常美麗，卻有一點非常獨特的氣質。

馬獅龍覺得，她很像一個人，可是，一時之間，卻又想不起她像誰。

露薏絲道：「應該是他出的主意！」

岡卓斯道：「馬獅龍，我想你是臨離開飛船之前，給我聯絡過，而且給了我一個位置。」

「那位置非常模糊，但我堅決要找直升機來搜索你，結果是搜不到！」露薏絲道。

「那是第一次。」

馬獅龍想起，直升機第一次出現，他無法與他們接觸，而要多捱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我不服氣，再多去一次，可是，海洋上佈滿了白霧，我以為又要再失望，那知道，你發射了那求救的訊號……」

馬獅龍想起了一切……

他想說話，可是稍為大力掀動口唇，他就感覺得全身在發痛。

岡卓斯道：「不要說了，好好休息一下，過幾天我們才再談吧！」

馬獅龍點了點頭。

露薏絲又再在他眼前出現，笑了一笑，並揮手向他道別，馬獅龍想動，但全身像被人撕開般疼痛。

馬獅龍一直躺了三天，才可以起床。

醫生還說他復原得快，已可以拆開了繃帶。

其實他的身體主要是胸背受太陽的灼傷，和受到海水的醃傷，其餘並無大礙。

那天，岡卓斯與露薏絲一起來。

他們見馬獅龍復原，都非常高與。

露薏絲道：「他告訴過我你的經歷。」

「什麼經歷？」馬獅龍問。

「過去的與最近的。」

「怎麼？」

「馬先生，你是個超乎常人的人……」

「不，我並不是，沒有你們，我一樣死在大海之上。」

「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一次，似乎……」

「似乎什麼？」

「似乎是天才的犯罪者，才會有這樣的構想？」

馬獅龍道：「是的，加多里是一個天才的犯罪者。」

岡卓斯道：「加多里他是……」

露薏絲接口道：「我是研究犯罪學的，我希望有機會與你一起去研究這事情。」

「好極！」馬獅龍看着牆上的日曆，問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是廿二日！」

「離我被救起的日子，已經七日。」

「應該是八日。」

「我害怕一切犯罪的證據已遭毀滅！」馬獅龍道。

「不一定……」

「為什麼？八天，他們要做什麼都可以了！」

「馬獅龍，不知是你幸運，還是他們的不幸，我們剛救起了你，回到醫院，海洋上便起了風暴，聽海事處的報告，有十多隻遊艇失踪。」

「包括救加多里爵士那艘？」

「不知道，不過，根據資料，暫時還沒有大型的遊艇回到港內。」

馬獅龍這時才想起，問道：「我在什麼城市？」

「鹿特丹！」

「那正是飛船要來的目的地。」

「風暴持續了多久？」

「五天！」

「那麼如果他們平安的話，應該也回來了。」

露薏絲道：「如果他們被吹離了海岸，如果他們沒有沉下，那麼，他們應該可以在今天到達。」

馬獅龍道：「我們立即去！」

岡卓斯問：「去那裏？」

「去查這件事。」

「你的傷勢？」

「好了，如果我不出去查，可能永遠查不到！」

露薏絲道：「你讓我一起去？」



馬獅龍道：「求之不得，因為我不熟悉這地方，沒有了你，我不知如何查起。」

岡卓斯道：「我有事要離開這裏，露薏絲，妳要好好照顧自己。」

「你連我也不相信。」

岡卓斯似乎面有難色，不過，他沒有再說話，因為他還有很多話要跟醫生說，才讓馬獅龍出院。

＊　＊　＊

岡卓斯與露薏絲所住的屋子極大。

屋子頂層是一個大大的書房，是岡卓斯收聽全世界無線電的地方。

馬獅龍的客房，也佈置得非常整齊，什麼東西都齊備。

露薏絲其實可以說是一個半工讀的學生。

她一面在大學進修，另一方面她在家中接一些生意，馬獅龍並沒有追問她做什麼，只是知道那是一些跟法律有關的工作。

因此，她的家中有一個辦公室，那裏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她讀書的地方。

馬獅龍送了岡卓斯出外之後，露薏絲便請他進入她的辦公室之內。

看來露薏絲是個非常有效率的人。

她的桌上有一副私人電腦。

她一按電腦，便有一大條紙張從打印機中出來，她撕下那紙，遞與馬獅龍。

她道：「這是今天的入海港船隻資料。」

馬獅龍接了過來，看到上面一大堆數字。

「你解釋給我聽！」

「今日風平浪靜，大部份船隻已來。」

「這麼多，你以為那一隻會……」馬獅龍並沒有再問下去，因為他覺得自己這個問題也太苛刻，因為她怎會知道哪一艘遊艇是救加多里那一艘？

出乎意料之外，露薏絲回答道：「相信是這一艘！」

她用紅筆把那一艘船名圈了。

馬獅龍看着那艘船的資料，問道：「為什麼是這一艘？有特別消息嗎？」

露薏絲搖了搖頭，道：「沒有！」

「那為什麼是這一艘？」

「因為船主是個中國人。」

馬獅龍並沒有作聲。

露薏絲道：「我這樣說並沒有什麼種族歧視的意思在其中，我根據兩點來下這個決定，第一，只有中國人，在荷蘭的中國人，才有這個力量去接收一大批毒品！」

「第二呢？」

「只憑直覺！」

「直覺！」馬獅龍嘆了一口氣。

「什麼？你認為我胡說八道？」

「不，直覺有時很有用！」

露薏絲道：「你相信？」

「是的，很多時候，直覺會幫助不少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能加以解釋，直覺是其中一種。」

露薏絲道：「有了直覺，你通常會怎樣？」

「行動！」

「對，只有行動證實一切！」

馬獅龍換過了一套衣服，露薏絲已預備了車子，他們一直駛往一個碼頭，那裏泊滿了遊艇，因為經過幾天的風暴，看來有點凌亂。

他們下了車。

一眼看去，馬獅龍便道：「是那邊的那一艘？」

「是的！」

那是一艘極大的遊艇，比一般的大三倍以上。

「我們可以走近看看。」

他們沿着石壆走過去。

當他們走近，已看到船上有一些穿制服的工作人員，不知是海關還是警察。

露薏絲道：「不用我們去查，如果他們把那艘飛船拖回來，一切無所遁形！」

馬獅龍道：「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露薏絲道：「你認為會怎樣？」

「如果他們果真被這船救起，而船上沒有發現什麼的話，加多里已經在其他地方工作了。」

「什麼工作？」

「交收那批毒品，還有那批機器，這簡單的製毒機器也是價值不菲的。」

「好，我們回去！」

「露薏絲，我想知道這艘遊艇主人的資料！」

「不難，聽說他是這裏唐人街的一所功夫會的主席，好像叫『湯人』！」

「湯人？」馬獅龍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妳所說的名字的音，與把一個人割開的意思一樣。」露薏絲也笑了起來。

馬獅龍續道：「既是如此，我去找他。」

「你不怕？」

「怕什麼？」

「我聽說他外表是個殷實商人，但其實是個中國人的教父。」

「那我更加要拜會他一下，妳駕車送我到唐人街？」

汽車從碼頭駛出，費了一個鐘頭左右才進入了一處有牌樓的地方。

一看這個牌樓，已知是中國城

的所在。

那間功夫會並不難找，因爲這建築物一看便知是中國人所在，因爲外表根本是一間廟宇的模樣。

這建築物相當新，而且用料講究。

從這建築物看來，這地方的中國人的生活很不錯，或者換句話說，主持這功夫會的主腦人物，在這地方是混得不錯。

馬獅龍逕自入內。

裏面是一個大殿，好像是佛殿，也更像一些大家族的宗族祠堂。

有人出迎，問道：「先生找人？」

馬獅龍道：「找湯先生！」

「這裏沒有人姓湯，姓唐的倒有……」

「那一定是姓唐的，唐人先生！」

「你有沒有預約？」

馬獅龍實在想不到，要找這人也要預約。

「如果沒有，請你留下姓名電話，我們會盡快回覆你的。」

「其實我也並不是一定要找他，我可以在附近走一下嗎？」馬獅龍問。

「我想你見了唐先生之後，有了他的許可，那你想看什麼，玩什麼都可以了。」

「這裏有很多東西玩？」

那人並沒有直接回答，道：「姓名、電話？」

馬獅龍道：「我姓馬，我從英國來，是一位加多里爵士介紹來的。」

「加多里爵士？你等一下……」

他拿起了電話，說了幾句，然後向馬獅龍道：「馬先生，你等一下！」

想不到一提加多里爵士，就有特別的優待。

不一會，樓梯上出現一個矮而瘦的人，看他的樣子，並不像一個重要的人物。

那人下了樓梯道：「馬先生？」

馬獅龍道：「是的！閣下是……」

「唐仁！」

「你是唐先生？」馬獅龍覺得自己有點不禮貌。

「是的，請來我的辦公室！」

馬獅龍道：「好極！」

他隨着唐仁上了他的辦公室。

那是一個全然中國式的擺設，桌椅全部是酸枝的，屏風也是那些用貝殼鑲在黑木之上。

連上面一盞吊燈，也是宮燈的模樣。

馬獅龍坐下，好像回到古代中國似的。

唐仁道：「馬先生，我要出去一會，你先坐一下！」

馬獅龍道：「請隨便！」

唐仁離開。

不一會，門開了，有一個僕役模樣的人進來，對馬獅龍道：「請跟我來！」

「往那裏？」

「唐先生請你去！」

馬獅龍不以爲意，跟着那人一起下了樓梯，往地庫處走。

他們所經的地方很大，有些地方好像是廣場那般，地方寬大，擺設齊整。

他們來到一間房間，那僕役，道：「請進去！」

馬獅龍入內，竟是一個演武廳的模樣。

裏面排列着十八般兵器。

馬獅龍隨便看看，覺得十分有趣，因爲在外國地方，鮮有一個如此的中國會館。

忽然，他感到後面一陣勁風襲來。

他轉過頭來，只見一陣刀光閃過，他迅速昂身避過，一脚踢出。

那人一刀落空，再來一刀。

但第二刀並沒有劈下，他已中了馬獅龍的一脚，那人一個翻滾，而忽然之間，整個演武廳的四邊都有了人，他們並沒有出聲，但手中都均有武器。

那倒在地上的人，作了一個手勢。

八個人立刻上來。

馬獅龍一個閃身，往牆邊一靠，然後一連踢起了兩脚，在半空中抓到一柄刀。

有了這柄刀，還可以抵擋一會。

這八個人的後面，至少還有八個人。

他們都是如狼似虎的人，對付他們並不太艱難，最危險是他們人多。

馬獅龍知道不能再戰，一定要盡快脫身。

他把手中刀揮舞。

一時之間，沒有人敢近其身。

馬獅龍趁這空間，衝向一個近門的地方。

三個人又齊刀劈下。

馬獅龍橫刀揮過，整個人躍起，他右手的刀傷了一人，左手的拳也傷了另一人。

其餘攻上來的一個人迅速閃開，馬獅龍却閃身而進，也便這樣，他衝出了那門。

外面是走廊，馬獅龍再無選擇，見路便逃。

他知道不早些逃出這演武廳，就很難走出這座功夫會的建築物。

這地方竟是一個謀人寺。

馬獅龍並不清楚這大廳的結構，他而今只有一個原則，他走向有光的地方。



那地方越是光亮，表示那地方會有更多的人，而那些人並不一定是他們的人。

他跑上了一層，那邊人聲鼎沸。

他拚命奔去，那裏竟然是一個賭場。

後面追來的人，似有了顧忌。

不過這個時候，賭場內的人並不多，不能再逗留，馬獅龍喘了口氣，繼續向走廊走去，只見那邊是間廚房。

廚房也沒有甚麼人。

而後面持刀的人又再追來。

廚房處肯定有後門，馬獅龍向着後門奔去，終於逃出了這座功夫廟宇！

他仍然不敢停下來。

果然，那些人鍥而不捨的追出來，而且人竟似又多了一些，又恢復肆無忌憚的呼喝，馬獅龍心下開始有些慌亂。

他決定跑向大街。

而當他出到大街，一輛汽車已在他前面，裏面的人叫道：「上車！」

馬獅龍一看，發現是露薏絲。

他上了車，露薏絲一踏油門，汽車絕塵而去。

「怎麼了？」露薏絲問。

「你的估計沒有錯，加多里可能早已接觸了他，唐仁一見了我，不由分說的找人殺我！」

「他們果然是劏人！」露薏絲笑着說。

馬獅龍往後望，發現又有車追來，便叫道：「加油，加油，避開他們！」

露薏絲也是個非常機靈而敏捷的人。

她把車子加速，然後轉入了另一條較小的街道，那些追來的車，便找不到露薏絲。

露薏絲道：「沒有人以爲我會入這死巷！」

「這是死巷？」馬獅龍問。

「是的，我看過一本中國的書，他們說甚麼虛甚麼實……我只明白那意思！」

「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是孫子兵法的名句！」

「甚麼兵法？」

「孫子，是一個人，他研究了很多行軍佈陣的方法，直到現在也有人研究使用！」

露薏絲道：「這人離現在有多久？」

「千多年！」

露薏絲伸出了舌頭道：「中國人果然是聰明的民族！」

馬獅龍沒有表示。

忽然，露薏絲道：「你看那車子？」

「甚麼車子？」

「這車子在荷蘭並不多見，你看！」

馬獅龍也看到，想不到駕車的人，在這大車的駕駛座處，細小得像個孩子。

他立時看到那是唐仁。

馬獅龍道：「跟踪他！」

露薏絲同意，她也是一個非常好奇的人。

汽車一直向郊外而去。

馬獅龍在露薏絲的車子內，找了一頂鴨舌帽，戴在頭上，暫時可以使唐仁不認得自己。

唐仁那汽車一直往郊外去，他的速度極快，似乎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去做。

露薏絲只能斷斷續續的跟着他，幸好往郊外大路只有一條，她只怕唐仁的車子轉入叉路。

汽車一直駛到一間船廠的門口，才停下來。

唐仁匆匆的入內。

露薏絲在另外一邊較遠的地方停下了車子。

馬獅龍道：「我一定要進去看看！」

「我也去！」

「裏面可能是個龍潭虎穴！」

「我學了犯罪學這麼多年，就是想見識見識！」她頓了一頓道：「等我一下！」

她從座位下面拿出了兩柄小手槍。

「爲甚麼你們會有這些傢伙？」

「這地方向來治安不太好。」

馬獅龍道：「我不知道裏面會有甚麼事發生。」

「我自己會小心。」

馬獅龍見她這麼有信心，也只有任她而爲。

他們閃閃縮縮的進入了船廠，前面一帶，似乎是廢棄了的地方，左一堆爛鐵，右一堆爛鐵。

再入內，是一處非常高大而廣闊的鐵皮屋，裏面有一艘殘破的船殼，似乎被棄置了一段時間。

馬獅龍覺得奇怪，這外表像個仍然有營業的船廠，內裏却像沒有人。

是的，完全沒有工人。

他們去了那裏？

忽然，上面一些吊臂似乎動了！

馬獅龍發覺，立刻走避，但一堆廢鐵已隨着倒下來，幾乎活埋了馬獅龍。

幸好馬獅龍早已醒覺，一躍而上，抓着一條鐵鍊，盪鞦韆般盪了過去。

而露薏絲竟然首先開槍。

槍聲一响，這地方立時人多了，不是多人露出臉來，而是很多槍也响起來。

馬獅龍躲在一堆廢鐵之內。

原來這地方果然有埋伏。

他不敢妄動，槍裡只有七顆子彈。

馬獅龍看清楚了這間鐵皮屋的形勢。

突然，有一堆廢鐵，離馬獅龍不遠之處無端的滾了下來。

立時，有七八顆子彈射向那堆廢鐵。

馬獅龍明白，硬拚一定不能逃過這一關。

他看看上面，看來像鐵軌，而鐵軌之上吊有一些鐵鍊垂下來。

那些鐵鍊是用來移動廠內一些原料或是雜物。

如果那些鐵鍊仍然可以動的話，就可以利用一下，他慢慢的在那些廢鐵什物掩護之下，試着爬上去。

馬獅龍的動作極為靈敏。

沒有人發覺他，他試試拉一下那些鐵鍊，竟然是可以動的，他心裏已有了一個辦法。

他慢慢的下來，對露薏絲說道：「你轉移他們的視線，我利用鐵鍊滑過去！」

「你想引出那頭子？」

「是的。」

「不過，你怎知那個是頭子？」

「我有辦法。」馬獅龍道。

他一閃身，出了掩護的地方，又有無數子彈飛來。

馬獅龍已看清楚，只有那吊臂下的地方，沒有發出子彈。

馬獅龍下來道：「相信是在吊臂之下。」

「為甚麼？」

「他們那裏人物最重要，因此會等到最後才開火，我也只是估計，我希望沒有錯！」

露薏絲點點頭。

馬獅龍爬了上鐵鍊，他早已看準那個滑桿掣，用手一拉，鐵鍊滑下。

子彈又再四起。

不過，馬獅龍仍有一些什物擋着，這一個嘗試，當然是充滿了危險。

幸好吉人天相。

他一到達了那些人處，有人舉槍。

馬獅龍一腳把那支指着他的手槍踢了開去，人也隨着滾了下去。

那知道，他一下了地面，身還未站穩，便感到一支冰冷的手槍槍管指着自己的頸項。

不過，那人較矮，指着他似乎有些辛苦。

馬獅龍不理會甚麼，反手一拳打出，那人閃開，槍管亦離開了他的頸項。

馬獅龍趁這機會，反手把槍管指着那人的前額。

這個人身材矮小，赫然是唐仁！

馬獅龍叫道：「勿再動！」

因為馬獅龍身材高大，他佔盡上風。

「你想怎樣？」

馬獅龍道：「我知你不是老闆！」

「你想見他？」

「當然！」

唐仁道：「好極！」

他站了起來，叫道：「你們先出去！」

那些埋伏着的人，有十個以上，馬獅龍看着，也暗暗吃驚，自己若是有十條命，也未必可以逃出。

幸好他的估計正確。

他控制住了唐仁，便勝了一切。

那些人都離開了這爛鐵廠，馬獅龍叫道：「露薏絲，出來！」

可是，並沒有任何反應。

馬獅龍再叫道：「露薏絲，我們一起走！」

仍然沒有她的回答。

馬獅龍心想：「她可能發現另有可疑的地方！」他轉向唐仁道：「走吧！」

唐仁領着他，出了這爛鐵廠，轉了出去，到了露天的地方，然後再轉出海邊。

海邊有幾艘船停泊着。

馬獅龍看到其中一艘，似乎有點眼熟，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可是一時之間，却無法說出來。

再拐了一個彎。

馬獅龍一直緊貼着唐仁，使他無法反抗，其他在屋頂或隱蔽地方的人祇好不敢妄動。

他們一直走到另一座建築物。

那座建築物外面與其他的地方差不多，都是那麼霉霉爛爛，可是，當他們推門進去，感覺上已是完全不同。

首先是完全沒有外邊的灼熱。

然後再拐了一個彎，裏面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寫字樓，地面是用雲石所鋪成的。

前面是一個非常大的辦公室，非常光亮。

這個時候，並沒有人在工作。

「帶我到你老闆處！」馬獅龍道。

唐仁道：「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仍在！」

「甚麼？」馬獅龍用手槍威嚇了他一下。

唐仁無法，負氣地帶着馬獅龍往一間大房去。

那房門是關閉着的。

忽然，門開了，裏面有強烈的燈光，一時之間，沒法看清裏面有些甚麼東西或人物。

馬獅龍恐防不測，只好貼牆站着。



裏面傳來了笑聲，然後是一陣熟悉的聲音道：「唐仁，我早說過，你對付不了馬獅龍！」

唐仁道：「我……」

他實在是「我」不下去，只好緘默下來。

「馬獅龍，算你是福大命大，進來吧！」

馬獅龍已聽得非常清楚，那是加多里爵士的聲音，他心裏既疑惑，也憤怒。

他推着唐仁進入了那房間。

燈光已暗了下來。

一張大的辦公桌後面，加多里爵士正坐在那高背有扶手的椅上，而後面站着的正是卑亢。

加多里爵士道：「馬獅龍先生，我實在佩服你，你被棄在大海洋中竟然也有辦法回來，甚至可以找到唐仁這老傢伙……實在佩服！」

馬獅龍道：「加多里，我有很多賬要跟你算！」

加多里爵士道：「好極，我的貨物已出得七七八八了，你要甚麼也沒有問題！」

馬獅龍道：「你把在飛船上所製的毒品完全出貨了……我真不明白！」

「有甚麼不明白？」

「為甚麼一個爵士，一個擁有一個古堡的爵士，也要挖盡心思來製毒賣毒！」

「那有甚麼稀奇？」

「你還要為金錢？」

加多里爵士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你也懂嘆氣？」

「我為甚麼不懂！你看我這麼一幢古堡，不要說其他，單是維修費要多少錢一年？」

「你有足夠的正行生意去維持！」

「正行生意賺得了多少？馬獅龍，你不會了解我的苦衷……不過，我也不會虧待你，因為我曾經利用你，我一定會補償你的損失！」

「你用甚麼來補償？」

「你要甚麼都可以！」

「我要回你所有的毒品！」

「你要來也沒有用處！」

「你沒有看過吸毒的人？」馬獅龍問。

「當然有。」

「那麼，你不會不明白你所作的罪孽！」

加多里爵士笑道：「那不關我的事，他們需要毒品的麻醉，我只是個供應者，正如眾多商品一樣，有人需求，便有供應！」

「你這似是而非的理論，騙不了人！」

加多里爵士大笑，道：「那你又怎奪得？」

馬獅龍被他的態度幾乎氣炸了肺，他想撲過去，一手抓住他。

不過，他一動，加多里爵士已有所警惕，他與馬獅龍相處過一段日子，他知道馬獅龍並非一個容易控制的人。

「唐仁！」

唐仁一直在找尋機會。

他見馬獅龍與加多里對話時，他已看到馬獅龍因為動氣而疏忽了他。

因此，當加多里爵士一叫，他便動手。

馬獅龍雖然是與加多里對話，但他一直在警惕着。

唐仁一動，馬獅龍也同時動，而且，幾下閃動之後，已把唐仁的右手反扣着。

加多里道：「唐仁，你以後怎能在唐人街再做大哥？」

唐仁實在是無話可說。

馬獅龍忽然一拳擊出，唐仁連抵擋的機會也沒有，便昏倒在地上。

馬獅龍一撲上前。

突然一陣機械的輕微聲音响起。

加多里爵士那張辦公桌前，竟然伸起了一塊玻璃。

馬獅龍開了一槍，子彈竟被反彈開去。

這是一塊防彈的玻璃，怪不得加多里爵士一直這麼鎮定，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加多里爵士道：「卑亢，你去！」

卑亢有些猶豫，不過，他躍了出來，然後一腳飛起！這一腳非常厲害。

馬獅龍手上的槍被他踢了開去。

然後，卑亢不發一言的向馬獅龍攻去。

馬獅龍被攻，連連暴退。

卑亢拳腳厲害，馬獅龍早已知道，但想不到這次的表現，比在飛船之上更為厲害。

有了厲害的對手，馬獅龍反而精神起來。

他一連出了幾拳，其中有虛有實，一時之間，倒使卑亢不知如何是好，他也忽進忽退，招架着馬獅龍。

他們兩人來去攻守，非常迅速，使人眼花撩亂。

忽然，卑亢空門大露的撲了過來。

馬獅龍恐怕他有詐，昂身閃過。

可是，卑亢却是直接的撲過來，而且壓着馬獅龍，馬獅龍正想撐起。

卑亢已在他耳邊，道：「他在拖延時間！」

馬獅龍一時之間，並不明白。

「追貨！」

馬獅龍聽了，開始明白道：

「謝謝！」

他一腳撐起，卑兀整個人順着他的來勢，加上自己的發力，人已飛起，摔跌在十米之外。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起來，反而在地上向着加多里爵士所坐之處滾過去。

他的動作異常迅速。

當加多里爵士發現時，馬獅龍已滾近他的身邊。因爲這個辦公室極大，而保護着加多里爵士那塊防彈玻璃只能保護正面，而馬獅龍已在他旁邊站起來。

他手中並沒有槍。

而加多里爵士有，他一發現，立即開了一槍，馬獅龍在滾動之時，眼觀四方。

他見加多里手槍一動，便向橫滾開，然後一個「蜈蚣反彈」，人已起來。

子彈便在他身旁擦過。

然後，他一腳踢起。

加多里的手被馬獅龍踢得非常痛，而手槍也在半空拋起，馬獅龍一手接着。

他立時用手槍指着加多里道：

「那些貨呢？」

「沒有……」

「快說！」馬獅龍怒道。

卑兀已站了起來。

加多里道：「卑兀，救我！」

卑兀並沒有說話，他向地上吐了一下口水，這個表情，實在是耐人尋味。

馬獅龍道：「他救不了你！」

加多里道：「卑兀，我待你不薄！」

卑兀道：「我也報答了你一切！我相信我再沒有拖欠你甚麼！」

加多里爵士聽了，有點詫異，也有點驚懼，道：「爲甚麼這麼說？」

「因爲我已知道，其實你也是利用我，你對我的恩典其實是一齣戲！」

「我不明白！」

「你心裏是明白的！」

馬獅龍一直在注視着加多里爵士，他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突然，加多里爵士的手上多了一柄槍，而且向着馬獅龍發射。

馬獅龍當然比他手快。

他也開了一槍。

子彈穿過了他的手掌，手槍也被棄在地上。

馬獅龍道：「你再沒有機會了！」

加多里爵士道：「你想怎樣？」

「很簡單，我要追回那批毒品，然後毀滅你發明的那部製毒機器！」

「遲了！」

「甚麼遲了？」

「因爲他們已在路途上！」

「那麼，你帶我去！」

「如果我拒絕？」

馬獅龍並不答話，索性把槍指向他的太陽穴。

加多里爵士有些驚懼，但仍是緘默不言。

馬獅龍把手槍掣扳起，那機械的聲音，使加多里爵士開始緊張。

他看着卑兀，他的眼光帶着懇求。

但卑兀却往外面看。

「還不說？」

想不到加多里爵士是那麼固執。

馬獅龍道：「你死了，賺了那筆錢也沒有甚麼用。」

他仍然沒有回答。

馬獅龍再扳動手槍。

忽然，有人叫道：「慢着！」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馬獅龍看着外面，只見露薏絲進來。

「露薏絲！」加多里爵士竟然認識露薏絲！

露薏絲道：「我不明白！」

「你也認識馬獅龍？」

「是的。」

「那你叫他拿開手槍。」

「可以，那批貨物呢？」

「在路途上了！」

「爸爸，我一直不相信，你有這麼高的名譽地位，你讓我考入最好的大學，你給我充份的物質享受，我實在是無法相信……不過，當我知道事實之後，我感到羞恥！」

「露薏絲，你不是想你父親死在他的槍下！」

「那你說出那批貨的去向！」

「北部，利物浦。」

卑兀突然轉過頭來道：「我知道，馬獅龍，你跟我來，希望還有時間！」

馬獅龍道：「好極！露薏絲，你暫時看守着你的父親，我希望你可以幫助他。」

露薏絲道：「多謝你，馬獅龍，也許，也許我們也會隨後追上！」

卑兀帶着馬獅龍走出去。

卑兀道：「我們乘船沿河而上。」

馬獅龍當然沒有意見。

卑兀對這地方相當熟悉，很快便找到了一艘快艇，開動之後，便全速開行。

馬獅龍問：「爲甚麼要採用水道？」

「因爲公路上一帶濃霧，會有一些地方發生交通阻塞，因此船可能快過車！」

「你爲甚麼會背叛加多里爵



士？」

「因爲我發現了他是在利用我！」

「怎麼利用？」

「他養大我，表面上對我恩重如山，其實，他是利用我報恩的心理，做我不願做的事情！」

「你怎知道？」

「他一向非常小心，可是無意之間，我聽到他與他的兒子談話，我不是故意偷聽，也許他是太高興了。」

「他的兒子？」

「是押着這批貨北上的人。」

「哦！他的兒子，也是這些毒品的策劃人？」

「不，爵士太鍾愛他的孩子，而這孩子說來是志大才疏，他在倫敦做生意，不知是被人騙了，還是自己不小心的虧了大本。」

「做生意虧本，也不是甚麼。」

「虧本不打緊，而是欠下了各大銀行一大筆錢，一切都與加多里爵士有關。」

「這便是加多里一直從事製毒的原因？」

「其實，在三年前，他已經開始漸漸脫離這個圈子，甚至有洗手的意思，他以爲他的兒子可以在正行的生意上賺錢，並不是希望賺得太多，而是可安享晚年。」

「結果是累到他要重出江湖。」

「是的。」

「其實他要再度制毒，也不用這麼大陣仗！」

「這是有他原因的，馬先生，你也常常聽過，很多人在洗手不幹之前，總是敗在最後這一筆買賣上。殺手是這樣，賊匪也是如此。」

「因此他要保證他這最後一次，最大宗的一次，一定要成功。」

「是的。」

加多里爵士的計劃，無疑是天衣無縫，但世事往往是出乎人預料之外。

「他把你請來，第一是掩飾他這次行動，一個著名的反毒俠客，當然不會被人懷疑在飛船上製毒；第二，他邀了你上船，也可以控制了你，不會無端的弄壞了他的萬無一失的計劃。」

馬獅龍道：「他的確設想周到。」

「他算是成功了一半！」

轉眼之間，他們的快艇已走了不少地方，河道已越來越窄。

卑兀道：「馬獅龍，不要小覷這位加多里二世，他雖然損失了很多金錢，但他並不是一個呆子！」

「好勇鬥狠的？」

「有點像，不過，他有一點加多里爵士的遺傳，他的喜怒不形於色！」

「那並不容易應付！」

「我想是！」

卑兀已把快艇駛向一個小碼頭。

他們上了岸，找到了一個油站，卑兀熟悉那油站，他們借了一輛小型貨車。

他們一直沿着河邊駛去。

不久，他們已看到一處擺滿了很多貨櫃的地方。

卑兀道：「他們是來這裏交易的。」

「交易？」

「兩樣，除了貨品是主要的，那部機器也是這次交易中的關鍵！」

「爲甚麼？」馬獅龍問道。

「世界上還沒有這種機器，由原料一直到成品的機器，這種工作，其實並不容易，因爲其中的工序實在不少，加多里爵士可以把這衆多工序合而爲一，實在是他們這一行中一個重大的貢獻！」

「換句話說，那爲害更大！」

「是的。」

這時，他們已把車子泊在一邊。

卑兀帶了馬獅龍，往一個疊滿了貨櫃的地方，他們上了其中一個貨櫃上面，那地方有地方躲藏，也有地方讓他們從高處望下。

「來了。」卑兀道。

只見前面有兩輛巨型的貨櫃車正慢慢的駛來。

「你知道他們？」

「今早我看着他們出發！」

「購買這些東西的是甚麼人？」

「是西歐來的買家。」

「他們也需要這些東西？」

「不只需要，而是極端需要！」

「他們已有足夠的毒品。」

卑兀道：「那些他們只認爲是軟性的，而今，這些才是眞正的東西！」

兩輛貨櫃車已停了下來。

接着，後面有一輛黑色的歐陸大房車。

卑兀問道：「你有甚麼計劃？」

馬獅龍搖搖頭。

卑兀有點詫異道：「馬獅龍，你不是做每一件案子都有全盤計劃的嗎？」

「沒有！這些事情……他們有本領從事這些工作的人，都是十分機靈的！」

那輛大房車走出了一個人。

馬獅龍一看道：「爲甚麼加多里本人也來了？」

「不，那是他的兒子——加多里二世！」

馬獅龍看清楚了，那人除年紀外，甚麼都像加多里爵士，怪不得他一眼看去，還以爲他是加多里。

馬獅龍道：「卑兀，你有沒有

辦法通知警方?」

「可以。」

「不過，他們要多久才來？」

「在這些地方，至少一個小時。」

「那好極！你去想辦法通知。」

「你呢？你一個人做得甚麼？」

「我已想到了辦法。」

卑亢從那些貨櫃頂爬上爬下，並沒有驚動下面的人，當他去了不久，馬獅龍也從貨櫃爬了下來。

加多里二世走到另外一邊，而他的手下正打開那些貨櫃，看來他們是比約定的時間早來了一點。

加多里二世走到一處沒有人的地方，看來他是找個地方吸烟似的。

馬獅龍靜靜地跟着他。

他轉入了那些貨櫃後面，然後取出了火柴及烟盒。

馬獅龍想趁這個機會，下去一手擒住他。

不過，當他移近，他發現加多里二世並沒有拿出香煙，反而是在弄一些白色的粉末。

加多里二世本身竟也是一個海洛英的癮君子！

天道循環，竟是這麼報應不爽！

馬獅龍輕輕的走到他的後面，輕輕叫了一聲。

加多里二世把頭轉了過來，馬獅龍一拳打出，加多里二世已暈倒在地上。

馬獅龍立時脫了他的上衣，並且拿了他的毡帽，有了帽子，比較容易冒充他。

他再把加多里二世用一些布條縛着，口中塞了一團爛布，然後把他推入一個空的貨櫃箱內。

當他剛走了出外，見有人叫他，道：「先生，他們的人來了！」

馬獅龍並沒有作聲，只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叫他們作準備。

前面只有一輛汽車駛來。

那是一輛極為名貴的車輛，車內坐了四人。

其中一人走了出來。

馬獅龍自己並不上前，只示意其中一人。

相信那是加多里二世的最重要助手。

「怎麼？」

「你要的兩樣東西來了！」

「我要先看貨品！」

那人開了一個貨櫃箱，道：「你們來看！」

那買家上前，竟然親自驗貨。

「機器呢？」

那人帶了他上前，看另一個貨櫃。

「一切操作正常？」

「這批貨便是在來此途中製造的。」

那人似乎十分滿意。

「錢呢？」

那人道：「我現在便拿給你。」

那助手轉身向馬獅龍，「先生，一切順利！」

馬獅龍點點頭，不過，他覺得事情似乎有點不正常，因為他自己便有作過毒品的交易，但這個買家這麼大方，似乎是有些不對勁。

那人已上了車子。

助手上前。

馬獅龍也想走上一點，幸好他移動不快，因為那買家已在車廂之內，伸出了四支輕機。

一陣震耳欲聾的槍聲以及使人目為之眩的火光，使馬獅龍慌忙退後。

而前面那一排的人，是加多里二世的手下，對這突如其來的情形連反應也沒有，便紛紛倒了下來。

幸好馬獅龍並沒有走出去，否則定難逃此噩運。

這一批四個人的買家，實在是非常狠毒，馬獅龍見過不少心狠手辣的人，但這次却是其中之最。

所有人都倒了下來。

他們四個人走出來，小心上前。

忽然有人叫道：「不見了加多里二世！」

其餘三人迅速散開找尋。

馬獅龍真有些後悔，為甚麼會假扮加多里二世，假如被他們發現，自己亦無倖免之理。

他不是害怕，而是實在想不到，自己的計劃一步也沒有實行，便遭此巨變。

不過，他們腦筋立時轉動。

他縮入了那些貨櫃形成的窄巷。

四個人是分頭而找。

其中一人移近，馬獅龍便作好準備，一手拉了他進來，手刃一下，他已不能再說話。

過了一會，另一個又移近。

馬獅龍又解決了一個。

可是，另外兩個人並沒有行近，他們似乎也發現其中不對勁的地方。

他們兩人走近，商量了一下，他們竟然各自跳上了一部貨櫃車。

看來他們是要把那些貨品及機器一起搶走。

這時，馬獅龍實在想不出辦法，一個人怎樣去阻止他們。

他不能再猶豫，否則，他們一離開，便不知道要費多少氣力才能找回他們！

他走近那兩人的汽車。

汽車引擎仍然沒有停，馬獅龍上了車，把車子撞向其中一輛貨櫃車。

這樣做，至少也可暫時阻止一輛貨櫃車離開。



那兩人也覺得非常詫異，本來所有人倒下了，為甚麼自己的汽車又開動起來，而且撞過來？

貨櫃車雖然被撞，但那車頭又高又大，並沒有受到甚麼損傷，祇是阻着去路，不能前進。

那人也是機警異常，他並沒有下車，只是用機槍向下掃去，那房車的頭部已成了一個馬蜂窩！

然後，那人跳了下來。

可是，當他去看死了甚麼人的時候，他也害怕起來，因為司機位上，並沒有人！

原來馬獅龍早已溜出車外，當他一見那人下來，一接近他的位置，他已躍了起來。

那貨櫃車司機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這麼離奇的事，也是他一生之中最後的一次，因為馬獅龍一腳把他踢了出去，而另一輛貨櫃車的司機，見有東西被拋上半空，不及細看，已用機關槍掃射下來。

那邊的貨櫃車司機已是有備而戰，不易對付。

馬獅龍迅速上了那貨櫃車，開動了引擎，然後把軚盤方向弄向另一輛貨櫃車。

他猛踩油門。

貨櫃車像一支箭般衝向另一輛貨櫃車。

被撞的貨櫃車司機，見避無可避，便提起手提機關槍，向着衝來的貨櫃車掃射。

「砰碰」一聲，兩車已撞成一團。

馬獅龍在兩車未撞之前，早已躍下。

他滾在一旁，並找到了安全的隱蔽地方，因為他估計兩車碰撞之後，會發生爆炸。

可是，等了一會，只聽見人聲嘈雜，看來是那些可以逃離的人都逃離了。

馬獅龍也舒了一口氣。

他等了差不多五分鐘，那兩輛車子仍未爆炸，看來一切都受到控制。

馬獅龍慢慢走出去。

他上了那輛被撞的貨櫃車，那司機因直接被撞，已被撞死了。

他爬了下來，看看兩輛貨櫃車所拖着的大貨櫃，並沒有多大損傷。

他從破爛的地方進入了貨櫃之內，那副製毒機器仍然是絲毫無損。

而今他只希望卑亢快一些帶警察來，不知道這些買家，會否增援？

不久，果然有警笛的聲音，看來是警察來了。

馬獅龍走到汽車入口處。

兩輛警車停了下來。

馬獅龍上前，突然，有五個警察下了車，並且用手槍指向了馬獅龍。

馬獅龍從容道：「那些歹徒全部在裏面！」

其中一人喝道：「舉手！」

馬獅龍覺得有點奇怪，道：「卑亢，卑亢，你在那裏？」

並沒有卑亢的回答。

一陣爽朗的笑聲，非常熟悉。

一個人從後面的車子出來，熟悉的身影，竟是加多里爵士。

「馬獅龍，我早說過你不是我的對手！」

果真是如假包換的加多里爵士！

馬獅龍一時之間，感到非常詫異，不過，他已不理會事情有甚麼改變，他衝向加多里。

那五個警察一起開槍。

幸好他的手提機關槍更快，那五個警察倒了下來。

加多里爵士叫道：「馬獅龍，不要再開槍！」

馬獅龍道：「加多里，你已是罪惡貫盈！」

「你看！」

有人從車的後面拉了一個人出來，那人是露薏絲，她雙手被縛。

「你不要再動！」加多里爵士道。

馬獅龍笑着道：「加多里，那是你自己的女兒，你用來威脅我有甚麼用？」

「你是個大俠，你不會忍心見有人因為你而死的！」

「好極，你去殺你的女兒。」馬獅龍道。

「我有分數。」

馬獅龍實在想不到，加多里爵士竟會如此，他真是一個沒有了人性的人。

「把他拉出來！」

馬獅龍看着加多里的一個手下開了一輛車子的車尾箱，抓了一個人出來。

那人竟是岡卓斯。

「馬獅龍，小心點，這禽獸甚麼也會做出來！」

加多里爵士只是在笑。

馬獅龍道：「你想怎樣？」

「我要四樣東西！」

「那四樣？」

「放在我面前的，這兩輛貨櫃車內的東西，那是我的整個未來！」

「既然你說得這麼重要，你便拿走吧！」

「好極，那是兩樣，其實，我不用問你，你也是無法不交回給我的！」

「那麼第三樣？」

「我的兒子！」

「你的兒子？那個膿包，一早已走了！」

「你不用胡言亂語，我在外面截到一個負傷的人，他說你擄了我的兒子！」

「那又如何？」

「我們來一次交易！」

「怎麼交易？」

「我把三人交給你，你把我的兒子交回給我！」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不明白這個加多里爵士，他視他的女兒如草芥，似乎殺死了她也不足惜，可是，他怎會那麼緊張他的兒子？

「怎麼樣？」

馬獅龍知道，那是古老殘餘的封建思想，加多里爵士仍想有一個兒子繼承他的產業。

「加多里，你滿手是血腥，你認爲你這種人，值得一直延續下去嗎？」

加多里有點怒。

馬獅龍續道：「你兒子有甚麼用？他只懂得把你的錢花光，你還要找他？你的女兒露薏絲貢獻了半生在研究犯罪學，讓她生存下去……」

「不要再說！」

馬獅龍仍想用一些話刺激他一下，既可延長時間，希望有眞的警察來。

他更希望他在盛怒之下，有了疏忽。

可是加多里爵士不愧是個江湖老手，他不再理會馬獅龍說的話。他的身旁的人道：「把這兩個男人縛緊！」

岡卓斯與卑兀兩人不敢妄動。

兩個手下迅速地把岡卓斯與卑兀背對背的緊緊縛着。

加多里爵士道：「馬獅龍，你看過這麼殘忍的事沒有？」

馬獅龍不知道他在弄些甚麼花樣。

加多里爵士續道：「我這柄手槍威力並不太大，但如果你再反抗，或者是扣着我的兒子，我便試試看，用一顆子彈同時殺死這兩個人！」

這個主意，實在是難以想像。

馬獅龍道：「好，我把你的兒子帶出來，你答應放了我們！」

「可以，我的兒子呢？」

馬獅龍道：「你等一下！」

他想轉入那些高疊的貨櫃。

「你們跟着他！」加多里爵士吩咐了兩人。

兩人提着手槍，跟在後面。

馬獅龍知道，而今處於下風，如果再沒有這個加多里二世在手上，他幾乎便成爲加多里爵士的階下囚，就算放了加多里二世，他也沒有機會逃出。

本來，加多里爵士以爲馬獅龍是可以收買的，而今他發現那是沒有可能，多留他一天在世上，他的生意便永遠不會順利。

因此，算來算去，無論馬獅龍如何服從，他的結果也是死路一條。

坐以待斃，倒不如找個絕處逢生之法！

雖是這麼想，但談何容易？

他一直往困着加多里二世的地方走，一邊這麼想着，但在這時刻，他似乎甚麼也想不到。

在兩個貨櫃形成的窄巷處，馬獅龍道：「你們來幫手，加多里二世昏倒了。」

那巷子極窄，只容一人入內，連轉身也不便。

那兩人不敢進來。

馬獅龍道：「你們救回主子，實有大功勞的！」

兩人聽了，又有些意動，不過，巷子太窄，他們無法兩人一起跟着進去。

馬獅龍已入內。

兩人商量了一會，仍然決定入內。

這時，加多里二世已醒，倒在地上。

馬獅龍叫道：「起來，起來，你的老子也來了！」

加多里二世聽了，精神振奮起來。

馬獅龍一手拉起他。

那時，第一人已進來，馬獅龍看得清楚，一脚飛起，那人的機槍立時向貨櫃頂掃去。

馬獅龍又再加兩拳，那人已呈半昏迷。

後面那人聽到了槍聲，不敢再走進去。

馬獅龍在加多里二世身邊道：「叫他進來！」

加多里二世無奈，叫道：「進來，沒有事……快來救我！」

那人先以槍伸入內。

這正中了馬獅龍的心意，他一手搶了他的槍，而且用力一拖，那人也被拖進，並被摔在地上。

馬獅龍道：「不要再動！」

那人躺在地上不敢稍動。

「你身上還有甚麼武器？」

那人道：「沒有了。」

「你再不說，我搜查到便第一個用你來作試驗品！」

那人忙道：「我身上有兩個小型手榴彈。」

馬獅龍道：「快拿出來！」

那人果然拿出了兩個小型的手榴彈。

看着這些小手榴彈，馬獅龍心生一計。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馬獅龍道：「你來扶你的主子！」

那人慢慢起來，一手扶起加多里二世，而馬獅龍趁他們兩人靠近



之際，已抓了一條繩子，把兩人自屁股一直圍上至腰間。

「怎麼……你……」

馬獅龍道：「跟我來。」

他們再沒有另外一種選擇。

兩人穿過貨櫃，馬獅龍領着他們，一直到了那個裝有製毒機器那個貨櫃。

那知道，一近那個貨櫃，便有人聲。

馬獅龍知道，加多里爵士趁這個空間，已派人去檢查這兩個貨櫃。

馬獅龍一定要佔了這個貨櫃，才有足夠的籌碼，與加多里爵士對話，把落在他手上的卑兀、露薏絲與岡卓斯救回來的。

幸好貨櫃附近空間並不多，不會有一大羣人。

馬獅龍在外面，看準了機會，一個一個的解決了他們，人數並不太多。

當人聲稍停，馬獅龍一把推了兩人進入那個裝有製毒機器的貨櫃之內。

馬獅龍道：「你們不要動，否則，我只拋一個手榴彈入內，你們便粉身碎骨！」

兩人唯唯諾諾。

馬獅龍拿着兩個小手榴彈，爬上了貨櫃頂。

他居高臨下，叫道：「加多里爵士，你來這邊！」

加多里叫道：「你又想怎樣？」

他與手下，仍然押着卑兀與岡卓斯。

另外有一個人，在後面押着她的女兒露薏絲。

馬獅龍道：「加多里，你的寶貝兒子便在貨櫃之內！」

加多里爵士叫「積克，積克！」

「我在這裏！」是加多里二世的答話。

「好了，你聽清楚了！」

加多里道：「你快放他出來！」

「可以，但你也要放了他們三人！」

加多里已不理會一切，吩咐他的手下道：「衝進去！」

馬獅龍把手中的一顆手榴彈，拋向遠處他們停泊車輛的地方。

「轟隆」一聲，幾輛汽車被爆，飛彈起來。

衆人不敢妄動。

馬獅龍道：「我在你兒子的身上，縛住了這類型的手榴彈，應多謝你的手下！」

加多里爵士不敢再動，道：「好，你想……」

「我只要你放了三人，讓我們離開！」

加多里悻悻地道：「馬獅龍，果是名不虛傳！」

「好了，我下來，不過，你千萬不要亂來，而今我手上還有一枚手榴彈，如果我擲進去，可以引爆縛在他們身上的手榴彈，那時，不只你的兒子屍骨不全，裏面那架機器也變爲灰燼！」

馬獅龍從貨櫃頂跳了下來。

「好，你這兩個好朋友在那邊！」

馬獅龍道：「叫他們幫手解開！」

加多里無奈，只好依言。

「還有你的女兒！」

另外一個手下，上前也解開了露薏絲。

馬獅龍道：「好了！我們走，這裏一切東西，再由你主宰，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會這樣罷手！」

加多里道：「歡迎，這一次，我們算是打和吧！」

馬獅龍與卑兀、岡卓斯扶着露薏絲，一齊上了泊得最遠，沒有被炸到的一輛車子上。

馬獅龍道：「卑兀，你駕車，快走！」

卑兀把車子開動了，岡卓斯與露薏絲坐在車後廂，馬獅龍最後一個上車。

加多里爵士已派人進入了貨櫃之內。

那人出來，對加多里爵士說了一些話。

然後，加多里爵士大叫！「馬獅龍，你逃不了！」

他的話未完，已有人開槍，向他們掃射。

馬獅龍把手中手榴彈用力一拋。

「隆然」一聲，煙霧四起。

卑兀已把車子駛離那出口。

這時，馬獅龍也看見，前面公路上，閃動着無數的紅燈。

卑兀道：「他們終於來了！」

「誰？」

「警探！」

「爲甚麼這麼遲？」

「也許他們看慣了警匪片，在最後一分鐘才出現！」

警察已把整個貨櫃場團團包圍着。

加多里爵士發覺，立即拋了一兩個手榴彈出來，警務人員一時之間也不敢妄動。

馬獅龍找到了警長，對他說道：「快通知上頭，找武裝部隊來，他們有犀利的武器！」

那警長來這之前，並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當手榴彈爆炸之後，他才知道這一次任務的艱巨，可能是他升級的考驗，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任務。

他用無線電話通知了總部。

突然，裏面有汽車引擎開動的聲音。

馬獅龍道：「他們要突圍！」

「是的，我們怎辦？」那警長問。

露薏絲已回復了精神，對馬獅龍道：「若讓他們這樣衝出來，會危及很多人命！」

馬獅龍道：「是的，你有甚麼辦法？」

「沒有！」不過，她手中已多了一柄槍，並指着馬獅龍，道：「犧牲你！」

馬獅龍實在想不到，到了這個時候，露薏絲再度有親情的表現。

「怎麼？」

「用你來保證他們安全離開這裏！」

馬獅龍道：「你突然又同情你那害人的父親？」

露薏絲道：「他仍是我的父親！」

「他根本沒有把妳當作女兒！」

「不要多說，你隨我來！」

岡卓斯道：「露薏絲，馬獅龍是救過你的！」

露薏絲沒有理會他，向身邊一個警員要了一個擴音器，叫道：「爸，爸……」

「是你，露薏絲？」

「是的，我控制了馬獅龍，你可以安全出來，快把哥哥送往安全的地方，他身上受傷極重！」

「是嗎？」加多里停頓了很久，沒有再答話。

露薏絲道：「我押馬獅龍來！」

「好極！」

原來他是在懷疑他自己的女兒，這也難怪他，他連自己女兒也會表示不放過，他還會相信甚麼人？

「走吧！」露薏絲用槍指着馬獅龍腰間，一直押了他進去。

加多里爵士看着馬獅龍高舉雙手進來，滿臉高興道：「我們加多里家族的女兒與衆不同！」

「不要多說，你把哥哥送去醫院！」

加多里爵士扶起了兒子，一步一步出去，當走近馬獅龍身邊，還吐了一口口涎。

露薏絲就在這時，把手槍指向她父親的太陽穴，她並向馬獅龍道：「扶着我哥哥！」

馬獅龍有點意外，但隨即明白。

他扶了加多里二世過來。

「你……你怎麼了？」

「爸爸，對不起，當我知道你所作所爲之後，我已下定決心要親手捉你！」

「你這麼有良……」

「不要對我說這話，你自己的良心在那裏？當你連我的性命也可以用來威脅別人之時，我的決心更大！」

「我是你爸爸！」

「馬獅龍，你見過這樣的爸爸嗎？」

這時，警察包圍上來。

沒有人敢動，因爲露薏絲的槍指住加多里爵士的太陽穴。

馬獅龍噓了一口氣。

* * *

警察終於把所有的東西，包括那部龐大的製毒機器，都被搬往警局去。

露薏絲在整件事件之後，仍然是十分激動。

馬獅龍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問她：「爲甚麼你會這樣做？」

「其實我也是經過一段時間內心鬥爭，他是我的父親，而我學的是犯罪學與法律，也許我自己選錯了科目，或者是他供我讀書是錯了！」

「如果你想不出這個辦法，我想，受傷的人會很多，你懂得罪犯的心理，你救回了不少人！」

「我也是嘗試，我當時非常害怕，如是我的表情不夠，我的父親不會相信我！」

「那會？開始的時候，我也相信你回歸你父親的懷抱，你的表情十分逼眞！」

「可是，有時我在夢中，我也不清楚我這樣做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馬獅龍道：「當然是對，第一，他先對你不起，第二，他害死多人！」

「我明白，我在犯罪學中，也看過不少罪犯的錄影帶，吸毒的人既可憐復可怕！」

「你這樣大義滅親，如果在我們中國人來說，你其實是爲他造了不少福蔭！」

露薏絲突然嚴肅起來道：「馬獅龍，其實有一個秘密，我要指證我的父親，」頓了一頓，續道：「我母親在早期，已被他迫瘋了！」

「甚麼？」馬獅忽然想起古堡中古怪的叫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古堡被傳有鬼？其實是我母親發瘋之後，被囚在地下室，當我知道這事後我知道他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

到此，馬獅龍一直狐疑在心裏的古堡怪聲，才有了答案。

露薏絲道：「我要趕回去，送我母親去精神病院。」

卑兀這時進來，問道：「你回東方？」

馬獅龍道：「當然。」

「那我們一起上路。」

「沒有問題。我來這裏的一段時間，都是你招呼我的，既有機會讓我盡地主之誼，實在好極！」

卑兀道：「那我可算是完成自己另一個夢想！」

「甚麼夢想？」



「環遊世界！」

「對你來說，其實是輕而易舉的事。對了，我想問你，爲甚麼會背叛加多里？」

「其實也並不是甚麼背叛！你明白我的爲人，其實我有很多工作可做，我不只會做爵士的管家！」

「是的，我一向都是這麼想！」

「那是爲了報恩！」

「報恩？」

「是的，我做小孩子的時候，是個孤兒，爵士收養了我，並且給我讀書。這點直到現在，我還是感激他。不過，我也報答他不少了！」

「你一直知他做毒品生意？」

「開始時，並不知道，他家境富裕，一切都不用他親自下手，而且他有意讓他的兒子做回正行生意，但當我發現他是販毒的，我已有了主意，不過，他需要一個人，既可以作他保鏢，又可以幫他的手，一直沒法再找另外一個人，所以我留下！」

「爲甚麼背叛他？」

「是他與他的兒子說話時，無意給我聽到了他們的對話，他的兒子極力主張要把我殺掉，而他並沒有甚麼反對，在他眼中，我只是一隻小棋子，甚麼時候幹掉，對他來說，也沒有甚麼關係！」

「怪不得你如此！」

「其實爵士也是一個天才！」

「爲甚麼這麼說？」

卑兀道：「他窮畢生精力，終於製造了這一部製毒機器，這東西可算是前無古人，將來有沒有更厲害的人，那就不知了。」

馬獅龍也爲他這樣有創造力的人而可惜。

卑兀又接着道：「馬獅龍，我也有一些事情要問你，否則我會覺得不舒服！」

「甚麼事情？」

「在後來整件事發展中，有很多次，你根本完全沒有辦法扭轉局面，幸好其中一些人有所轉變，你才沒事，其實，當時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害怕！」

「大俠也感到害怕？」

「是的，我並不是甚麼大俠，我也是一個普通的人，很多時候，我是比較僥倖一點。」

「如果露薏絲不是假裝脅持你，你以爲事情會不會解決得這麼快、這麼好？」

「當然不會，但事情始終也要解決，可能有多一些人因這事而死去，你看，我們若擒不住加多里，他一定會反抗，那時一定死傷枕藉！」

「露薏絲的兩頭轉變，你預料得到嗎？」

「沒有，第一次我反而以爲她在騙我；第二次，她用槍指着她的父親，我知道那一定是眞的！」

「爲甚麼？」

「因爲我看着她的眼，她的眼神告訴我，她已經下了很大的決心，我知道，在短短的一刻中，她的心理是非常複雜！」

「我而今完全相信你，你破了這宗案子，事實上並沒有甚麼計劃。」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古老的話，那是隨遇而安，我便是這麼一個人。」

「你以後的打算怎樣？」卑兀問。

「有毒品的地方，我一定會出現！」馬獅龍頓了一頓道：「你呢？你的世界旅行有沒有甚麼計劃？」

「沒有，我也要向你學習，沒有計劃的到處流浪，我想會比好好的計劃一下來得更有趣、更富挑戰性！」

馬獅龍笑道：「有一些東西是不能沒有計劃的。」

「甚麼？」

「譬如是飛機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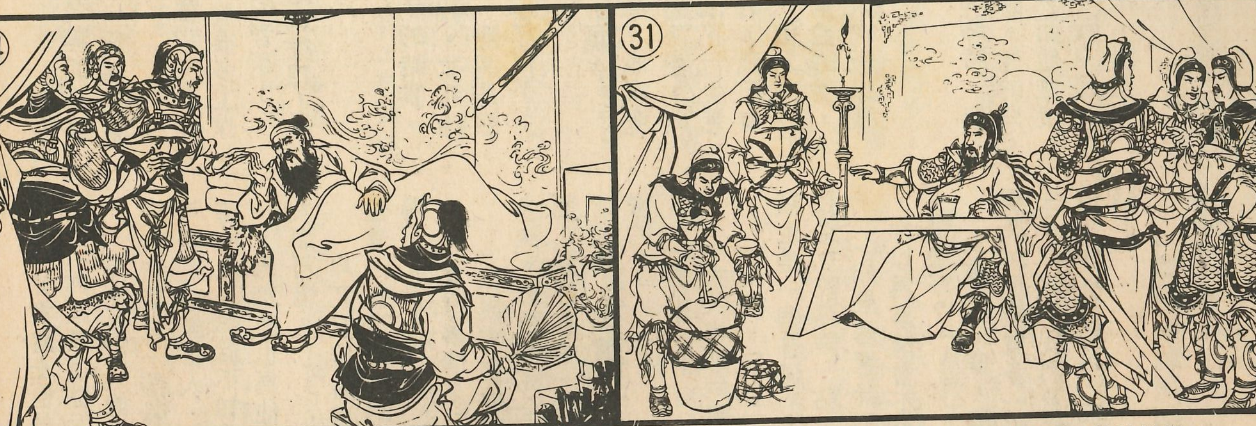
卑兀立即飛跑出去道：「我早有計劃了！」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八

# 三國歸晉（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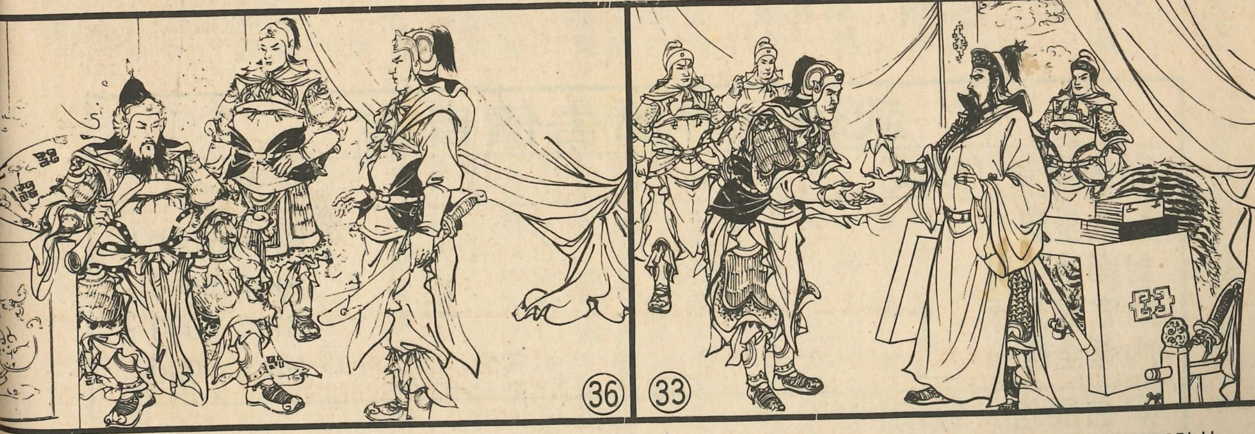
31 晉兵回去，把陸抗送酒的事說了。羊祜笑道：「他也知道我喜歡喝酒嗎？」就叫手下開罎取飲。

34 陸抗拿了藥便待服用。衆將聽說，都來勸阻道：羊祜是我們敵人，此藥定非良藥。陸抗說：「哪會有一個用藥害人的羊將軍？你們不必猜疑。」



32 部將陳元勸道：「都督慢飲，只恐其中有詐。」羊祜笑着說：「何必多疑，陸抗不會這樣做的！」說着，就喝起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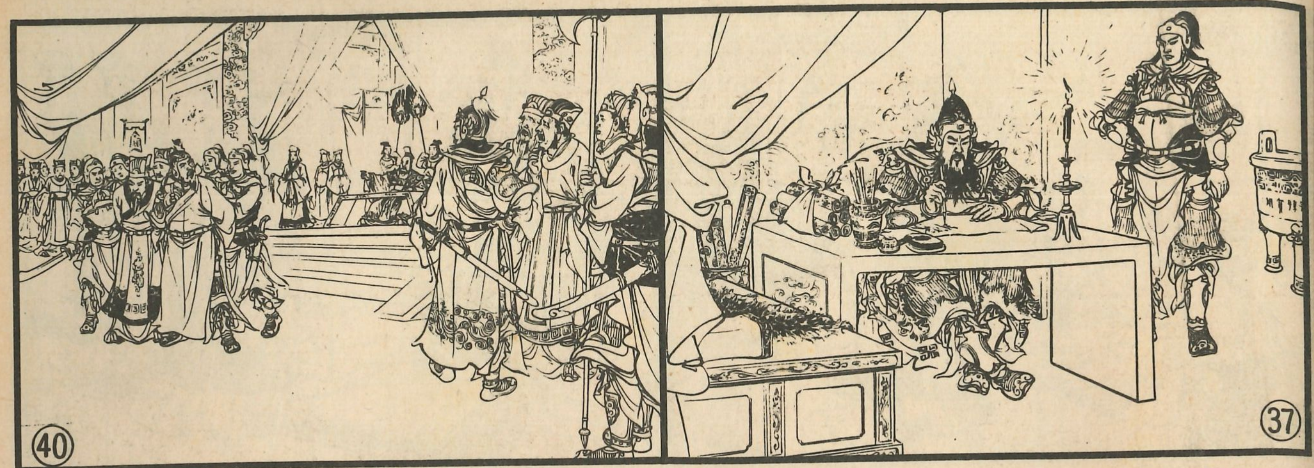
35 藥吃下去，第二天病就好了。衆將都來拜賀。陸抗道：「人家這樣有禮貌，我們若一味蠻橫，是要失敗的。今後還是各保疆界的好，不要貪小利。」



33 有一天，陸抗派人向羊祜問候。羊祜聽說陸抗生了病，問明病情以後，就合了一帖藥，托來人帶回吳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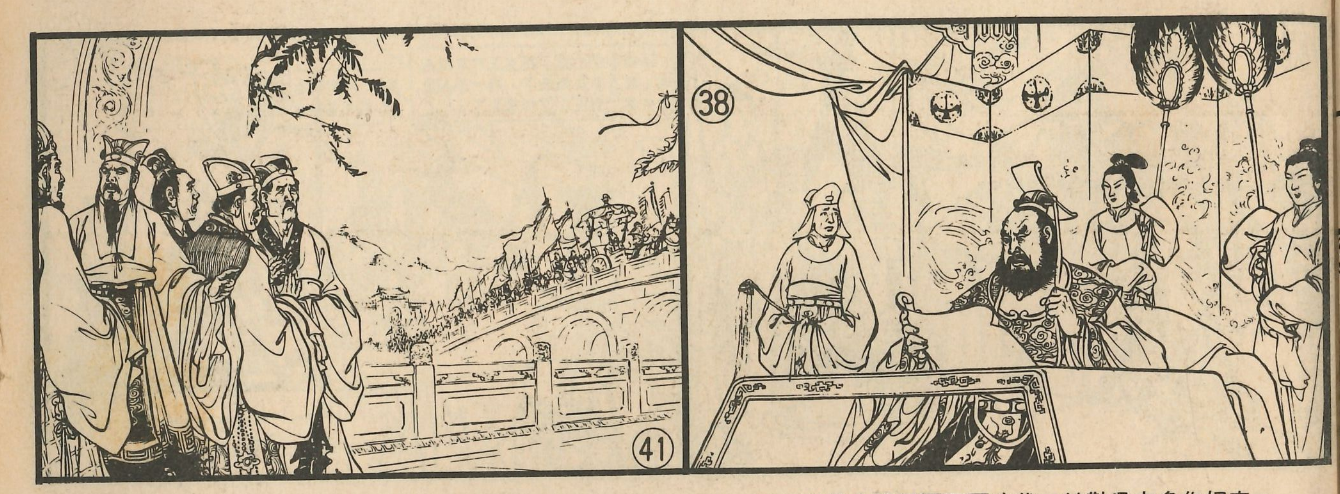
36 不久，孫皓派人來催促陸抗，要他即刻進兵。陸抗心裡非常爲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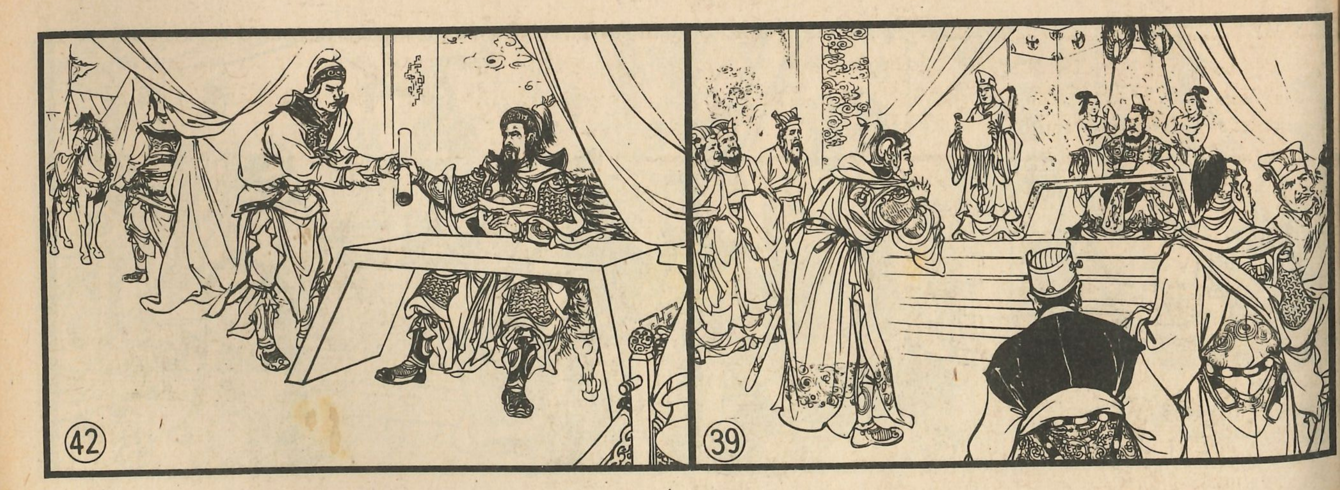
37 當晚，陸抗寫了一篇奏章，派人連夜送給孫皓。

40 孫皓越發任意妄爲，上下無不怨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孫皓無道，直言苦諫，都被他殺了。前後十多年，殺了忠臣四十多人。



38 奏章中說晉國不可攻伐，並勸吳主多作好事。孫皓看完，大怒道：「我聽說陸抗在邊境和敵人私通，現在果然是事實了！」

41 孫皓平常出入，常帶鐵騎兵五萬人。羣臣都很害怕，但也無可奈何。



39 孫皓立即撤了陸抗的兵權，改派左將軍孫冀代領軍馬。大臣們明知陸抗是對的，但是懼怕孫皓，誰也沒敢說。

42 羊祜得到陸抗被撤的消息，認爲東吳已沒有良將，進攻的時機已到，即刻寫了表章，趕送洛陽。




43　司馬炎看表大喜，就令起兵。賈充、荀勗、馮紞三人却因爲這時西涼兵變未平，極力阻諫，司馬炎只得作罷。

46　不久，羊祜病危，司馬炎親去探望。羊祜推薦右將軍杜預，可以擔當伐吳重任，說完就死了。




44　羊祜見司馬炎不肯出兵，只怕失了機會，心中悶悶不樂。公元二七八年(咸寧四年)，羊祜入朝，請求辭職回鄉養病。

47　司馬炎回宮，聽羊祜臨終的話，立即拜杜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各路兵馬，準備伐吳。



45　司馬炎恍然大悟，仍請羊祜帶兵伐吳。可是羊祜因年老多病，不能當此重任，堅決推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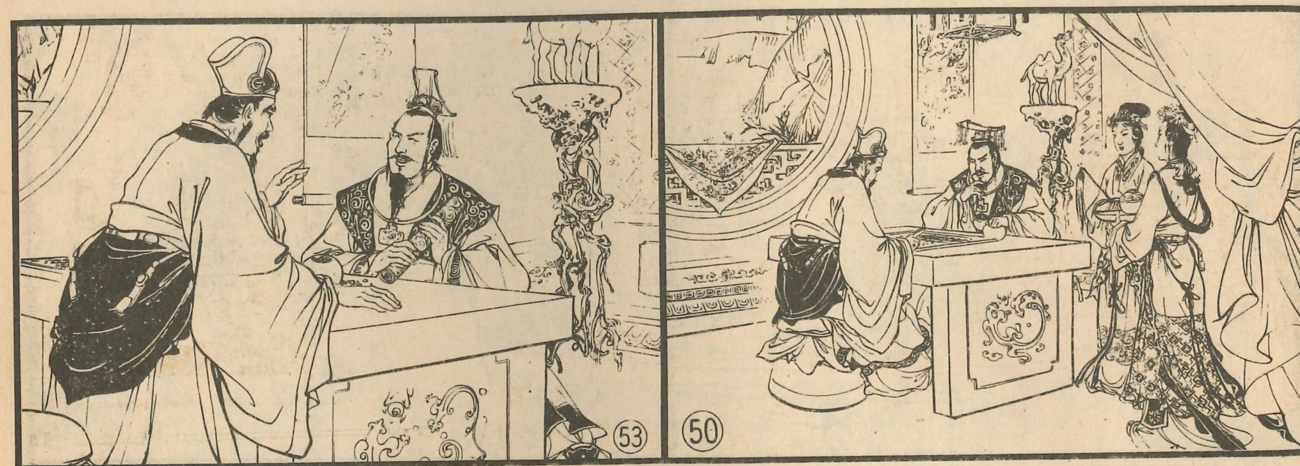
48　益州刺史王濬也呈上奏章，說孫皓荒淫凶暴，應該迅速進攻，不要失却機會。司馬炎看了，認爲他的主張和羊祜相同，便決心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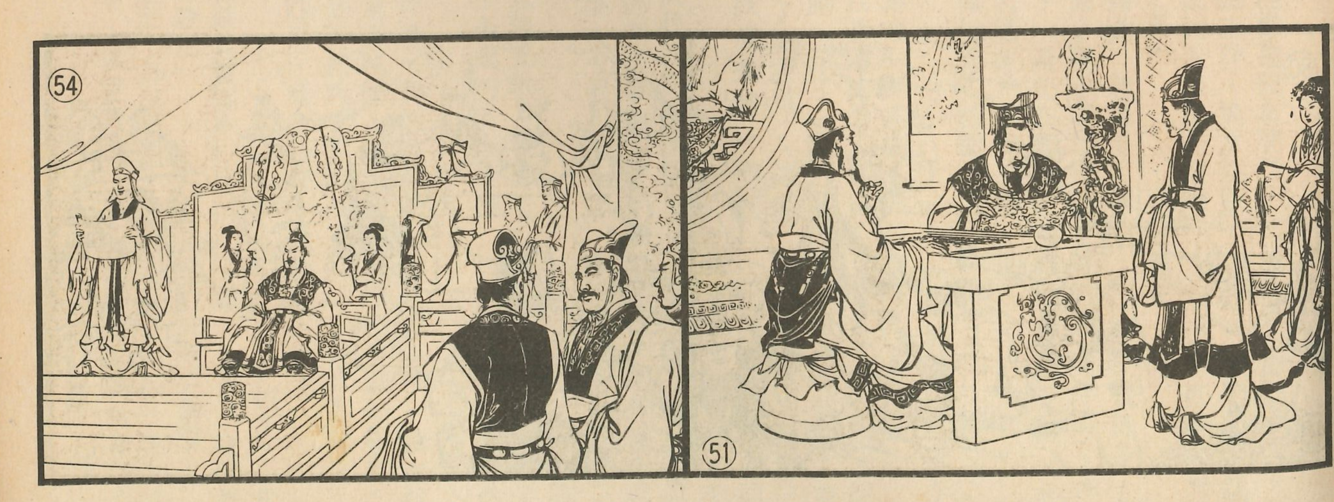
49　侍中王渾奏道：「聽說孫皓正要北犯，聲勢很大，難與爭鋒，不如再等一年，等他疲困了，方可成功。」司馬炎覺得這話也有道理，又下詔止兵不動。

52　奏章裡陳述伐吳利害，說消息已經傳出，孫皓必嚴加防守，若是等到明年，恐怕更難成功了。司馬炎剛看完，張華突然站起來，把棋枰推在一旁。




50　司馬炎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

53　張華奏道：「孫皓暴虐，民怨沸騰，如果出兵征討，可以不勞而定，不必再疑慮了。」司馬炎道：「你看得對，我還疑慮甚麼！」



51　正下到緊張處，近臣說邊境有奏章來。司馬炎拆開一看，原來是杜預寫來的。

54　當下，司馬炎升殿，命杜預爲大都督，領兵十萬出江陵；益州太守王濬率領水軍，浮江東下，會攻建業。



俠義奇情恩仇故事／江上蓮・文
可　飛・圖

# 龍爭虎鬥

不知天高地厚　直闖黑道總舵

清晨，太白酒樓還沒有開門，但厨房的人已開始工作，燒水燒飯，宰鷄殺鴨，樓面的人也在抹桌擦椅，拭窗掃地等忙着。

大熱天，睡得晚，起得早，氣溫正涼，就要起來，誰也覺得未能睡足，一邊工作，一邊仍在矇矓中，惺忪中，這個打呵欠，那個伸懶腰，還有人在彎腰槌骨，槌腿，工作得並不起勁。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馬嘶，嘶聲洪亮異常。太白酒樓的員工都給這一聲馬嘶所驚動，停了一刹那間，其中有人伸直了腰說道：「這樣洪亮的馬嘶，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是否第一次我就記不清楚，不過，甚少聽到那倒是事實，這不會是附近的馬叫聲，今早，誰上路呢？」

「管他呢，天快亮啦，快點工作吧！」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提醒大家。

各人正在工作着，突然有人拍門，老人六叔走過去開門，看到門外有個年輕人，長得甚爲清秀俊美，他背後站着一匹馬，馬身很高，却很瘦。

「請問，現在做買賣嗎？」

「客官想要什麼？」

「我想買兩罎酒，可以嗎？」

「酒？有，有，客官想要什麼酒？你說好了！」

「我要兩罎最好的老酒！」

「百日紅？女兒香？玉冰燒？還是……」

「我不管許多，只要你這裡最好的！」青年道：「不過，你不要騙我，如果不好，我是不給銀両的。」

「當然，當然！」

「那就請你老人家給我先拿一罎吧！」

老人六叔把一罎酒拿出來，他不知道這個年輕人要這罎酒有什麼用，如何拿走，所以怔怔的看着。

那年輕人接過酒，揭了蓋，給馬一嗅，馬搖頭，不看不舐，年輕人不悅道：「你怎麼搞的？我要最好的酒，你却把這種酒給我？」

「這是好酒，頂好的！」

「別說了，快給我換好的！」

老人六叔只好去換一罎，馬仍然不喝，年輕人忿然不悅了，他說：「你再不老實點，別怪我對你無禮不客氣了，我有話在先，你別迫我做出無禮的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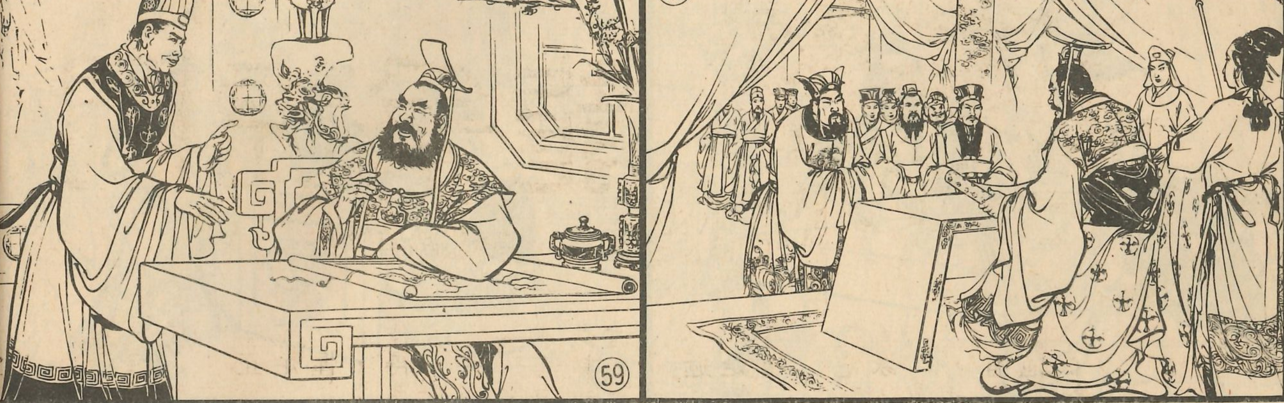
老人六叔無法，祇好把最好的拿了出來。

「多少銀子？」青年讓馬喝光了一罎酒之後，才問那老人六叔，眞是打死狗才講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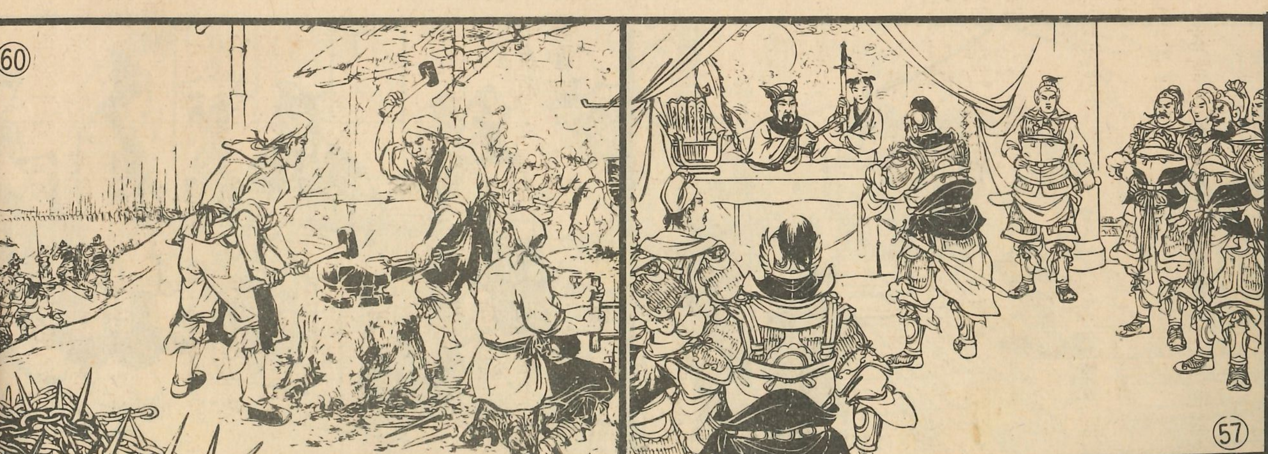
這一回，老人六叔倒是老實了許多，因爲他看到了那青年那一把



55　公元二七九年冬天，杜預接到命令，自己率領十萬大軍，分三路攻取江陵、武昌、夏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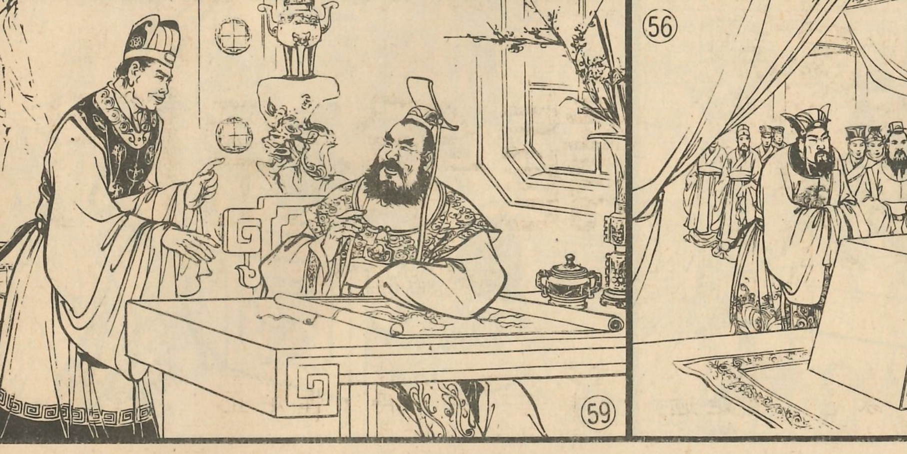


56　消息傳到東吳，孫皓大驚。這時丁奉、陸抗等大將都已病死，孫皓只得叫丞相張悌，統率大軍前去迎敵。



57　張悌派伍延爲都督，率領水軍統領陸景、驃騎將軍孫歆出兵迎敵；他自己和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駐守牛渚，隨後接應。

58　各路軍隊去訖，孫皓却擔憂晉國王濬的水兵，戰船齊備，順流而下，銳不可當，不知如何是好。



59　正在擔心，近臣岑昏奏道：「主公勿憂，江南多鐵，只要打好鐵索百餘條，橫斷江面，再打鐵錐數萬個，沉在江底。船若順風而來，遇索受阻，遇錐便破，豈能渡江？」

60　孫皓聽計大喜，當即叫人傳集無數鐵匠，日夜在江邊打起鐵索、鐵錐，運往上流，設置停當。

（待續）

劍，老人六叔別的本領沒有，看人與看劍，倒是頗有經驗，他發覺這個年輕人雖然生得俊秀，却是一臉正氣迫人，開不得玩笑的，激怒了他，後果難料，加以他看出年輕人這一柄劍鞘斑斕，不是凡品，能保有這樣的劍，又有一匹這樣的馬，都不是尋常的，爲此，他便老實得多了，不敢索取高價。

年輕人多付了一罈酒錢，帶着一罈酒上路，自己也買了一些現成可吃的東西，還打賞了老人六叔幾分銀子才走。

「眞是怪事，馬也會喝酒，還要喝好酒，眞是天下奇聞。」

「什麼天下奇聞？我就親眼見過這樣的一匹馬！」一個新來不久的店伙說。

「你見過？是什麼顏色的？是肥是瘦？是高是矮？馬的主人是怎麼樣一個人？」那老店伙六叔不服氣的反問。

新來的店伙說：「那匹馬長得很怪，高高瘦瘦的，毛長長，是深黑色，白蹄白額的，馬主人是一個年輕人，長得風度俊逸，俏極了。那一次，他在杭州，憑一根長繩，打倒了范家十幾個武師，他連劍也沒拔出，就已經把范家的人嚇得不敢追趕了。

「這已經是半年前的事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就像剛才見過的一樣，眞叫人想起來就開心了。」

這一位新來不久的店伙，說得口沫橫飛，悠然神往，可見他對於這件事實在是印象深刻得很。

那老店伙看着他，也爲之神往，喃喃自語地道：「不錯，就是他，年輕、俊逸、高瘦黑馬，就是他。」

老店伙口中的他，便是早先那個買酒的年輕人了。

那個年輕人是誰？他就是幾年來方活躍江湖道上的上官洛。他在江湖上已經出現兩年多了，却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只知道凡是有人見到他出現不久，必然有一些聲名狼藉的黑道魔頭遭殃。兩年多來，屢試不爽，別人不知道，這個太白酒樓的新店伙却是十分清楚的，他聽得老店伙六叔說剛才這個年輕人買酒餵馬，嚇得心頭狂跳，臉色大變了。

「六叔，你替我告一天假好不好，我不知怎的忽然肚痛得很厲害，只怕支持不來，怕摔壞了東西，又得罪客人！」新店伙在談論了喝酒的馬不久後，便撫肚子向老店伙六叔央求，老店伙六叔見他額角流汗，不疑有詐，便一口答允了，還介紹他吃幾種止疼藥，他說等一會兒稍好一點，便去找大夫診治，免得自己亂撞，吃錯了藥，不得了，六叔也覺有理，介紹附近的大夫給他。

這個太白樓的新店伙名字叫楊森，他是飛虎幫派到太白酒樓去作卧底的人，他不是要查太白酒樓的底細。他要調查的是經過太白酒樓的人和事，正如剛才有一匹喝酒的馬和年輕人這一類。

楊森確在杭州見過上官洛，至於上官洛大敗范家的人，他只是聽說，並非目擊。後來，因爲他被官府起疑，加以注意，便自行引退，離開杭州，來到蘇浙交界的宜興縣涌頭太白酒樓工作。

飛虎幫的總舵設在太湖的洞庭西山，飛虎幫在太湖附近一帶甚爲活躍，勢力强大，連官府中人也有他們的耳目，因此，官府的行動，經常是瞞不過飛虎幫的。

楊森知道上官洛在太湖附近出現決無好事，所以他便不能不急着回去報告，使飛虎幫早有準備，以防萬一。

楊森的輕功很好，天又未亮，他說返家，出了門便施展輕功，風馳電掣的趕到太湖湖畔的一間房子前，輕輕地叩門，先三下，後兩下，再又三下，先後扣打了八下，而且是叩了二遍，屋內才有人應門，問是什麼人。

「偉哥，是我楊森，賣米碎的。」

「米碎？這麼早！」

「不早了，陽光快要照遍太湖啦。」

「對，陽光快要照遍太湖了！」話聲一落，門開了，楊森一閃身入了屋內，對屋內之人細說始末，然後又匆匆離去，這才眞正的回家，並且跟着就去看大夫，午後才回到太白酒樓。

表面工夫做到十足，誰也不容易猜出他是飛虎幫派到太白酒樓的奸細。

飛虎幫接獲楊森的消息，立即通知各分站小心防備，但是，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五天都過去了，楊森所說的上官洛連影子也沒人見過，他是眞的到過太白酒樓？還是楊森誤傳消息？飛虎幫的人到太白酒樓去調查的結果，的確有那樣一個人一匹馬，因此，那個人是否上官洛，無法查証。

飛虎幫得到這個訊息，都認爲楊森機警，但也太大意，未能及時查個詳細，功過相抵，也不再追究了。

不過，經過……這調查之後，却認爲已經過了幾天仍未發生，可能是另有其人，並非上官洛，所以防備也鬆懈了許多了。

這一晚是下弦，沒有月色，有風，有雲，似將下雨，星星也被掩藏了，天空一片漆黑，地面同樣也是一片漆黑，別說五尺一丈以外看



不清楚，伸手也難見五指。

就是這一晚，有兩個人悄悄的來到太湖湖畔一間屋子外面，其中一個輕輕地叩門，先三下跟着兩下，再後又是三下，先後叩了二次，有人在內應門，問是什麼人，叩門的說：「偉哥，是我，唐歡，賣米碎的。」

「米碎！這麼早！」

「不早了，陽光快要照遍太湖了！」

「對，陽光快要照遍太湖了！」話聲一落，門開了，叩門人閃身進入屋內。

「有甚麼事嗎？這麼晚才來。」偉哥輕聲地問。

「那個牽着喝酒馬的人又出現了，快去通知大家小心。」

「唐歡，這可是眞的？前一次鬧了一次空的，累得大家緊張了好幾天，你別再報假，那是不得了的。」

「你眞是，難道我說的還會有假！」

「那麼你說，你怎樣見到了他？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見到……」

「別動，你到底是什麼人？爲甚麼冒充唐歡？快說，別自討苦吃！」一個中年人突然由暗處竄了出來，一劍指住唐歡的後心。

「嗯，是那一位，快把劍拿開，別開這樣的玩笑，偶一失手，不死也會受傷，痛得很呢！」唐歡十分鎮定，一點也不緊張。

「偉哥，他眞不是唐歡，我見過唐歡，我認識唐歡，他不是！」

「這是說，你是說我冒充唐歡了？」

「正是，你的膽子倒不小啊！」

「這就奇了，諒我唐歡是個什麼人，居然也會有人冒充？眞是光榮之極了！」

「少廢話，快將身份說明白！」

「我說是唐歡，你說不是，你叫我怎麼說呢？要我說謊是不是？」

「這麼說，你是眞的不肯承認了？」

「我是來向偉哥報告消息的，你躭誤了時間，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唐歡，你說上官洛又出現了，可有事實？」偉哥問道。

「當然有！」唐歡答道。

「陳華，他說有事實，讓他說！」

「這就是事實！」他伸手到胸前把外衣一撕，身子同時閃側，手中外衣已經向背後的陳華掃去，陳華一劍疾刺，只覺虎口一震，痛極而痲，劍已脫手，還未及發施暗器，腰間又是一痲，心知無法反抗，暗說一聲：「今生完蛋了！」

變生不測，起自肘腋，偉哥給這變化嚇得呆了一剎那，及至清醒過來，陳華已被制服，再也無法援手了，但他也料到陳華所言無誤，眼前這個唐歡，眞可能是個冒牌貨，心頭一寒，手中暗器已然射出，同時低喝一聲：「你到底是誰？說！」

「上官洛！」

「啊！你是上官洛！」他立即打出暗器，可是所發出的暗器，全部落了空，人也更加驚駭了。

他自料無法敵得住這個江湖上互相傳說的奇人，只好行最後一着棋了。他一轉身，突然撲向墻壁，伸手去按墻上的暗鈕，只要按動這暗鈕，整座房子就會倒塌下來，大家同歸於盡。

但是，他撲向前去，却被人抓着衣領向後一扯，把他扯得倒退了幾步，「蓬」一聲撞倒門邊，昏了一會兒。

醒過來的時候，眼前是兩個人，一個未見過的少女，看來祇有十七、八歲，很美，美極了，另一個男的是上官洛。

「你已沒有反抗的餘地了，只有死路一條，不過，你別想得太美，我不會馬上殺你，我會將你收藏在一個地方，待我從洞庭山上回來，證實你所說是眞是假之後，再決定你的生死，你先考慮一下，才回答我的問話。」

上官洛的話有極大的恫嚇意味，而且，起到很有效的作用，那偉哥說已將所知道的都說了出來，還把一張草圖找出來給了上官洛，以示忠誠。

上官洛雖然不信他眞會把所知的盡說了出來，却也知道他確實說了不少，因爲他所說的和上官洛從其他地方探到的一樣。

偉哥武功被制，人却依然可以活動的，當他把一切交代之後，已經是二更時分了。上官洛看看天色，還是和來時一樣，沒有什麼改變，當下便說道：「怎樣？現在就去吧！」

「當然現在去，遲則有變！」女的回答得非常肯定，聽她口氣，似乎比男子更有決斷力。

「他呢？怎辦？」

「他？哎呀！他已經自盡了！」女的到底細心些，一眼就看出瞄頭不對了。

「這也好，少了我一番安排！」

「但是，我倒擔心他所說的和這草圖並不可靠。」

「妳改變主意，打算不去？」

「不，正好相反，我們要馬上去，越快越好！」

「對，這兒隨時都會有人來，很容易便會發現出了問題。」

於是，兩個人匆匆走回湖畔，

找出那一艘細巧的小艇，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前面的站着，身形微後傾，似仰望天際，後者却坐着，雙槳並發，快如輪轉，艇去如飛，快得難以形容。

小艇無人把舵，却忽左忽右，忽直忽斜，轉折自如，有時候，男的輕叫停槳，有時又叫加快，女的不用回答，只用事實作答覆，浩瀚的太湖，不用多久，居然被小艇扒過了半湖，靠近了洞庭山，那是西洞庭山。

太湖有兩座洞庭山，靠東的一座叫洞庭東山，靠西的叫洞庭西山。洞庭山不在湖南的洞庭湖而在江蘇的太湖，常使人混淆不清與想不通，但却又是事實。

飛虎幫是一個極有財有勢的黑道組織，兼及水陸兩路綠林，年來發展極速，勢力大大增長，蘇浙固是他們勢力範圍，即以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及山東等省，也有他們的分舵，幫徒甚衆，他們的組織甚嚴密，手段殘忍，擁有許多知名高手，所以許多小黨小派的都對他們畏怯七分，不敢與他們對抗，處處聽命於他們，官府根本就與他們有勾結，俠義道的人、門戶之見甚深，各自爲政，獨善其身，不事團結，以致不少人被飛虎幫所害，亦無法報仇，因爲各門各派之任何一個門派，都不易對付財勢雄大的飛虎幫。因此，亦只有在飛虎幫的壓力下退縮，以致被吞食，被消滅。

兩年多前，飛虎幫在湖南衡陽做案，派出三名高手，潛入穆家謀殺穆志豪全家，嫁禍湘西大俠柳子元，使俠義道人自相殘殺，飛虎幫則坐收漁人之利，不料事洩，這三個飛虎幫的高手都命喪穆家，死了三個人對飛虎幫影响不大，但是，被揭穿了陰謀嫁禍，使俠義道中人有所防範，這一條毒計此後也難再用了。

飛虎幫的消息也是靈通，事敗之後不到旬日，他們已經查出這件事，是壞在一個名叫上官洛的年輕人手中，是由他先通知穆家、柳家，並安排殺死飛虎幫三個人的，但飛虎幫所知也僅限於此，再無法深入了解上官洛的底細了，比如上官洛的師門，出身也都無法查出來。

此後，兩年多來，飛虎幫的高手死在上官洛的劍中，少說也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了分舵的舵主與副總舵主范大鵬。

據曾看見過上官洛的人說出面貌，各人所見都盡相同，可見他的爲人十分大膽，絕不倚靠喬裝打扮，但雖然如此，飛虎幫的人還是無法找到他，無法知道他屬於何門何派與師承何人。

幾個月前范大鵬經過杭州，返老家一行，原是極爲秘密，不知何故，竟爲上官洛所知，把他截殺了，還把他的屍體懸在范家門前一株古樹上，懸屍距離地面，少說也有五丈，掛在光禿禿的一枝斜伸的樹枝上。另外一個脚板朝天，頭頂向地的屍體，雙手展開一幅白布，上寫十七個大字，寫的是：「我是飛虎幫劉總舵主，罪有應得，死有餘辜！」白布隨風晃動，但不掩字體，各人都可以見到，知道死者的身份。

這件事被發現於早晨，范家的人鬧了半天才把屍體解了下來，范家在杭州有極大勢力，豢養了許多打手，因此，圍觀湊熱鬧的人不少挨了棒，遭了打。但是，當他們打到一位年輕人的時候，年輕人以一段長繩子把他們一個又一個的勒死當場，范家的十三個武師，死了七個，重傷三個，無一倖免，後來，據說重傷的三個也都死了，這一仗，范家聲名掃地，慘極了。

這是幾個月前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楊森聽到的就是這一件事。但他不在現場，沒有親眼看到。

在這件事之前，飛虎幫在江西景德鎮的三個分舵，一夜之間全給挑了，總共死了二十多人，雖然無人知道是什麼人所爲，但包括飛虎幫在內，大家都入了上官洛的賬了，認爲是上官洛所爲，因爲祇有他才有此膽量，有此能力在一夜之間連挑飛虎幫的三處分舵，但也有奇怪的地方，在景德鎮事發的翌日，遠離景德鎮的河南南陽也發生了事情，有人親眼見到一個青年人以酒飲馬，力挫飛虎幫五大高手，殺其三，傷其二，再殺了黑道著名悍匪血掌朱大，然後，騎馬而去。

南陽與景德鎮相去甚遠，不同省，中間還隔了湖北省，照道理在一夜之間是不可能跑得這段距離的，但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有此膽量，敢於向飛虎幫挑起戰端，這是一個尚未爲人拆穿的謎。

但是，這都是往事了，這些往事觸起了飛虎幫對上官洛的仇恨，也增强了對上官洛的防備，因此，這一晚上官洛棄艇登山，雖然比早幾晚的防守已鬆懈了許多，還是滿佈哨崗的，上官洛練就一雙夜眼，在此黑夜中，能看出十丈左右的大致景物，所以他們一路走來盡量避過，還算是走得很是順利，及至跑離阿偉口中說的總舵五十丈左右，上官洛伏了下來，他解開圍在腰上的布包，取出三枚五寸多長，一寸多寬，半寸厚的東西塞到女的手中道：「這是三枚轟雷，妳記住，碰上敵人太多，或被困於室內，妳只消將這突出東西向外一扯，再按回去，一兩次吸氣時光，它就會爆炸了，威力極大，可以碎毀墻，非必要時勿輕用，製造不易，妳帶着防



身吧！」

「你呢，你不要？」

「我還有，我這次帶了六枚出來，祇用了一枚，還有五枚，除給了妳三枚，還有二枚。」

「眞的，你不會騙我？」

「我幾時騙過妳的？」

「沒有？你騙得我還少？」

「那是鬧着玩的，怎能作數。」

「這一次不是鬧着玩了？」

「鬧着玩？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妳嫌命長？快藏起來，到時記着把突出處扯出來再按下去，馬上擲出，還要伏下躲避！」

「行啦，行啦，囉嗦……」她把三枚轟天雷藏了起來，然後跟他一起走。

他們由側面上房，忽然都停住了，一齊望向一個地方。

「哥哥，他們怎麼了，還沒睡？」

「不知道，我們去看看！」上官洛說：「小心，別弄出聲响，他們都是高手。」

「你又沒見到是誰？怎知準是高手？」

「這麼晚還在商量大事，沒睡，當然是高手。」

「我說他們正在賭錢。」

他沒有回答，先掠出去，眞是又快又穩，衣角微揚，落足無聲，女的亦步亦趨，一點也不遜色，姿勢還顯得更美妙呢！

距離對方祇有十丈左右，上官洛不敢迫近，怕打草驚蛇，驚動了對方，兩人就伏在簷槽外望，女的說：「五個，哥哥，你認得他們？」

「不認得！妳呢！」

「我只認得靠燈的那一個，右臉朝向我們的那一個。」

「他是誰？」

「我在江西見過他，他叫張杰。」

「嗯，原來是他，他來幹什麼？這可奇了。」

「你知道他？他是幹……」

「噓！噤聲，有人來了！」語聲剛落，便看到一道人影在幾尺以外閃過，屋內的人立即起立，恭謹地說：「總舵主來了！」

「不，總舵主另外有事，叫我來和大家見面，你們商量得怎樣了？」

「我們商量過了，只要總舵主有命，立即就出動，先把范家寨拔掉，再去青石坳……」

「慢着！我是問你怎樣對付上官洛，他屢次在這太湖附近出現，必有所圖，你們知道他在那裡？」

「我們已經派人去追查了。」

「結果呢？」

「都查不到，我們以爲他未必在這裡。」

「你們以爲他不敢到這裡來是不是？哼！早間還有人看到他，說不定這一、兩天他就要動手了。」

女的輕輕捏一下上官洛的手臂，朝他笑笑，正在此時，一個人自屋內出來，走出門外，站在空地小解，雖然這一晚無星無月，女的還是知道他在幹什麼，頓時感到臉熱，急急把臉別向一邊，恨恨地道：

「哥哥，我給他一個轟天雷好不好？」

「好！不過，不用急，先聽他們說什麼，聽夠了再動手也不遲。」

「何必呢，轟天雷一响，他們定然死光了，他們的計劃也無法實現了！」

「對！還是妳細心，妳試試手勢也好。」

「好，我要把他們炸得粉身……」

「住手，他們都逃出來了。」上官洛立即把她的手按住，不讓她把突出點扯起，她向有火光的房中望去，果然各人都出了房外，分向四方散開，上官洛對女的說道：「阿鳳，妳等我一會，我去去就來。」

「快點呀！遲了我不等你的！」

「一定快，我去了！」上官洛一躍而起，在阿鳳身邊消失了，阿鳳並沒有守在那裡呆等，她在上官洛離去之後，也飄然離開，她不是追隨上官洛，她是向相反的地方去了，原來她是留意張杰的去向，追着他，查看他們爲什麼忽然都散去。

上官洛閃入早先張杰他們在一起商量大計的地方，運用他的夜明眼搜索對自己有用的物品，剛拾起一封信和一包暗器，已聽到有脚步聲，他不便硬衝出去，只好向後一縮，躲到一個木櫃的後面。

飛虎幫的人陸繼回來了，只聽一個說：「副總舵主，你認爲這是上官洛幹的嗎？」

「張杰，你如何看法？」

張杰沉思片刻，道：「不是我自滿，以目前形勢來說，少林、武當、太極、峨嵋、青城、龍門、形意等等，雖然都是大門派，有不少人，特別是少林武當太極三派人數最多，但是，他們怕事，不願招惹是非，除了他們三派之外，其他門派更不敢招惹我們，那麼，剩下來的祇是這個不怕死、不知來歷的上官洛了，除了他，還能有什麼人？」

「對！張杰說得對，而且，退一步說，上官洛殺害了我們這許多人，就是冤枉了他，也不爲太過！」

「你們說得都對，只是，抓他不住，知道是他也沒用，你們天亮之後，馬上派人去查，祇要找到了他的父母兄弟，就不怕他不聽我們的話。」

「對，我們去把他的爹娘找回來，不怕他不聽話。」

「副總舵主，你查的船已經查過了，多了一艘小艇，由湖畔商店划過來的。」

「這就是說，上官洛已經來到這裡了，看樣子他正在伺機動手呢，今晚我們是難得安枕了。」

「副總舵主，依你看我們是應該怎麼辦？」

「馬上通知哨崗，不許任何人通過，更不准任何人駕船離開，將所有的船集中在一起，多派人手看守，這樣，就不怕他飛上天去！」

「副總舵主，我看……喲……」這個人話未說完，已經倒地不起，死在當場了。

「大家小心，他已隱伏在附近了。」張杰查看死者傷處，心胸中了一枚暗器，是由正面打中的，肯定兇手在門口這一邊，及至取出暗器看，張杰啞口無言。

「張杰，什麼事？」副總舵主問。

「這暗器，」張杰把自死者身上取出的暗器拿出來，放到桌上，各人注目之下，目光都射向韓達身上，韓達當堂冷汗暗流，本能地伸手一摸鏢袋，不禁脫口驚叫：「哎喲，我的鏢！」

韓達鏢袋不見了，是怎麼不見的？韓達自己也不知道，一時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會，他記起來了，他是在屋內丟失的，雖然沒有人表示反對，都可以看出，有人並不相信。

韓達平時與死者有心病，相互之間也不來往，不說話，更不會幫助，在兩日前，韓達與死者還發生過猛烈的爭吵甚至動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和死者這次意外死亡有否牽連？大家都在想着這個問題，但却沒有人敢於肯定。

各人的目光使得韓達又驚又恨，不自覺的露出憤然之色，似自語又似向人說道：「我的鏢丟了，他死在我的鏢下，關我什麼事？」

張杰忽然說：「我記起來了，剛才韓達出過外邊一次，曾把鏢袋放在桌上，回來之後就發生湖畔暗哨被害的事，我們都出去了，韓達也是，回來之後，馬上就發生了這件事，大家再想想，這其中可有可疑之處？」

「這麼說，暗算的似乎另有其人，他趁我們外出，先偷了韓達的鏢，再用來傷人，嫁禍韓達。」

「我也這麼想，大家認為有此可能嗎？」張杰說道。

「如此看來，害死阿偉的，和殺死陳華的，可能同是一個人，而這個人……」

「是上官洛！」

「對！是上官洛！」副總舵主肯定地說：「他故意弄得事情複雜，叫我們陷入迷惘中，各位，照剛才的情形看，我以為……搜，馬上展開搜查！」

「搜查？怎麼搜法？」

「他一定未離開洞庭山，只要封鎖通道，他就插翅也難飛了。」副總舵主說完話，馬上通知全山的人留意陌生人的行動，並且，馬上展開搜查。

這時，上官洛可眞急壞了，他屏住氣息，握緊暗器，假如敵人迫近，他就被迫要出手了，因此，他的心情是非常緊張的。

張杰已經走近上官洛藏身之處，但他並沒有立即找到上官洛，上官洛仍然屏息靜氣站着。

突然，一聲慘叫響自外邊，這一聲慘叫，把屋內的飛虎幫人都引出去了。

上官洛長長的透了一口氣，走出來，再次搜索，自然又是找到一些東西，但是，他發現聲響時，敵人已經出現在門口，他無法躲了。

「你大概就是上官洛吧？嗯！」來人瞪着上官洛道。

「韓達，你想怎麼樣？」上官洛一口道破對方身份，把對方嚇了一跳，但為時極短，他很快就明白了，笑說：「上官洛，你很聰明，可是我們也不笨，不會上你的當！」

「可是，你不夠聰明，別人都逃生出去了，你却回來送死！」

韓達心頭一凜，情不自禁的抓住武器，還回頭看了一下門口。

「韓達你還有什麼心事未了的？快說出來，再遲，就說不出了。」

「你倒狂得可以，上官洛，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麼能耐，敢跟我們飛虎幫作對！」

「那你就看着吧！」上官洛一閃身，便向韓左側疾撲而去，他不向正面攻擊，却繞攻左側，頗出韓達意料之外。

他本能地向右退開，同時迎擊，但是，上官洛沒有向他進攻，只是繞過他的身邊，溜到他背後去，他背後就是門口，韓達明白了，上官洛是要逃出這間屋子。

韓達如此一想，又是慚愧又是焦急，一招未曾用實便變迎為送，化被動為主動，啣尾追擊，疾刺上官洛。

但是，韓達上當了，他一招用盡，陡然失了敵踪，也不知上官洛用的是什麼身法，如此之快，才一眨眼便不見了，反之，一股冷銳的勁風射在自己的「風府穴」。

這是人身大穴之一，稍有受損，性命難保，既然受制於人，只好乖乖的放下武器，回答對方的問話。

上官洛道：「你們飛虎幫的總舵主是誰？總舵設在那裡？」



韓達道：「總舵就是這裡，總舵主是誰，我未見過，眞不知道，剛才你也看到了，連副總舵主也長期罩上面紗，總舵主更不輕易示人眞面目。」

「你是什麼職位？」

「香主！」

「你們一共有多少個香主？」

「不知道，我想，除了總舵主和副總舵主之外，再無人會知道。」

「你們的宗旨是什麼，總知道吧？」

「獨霸天下，獨霸武林。」

「你的香堂設在那裡，你們之間憑什麼記號，可以知道是自己人？」

「這個……」

「韓達！韓達！」

遠遠的叫聲打斷了韓達的話題，他想回答，却給人家喝住，料難擺脫，身形向前傾斜，似要衝前，實則向後反躍，頭一昂，向後一挺，身子才躍起，又掉了下來，原來他的「風府穴」已經被毀了，人也隨之死去，大解脫，可免被迫供之苦了。

上官洛挾起韓達走出屋外，來到簷溝處，却不見了妹妹，不由得大急了，他雖然深知妹妹的機智膽識比他尤勝，到底由於年輕，缺乏經驗，判斷力較弱，且亦較為衝動，假如她隨意亂撞，有可能碰上危險，可是妹妹去了那裡？他無法知道，亦不能叫喚，唯一辦法，只有守株待兔一法，靜待她自己回來。

過了一會，上官鳳果然回來了，上官洛抱怨地說：「妳去了那裡去？快走吧！他們就要發現我們了！」

上官鳳道：「哥哥，你回去，我在這裡替你做內應！」

「什麼？妳不走？」

「我不走了！」

「為什麼？」

「我發現一個大秘密，也是一個極大的陰謀，你快去快來，最好在十天之內能趕回來。」

「是什麼秘密？」

「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看到許多人在一個地方幹着什麼，至於是在幹着什麼，我還沒有弄清楚。」

「既然妳不清楚，怎知準是秘密？」

「他們都在地道下面幹的，當然不會是普通事情了，你說是不是？」

「這麼說，妳是眞不走了？」

「我眞不走了！你快來呀！若果等不及你來，又非阻止他們行動不可，我會單獨跟他們幹一幹的，我不能讓他們亂來的！」

「好吧！我走了，妳自己小心！」

「好，幾天後再見！」上官洛一躍而起，閃身上了屋頂，恰巧遇到一個飛虎幫的人，他又沉聲喝問道：「誰？」

「你看什麼的？連我韓爺也認不出來？」

「韓香主，我眞該……哎！」話聲未完，一聲慘叫先傳了出來了。

上官洛殺了對方，向前再走，但因為死者的慘叫驚動了其他人，於是，一呼百應，大叫兜截兇手。

因此，上官洛立即便被發現，被困在包圍圈中，而且，這個包圍圈正在縮小，不過這情形對上官鳳有利。

因為飛虎幫只知道有上官洛，不知有上官鳳，而上官洛神出鬼沒，獨來獨往，却是他們所熟悉的。

因此，他們發現了他，便以為是進犯洞庭西山的全部敵人了。他們祇顧得圍捕上官洛，根本不會想到除他之外還有別的敵人，所以免了搜查這一重手續，這自是對上官鳳有利的了。

上官洛似乎有心助妹妹一臂之力，他並不急於逃走，故意在敵人面前，露出眞面目來，張杰距離他最近了，喝問他道：「你是上官洛？」

「是又怎麼樣，張杰！」

張杰一怔，奇怪他怎麼會認識自己，但心念電轉之下，立即就想到了，厲聲再問道：「剛才殺死馬元，嫁禍韓達的可是你？」

「不是我，難道是你嗎？」

「你倒坦白，可惜韓達不在這裡，否則，他會剝你的皮！」

「哼！你吹什麼牛？韓達早已死了！」

張杰心頭一凜，吃驚地問道：「你又殺了韓達？」

「有什麼出奇？我還要殺你呢，好呀，沒臉見人的傢伙也來了，有種的你就自己除下黑布，不要怕人看到，你敢不敢？」上官洛目注張杰後面，朗朗而言，張杰以為是副總舵主來了，本能的回頭望去，却因天黑，什麼也看不到，正自一愕，怎知就在那一刹那間，二聲慘叫幾乎同在一時間發出，三處叫聲方位不同，上官洛又同時失踪，他是從那一方逃走了呢？張杰無法得知，查問得清楚，已經過了不少時間，要再追上上官洛，只怕是不易的事了。

上官洛並沒有向山下跑，更出乎對方意外向山上斜斜的衝上去，他的目的何在，無人猜測得出，但山上有很多很多秘密的地方，是不容外人去的，所以上官洛向山上去，更引起飛虎幫的人緊張。

上官洛的嘯聲起自半山之上，拖着一條長長的尾聲，直向山上升

起，嘯聲一歇，慘叫隨來，可以肯定上官洛已經碰上了人，開殺戒了，飛虎幫的人都湧到山上去了。

但是，各人感到奇怪，何以不見副總舵主現身？他去了那兒？沒有人知道。

他去了那兒呢？他在山下。他肯定上官洛會到山下找船逃出去，因此，他分派幾個得力人手守着船艇，不讓他離開，只要不讓他離開洞庭西山，就不怕他逃上天去，遲早總會抓住他的。

上官洛悄然的來到了山下，天黑，人看不見，風大，人也聽不出聲音。但是，守在山下的，除了人之外，還有狗，狗的目光與聽覺都比人銳利，除了耳目之外，狗還會利用嗅覺。因此，上官洛瞞得了人，却瞞不了狗，他到得山下時，一陣狗吠聲便瘋狂地叫起來，而且朝一個方向，使上官洛無法藏身。

「上官洛，你怎麼現在才來？我們已等你多時了！」一個陰沉的聲音帶着勝利的嘲笑傳到上官洛的耳中，他暗吃了一驚。

他知道狗吠已暴露了他的身份，即使他不出聲，人家還是知道他在那兒，但他還是不出聲，轉過方向，飄然遠去。

他走得太快了，連狗也追不上他，很快又失去了他的踪影，狗吠也停止了。

不過，飛虎幫的副總舵主料得不錯，飛得最高的紙鳶總不能永遠飛翔在天空，擲得最高的石塊總會掉了下來，躲得再秘密的上官洛，一樣要逃到山下找船逃走的，只要守得住船艇，就不怕上官洛不出現在眼前，所以，他對於上官洛逃走，一點也不緊張。

大約過有頓飯時光，狗吠聲又起了，但十分奇怪，這一次，狂烈的狗吠聲只叫了一會兒便都靜了下來，副總舵主向身邊的彭蛟問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快派人看個明白。」

「是，副總舵主，我自己去看看！」彭蛟親自去查看狗隻何以忽然不發聲，他很快就看到了，那些狗隻都在吃東西，顧不了去吠上官洛了。

「副總舵主，上官洛那小子，不知從那裡偷來許多猪骨、鷄骨、飯團……」

「好狡猾的小子，彭蛟，我們快找他！」副總舵主不待彭蛟把話說完，急忙注意湖邊。

上官洛好不容易才避過一羣餓狗的追截，來到了湖邊，一看之下，不由暗叫了一聲「苦」也！

上官洛何以叫苦呢？原來泊在湖邊的船艇，此時都離岸邊數十丈，停在湖中，若果不駛回來，岸上的人休想上船，上官洛見此情形，如何不急，他知道時間無多，無暇逗留，馬上回頭走，却遇上了副總舵主，兩人對面一站，都感覺得對方的氣勢都不弱，殺氣迫人，自然誰也不敢輕敵。雙方注視着，緩步走着，左轉右轉，伺隙尋縫，找尋進攻的機會，可是雙方都守得甚穩，誰也不易找到對方破綻而向對方攻擊。

雙方都在僵持中，但這樣僵持對上官洛十分不利，不管對方有人來援，或躭到天亮，都只對上官洛不利，因此，他感到焦急，但對方是强敵，不容他有僥倖的希望。他想着脫身方法，突然刮來一陣疾風，帶來了一大股沙塵。於是，他靈機一觸，足尖暗運勁道，微向下一沉，然後一挑，一大片沙泥猛然向對方激射，對方不由得側臉閃避，再注視時，上官洛不知在何方。

大約過了盞茶時光，有個人在湖邊的一隅放下一隻小艇，艇小而長，極其細巧，那人把艇放到水中，向前一推，然後飛身躍登艇上，身形一沉，左足向前一推，身子仍後微仰，小艇去得更快，轉眼便遠去數十丈，給湖中小船小艇上的人發現了，有人叫了起來，便有人去追截，但是，他們雖然會武功，却如何能與上官洛相比？給他打得艇碎船裂，根本無法截攔得住。

副總舵主與彭蛟站在湖邊，徒呼奈何，正在惱恨之際，湖心外邊突然响起了一聲勁嘯，十分霸道，震得各人耳朵發疼。

上官洛吃了一驚，暗道：「這是什麼人？怎麼功力如此深厚霸道？該不是飛虎幫的人吧！」

彭蛟與副總舵主兩人聽得甚爲興奮，不約而同的說：「好了，總舵主回來了！」

副總舵主更用眞氣叫出道：「總舵主，請留意上官洛小子，別給他逃了。」

「什麼？上官洛來過了？」

「來過了，剛逃，大約還在湖中！」

「好呀！我去找他！」

「他駕着一隻小艇，一個人！」

「我試找找看！」總舵主說：「相信是會找得到他的。」

夜風大，湖面闊，一陣陣浪頭湧起老高，一陣陣的浪花被刮成雨點，潑向小船，上官洛此時已經知道對方是總舵主，對他更有戒心，不擬和他碰頭了。他用足尖一點艇舷，斜向外避，走得更快。

可是，世事偏就如此湊巧，要找人並不易找到，要避人又偏偏遇上了總舵主，方向一改，就正好碰上了。

當雙方距離二十丈外的時候，已可聽到水聲有異了，總舵主發聲斷喝道：「誰？給我停下來。」



「就憑你一句話？」

「嗯！這麼說，你是上官洛？」

「至少，我不是飛虎幫的人，不受你控制的！」

「好膽量，只可惜你身處太湖，仍在我控制之中。」

「那又怎辦，太湖屬蘇州，我只是置身蘇州，你奈何我不得。」

「答得好，說得好，可惜你的氣概仍然不夠，假如你說，太湖屬於中國，不更好嗎？」

「不錯，這會更好，但我的目光在蘇州，已經比你祇限於太湖勝得多了！」

「哈哈，眞有意思，我過去祇知道你武功高强，想不到你更會說話，我很賞識你，我們飛虎幫也很需要你這種人材，你參加我們飛虎幫的話，可以做我們的副總舵主！」

「將來會不會當，我不敢說，目前我就無此興趣！」

「那是說，你仍然是要與我作對？」

「你可以這麼說！」

「你不承認？」

「事實上是你跟我作對，你們飛虎幫人四出橫行霸道，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我是看不過眼，才和你們作對，假如你們飛虎幫安份守己，我怎會出手管此閒事？」

「不錯，說得有理，只可惜你人單勢孤，難如心願，上官洛，我再問你一句，你願不願意參加我們飛虎幫？」

「我沒有興趣。」

「你不需要考慮？」

「我不打算考慮。」

「那麼在你願意考慮的時候才告訴我吧！現在，你得留在這裡，把艇划回去吧！」

「你以爲我會聽你的話？」

「我不信你會笨到要我出手才聽話？」

「不！我正是要你出手！」

「哦，你以爲你可以過得了我這一關嗎？」總舵主冷靜的道：「那麼，你就接我幾招試試看。」

招隨聲發，陡然一掌劈出，這時雙方距離有好幾丈遠，各自站在自己的艇中。

上官洛只覺得一陣勁風壓了過來，强勁無比，急忙運掌相抵，却被震得向後退，總舵主讚了一句「好功力。」第二掌、第三掌又到了，而且，一招比一招勁道雄猛，上官洛心中駭然，艇也因雙足使勁而震裂了，湖水開始湧入艇中，脚面也浸濕了。

總舵主那幾掌之力雄勁猛烈無比，是上官洛出道以來未遇到過的，他一連接了三掌，安然並未跌倒，也大出總舵主之意外，他掌力一招比一招强，滿以爲三招發出以後，上官洛就必然會倒在艇上，怎料他竟然支持得住，所以三掌一過，他就衷心的說道：「你能接下我三掌，難怪你能殺死范大鵬……不過，范大鵬是你殺的，他的位置至今懸空，你若不塡補這空位，就要賠償他的性命，你好好考慮之後，再回答我吧！」

「你要我聽你的話，最少還得拿出點眞功夫來，僅憑剛才那三掌，還不夠呢？」

「好倔强的小伙子，這對你是沒有好處。」

「對你更沒有好處，是不是？」

總舵主沉着臉，似乎在思索上官洛這句話的涵意，稍過了一刻才說道：「你太年輕了，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練得一點功夫，就以爲無敵天下，不可一世了，如不給點厲害你看看，諒你是不會心服的，看招！」雙掌一錯，以陰陽掌發招，並非攻擊上官洛，是攻擊他脚下的小艇。

他正一愕間，「蓬」一聲，全艇大震，碎成幾截，上官洛飛身一躍數丈，飄然落在另一隻小艇之上，艇上的人揮刀迎擊，給他一閃一繞到他們背後，老鷹抓鷄般抓起來，擲了出去，抛在另一隻小艇上，但他用勁甚巧，對方雖然跌倒在艇上，但却沒有受傷，實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上官洛佔奪了一隻小艇，站穩之後，道：「你還是奈何不了我，你也休想恫嚇得了我！」

「你等着瞧吧！如果讓你逃出太湖，我這個總舵主還做得下去嗎？」他一揮手道：「所有艇船都遠遠離開，馬上開動。」

「是！」四面八方的人回答，並立即把小船艇移開，四周的船艇離開之後，更顯得湖面寬闊了。

上官洛一見大小船艇遠避，心中就暗叫不好了，但他仍然支持着，並不逃避，更不哀求，那氣概，倒是豪邁得很。

雙方再次面對面了，總舵主目注對方，無法嚇退對方，只好再一次動手，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了。他雙掌攻人，迫使上官洛躍離小艇，然後再以手震開小艇，上官洛不虞有此，失驚之下，已不及轉身，被迫踏足落水，借力斜竄，再回到小艇上面。

「哼，你以爲這樣就可以迫我落水嗎？眞是笑話，你也應該接我一招了。」他拔劍在手要以武器進攻，因爲雙方隔得遠，劍亦無用武之地，所以他不能不飛身撲擊，離開自己的艇，疾向總舵主撲攻，森冷劍氣，凌厲劍風，實在非同小可，饒是總舵主身懷絕技，也不敢輕敵，於是也抽出三稜鞭，使了一招

雪花蓋頂，硬把上官洛的攻勢擋了回去，劍鞭相交，「噹」然聲響，上官洛受到反震之力，再借力飛升，躍高丈外，雙足一挺，再下撲，勁道更足，總舵主也爲之心頭一凜，幾乎失聲稱讚。

上官洛終再次下撲，洒開劍花，彷如千萬點雪片，一齊洒向總舵主的身上。

總舵主挽起三稜鞭，再施展「雪花蓋頂」這一招，迎擊來劍，劍鞭又再次相交，這一次把上官洛震得在空中翻着觔斗，飛高了近丈，仍然是身軀懸空，伺機俯撲敵人。

不過，身軀懸空，消耗精力甚大，難以持久，若不及早落地，等到氣不繼，不待敵人攻擊，自己也會支持不住，掉了下來了。

上官洛自己也知道這個危機，所以一連幾個俯擊，一點也不放鬆，祇可惜碰上的敵人實在太强，無法得手，要是換上稍弱一點的對手，不用眞正擊傷，僅是那氣勢也已經足以嚇退對手了。

上官洛再次下撲了，總舵主突然把船移開了幾尺，不予迎擊，讓上官洛撲空，他這一着眞夠狠毒，上官洛撲空就要掉到湖中去，在他距離水面還有三四尺高，陡然把腰一扭，硬將方向扭轉，再斜斜而下，劍尖挺出，堪堪沾到總舵主的船艇，借力一按，彈劍再起，飄然落到船尾，總舵主全力發招，上官洛向左急避，飄然遠去，落在自己的小艇上，長長透了一口氣，暗叫一聲僥倖。

但是，他高興得太快了，他足剛站穩，小艇猛的大震，竟然翻了，艇底朝天，還算上官洛機警，急忙拔身而起，落足艇底，但饒是如此，亦已嚇出一身冷汗，心頭猛跳，他注視倒翻的小艇，心中湧起了無限疑雲。

「怎麼樣？你服是不服？」

「你眞問得天眞，我爲什麼要服？我又未敗，你也未勝，你問這句話，不嫌太早嗎？」

「我是顧全你顏面，不叫你當場出醜，你却以爲自己眞未落敗？上官洛，你也太狂傲了，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就讓你見識見識飛虎幫的厲害！上官洛，如果你站得穩，接我三招，我就讓你離去。」

「你吹什麼大氣，發招好了！」

「好呀，你接着了。」左手作弧形打出，掌勢將盡時，沉掌一按一翻，十分古怪。

上官洛正覺得好笑，不知他弄的什麼鬼，他左掌飛快又打出，上官洛這時已發覺有勁風侵襲了，立即使出千斤墜，兩足一沉，力墜千斤，不料對方掌力深厚而古怪，忽似左來又似右來，又像旋風，使他把持難定，這一刹間，總舵主雙掌突發，上官洛再也無法支持，被震離小艇，「砰」一聲掉到水中了。

上官洛的水功也不壞，但却無法比得上太湖水寇飛虎幫的人水功精湛，在水中打了一會，終於被擒了。

「上官洛，你還有什麼話可說？你好好的考慮吧！到考慮清楚，願意參加我們飛虎幫時，再告訴我好了，現在，你可以不必急於決定。」

總舵主走了，由副總舵主把上官洛押走，原來副總舵主與彭蛟都已經來了。

「這傢伙眞幸運，一下子就給總舵主看上，要讓他當副總舵主，眞不知幾生修到。」

「幾生修到？哼，人家還不願意呢！」副總舵主妒忌地道：「他以爲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看不起我們飛虎幫，我恨不得打這小子幾記耳光，消消我這口烏氣。」

「我也是，我看不慣他這種態度。」

「祇有總舵主才有這種度量。」

「大人有大量，總舵主是大人，我不是，我祇是想打他媽的耳光，還要打屁股呢。」彭蛟恨恨地說，但却不敢眞的動手。

上官洛被副總舵主與彭蛟兩人押著走，全身功力被封，無法運勁，別說反抗無力，連走路也覺吃力，但他忍受着，咬着牙，拚命向上走，儘管走得頭昏眼花，兩腿瘦軟，依然支持着，不出聲求饒，副總舵主自然知道他的艱苦，祇是存心報復，故意叫他吃苦頭，所以絕不憐惜，不過，在內心上却對他充滿欽佩，欽佩他這份倔强。

上官洛被囚在一間秘密石室的消息只有幾個人知道，但却被上官鳳知道了，她見哥哥下山之後，狗吠聲大作，又碰上了總舵主回來，芳心就有了戒備，替她大哥擔心了，沒料到眞成了事實，她心急是可以想象的。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這一天是第三天了，上官鳳探得消息，總舵主要親自審問上官洛，她眞想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可惜沒有辦法辦到，結果，她祇好僞裝，預先伏匿在石室附近，初更過後未久，上官鳳看到三個人進了石室，她緊緊記着、等着，大約過了有半個時辰左右，才見那三個人走出石室，其中一個說：「不要待薄他，等我回來再說。」

「是，總舵主什麼時候回來？」

「後天！」

他們邊談邊走，漸漸的遠去了。

上官洛被囚石室已經有數天了，飲食一切無缺，就是無法恢復功力，他又急又恨，却無法可施，心情之壞無以復加，想着未來的日子，不覺　起自殺的念頭。



突然，石室的門又開了，他驚覺地問：「你們又來幹什麼，閉上你的臭嘴，我不會投降的！」

「大哥，是我，阿鳳！」上官鳳低聲道。

「阿鳳，妳是怎麼進來？妳不是……」

「大哥，你放心，我是自己進來的！你怎麼啦？」

「我，我被他們封了穴道，無法使出氣力！」

「我來試試替你解開穴道，你先說說，你有什麼感覺？」

上官洛說了，她便試行替上官洛解穴，玉指到處，居然靈驗，一下子就把她大哥的穴道都解開了。

上官洛高興得跳了起來，就要衝出去找敵人報仇。

「大哥，敵衆我寡，只可智取，不可力敵，你千萬不可魯莽，若再失手，只怕沒有這麼好待遇了！」

「妳想怎麼樣？」

「我們正好將計就計，後天他又會來審問你了，你可以佯裝未恢復功力，這樣，讓他們安心，然後出其不意的予以襲擊，我再在旁協助，只要收拾了總舵主，就能令他們瓦解了！」

「好吧，我依妳的就是！」

「給你留下兩個轟天雷，你可以把它收藏好，必要時借故取出，就可以用來對付他們了！」

上官鳳悄然退了出去，上官洛把轟天雷藏了起來，然後練了一趟功，只覺得功力比平常似乎增强了許多，大爲奇怪，後來靜下來調息內力，才發覺任督二脈全都給妹妹打通了，他不但感謝妹妹，也奇怪妹妹怎會有這樣深厚的功力。

過去，他一直看不起妹妹，也不放心妹妹單獨行動，所以對於妹妹的話，總是不大留心去聽的，想不到妹妹竟然有此功力，居然能夠打通自己的任督二脈，這就實在太出他意料了。

他想，妹妹怎麼會有這些功力？他怎也想不明白，決定見面時，問個清楚。

上官洛靜靜的在石室內渡過一宵，由於功力已復，復仇有望，心境澄明，和前幾日不同，所以能達到忘我境界，不經不覺已經天快亮了，他站了起來，吐出一掌，掌風撞到石壁，石壁碎裂，片片下墜，這個結果，使上官洛自己也吃了一驚，呆了一刹那。

他打了一掌之後，再不敢再發第二掌，退了幾步，背貼另一邊牆，相距另一邊墻大約有七丈之外，再發一掌，掌風撞到壁上，突現出一道暗門，原來他的掌力震動了暗門，而這暗門是建在飛虎幫之前，連飛虎幫的人也並不知情，上官洛走進去，看到裡面有一柄古色斑爛的長劍，斜斜掛在壁上，他取下來一看，一股冷氣直冲面頰，冷得他打了一個寒噤，這是他意想不到的，但他再拔出來之後，便不同了，雖然冷氣森森，却也對他全無影响了。

上官洛詳細檢視裡面的東西，把長劍取了出來，藏在一邊，然後把門關上，加以僞裝，自己再三檢視認爲滿意，才笑意盎然的再練功，他希望飛虎幫的總舵主快點回來，這樣，他可以早一點了結這一場鬥爭，可以早一點消滅飛虎幫，了却他的心願了。

他正在這麼樣想，耳邊突然傳來一陣異響，他精神一振，凝神再聽，果然不錯，有人開了石門進來，他問：「誰？又來作什麼？」

「哥哥，是我！」

「阿鳳，妳又怎麼進來了？有什麼變故？」

「他們很快就要來了，我不放心，我怕你一個人孤掌難鳴，應付不來。」

「妳來得正好，來！我帶妳去看一個地方，妳可以躲了起來，認爲有必要時，再出來幫助我。」

他把妹妹上官鳳帶進暗門中的密室，上官鳳看到墻上的圖像，頓有所悟，大喜道：「這便是易筋經圖譜了，大哥，我不出去了，我要盡這一兩天時光，好好的練幾遍，這一次，我們因禍得福，飛虎幫一定要倒霉了。」她本來帶了不少食物進來，正好躲起來受用。

上官鳳躲在內室，不見天日，上官洛也不來打擾她，她也練功練到什麼時候都不知道，當她正做完吐納功夫時，她聽外面有說話聲了。她聽得大哥說：「你們有話就說吧，但我提醒你，若想叫我投降，還是免開尊口吧！我還是那麼一句，我不會投降飛虎幫的！」

「上官洛，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我今天來是最後一次，你願意，就馬上歃血爲盟，指天發誓加入本幫，否則，我們便不客氣了。」

「廢話，誰叫你們客氣？我上官洛對你們飛虎幫人從來也不曾客氣過，幹嗎你們要對我客氣。」

上官洛侃侃而說，極盡挖苦譏諷之能事，任是對方如何有涵養的也受不了，終於發火了，總舵主大馬金刀的坐着，向張杰一揮手道：「先把他的武功廢了，看他還能逞什麼威風！」

「是，總舵主。」張杰說罷，他走向上官洛，一手抓住上官洛的臂膀向外一擲，「蓬」一聲，重重摔了上官洛一跤，又大罵，上官洛坐起

來，手腳都損傷了，鮮血直流。

張杰冷哼了一聲，朝他肩膊一腳就踢了過去，踢得他一連翻了幾個觔斗，滾到了總舵主的身邊。

總舵主朝他冷冷的一笑，一伸手就向他抓去，但他却側身迴避，引使那總舵主傾身，並且一把抓着上官洛的手臂，向身邊扯近，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上官洛趁勢一撲，右掌已然發出的勁風似斧加錐，疾抵總舵主心窩。

總舵主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立即手向外甩，身向後退，變勢極速，但是，還是迴避不及，肩窩仍然是中了一掌，身形也被震斜，退了好幾步才站立得穩，肩窩受了一招，立即腫了起來，痛極了。

還好上官洛忍不住氣，要是他剛才那一掌發勁稍遲，待打實了之後才吐勁，只怕總舵主的五臟也給震碎了。

總舵主是受傷了，却是皮外之傷，不及內腑，他運氣一轉就知道了，他心安了，因此他「嘿嘿」冷笑道：「好傢伙，果然有兩下子，可惜還欠火候，副總舵主，你守住門口，別讓他逃了出去。」

「總舵主，你歇歇吧，這小子交給我好了。」副總舵主恨極了上官洛，不待總舵主吩咐及同意便搶先出手了。

副總舵主是用刀的，他的刀法倒眞不錯，狠辣無比，上官洛兩手空空，極爲吃虧，他一邊打一邊退，退到藏劍之處，就身形一側，似將跌倒，實則借此機會抽出劍來，拔劍、躍起、揮劍、追擊，一口氣作出四個動作，當場把副總舵主的刀削斷了，還削去一撮頭髮，嚇得他心膽俱裂、豪氣全消，連抵擋的勇氣也沒有了。

總舵主是個識貨之人，他一見上官洛那柄劍就脫口詫叫道：「這不是寒光寶劍？」

「你知道就好了！」上官洛一劍在手，勇氣百倍，話也响亮了，他持劍凝立，神色凜然，總舵主拔出三稜鞭，向上官洛一指道：「小伙子，你以爲有了寒光寶劍，就可以爲所欲爲？你有把握能保得了它嗎？」

「保得了與否，我不敢說，不過，你要奪這柄寶劍還是不行！」

總舵主忍不住了，他挺鞭直撲上官洛，交上手了，雙方都用眞勁硬碰硬撞，大家都感到吃力，雙方都暗暗驚心。

張杰手中扣着一把暗器，只等機會便發射了，只因上官洛與總舵主身形都快，忽左忽右，閃晃不定，張杰投鼠忌器，生怕誤傷了總舵主，所以遲遲不敢動手發射，只是耐心等待着機會。

經過了很長時間，機會終於來了，上官洛背向張杰，張杰把握這機會，馬上甩出暗器偷襲，上官洛不虞有此，聽風辨位，明知有人偷襲，也無法迴避。

因爲上官洛正全神對付總舵主，如何還能分神應付其他？所以張杰打出之暗器，已十拿九穩。

但是，他打出的暗器不知怎的轉彎了，繞過上官洛身邊，射向總舵主。這是極大的意外，總舵主的三稜鞭不再攻敵，沉下來，使出一招「鞭橫淸野」，擋開了張杰的暗器，隨聽得一個少女的聲音，冷冷的道：「好威風啊，一個總舵主，一個副總舵主，還有一個香主，聯手來對付一個年輕人，還要施暗襲，這算是什麼英雄好漢！不怕傳了出去，令天下人耻笑嗎？」

這個少女長得極美，也極年輕，看來祇有十六、七歲光景，她盈盈玉立，突然出現人前。

她是什麼人，怎麼進來的？各人均不知情，所以特別感到詫異。

上官洛趁勢反擊，避過總舵主，張杰拚命擋得一招，武器斷了，只一招便慘死了！

「總舵主，現在輪到你了！」上官洛的目光轉向總舵主，少女則走到副總舵主面前，道：「你發招吧！」

副總舵主幾爲她美色所迷，聞言一怔，旋即發掌進攻，少女根本不擋、不接、不退、不避，只是輕輕的用長袖向對方手腕拂去，副總舵主心中凜然，忙不迭的收手，但手腕已經被輕拂了一下，痛楚如受火烙，十分難受，一躍向後，立足不穩，敵招又到，少女已如形隨影追上他了。

他想拚命，却力不從心，幾招不到，已被少女所制，癱瘓在地，陷入痛苦深淵了。

「大哥，你看着這斯，待我來收拾他！」少女擊倒了副總舵主之後，便要鬥總舵主，上官洛這時正感吃力，也想看看妹妹的武功，於是便應聲退了下來，讓妹妹去對付總舵主。

總舵主看來已在四十過外，生得身體壯健，又高又大，和嬌小玲瓏的上官鳳相對站着，形成極有趣的對比，上官洛曾與總舵主有過交手經驗，知道總舵主的功力深厚非常，眞怕妹妹應付不來，所以雖然自己退了開去，也不敢離得太遠，以備隨時援助。

上官鳳却以輕蔑的目光望向對方，冷峭地道：「你作惡多年，害盡蒼生，早就應該死了，留到今天，已經是十分客氣了，丁兆華，你自裁吧！」

丁兆華三字一出口，總舵主當堂變色，上官洛也愕然，上官洛多



方打探，始終無法探出總舵主的姓名，怎麼妹妹會知道？深感詫異，但念頭一轉，有了自己的解釋，那就是妹妹在這二、三天之內留在洞庭西山，一定是在山上探聽出來的。但那總舵主却不如此想，他丁兆華這個姓名，是他投師學藝時的姓名，及至藝滿下山，已經改用周明光，所以早期相識他的人，都以周明光稱呼，再後又改爲余自强，之後，參加飛虎幫，便是林克定，再後他逐個淸除了最初合作的幾個同黨，自任舵主，再爲總舵主，便不以眞面目示人，連知道他叫林克定的也沒幾個，何況是丁兆華。因此，他一聽上官鳳稱他爲丁兆華，便想到她是師門中人，這就有點不易對付了。

丁兆華在師門學藝七年，然後下山，別人學三年，他要學七年，早就處心積慮要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但雖然學了七年，亦是學了其中部份，還有許多方面的絕學他是未有機會見過，更未學過的。

有一晚，他强姦了一個師妹，後來，這個師妹自殺了，但有人是死了，也有人說是給救活了，他當時已經畏罪逃離師門，改名換姓了，所以那師妹到底死了還是活着，他都不甚了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根本忘記了。

這二十年來，他殘殺了不少同門，同門也恨他入骨，上官鳳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叫出丁兆華這個姓名，使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她是爲師門報仇而來的，對她便大有戒心，惴惴不安，神色也變了。

不過，二十年來的江湖風浪，已把他鍛練得堅强與殘酷了。他一怔之後，隨即縱聲大笑，道：「妳既知道我叫丁兆華，就該知道我的性子，不該再來送死。」

「哼！我何止知你豺狼成性，還知你禽獸不如的賤行呢？姓丁的，我是受人所托，替人報仇的，你該記得在逃出師門之前，曾經汚辱過一位少女吧，現在，我就是替她報仇的。

「還有，她曾經有了你的孩子，但你却狠心狗肺，連自己的七歲兒子也親手殺害了，你想想，你在洞庭湖的君山，可曾殺過一個用石子打中你的孩子？他就是你的親生兒子了！」

丁兆華記起了，當年確有此事，那一次，他到君山，剛從一間尼庵門口經過，突然給廟內一塊飛出來的石子打在身上，他甚爲惱怒衝進去，不管孩子如何哭叫，女尼如何求情，他都不肯放過，把孩子殺了，把女尼也殺了，此事這刻想來也還歷歷在目，却想不到那是自己的孩子，他一氣急之下，突然大笑狂叫不止，他發瘋了。

「妹妹，這怎麼辦？」上官洛忽然感到畏怯，他對正常人不怕，對癲狂人却有點膽怯。

「這是報應，由他去吧！」

「我的兒子，誰殺了我的兒子，你還我的兒子！」他大叫大嚷，指着上官洛，撲向他，要他交還孩子。

「你的孩子，我知道在那裡！」上官鳳說：「他死了，死得很慘，給人揑着頸子，挖了眼珠，擠破肚皮死去的，你是他爹，你又有武功，你要替他報仇，你要替兒子報仇。」

「他在那裡？誰殺了他？誰殺了他？」

「飛虎幫的人殺了他，你聽過飛虎幫嗎？你要找飛虎幫報仇，記住了，飛虎幫的人殺了你的孩子，他是幫你替兒子報仇的，你要好好聽他的話，知道嗎？」她指着哥哥上官洛對丁兆華道。丁兆華兩眼發直，連連點頭。

丁兆華雖然神智不清，却還記得飛虎幫，還記得一些大據點所在，就帶同上官洛把據點一個又一個的挑了。

上官鳳放走了丁兆華之後，再審問副總舵主，他受不了苦，也怕與總舵主對質弄出馬脚，就把自己所知的也全告訴了她。他們她處置了洞庭西山之後，按照副總舵主的話逐個挑了飛虎幫的巢穴，一時之間，使得飛虎幫消聲匿跡，絕跡江湖了。

（全文完）



江湖傳奇／石　崇・文
可　飛・圖

# 無私劍客

## 傳功酬知己　大義滅孽徒

蔚藍色的萬里晴天，在剎那間可變得黑雲密佈，一片烏黑。一綫連天的平波綠水，在剎那間變得波濤汹湧，澎湃奔騰。

自然現象如此，人情更不待言，所以才有「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之語。

愛和恨，原本是兩個極端，各具相當的力量，但當兩個極端逐漸接近，終於接合於一點時，那力量却會增强十倍百倍，甚至千萬倍，足以毀滅對方，也足以毀滅了自己。

* * *

空山新雨，天氣如秋，尤其是千峯萬壑間，平添了噴珠濺玉的無數掛壁飛泉，這種景色實令人暑氣全消，心怡神爽。

但在西天目山深處，一座高峯半山腰，有個負手徘徊，年約三十五、六歲的青袍書生，却是雙眉深鎖，滿面愁憂之色。

突然，有個清朗的女子語音笑道：「天仇，你愁什麼？照我計算，最少還有半年光景，在這半年之間，我們親親愛愛，寸步不離，直至遊盡東南勝景，到時歸來，一同埋骨於西天目山勝景的百花深處，這種的享受，也比終日庸庸碌碌、爭爭吵吵的百歲夫妻，强得多了。」

這語音是發自站在青袍書生身後三、四尺遠的、一位年約四十、但仍具有絕代容光、丰神高華無比的白衣婦人口中。

青袍書生搖頭說道：「素瓊，妳弄錯了，我不是爲我自己所罹的絕症而擔心。自從經過妳女華佗的診斷，認爲無藥可醫後，我早把生死二字，置諸度外……」

白衣少婦笑道：「那你面帶重憂之故，定是爲了龍兒了。其實江湖流言，未可全信，事實如何，尚待察查，年輕人難免一時暴躁衝動，犯些小錯……」

青袍書生臉色一沉，接口叱道：「小錯！爲了貪得一方『五鳳璧』，殺戮業已封刀歸隱的洛陽大俠楊銘的一家四口；爲了酒館閒言的小子睚眥之怒，施展我獨門『風雲掌法』，連斃了十七個無辜平民，這等行爲比盜匪猶有過之，還能說是小錯，還能說是一時暴躁衝動！我白天仇『無私劍客』四字，在當世武林中尚有相當清譽，絕不能容許這種敗壞門風的弟子！」

白衣婦人嘴角一動，似欲再言，白天仇冷然叱道：「素瓊，妳不必再替江玉龍作辯護，我們雖然自幼收養撫教他，名是師徒，情同父子。但江湖大義，不能不尊；門戶清名，不能不重。妳難道願意爲了這個孽徒，在我們歸源返本之前，使『仁心妙手女華佗』談素瓊和『無



私劍客』白天仇的名號受玷污，永爲世人所唾罵？」

談素瓊目注白天仇道：「天仇，你這樣說法，是想……」

白天仇接口道：「我是利用我尚剩餘的半年天年，下山尋找孽徒，如果証明他所犯劣跡是實，便立刻清理門戶，這樣總比什麼遊盡東南名勝，來得有意義得多了……」

一語未畢，轉面沉聲喝道：「什麼人？膽敢妄闖我『鶼鰈山居』，爲何不事先通報？」

語音方落，從峯下縱起一條白衣人影，在距離白天仇、談素瓊七、八尺外卓立抱拳，恭聲說道：「小侄歐陽方，參見二叔二嬸。」

白天仇認出，果是自己拜見「金刀鐵拳」歐陽剛時見到的兒子歐陽方，但見他一身重孝，不禁心中一震，急急問道：「方侄爲何身穿孝服？我……歐陽大哥好麼？」

歐陽方是個二十三、四的英挺青年，但臉上神色却既蘊深愛，又含忿憤，顯得十分悽慘！

如今聽得白天仇一問，忍不住兩行清淚立即從雙目中流出來，悲聲答道：「家父遭人毒手，業已棄世……」

白天仇大驚道：「下毒手的是誰？賢侄可曾知道麼？白天仇、談素瓊夫婦，定竭全力，爲歐陽大哥報此……」

他「報此深仇」一語的「深仇」二字，猶未說出，陡然面色慘白，兩人同時全身一震。因爲歐陽方在白天仇說話之時，已從懷內取出一方白絹，慢慢打開，絹中所包之物，赫然是一根「紅心妙手女華佗」談素瓊的獨門暗器「度厄金針」！

白天仇見了此針，已猜出幾分端倪，急忙語音微戰地向歐陽方說道：「賢侄請坐，你……你暫且莫悲痛，把……把禍事發生經過，說……說給我聽！」

歐陽方舉袖拭淚，悲聲說道：「禍事發生時，小侄恰好外出，不在家中，歸來時，據報是舍妹路遇江玉龍師兄，被他以下流手段調笑羞辱，家父聞訊趕到，一語未發，便遭毒手，舍妹也憤而投環，待小侄回家，業已二屍在堂，這……根『度厄金針』，還……還在家父的咽喉要害之上！」

歐陽方一面叙述，一面淚下如雨。

表面看來，流淚的祇有歐陽方一人，但白天仇和談素瓊不是不流淚，而是把眼淚往腹中流，實則心如刀絞，比歐陽方還要悲痛！

白天仇靜聽歐陽方說完經過，雙眉一挑，注目問道：「賢侄作何打算？」

歐陽方劍眉一揚，目閃神光，朗聲答道：「小侄雖知藝業可能不是江玉龍之敵，但父妹大仇，不共戴天，成敗得失，非所能計，自然要矢志報仇。此來因江玉龍乃二叔二嬸之唯一門下，不能不先將事實稟明……」

白天仇接口道：「賢侄知不知道我所擅長的武學中，以那一種功力最爲厲害？」

歐陽方想了一想道：「昔年二叔在崆峒絕頂，施展『奔雷七掌』，獨斃四大天魔……」

白天仇點頭道：「幸虧我當時發覺江玉龍目光閃爍，心性不大穩定，暫時藏私，未將此絕學相傳，不然更加如虎添翼……」

說至此處，突然目注歐陽方道：「歐陽賢侄，我如今將這『奔雷七掌』傳你，練熟以後，遇上江玉龍時……」

歐陽方倏地站起，向白天仇恭聲說道：「多謝二叔厚意，但小侄對報仇之事，不願假手於外力……」

「外力」二字才出，白天仇右手一揚，屈指連彈，已把歐陽方隔空點了穴道。

歐陽方心中暗自吃驚，白天仇已向他正色說道：「賢侄有所不知，我因身罹絕症，經你二嬸細加診斷，業已無藥可醫，最多祇有半年左右壽命，故而想親自找尋孽徒江玉龍清理門戶，却恐時不與我，此願難酬，遂決定不單將『奔雷七掌』相傳，並把數十年內家眞力，亦復轉注相賜，這樣一來，除了可使你賢侄報仇之外，並造就一位將爲當世武林大放異彩的少年英俠，當與我歐陽大哥泉下相晤時，也可藉以稍贖罪愆！」說完，便對愛妻談素瓊笑道：「素瓊，歐陽賢侄的性情倔强，我只得對他來個『霸王硬上弓』了，事不宜遲，我這就轉注玄功，妳去準備藥物，並把我親自繪製的『奔雷七掌』圖解，放到地底練功室之內。」

這位「無私劍客」一面說話，一面已伸出右掌按向歐陽方的「脊心穴」上。

談素瓊知道丈夫性情，一經決定，絕無更改，不禁眼圈微紅低聲道：「你這作法雖然大義無私，可以略慰歐陽大哥於九泉之下，但轉注功力一舉，耗神太甚，多半對你的暗疾有妨，會把半載餘年，縮短得只剩下兩三個月了！」

白天仇毫不以爲意地含笑道：「古人有道：『朝聞道，夕死可矣！』瓊妹既認爲我這種舉動屬於大義無私，總不會加以反對吧？」

談素瓊目中帶着淚光，含笑頷首道：「我只有贊同，怎會反對！我丈夫是位名副其實的『無私劍客』，談素瓊心中眞覺光耀榮幸！」

說完，這位「女華佗」便姍姍走

進他夫婦所居的「鶼鰈山居」，着手安排一切。

過了片刻，談素瓊回到石坪之上，先餵歐陽方服了三顆朱紅色的丹丸，並伸手按在他「命門穴」上，再向白天仇笑道：「除了『奔雷七掌』的圖解以外，我又送給歐陽賢侄一册『青囊經』，併放在地底練功石室之內，因爲我不願使這種相當珍貴的醫藥知識，隨身埋沒，永遠失傳……」

白天仇在瞑目行功，聽至最後兩語，悚然一驚，立即睜開兩眼，發現談素瓊掌貼歐陽方「命門穴」上，不禁皺眉問道：「瓊妹，妳……妳也把功力轉注給歐陽賢侄？」

談素瓊美絕天人，微微一笑，答道：「我們夫妻數十年來，沒有分離過半步，也沒有爭吵片刻，何等恩愛，何等纏綿，難道你忍心獨自仙遊，撇下我孤悽半生？」

白天仇想要反駁她，偏又尋不出足以說服對方的充份理由，只得長嘆一聲，搖頭不語。

談素瓊又復笑道：「像我們這樣預知死期，預築『百花深處』的埋骨佳塚，到時，夫妻同葬之舉，不敢說後無來者，至少是前無古人，足以流芳百世，名傳千古，我不相信你竟會忍心不許我泉下相隨，把我逐出這份光榮的門外……」

白天仇重行垂簾闔目，從眼角湧出了他自入江湖從未流過的英雄淚，但這種表現，不是傷心，而是感動，心中充滿了一種憐愛，一種滿足，一種驕傲，融滙而成爲一種無法形容的精神支柱。

* * *

時光飛逝，月隱日出。

整整經過了一天，歐陽方的臉上呈現了一種玉光，目中更充滿精芒，但「無私劍客」白天仇與「仁心妙手女華佗」談素瓊夫妻，却目中神光萎暗，臉色慘白如紙。

白天仇吸了一口長氣，略爲調息，站起身，把歐陽方抱進練功石室。

進了石室，他替歐陽方解開了被制的穴道，遞給他一卷「奔雷七掌」圖解，和一册「青囊經」，正色說道：「歐陽賢侄，你如今應該領會我夫妻的一番苦心，『青囊經』可帶在身邊，慢慢參悟，但在未把『奔雷七掌』練熟之前，我却不許你走出這石室一步。」說完，指點了飲食、乾糧放置地方，退出石室，帶上門戶。

這練功石室，是在地下，白天仇剛出室門不遠，便聽得上面有爭吵之聲。

他趕緊走上一看，是愛妻談素瓊正與一個猿臂蜂腰，二十一、二的勁裝少年對面談話，似乎互有爭執。這少年正是江玉龍，別離約莫一年多來，他出落得更爲英挺，格外强壯，但以前非經細察，絕難以發現的那種陰鷙神情，如今却顯然流露了出來。

江玉龍一見白天仇，便含笑說道：「師父，你看我才回來，師母便查詢我下山時，是否偷去了她老人家的『度厄金針』，區區針兒，能值幾何？我一共拿去了七根，最近才用掉了一根，師母若是捨不得，我便把其餘六根，還給她吧！」

談素瓊聞言，不禁氣得全身發抖！

白天仇却一擺手兒，淡然笑道：「幾根針兒，能值幾何？你既拿去，也就算了，但不知你所說最近用去的一根『度厄金針』，是用在何人身上？」

江玉龍道：「是……是殺了一個……不知死活，妄自尊大的老頭兒……」

白天仇心中雪亮，看了江玉龍一眼道：「你遊歷江湖，聽說十分得意，怎又突然回山？總不會是惦記我和你的師母吧！」

江玉龍笑道：「弟子此次回山，一來向師父師母問安，二來因江湖遊歷，結仇頗多，有幾個厲害對頭相當不好應付，想請師父你老人家將當年獨斃四大天魔，威震武林的『奔雷七掌』傳我。」

白天仇點點頭道：「當然傳你，你是我唯一的弟子，我的生平絕學，不傳你還傳給誰！來，你隨我來……」說完，便引導着江玉龍行向距離「鶼鰈山居」不遠處一個山洞。

江玉龍詫然問道：「師父既要傳功，怎不去地下練功室？」

白天仇笑道：「自你走後，我在那山洞裡開闢了另一座極樂洞天，我手繪的『奔雷七掌』圖解，也藏在那洞天之內……」

語音至此略頓，偏頭向談素瓊說道：「瓊妹，妳去將練功石室的門戶，輕輕開啓，以防萬一有人入內，無法出來，然後便來『百花深處』，和我一同對龍兒加以造就。」

談素瓊答應了一聲，踅往地下，江玉龍雖然心中微動，却未起疑，仍隨同師父白天仇走進山洞，洞徑相當深邃，走到盡頭，是一小小圓形石室，室中既無床榻，亦無桌椅，根本不像是供人居停之所，不知白天仇何以稱之爲「極樂洞天」，以及「百花深處」？

江玉龍正想詢問，談素瓊已走進來，入室後，立將門戶關好，向白天仇含笑道：「天仇，諸事已畢，別無牽掛，我們可以成全玉龍了！」

江玉龍這時方聽出師父、師母話中有話，語氣不對，不禁心中一寒，悄悄的向門邊掩去。



談素瓊目注江玉龍，沉聲叱道：「江玉龍，快說實話，你是不是爲了貪得『五鳳璧』，殺死洛陽大俠楊銘一家四口？你是不是在酒館中曾屠殺了十七個無辜百姓？你是不是曾以『度厄金針』暗算歐陽師伯，並使他女兒受辱自盡而死……」

江玉龍聞言之下，知道所有罪行，均已敗露，遂急忙叫道：「師母，我給妳老人家看一樣東西，便知道爲何會構成這種冤枉的傳說，並足以証明弟子的清白了！」

談素瓊與白天仇決心處置江玉龍，但內心何曾不期望有關種種，盡屬冤枉流言，故而均皆目注江玉龍，看他能取出什麼足以辯白洗刷之物？誰知江玉龍所謂清白之物，竟是那六根「度厄金針」，他探手入懷，一摸一甩，六綫金光，電掣飛射談素瓊，他準備當門而立的談素瓊略一閃避時，便立刻奪門而逃。

出他意料的是，談素瓊根本連閃都不閃，任憑那六根金針打中她胸腹等要害之處，只略一搖頭，目注江玉龍，淡淡的說道：「江玉龍，你別想逃了，這『百花深處』只能進來，不能出去，是個百丈深穴，頂上更經採集了數百萬朵各種花朵，作爲你師父和我百年以後的埋骨佳塚，今日不過提前使用，清理門戶，拉你這不肖孽徒，一同埋骨於此，以向武林謝罪而已……」

她連中六針，傷勢極重，說至此處，搖搖欲倒，似已難支，但仍勉强說道：「你這六根『度厄金針』，打得雖甚爲惡毒，但却屬多餘，因爲我和你師父業已把數十年功力，轉注與歐陽剛之子歐陽方，他如今正在練功石室中苦練『奔雷七掌』，我和你師父則功力全洩，已如常人，若不利用這『百花深處』的特殊地勢，根本無法處置你這心如蛇蠍的囂張之徒了！」

江玉龍聽得一咬鋼牙，目中閃射出凶芒，舉步向白天仇逼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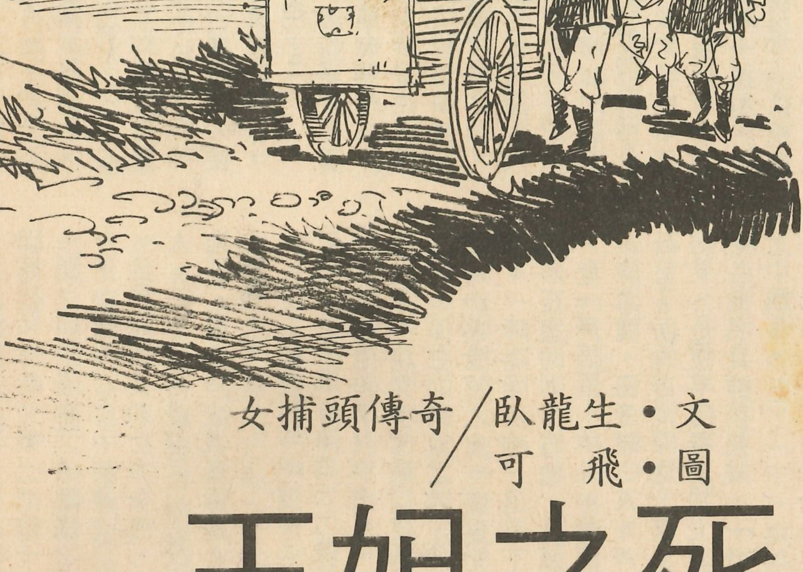
就在他起了豺狠毒念，行將爲惡之際，談素瓊已難以支持，人已倒地，但在她倒地之前，却伸手在壁間一處機關之上，重重的按了一下，一陣隆隆巨响，這座不太大、圓形石室的脚下石地，與頭上室頂，竟一齊陷落！結果，是使白天仇、談素瓊、江玉龍三人，齊墜入了石室下面的百丈深坑，室頂陷落的結果，是使早已積聚其上的數百萬朵各種名貴鮮花花瓣，一齊向深坑之中飄落。

故事結束了，當歐陽方把這段感人肺腑的故事流傳於江湖之後，江湖人物對白天仇、談素瓊夫婦更爲欽敬，歐陽方本人更是每年此日，都來致祭，並在「百花深處」的洞穴外，恭恭敬敬地鐫了「無私鶼鰈」四個字。

（本文完）

**上文提要：**刑部程小蝶等人將跟踪水仙篷車的廠衛誘入白雲觀，而將水仙安全藏匿，靜觀其變，廠衛追入觀中，見車廂已無人跡，便將一個老道士劫持上車，回去交差，為了爭功，廠衛却自相殘殺。程小蝶待篷車走後，從屋檐躍下和白雲觀主、副總捕頭郭寶元會面，瞭解白雲觀的組織情況才離去，廠衛已跟踪，程、郭立即分手，程喬裝白狐楊萍，誘廠衛的檔頭上當，隨即殺掉……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 王妃之死

## 聘請鏢局護送　遭遇廠衛伏擊

「吳兄名滿天下，鏢局中人耳目靈敏，會不會瞧出你的身份呢？」

「這個屬下早已有備，改了容貌，」吳鐵峯道：「由岑兄和我易容同行，于兄和杜兄留在京城，追查韓妃的下落，為了增强途中實力，保護水仙姑娘安全，希望能借小文、小雅兩位姑娘同行，還望總捕頭允准。」看來小文小雅確已成為四大捕頭心目中的高手了。

「所請照准，小妹也有一件事和吳兄商量，」程小蝶道：「還望吳兄通融。」

「這就不敢當了，總捕頭盡管下令，鐵峯無不遵從。」

程小蝶道：「水仙姑娘縱然和韓貴妃一案無關，但却可能牽扯另一樁案子，所以，我想把她留在京中，送入刑部牢中，全力保護。」

「這樣也好，由小文、小雅兩位姑選一個，都可以比美水仙姑娘！」吳鐵峯道：「屬下已傳回信息，中州巡捕廳中的高手，已集結實力，北上接迎。」

「小文、小雅仍然作她們的保鏢身份，改扮水仙姑娘，由小妹來擔當如何？」

「總捕頭要親自出馬？」吳鐵峯道：「可是京城的事物……」

「由于、杜兩位捕頭和郭副總捕商量着辦，」程小蝶道：「我已命郭副總捕把刑部的捕快全部調集起來，一方面勤練武功，佈守刑部，以對抗廠衛的突襲，我們不去找他們，很可能他們會展開襲殺，這批人無法無天，我們已成他們眼中之釘，我已決心以牙還牙！我相信他們會大力攔截這批鏢車，要鏢局再增加一輛篷車，化費一些銀子，不用顧惜，事實上，我們已和廠衛正式的展開了一場屠殺，希望能一舉消滅他們一些實力，以保刑部安全，暫時打消他們控制法權的念頭。」

當下把目睹廠衛汰弱補强的計劃，自相殘殺，和除去丁魁的經過，說了一遍。

當然，程姑娘沒說出她除去丁魁的手段。

「天狠釘丁魁，是黑道中一個狠脚色，想不到竟也加入了廠衛。」于承志道：「屬下這就傳出一道令諭，要長安巡捕廳，派人到大同清查韓貴妃的家世，並調集三個得力手下趕來刑部支援。」

「總捕頭，既然準備和廠衛在途中對決，這趟行動，何不再作安排，望月和于兄，一並隨行，事實上，不排除廠衛的阻擾，也無法追查韓貴妃的命案，這中間很可能牽涉入廠衛中人作梗了。」

程小蝶輕輕吁一口氣，道：

「我也有此懷疑了，就算不是汪直的陰謀，也必得廠衛默許，目的再扳倒楊尚書。」



「也可能一石二鳥！」于承志道：「謀人、奪權，說不定還有控制皇上的陰謀。我贊同杜兄的意見，集中力量，先和他們作一次大對決，再回頭入京，追查韓貴妃的命案，就事半功倍了。」

程小蝶目注郭寶元道：「刑部中有多少力量，能不能抗拒廠衛的襲殺，他們情急反撲，力量不可輕視。」

「總捕頭放心，二百八十名捕快，已全部集中到刑部，也備好匣弩、長箭，」郭寶元道：「有三十多位班頭，武功都還不錯，除非大軍來襲，應該可以抵拒。」

杜望月低聲道：「情勢危殆時，去找白雲觀主，就說我求他援手。」

郭寶元點點頭，道：「多謝了。」

程小蝶道：「杜兄認識鐵鈴子？」

杜望月目光一亮，道：「他到了北京？」

「是！不過被抓到東廠去了！」

「不要緊，他武功高强，智計絕人，金、銀、銅、鐵，四道人一向同行江湖，」杜望月道：「他來了，另外三人也可能到了北京，不用替他擔心。」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就這麼決定了，咱們辦案子，也除國賊，我們奉有聖命，也有上方寶劍，廠衛只有暗襲，不敢明來，不過，我們別無支援，保命求生的事，要自己承擔了，一旦動上手，諸位不要手下留情。」

充滿着關顧，也下達了搏殺令，四大捕頭相視一笑，抱拳作禮。

對這位美麗的女總捕頭，似已眞正的敬服了，她膽大智勇，魄力氣勢，似是尤過楊尚書。

大通鏢局總鏢頭譚文遠，接受了吳鐵峯的請求，又增添了一輛豪華的大篷車，每輛車還加了兩匹走騾，使篷車速度加快了很多，也動員了全鏢局的精銳，十二個最好的趟子手和四個最好的鏢師，當然，也加了兩千兩銀子的保費。

吳鐵峯表現出奇大方，七千兩保費先付，而且是一次付清。

這就是譚文遠感覺到事非尋常，召集了四位鏢師江坤、馬華、周行、嚴笙暗作商量，覺得這趟鏢價錢太好，但南下官道一向平靜，想不出途中會有甚麼難過的關口，過年在即，讓伙計冒雪上路，決定每人加發了三十兩銀子的安家費，對四位得力的鏢師，譚文遠表現了更大手筆，每人先發紋銀兩百兩。

這幾乎是他們半年的薪水，沒有入選的鏢師和趟子手，無不羡慕非常。

原本因無法在家中過年的趟子手，心中頗有些怨懟，這一來，就個個精神大振了，眞是重賞之下有勇夫啊！

譚文遠非常留心保護的人與貨有何特別，他只見到三個女眷上了第一輛篷車，和兩個老人家上第二輛篷車，六個很重的大木箱，抬放在兩輛鏢車上，完全瞧不出異常的情形，至於木箱中放的甚麼？鏢主隨行押送，鏢局就不便過問了。

吳鐵峯、岑嘯虎沒上篷車，却分坐兩輛貨車上，看上去，運送的東西似是很珍貴。

貨車上加一大塊油布掩遮，再多了兩條厚厚的毛毯，就不會覺得寒風襲人了。

十二個趟子手，騎了十二匹馬，加上五位鏢頭的健騎，四個車伕、四輛車，這一行車馬就顯得十分惹眼了。

由來鏢局的趟子手都是跟着鏢車走路，最多有兩匹開道馬，但譚文遠心念過年在即，路行辛苦，這次行鏢，價碼好，趟子手也全有馬騎了。

天公也作美，鏢車一上路，風停雪止，烏雲散開出一個朗朗的大晴天。

出了北京城，鏢車上掛起了大通鏢局的飛鷹鏢旗，迎風飛舞，臘臘作響，四個趟子手，在鏢師江坤、馬華，率領下，當先開道。

八個趟子手，分走在鏢車兩側。

總鏢頭譚文遠和鏢師周行、嚴笙，走在篷車之後。

「總鏢頭，看不出異樣啊！」周行低聲說道：「大概是中州行商，結束了京中的生意，急着趕回老家過年。」

「來得及嗎？」譚文遠道：「這一路到汴京，雖然是陽關大道，但積雪阻人，少說點，也得半月二十天，明天三十，後天就大年初一了。」

「總鏢頭，不過初一過十五啊！」嚴笙道：「咱們趕一下，正月十五，大概可以送他們到汴梁了。」

「這要一路沒有阻礙才行。」譚文遠道：「我一直有點奇怪，他一再要求咱們鏢局裏要盡出高手保護，好像是預知會有痲煩！」

「所以，人家才肯出五千兩銀子啊！加多一輛篷車，竟然又肯加兩千兩銀子。」周行道：「這可是十年難遇的大好生意，你總鏢頭出手大方，咱們大伙兒也跟着沾光了，十二個趟子手全都騎馬護鏢，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南京到北京，你總鏢頭是頭一遭啊！」

譚文遠笑一笑，道：「說得也

是，兄弟們不能留在家裏過年，給他們一點補償，也是應該的，買馬、添車、花掉的不算，餘下的，比大通鏢局近一年賺的還多，但願這一趟平安無事，回到北京城，我要放假一個月，大伙兒好好休息休息。」

「我心中有點納悶。」嚴笙道：「咱們算不上北京城的大鏢局，他們花這個價錢，可以請得動第一大鏢局的人馬護送，爲甚麼要請我們？」

周行哈哈一笑，道：「咱們算不上北京的大鏢局，可是論實力，咱們絕不比別人差，咱們出動了鏢局的大部份精銳，換上北京城最大的鏢局，也很難派出這樣一股實力，人家肯花錢，早已經琢磨過了。」

* * *

鏢車行過保定府，一路平安，譚文遠心存的一些警惕，逐漸淡了下來，本是天亮才上路，未晚就住店的小心翼翼的計劃行程，每次都宿住人多城大的客棧中，行程很慢，現在開始加快了。

坐在車中的程小蝶相當焦急，廠衛的攔截，遲遲不現，使她擔心這次的推斷可能有誤。

但見多識廣的吳鐵峯，却已發現了徵兆。

他發現信鴿飛翔，也發覺數起快馬，越過了鏢車。

雖然他們經過了精細改裝，但仍然無法逃過吳鐵鋒的眼睛，微現疲態的長程健馬，顯然是經過長途跋涉而來，他們已追上來，似是正在安排截殺地方。

信鴿往返不停，提供了另一個警訊，似乎兩路合擊，一路南下人馬，是京中廠衛高手，另一路北上而來的人，又是甚麼樣的人物呢？

吳鐵峯還未發現調集的中州迎接的人手現身，他們是不是暴露了形跡，被人截殺了？

他不知道北上的人物是何方神聖，但能肯定他們是高手，否則不會調動他們參與。

吳鐵峯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岑嘯虎。

岑嘯虎也注意到了這些異徵，對方不急於下手，似是在作更週密的準備，要一擊成功，不禁輕輕歎息一聲，道：「譚文遠似是還沒有發覺這個危機。」

「我想他發覺了，只不過，他認出了廠衛的身份，感覺這些人和他無關。」吳鐵峯道：「廠衛不理會民間事物，也不會出手劫鏢。」

「如若讓廠衛掌握了刑部的法權，天下百姓就盡入他們的掌握了。」岑嘯虎道：「總捕頭雖是個女流之輩，却是頗有遠見，這一戰寧可拚掉性命，也不能戰敗……」

語聲一頓，接道：「譚文遠和他率領的四大鏢頭，武功造詣如何？」

「相當不錯，」吳鐵峯道：「大通，不是大鏢局，但實力很强，譚文遠的一柄七星刀，十三枚金錢鏢，都有着相當的火候，江坤、馬華、周行、嚴笙，也有點眞正的實力，當然，他們只是襯托的綠葉，眞正要殺破重圍，還要靠我們自己！」

「吳兄，小文、小雅兩位姑娘，是當得高手之稱，」岑嘯虎道：「但不知總捕頭的技藝如何？」

「兵已很强，將豈會弱，」吳鐵峯道：「高到甚麼境界，就很難說了。」

岑嘯虎低聲道：「比起你我如何？」

「這個，很難斷量了，不過，能一擊殺了丁魁，應該和你、我在伯仲之間。」吳鐵峯道：「也許只在對敵經驗之上，差了一些。」

說得很勉强，似對程小蝶的技藝一點也沒信心。

四大捕頭對程小蝶的尊重，只是佩服她的膽識和魄力。

但却很看重小文、小雅的武功，因爲他們都見識過兩個丫頭的身手。

「千金小姐，怎會肯吃苦練武？論眞功實學，丫頭自然要比小姐强了。」兩個人一般心思，相視一眼，搖頭歎息，感覺到程小蝶成了他們一個很大的負擔。

日正當中，鏢車行馳到一片枯樹林旁。

大年下，行人稀少。

看到了，一排手執兵刃的黑衣大漢，橫攔在大道中間，吳鐵峯暗中數了一下，攔在路中的人一共有十二個，佈成一個月牙形，兩個領頭的站在前面。

大道旁的枯樹林內，馬聲嘶鳴，人影幢幢，至少還有三四十個。

這些人早已存心打架，都已脫去了長袍、皮袍，穿一身密扣黑色勁裝，手中有刀，腰裏也掛着鏢囊、暗器。

當先開道的江坤、馬華兩位鏢頭一勒馬韁，揮着手，喝令鏢車停下。

譚文遠已帶着周行、嚴笙趕了上來。

十二個趟子手也翻身下馬，亮出兵刃，守護在鏢車四週。

吳鐵峯脫下身上的長袍，緩緩下了鏢車。

守在車前的趟子手道：「你老到篷車上擠一下吧！想不到這裏會遇上麻煩。」

吳鐵峯道：「走馬、行船三分險，水旱兩路全一般，遇上了，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這可是動刀玩命的事，你老……」說話的趟子手，忽然發覺了吳鐵峯手中多了一支文昌筆，那是點穴的利器，能用這種兵刃的人，必然武功高强，善於點穴，不禁一呆，接道：「你老也是會家子啊！」

吳鐵峯臉上化粧未除，看上去是一位六十左右的老人家。

「學過幾手保命把式，强盜殺人，不分老幼，寧可戰死，也不能任他們宰割，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有甚麼好怕的？」吳鐵峯說得豪氣干雲，却是言外有意，警告幾個趟子手，不放手一拚，對方也不會放過你們。

岑嘯虎也跟上來了，手中一口斬馬刀，足足有四尺多長，把柄足有五六寸，刀身却有三尺多，厚背薄刃，是二十幾斤的重傢伙，這種像鍘刀一般的兵刃，不用揮動，看上去就十分嚇人。

趟子手不說話了，能動這種兵刃的人，已具有了殺人如切菜的本領。

兩個人行近現場，譚文遠已下了馬，和對方搭上了話，道：「兄弟大通鏢局譚文遠，今日走鏢借道，奉贈薄禮五百兩，還望笑納，也希望兩位當家的高抬貴手，讓個路，這份情意，大通鏢局是永誌不忘。」

站在一排黑衣人前面的，是兩個一黑、一白大個子，黑的面如鍋底，穿着一身黑色勁裝，白的臉似積雪，穿得一身白衣，但兩個人却用的一樣兵刃，是一把重逾十斤的鬼頭刀。

黑、白兩個大漢靜靜的站着，臉上木無表情，譚文遠說完話，還來個抱拳一揖，兩個人也不理會。

譚文遠心中急了，大聲說道：「大通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老百姓，和官府中人無關，諸位一向不過問民間事務。」

「該死！」黑衣人冷冷接了話，道：「你甚麼都不知道，留下人和鏢車，快些走路，一開打，就不會留下一個活口了。」

「譚總鏢頭，你遇上的是川東有名的黑、白雙煞。」吳鐵峯接了口，道：「雙煞作事，一向冷絕，就算你棄鏢走人，他們也不會放你逃走。」

他還眞的擔心譚文遠被唬住了，棄鏢走人，雙方的人手，就相差得更懸殊了，四大捕頭並未奢望大通鏢局的鏢師能有多少幫助，但却希望幾位鏢頭，能合力保住程總捕頭的安全，使他們心無旁騖，全力迎戰。

這眞是個很大的諷刺，帶頭的人，竟是最要人費心照顧的人。

譚文遠向後回顧了一眼，愕然說道：「老爺子，你也是江湖人啊！」

吳鐵峯笑：「沒法子啊！一旦入江湖，就很難脫身而出，他們要留人，也要留貨，是全衝着我們來了。」

譚文遠急急接道：「老爺子，他們是東廠的人，不是劫鏢的强盜啊！」

「噢！」吳鐵峯道：「我認識他們是川東雙煞，我們過去還結有樑子，你和四位鏢頭請退回下去，保護鏢車內眷，這裏的事，交給我們了。」

譚文遠早已感覺到事非尋常，這明明是早安排好了的一個陷阱，自己却一頭栽了進來，點點頭，苦笑一下，道：「老爺子！你多珍重，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揮揮手，帶着四大鏢師退回到鏢車停放之處。

他沒有逃走打算，下令把車上的馬匹卸下，指命四個趟子手，把所有的馬匹牽避開去，親率四大鏢頭和八個武功較强的趟子手，團團把車輛圍住，準備全力保護了。

這時，第二輛篷車上垂簾啓動，于承志、杜望月緩步走了出來，兩人長袍已脫，露出一身勁裝，于承志笑道：「譚總鏢頭，這裏托請照顧，今日這一場血戰之後，貴局將一舉成名，是北京城中數一數二的大鏢局了。」

杜望月、于承志臉上易容的葯物未除，但已無龍鍾老態，雙目中神光炯炯逼人。

譚文遠苦笑一下，道：「他們是廠衛，不是江湖人呐。」

杜望月道：「攔路劫鏢，殺人越貨，只有盜匪才會作出來的事情，對麼？」

譚文遠搖搖頭，道：「諸位是……」

「不用問得太多了，」于承志道：「我們花銀子請你保鏢，就是這趟鏢貨的主人，其他的不用多問了。」

譚文遠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們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盡力而爲就是。」

那邊廂，吳鐵峯、岑嘯虎也和黑、白雙煞對上了話，雙煞雖未到過關東，但却對岑嘯虎的大名早有聽聞，看到他手中斬馬刀和腰間兩柄飛斧，已知他身份。

「想不到啊！大名鼎鼎兩位大捕頭，竟然會僱了保鏢的護送上路。」黑煞冷冷說道。

「不只是他們兩個呀！」于承志已走了過來，接道：「長安于承志、江南杜望月全都在此。」

黑、白雙煞臉上微現驚惶，但却是一閃而逝，仍然由黑煞接話道：「四位既然到齊了，正好可以一

併的送上路去！」

吳鐵峯目光一掠雙煞和身後十個勁裝人，笑道：「就憑幾位呀？口氣未免托大了，這一遭是閻王請客，死約會，也不用急在一時，吳某不明白的是，兩位好好的川東霸主不幹，却跑到北京來投入東廠？」

「還不是被吳兄和于捕頭逼的。」黑煞道：「江湖上混不下去了，只好找個靠山，這一次咱們身份大對調，四大捕頭是强盜，咱們兄弟可是捉拿强盜的官兵了。」

「如若只有你們兩位出面，」于承志道：「那就不怎麼好玩了！我們不會再手下留情，一出手就是取命殺着，兩位請好好的斟酌一下。」

黑、白雙煞三年前曾經和于承志打過一次，兩人聯手，力拚數十回合，也未贏過一招半式，如今面對的是四大捕頭，心中還眞有點發毛，黑煞冷笑一聲，道：「我們兄弟現在是東廠三檔頭的身份，等於是七品官階，殺官形同造反，那可是滅門抄家的大罪。」

「這就是你們加入廠衛的原因了？」杜望月道：「廠衛不入吏部册籍，你們沒有任何品級！官府也不會承認你們的身份，殺了你們，就像殺兩個盜匪一樣。」

黑、白雙煞臉色一變，正待發出訊號，杜望月已和于承志發動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

刀光、劍氣，劃破了長空，發出急嘯之聲。

黑、白雙煞的鬼頭刀奮起迎擊。

但他們只擋開了一招，就雙雙死在杜望月和于承志的刀劍之下。

原來，于、杜兩人早已暗中計議妥當，一見面就發出致命的一擊，一面向場中行走，一面運集功力，人到得現場，已然提聚了十成功力。

黑、白雙煞露出怯意時，正是他們對敵意志力最弱的時刻，杜望月掌握了時機，示意于承志全力出手。

果然是一擊成功，先聲奪人。

黑、白雙煞身後，排立着十個勁裝武士，他們未料竟會有人敢先對廠衛發動凌厲的攻擊，就是這一眨眼的工夫，兩個率隊的三檔頭就倒卧雪地的血泊中。

一聲厲嘯劃空而來，有如天馬行空一般，落在了杜望月和于承志面前，是一個身着黑緞子狐皮長袍的五旬老者。

來晚了，黑、白雙煞已經死亡。

一舉殺了强敵，杜望月和于承志也非十分輕鬆，他們集聚了畢生的功力，作此一擊，雖然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兩人也累得直喘大氣，不得不閉目調息。

如論實力，黑、白雙煞應該有和兩人鏖戰數十合的力量。

如果黑、白雙煞不是先露怯意，準備召請救兵，杜望月和于承志也無法一擊得手。

這成功的一擊，簡直把十個廠衛嚇住了，呆呆的站着，一時間不知該如何應變。

如果，四大捕頭此刻突然出手，廠衛必然傷亡很重，說不定全軍覆沒。很可惜，他們也失去了一次機會。

那黑袍老者已如飛而至。

兩個身着勁裝的大漢也疾掠而來，分站在黑袍老者的兩側。

黑袍老者手中提着一根竹杖，把黑、白雙煞的屍體翻動了一下，道：「是誰殺了他們？」

「我！」杜望月快速的運功調息，體能已恢復十之七八，睜開眼睛，投注在黑袍人的身上。

只見他面如滿月，花白長髯飄拂前胸，頗有仙風道骨的味道，只是雙目中殺氣逼人，破壞了他相貌的格局，看上去就有些冷厲逼人了。

「殺人償命，天下至理，你自刎了吧！」黑衣老者手中竹杖微一挑動，竟把黑、白雙煞的屍體抛起了一丈多高，被排列身後的黑衣人一把接住。

「把他們運入枯樹林中埋了，不能讓他們曝屍官道上。」

杜望月極力搜索腦際，但却一直想不起其人身份。

于承志、吳鐵峯、岑嘯虎，都在思索，但却沒有人想出他是誰？奇怪的是又有着一種模糊印像，似曾相識。

「諸位看夠了吧？」黑袍老者道：「事實上，我們沒有見過，但老夫對四位却不陌生，四位雖然易容化粧，却無法逃避過老夫的雙眼。」

四大捕頭盡除去臉上的藥物，恢復了本來面目。

「閣下似曾相識，但吳某又確定未曾見過，這其中會有些甚麼原因呢？」

黑袍人淡淡一笑，道：「這就是我們大不相同之處了，我也未見過四位，確能知道四位身份，你是吳鐵峯，他是杜望月。」

他指出四大捕頭姓名，竟是一個不錯。

杜望月略一沉吟，道：「這又何足爲奇，只要取到我們四人的畫像，任何人都能辨認出我們的身份，而四大捕頭的畫像，取得又十分容易。」

但聞蹄聲得得，南、北兩路都有大批人馬趕來。



北下的一批，立刻把鏢車圍了起來，人數三十多個，爲首的是一個五十左右的青袍老者，身後兩個中年人，在後面是三個腰束藍帶的中年人，各率八個黑衣人，把鏢車團團的圍住。

他雖然無特別的標識，但層次分明，一眼之下，就可以分辨出，那老者是領頭的人物，大概是大檔頭的身份，兩個緊隨身後的大漢，大概是二檔頭了，三個帶隊的，大概是三檔頭，這是一批穿着明顯的廠衛人馬。

譚文遠一見那青袍老者，不禁打個哆嗦，道：「原來黃大檔頭閣下。」

青袍人淡淡一笑，道：「你認識我？那就說說看，我是誰？」

「七步追魂黃國龍，黃老爺子，」譚文遠道：「青龍旗下大檔頭，天下有誰不知？」

黃國龍道：「老夫有這麼大的名氣，唉！只好大方一點了，譚文遠，帶着你的鏢師和趟子手滾吧！老夫不爲難你。」

「大檔頭，我們收了人家的保費啊！」譚文遠道：「行有行規，他們如果是犯了法……」

「我已經放過你了。」黃國龍道：「仁至義盡啊！你不肯接受，那就不能怪我了。」目光一顧身後分列的兩個大漢，道：「給我殺！」

兩個大漢恭恭敬敬答應一個是字。

三個腰束藍帶的已向前湧上。

二十四個廠衛，加上三個領隊的三檔頭，一躍下馬，四面八方的攻了上去。

八個趟子手四個鏢師，早已部署好迎敵陣勢，揮動手中兵刃展開了一場厮殺。

入選廠衛番子，都有相當的武功，三檔頭更是江湖有着相當名氣的高手，八個趟子手一個要分拒三個人，應該早就被殺了，但他們迎敵的方式，是互爲依恃，四個鏢師武功强，分別接應，廠衛人多，反而用不上力，大部份的人無法出手。

一時之間，竟然形成了一個僵持不下的局面。

黃國龍看了一陣，怒道：「住手，都給我退下來。」

衆廠衛應了一聲，撤退十尺。

望了左、右兩個大漢一眼，道：「你們兩個出手，人多手亂，鬧成了大笑話，限一盞熱茶工夫之內，給我全部殺光。」

兩個人應了一聲，飛身離鞍，人在空中，刀已出鞘，撲向兩個趟子手。

兩個趟子手剛剛舉起了手中兵刃，刀光已越頸而過，鮮血噴成一道血柱，把人頭冲起四五尺高，屍體和人頭，同時跌落在雪地上，江坤、馬華一劍一刀趕過來，已是慢了一步。

但兩個二檔頭並未給江坤、馬華出手機會，迎面劈出三刀，把兩人迫退三步。

黃國龍點點頭，道：「這還像是個殺人的樣子。」

周行、嚴笙趕過來，準備合力迎戰兩個二檔頭了。

譚文遠也拔出了七星刀，向四個鏢頭靠過去，他目睹了人家離鞍，拔刀，取首級的手法，心中明白二對一也未必是人家的敵手，加上自己一把七星刀，也許還可能多支撑一刻時光，四大捕頭如能殺退强敵，回來支援，也許還能保住性命，否則今天是死定的局面。

「楊隱、唐俊，你們加把勁。」黃國龍道：「十合內殺了他們五個，白虎旗長親自出馬，咱們不能輸給他們，青龍旗只出動大檔頭和兩個二檔頭，照樣把事情辦得風風光光。」

譚文遠一顆心完全吊了起來，原來兩位二檔頭，竟是江湖上顯赫一時的兩大殺星楊隱、唐俊，勿怪出手就取人首級，如同探囊取物，譚文遠心中明白了，就算黃國龍不出手，廠衛也無人幫忙，也無法支持十個回合，回頭對篷車喊道：

「是老爺子交代我保護女眷，不過，我們遇上了江湖高人，恐怕很難完成吳老爺子的吩咐了。」

楊隱、唐俊聽他讚美自己是江湖高人，心中很愉快，未立刻出手，任他把話說完。

目光一掠六個活着的趟子手，道：「你們也走吧！我和四位鏢師擋他們一陣。」

六個趟子手苦笑一下，道：「總鏢頭，走不了的，二十七位高手在側，虎視眈眈，豈肯放我們生離去。」

「譚文遠，老夫放你，你們不肯離去。」黃國龍冷冷接道：「現在，才想到性命要緊，未免是有些悔之晚矣！你們不願自戕，可以閉目受死，老夫讓楊隱、唐俊出手點你們的死穴，不但可以留個全屍，而且，死得也不痛苦。」

「死了就是死了，也不能再死一次。」譚文遠道：「黃老爺子的盛情，在下只有心領了。」

「總鏢頭視死如歸，確有大丈夫的氣概！」隨着那嚦嚦鶯聲，車簾啓動，走出來小雅、小文。

兩位姑娘手中執着長劍，臉上帶着笑容，緩步行了過來。

「這是玩命流血的事，和女人沒有關係，兩位姑娘請回到篷車上去，」譚文遠急急說道：「黃老爺子是大人物，不會殺女人的。」

（未完‧六）

**上文提要：** 蕭丹與齊女突見人影，以爲鬼手去而復返，原來是袁原的師兄，也是她的情人仇彬逃生而來。蕭丹與齊女決定將他倆送回無名山莊暫避，自己方可輕身追擊鬼手。驀然間一手搭在蕭丹肩膊上，原來是鹿杖翁，蕭丹將遇到鬼手經過告之，萬料不到鹿杖翁一聽到鬼手的出現，整個人沉在痛苦的回憶中……

# 劍底鴛鴦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弱冠少年訴家史　幽冥界中尋生父

鹿杖翁嘆了口氣，說：「各位，休要提起，我老頭兒運蹇時衰，有道是：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英雄無錢，難行寸步，偏又酒蟲發作了起來，沒錢買醉，掌櫃的，替我估個價兒，這娃娃的一身衣衫，換得幾壺汾酒，我老遠就嗅到了，準是老遠從山西運來，若還不夠，就把這娃娃也押上了。」

敢情連掌櫃的也迎了出來，呵呵笑道：「老爺子又來說笑了，任你喝多少，喝了，拍拍屁股就可走路。」

蕭丹一眼已見到角落裡的齊女，不由一怔，因爲不見那袁原、仇彬，沒好氣，把鹿杖翁的手一扔，說：「掌櫃的，這糟老兒的鹿頭杖，別瞧黑黝黝的，可是他的命根子，沒錢，扣押下來，不怕他不拿金子來換。」

那有工夫打趣兒，奔到齊女身邊，可嚇了蕭丹一跳，因爲齊女不但蹙了眉頭，而且，這樣寒涼的天氣，竟然額角見了汗珠，若不是劇鬥過，必也曾沒命奔跑過，當然就聯想到幽冥鬼手！忙問：「他們……二人？」

齊女搖了搖頭，道：「不是兩個，應該說是三個了，因爲還加上了一個袁原的爹，那老武師袁其方。你怎會這時才來？」

齊女隨簡略的將蕭丹離去後的經過說了。

「當眞是冤家路窄，只要避開幽冥鬼手，先安頓他們二人，那知，情俠大鬧邯鄲，竟把那鬼手引來了。」

「可不是我。」

「當然不是妳，除非你有分身法兒，而且我已知道是誰了，有其主，必也有其婢。」

「快說，那兩人怎麼啦？」

「是三個。」齊女道：「幸好那袁其方在鬼手身邊，可憐的老武師，被鬼手挾持，也奔走了一夜，又那似鬼手身若飛飄，任他如何狂奔，也落了後，還幸我們是歇在路邊，鬼手在前，先被我發現了，可眞嚇了一跳，我可不是怕了幽冥鬼手，而是不能兼顧，保護他們，妳又不在身邊……」

「後來？」

「那袁其方隨後奔來了，我即時截住了這老武師，心下已有了主意，要他們三人即刻往西，有多遠，就走多遠，最好能找到無名山莊，我却追上了那幽冥鬼手，把他引進城來，和他捉迷藏兒追逐，一者拖延時刻，讓那三人遠走；二來，等待妳出現，也許，妳已把劍取到手中，那知已兩番來過這醉黃粱了，却總不見妳，這已是第三次前來了。」

蕭丹眉兒一挑，道：「妳已見



到了，不用帶信兒，鹿杖翁已尋了我來，鬼手在何處？」

齊女抹了抹汗，道：「這鬼手身法之奇詭，實是我生平所僅見。也錯非是我，但因又不能不時時現身相誘，幾番差點被那鬼手抓住了，妳一定想不到，這幽冥鬼手的鬼手，不僅能暴長，而且能飛出丈許，總算我有先見之明，未放出紫煙蘿，否則必毀在鬼手上。」

「妳是說，妳一現身，那鬼手必然出現？」

驀聽篤的一聲響，又一聲呵呵，又呸了一聲，說：「娃娃，妳幾時成了驚弓的小鳥兒。」

原來那一聲響，竟驚得齊女跳了起來，蕭丹剛坐下，跳起來更高，因爲正說幽冥鬼手，何況這鬼手隨時隨刻都有可能現身出來。

「你這該死的賊鬼老兒，早晚教你知道厲害！」

「不用等早晚，」鹿杖翁說：「聽你們一說，我已等不及了，正想見識一下幽冥鬼手的厲害，讓他也見識一下我的鹿杖的厲害。」

這老兒向店堂中望望，竟沒人注意他們這一個角落，皆因午時吉期已近，知府大人就要送新娘來換印，那店堂之中，人客越聚越多，初時的傳言，把傳聞加鹽又加醋，早已是面目全非，越說越起勁，第一美人兒兼才女，自是美艷絕倫，天上少有，地下無雙，情俠希夷，自然也成了六臂三頭，誰也未理會他們說些甚麼，即使再大聲些，也沒人聽到。

鹿杖翁把手中的鹿杖一揚，說道：「娃娃，爲甚麼我捨棄了寶劍不用，打造了這鹿杖？」

蕭丹被他一言提醒，說：「我明白了，我爹一念之仁，讓那魔頭逃走了，你就知那魔頭它不甘休，早晚必要尋來，這杖頭形似鹿角，必是專爲尅制那魔頭，破他的鐵布衫，不錯不錯，這鹿角恰合穴道的部位。」

鹿杖翁哼了一聲，鹿杖一觸地，又發出沉悶的篤的一聲，因爲近在身邊，蕭丹與齊女都感到震動。從未出現過的稜芒，也出現在鹿杖翁眼中，臉更青，那酒糟鼻子却更紅了，道：「娃娃，你猜猜看，任他鬼手是精鋼，即使削鐵如泥的寶劍亦不能斷，受不受得我這鹿杖一擊，即使那鬼手能飛出傷人，能傷我不能？」

蕭丹道：「我明白了，你想先找幽冥鬼手試試這鹿杖的威力？」

「何用試。」鹿杖翁說：「打了小的，你們想，老的出不出頭？」

「你想把那魔頭引出來？」

「這就叫反賓爲主，好過等他，却又不知那魔頭何時前來。」

齊女的眼珠子直轉，道：「我雖不知其詳，也明白了個大概，老前輩，你不覺得這幽冥鬼手突然出現，報仇也罷了，爲何那仇大鵬全家老幼一個不留，更殺害了十多個捕快班頭，是否，也想引出甚麼人來？」

鹿杖翁的一雙眼睛睜大了，讚道：「不愧是紫煙蘿，老夫甘拜下風，你說得是，當年那魔頭被這娃娃的爹斷了一臂，如何不含恨在心，如何不想報仇雪恨，但仇人神龍見首，非但不知有無名山莊，無名山莊莊無名，更在虛無縹緲間，何處尋去，你說的是，必也像當年在山東道，那血雨腥風把我這娃娃的爹引去一樣，幽冥鬼手必是奉命行事，要把我們引出。」

齊女立即起身，道：「好，事不宜遲，我們就來個反賓爲主。」

鹿杖翁跳了起來，道：「我先走一步，在西去的道上等候，咱們兩人，一明一暗。」

蕭丹噘了嘴兒，嚷道：「我呢，沒我的份，那可不行。」

「西去無名山莊，娃娃，你不會不識路吧，趕快去取回你的膽兒來。」

「我的膽兒？」

「有了短劍，你不就有了膽了，難道你不是爲取劍而來？還有，會合了你那兩丫頭，即刻……你知道該做甚麼？」

「當眞，」蕭丹說：「沒我們引路，那三人如何去得無名山莊。」

「還有……」

不待鹿杖翁說下去，蕭丹已點了點頭，道：「不用說了，那事不宜遲，回到無名山莊，該做甚麼，我明白。」

鹿杖翁回過頭來，呵呵一笑，說道：「捉鬼又降魔，少了你這娃娃，那還了得，我剩下的這幾根鬍子，不怕被你拔光啦，不怕你不快快趕來。」

蕭丹嘻嘻一笑，也扭轉頭來，說道：「賊鬼老兒，問你怕是不怕。」

篤的一聲響！齊女點了點頭，這番她可看明白了，鹿杖翁去來如風，乍隱倏現，原來是借那鹿杖之助，而且高去高來，蕭丹大象無形，却是在你眼前突然失去踪跡，那自是因爲店堂中較暗，人客又多之故。

齊女也不敢怠慢，因爲那篤的一聲響，早把店堂中的人客驚動了，都回頭來望，就有人咦了一聲，說：「邪門，明明有一老兩少三個人在這角落裡說話兒，怎生都不見了？」

「當眞，我也見到的，好像還在吵咀。」另一個說：「剛才我也見到。」

「別疑神疑鬼了，」另一個說：

「你們聽，這不是來啦，人家必是瞧熱鬧去了。」

可不是來了，街上人如潮湧，吹吹打打之聲，因人多言喧，到了近處才能聽到，明知花轎繡簾低垂，瞧不見美人兒，能看到的，不過是知府嫁女，玉葉金枝女出閣的排場，其實，大夥兒要瞧的，是那情俠希夷。

「喂，見到情俠希夷沒有?」

「在那裡?誰見過呀?」

誰也沒見過，見過的，只有一個，蕭丹可不在人羣中尋找，好丫頭，端的也好生大膽，也眞虧她們想得到，禮堂竟設在守備的衙門。

那守備衙門外，早已擠滿了等候瞧熱鬧的人，蕭丹前後轉了轉，只見人羣中倒有一少年是身上暗藏兵刃的，暗處亦埋伏下强弓硬弩，任她一再現出身來，那兩個死丫頭總不見現身前來，她倒不是躭心兩個丫頭，哼!再多的硬弩强弓，又豈能奈何得了兩個丫頭。

端的好主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守備衙門必然嚴陣以待，但因此反而暴露無遺。

蕭丹不但衣錦繡，而且好不蕭洒，都以爲必是新郎的同窗學友，可不有不少新郎的同窗學友，却喜洋洋，簇擁着新郎，蕭丹便也混跡其中。好生焦急，因爲總不見兩個丫頭現身。

好不容易等到花轎來了，蕭丹那有興趣去瞧新娘，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了，直恨得蕭丹牙癢癢，忽然有人擠近身來，道:「這位相公，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你這小相公一表人才，風流又瀟洒，還怕沒美人垂青?」

悄不見，被那人的手肘撞了一下子，原來也是個年輕俏相公。

蕭丹一圈臂，快逾電閃，在那俏相公臂上狠狠擰了一把，說:「死丫頭，你總算死出來啦。還不快快走?」

原來那丫頭也扮成了個相公，蕭丹揪住她，擠出人羣，到了僻靜之處，道:「那丫頭，又死在那裡去啦。」

「花燭已洞房，自當還印歸趙。好哇，你狠心把我們丟下在靑州道，獨個兒去闖蕩逍遙。噯唷，好痛!」

蕭丹皺了眉兒，因爲劍在那個年長些的丫頭身上，拖了這丫頭就走，道:「快，我們得即刻回莊，快去把她找來，你這兩個淘氣的丫頭，可知闖下了大禍，不會把我引來，却引來了一個魔頭!」

那丫頭噗嗤一笑，說:「哎喲!是誰拖着我在走，敢是活見鬼，是你魂兮歸來。」

「對，活見鬼，」蕭丹說:「活死人，也和鬼差不多了。」

大象無形，即使在稠人廣衆的街道之上，兩人步來，如在無人之地，從小兒就練的功夫，不如說從小就追逐玩耍，如何不爐火純靑，都到了家，兩個丫頭分開行事，本來這丫頭要把那暗樁伏卡戲耍一番的，想想若是强弓不見箭，勁弩也不見弓箭，那些伏卡暗樁，會不會魄散魂飛。之後，與送還官印的丫頭在約定的地方會合了，等待蕭丹的到來。

不料蕭丹倒先找來了，那丫頭從沒見小姐這麼緊張心急過，話說必也有因，倒也不敢玩笑了，會合了那丫頭，即刻出城。

「小心了。」蕭丹把這一日的經歷說了一遍，道:「遇上了幽冥鬼手，千萬要小心!」

兩個丫頭雖說都是初生之犢，但聽說鹿杖翁也險死還生，蕭丹有劍也不帶在身邊，爲甚麼有膽闖蕩江湖?就是自恃閉穴打穴的功夫傲視武林，竟然奈何不得這幽冥鬼手，倒差點傷了自己的脚，如何不駭然。

「現在，」蕭丹說:「先追上那三人，一位老武師，一雙少年男女。」

「又是一雙有情人!」

「豈僅不能成其眷屬，且全家被殺了。」蕭丹說:「好極了，當眞失敬得很，敢情兩位都是情俠，不用說，都濟困扶危，義薄雲天，這三人可交給你們啦，追上這三人，護送他們回無名山莊，並把那魔頭重現江湖之事，告訴我爹，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那魔頭重現江湖，自是要報斷臂之仇，必然也有恃無恐……」

言尚未了，兩個丫頭都跳了起來，倏地一分，攔住了蕭丹的去路，叫道:「再又想丟下我們，那可不行!」

蕭丹一旋身，似風擺柳，兩個丫頭的臉兒都被擰了一下，說:「誰說把你們丟下了，會合了齊女，還有鹿杖翁那糟老頭，先打發了幽冥鬼手，好戲還在後頭，哼，誰教你們闖下了大禍，把那魔頭引來，再說，那個可憐的袁原姑娘，就是來求助於你們呀。」

「甚麼，求助咱們?」

「誰又教你們是情俠，現在那三人在危急中，見死不救，不濟困扶危，還算甚麼情俠，請啦，兩位有情又有義的情俠!」

蕭丹一躬身，身形登時縮小了，是退去遠了，當眞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兩人都是一怔，眞個是三分武功，七分歷練，才多久不見，一同練的功夫，蕭丹却精進神速，眨眼已失去了她的踪跡。

兩個丫頭那會知道，蕭丹絕頂聰明，從滄州道初遇齊女，由女山湖又揚州，再又結伴北來，那日不追逐戲耍，你追我趕，那齊女又何嘗不是一燈大師的傳人，金鳳會的，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禪功無相，施展開來，蕭丹雖然不相形見拙，却總覺得縛手縛脚，便暗中留神，竟被她偸了師，是以在兩個丫頭眼中，蕭丹精進神速!竟然再也攔不住她，只得依照蕭丹的吩咐，追尋三人，前往無名山莊而去。



蕭丹有劍在手，而且是削鐵如泥的寶劍，鹿杖翁說得不錯，找到了膽兒。

想想有多氣惱，昨晚那一脚，非但無損幽冥鬼手分毫，倒把她自已的脚踢痛了。對蕭丹來說，可說是自離了無名山莊以來，首次遇到的挫辱。若然不是齊女在身邊，若然幽冥鬼手即時出手，她眞不敢想像，會不會遭那鬼手的毒手!

即使只有齊女見到，又如何不難堪羞愧。

不行，她非要搶先，廢了鬼手的毒手不可。昨晚在火光之下，她看得清楚，那鬼手烏黑，可知餵有劇毒。

鹿杖翁與齊女約定，等候在西去的路上，由齊女把幽冥鬼手誘來。

這已是西往無名山莊的路了，怎生都不見人?

路，由邯鄲前往無名山莊，壓根兒就無路，只有方向，蕭丹忽然怔住了，會不會，齊女把方向也弄錯了?

已近太行山區，眼前一遍荒涼，無路，又那有路人，想找個人來問問，也不可能，甚至罕見人家，只覺腹中饑餓起來，可不是已尋了半日，那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暮靄已四合。

忽然間，漸漸遒勁起來的晚風，送來了一股熟悉的香味。

是烤野味的香?不錯。

蕭丹心中登時大喜，立即想到了齊女，那晚在揚州城郊，齊女就是用烤野味的香氣，把她引去的。

莫非，這又是齊女?

那天色黑下來了，心想:既然烤野味，便有火，當然不難尋找。

她看見了，火光，不，只是亮光，分明火光被擋住了，即使亮光也很微弱。

奔過去一看，火光更閃亮了些，原來是一間廢棄的土屋，屋頂已塌了一半，火光在頹垣後燃燒。火在夜風中搖曳，是以那火光乍暗還明。

廢棄的房屋，亦沒有行路人，還會是誰?必是齊女尋她來了，以火召喚。

那香氣也更濃了，躍過頹敗的土墻，可不是有野味烤在火上，像那晚在揚州所見，其實，也像昨晚一樣，野味烤在火上，却不見人。

蕭丹餓極了，以爲必是齊女無疑，哼!這必是又躲了起來，像那晚一樣。

餓極了的蕭丹，不顧燙手也燙嘴，取下野味就吃，餓不擇食，何況眞美味。

風聲颯然，來了，哼!怕你不出來。除了齊女，還會有誰?

走近了，一步，又一步，從身後走來了，錯非是她，才能聽得出來，因爲那脚步輕得不能再輕了，除了齊女，只怕再無人有這樣輕的脚步了，好哇，蕭丹不是假裝，是眞吃得津津有味，頭也不抬，但假裝沒聽到，脚下却加了勁兒，只待齊女再走近一步，她便就坐勢，挪移兩步，教齊女撲一個空。

那知，身後的人却從身側走去，轉向她前面，不，是火堆邊。

仍不抬頭，却聽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喂!你這人……你……你是甚麼人?怎麼不告而取!」

竟是一個年輕又陌生的聲音，蕭丹一楞，抬起頭來，啊!呀!一個陌生人，一個……弱冠年紀，火光照映之下，更見似朗星!

好個丰神俊朗的少年，只不過兩道眉兒緊蹙了起來。

蕭丹看了看身邊的少年，不自覺又望了望手中的野味。甚麼?敢情不是齊女，這野味是少年烤的。

不，不是少年，至少比她年長，也許，是這人太俊朗了些，而她自己，却是姑娘，從不會尷尬的蕭丹，竟尷尬起來。

一口嚥下嘴裡的野味，因是囫圇吞下，一時說不出話來。

那少年忽然嘆了口氣，仍然蹙眉不展，點了點頭兒，說道:「你必也像我一樣，餓極了，不過，慢慢吃，休要鯁住了。」

蕭丹好不尷尬，眞有些手脚無措，要放下手中野味，又無處可放，總算說得出話來了，說:

「這是你烤的?」

少年已在火堆旁坐了下來，蕭丹這才發現，少年手中拿着個葫蘆。

少年點了一下頭，道:「我去取水了，趁野味尚未熟透，去取了水來，那知跑了好遠，才找到一條小溪。不要緊，這野味雖是我烤的，但我一人也吃不了許多，這裡一片荒野，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確是有錢也買不到食物。」

蕭丹囁嚅說:「我……以爲是……我同伴烤的，對不起!」

「不用介意，」少年說:「你撕一半給我就行了。」

蕭丹把野味遞了過去，登時臉上熱了起來。倒不是把吃剩下的還給人家，而是，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她是一個姑娘，怎可把吃過的東西給人家。

但又非給人家不可，而且，已遞出去了。

那少年接去了，並把手中的葫蘆遞給她，道：「想必你也渴了。」

少年臉上突然流露出一絲苦笑，說道：「我們，不但同是天涯淪落人，而且，同是饑餓人，不要客氣。」

蕭丹接過葫蘆，可不是渴極了，入手就聞到一陣淡淡的酒味，不禁皺了眉頭。

少年看在眼裡，道：「不瞞你說，這是盛酒的葫蘆，權且用來盛水，既然同是天涯淪落，又同是饑餓人，恕我不客氣了，稱你小兄弟。小兄弟，放心，是水，不是酒，喝吧！」

那少年也像眞餓了，不再理會蕭丹，吃起野味來。

蕭丹也才仔細打量起少年來。只見少年滿身風塵，衣着還有些寒酸，竟然猜不出他是甚麼人，不像是讀書人，但談吐文雅，想到適才他從身後走來，那風聲颯然，腳下點地無聲，分明有一身功夫，忑怪，卻又不像是武林中人，衣着不像，若是武林中人，豈會如此文雅。

眞怪，蕭丹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分明從未相遇，從未見過，何來這樣的感覺？

到底她易釵而弁久了，雖然是姑娘，性格卻灑脫爽朗，勝過靦覥的少年，她也眞不明白，以往行走在江湖之上，簡直忘了自己是個姑娘，偏在這少年面前，竟然也會靦覥起來。

也許，是她首次遇到這樣一個丰神俊朗的少年，令她記起自己是個姑娘。

少年不再瞧她，雖然坐在火堆旁邊，身上漸漸熱了，但臉上的熱卻漸漸減退了。

漸漸，又回復了她的灑脫爽朗，喂了一聲。

少年抬起頭來，斯斯文文地抹了抹嘴兒，說：「你，叫我？」

「我問你，」蕭丹說：「你獨個兒，怎麼跑到這荒郊野地來？」

那少年瞧瞧蕭丹，又向自己身上瞧了瞧，忽然笑了，映着火光，一雙星眸也更明亮了，明亮得令蕭丹一陣心跳，因爲少年直視看她，瞬也不瞬。

少年笑道：「正是，這話正該是我問你才對，你分明是個養尊處優，玉食錦衣的少年，怎會獨個跑到這荒野裡來？」

「我……」蕭丹避開了他的目光，說：「我找人，和同伴失散了。你呢？你還沒回答我。」

少年目中的光亮熄滅了，黯然長嘆一聲，道：「我，也是，不過，失得太久，太久啦，整整十有五年，你不見我滿身風塵，三年了，又是三年整，找遍了大江大河南北的荒郊野嶺，宿露餐風，但找尋的人，音訊全無。」

蕭丹見他黯然，面現悲戚，道：「尋找的，必是你的親人了？」

少年點了點頭，道：「我爹。你呢？」

那麼，這少年還是一位尋親的孝子，倒失敬了，蕭丹道：「我卻失散不久，午間還在一道兒，找的也是個少年，還有一個酒糟鼻子的老兒。」

少年搖了搖頭，道：「那你必是找錯方向了，我在這一帶，已轉了一個下午了，何曾見有這樣的兩個人來？」

蕭丹忽然心中一動，道：「正是，我忘了問你，你見到一個活死人沒有，一個皮包骨頭，黝黑得像從墳墓中起出來的活死人一樣，你，別怕啊，像鬼怪，可不是鬼怪。」

那少年忽然跳了起來，蕭丹心頭一緊，以爲少年見到過，仍心有驚悸。

少年瞪大了眼睛，激動之極，叫道：「你……你見到過，你也找這樣的一個人！」

蕭丹大吃一驚！也跳起身來，說道：「原來，你找的，是幽冥鬼手？你爹？幽冥鬼手是你爹？」

「幽冥……鬼手？」少年發亮了的目光黯淡下來了，搖了搖頭，道：「你說，那皮包骨頭的人，活死人，叫幽冥鬼手？」

蕭丹大大鬆了一口氣，當眞，幽冥鬼手多大年紀，據袁原說來，必不滿三十，豈會有這麼大一個兒子？

眞也不明白，她和這少年不過初相識，不論是否，與她何關，爲何她大大鬆了一口氣？

蕭丹點了點頭，說道：「是呀！他自稱幽冥鬼手，原來……原來你找的人，尋訪了三年，宿露餐風，尋了整三年的人，也像這幽冥鬼手？」

少年卻仍激動之極，道：「這幽冥鬼手在何處？雖然不是我要找的人，卻極相似，快，快告訴我。」

因爲激動，再也不文雅了，蕭丹心中忽然一動，退一步，再又退了一步，問道：「你可知這幽冥鬼手，出現還不到一月，已殺人無數，不但殺了十多個捕快，而且，殺死了一個武師全家老幼二十餘口……」

想想看，連婦人孩兒也不放過，如何不令她髮爲之指，切齒咬牙起來，不料少年竟然面露喜容，蕭丹退了一步，他倒上前了兩步，激



動得聲音也抖顫起來，說：「是了，是了，這幽冥一派，莫不是死裡逃生，痛恨六扇門中人，遇上了，絕不放過，今日邯鄲城中地覆天翻，那六扇門中人被殺的，已不知其數，都說是情俠希夷所爲，只有我才不相信……」

蕭丹聞言，再又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邯鄲城的捕快被殺？死了無數？」

「可不是麼，」那少年興奮得臉也紅了。道：「就是午間的事，不僅六扇門的捕快，連那守備埋伏下的伏樁暗卡，也有多人被扭斷脖子，無數人洞腹穿胸！死狀慘不忍睹。」

蕭丹這一驚，雖然非同小可，但卻也明白了一件事，爲何她守候在西去無名山莊的道上！竟然不見人了，是了，今日午間，齊女躲入醉黃粱，那幽冥鬼手必是發現六扇門中人全出動了，正如這少年說的，也正好那鬼手在易縣遇上了六扇門中人，便不放過，是以放過了齊女，轉而去對付六扇門中人去了。她找到了兩丫頭，即刻離了城，這必是之後的事，這半日來，沒見過一個邯鄲的來人，是以不知曉。那麼齊女與鹿杖翁爲了阻止鬼手再濫殺無辜，必已轉回城中去了。

蕭丹明白了緣故，就想立即前往邯鄲。

卻聽那少年繼續說道：「我從江南來，何曾聽說情俠希夷濫殺人的，情俠必是多情人，豈會如此心狠手辣。我就想到幽冥一派，痛恨六扇門中人，遇上了，是絕不放過的。我還以爲是，以爲是我爹所爲，故爾到荒郊野外來尋找。原來是幽冥鬼手所爲，當眞皇天不負有心人，我苦尋了三年，今日總算有了線索，尋到這幽冥鬼手，必也知道了我爹的下落！」

蕭丹強忍住那衝動，卻是心中一動，從沒人知道甚麼幽冥一派，別說她了，連她爹，無名山莊的莊主，甚至見多識廣的鹿杖翁，連幽冥一派這名兒也不知道。

這少年不但知道，這麼說來，他爹亦是幽冥一派中人了，豈可放過這大好機會。

爲何，蕭丹感到心兒在陣陣收縮，一陣陣緊，緊得有些兒痛楚。

這麼個……唉！這麼個英姿颯爽的少年，一個饑餓的，被人家偷吃了他辛苦燒烤的野味，非但不發怒，反倒送上飲水的少年，多善良、多慷慨，又多富同情之心，該是個多好、又多……

蕭丹想着想着，那臉兒竟然又紅了起來，因爲想到可愛，多可愛的少年。

但她的眉兒又不禁皺了起來，是憐惜，還是悲哀，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不由她不心頭陣陣緊，緊得痛楚。

那少年興奮得在火堆旁邊轉來又轉去，說道：「那麼，果然我沒猜錯，果然是幽冥一派所爲，老天爺有眼，終於被我找到了。」

他做甚麼？望望天，忽然走回來，在火堆上加了柴薪，把火燒得旺了起來。在熊熊的火光照映之下，本已明亮的眼睛，更亮了，連紅紅的臉兒也發亮起來。兀自自言自語：「其實，幽冥一派，不會濫殺無辜的，我知道，他們只不過是有仇必報，心狠手辣了些，遇到六扇門中人，卻絕不放過一人，而且必然死得極慘，我把火燒得旺了，必能老遠就可見到，你信不信，他們豈僅不傷害與他們無仇的人，而且不願驚世駭俗，不願被人見到，這就是我來此荒涼地尋找之故。」

蕭丹再也忍不住了，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有仇必報，竟連人家老婦嬰兒也不放過，哼！老婦嬰兒，和他們有甚麼仇？」

那少年搖頭又嘆氣，苦笑道：「故爾我說他們心狠手辣了些，也許，這就是，就是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吧。」

蕭丹本來還要說的，忽然想到今日鹿杖翁不也怨她爹一念之仁，留下禍根麼？

剎時之間，鹿杖翁的一席話，也就都湧上了心頭。不自覺，走開了一步，離開那少年遠了一些。因爲她已知道，這少年的爹是誰了，當然就是當年被她爹斬斷了一臂的魔頭。

那麼，她是這少年的爹的仇人之女了。

不自覺，摸了摸懷中的短劍，她知道，但這少年可知她是他爹仇人之女？而是，那火光熊熊，雖有斷牆遮掩，但必可照出老遠，老遠就可見到。也許，這就是幽冥一派互相連絡的信號，說不定，幽冥鬼手隨時都會被這火光引來。

眞恨不得即刻回去邯鄲，如何地地覆天翻了，她想知道，但尚在其次，主要的是會合旗女與鹿杖翁。

那少年興奮得直搓手，兀自在火堆旁邊轉來轉去，蕭丹差點要嘆息出聲來，只不過有了他爹的綫索而已，已是如此興奮，可知這少年實是大孝，卻又眞令人惋惜，那樣一個魔頭，怎又會生出這麼好的少年來，竟會有這麼……一個兒子？

眞是個……可愛的少年，雖然滿面滿身風塵，衣着寒傖，絕不瀟洒，更不風流，但相處久了，越覺出這少年的可愛來，是少年的大孝、善良、誠懇更慷慨，令他俊朗的颯爽英姿，更發放出異彩來，敢情還有比瀟洒、風流，更能打動她的

芳心，更可愛的。

　不，好不容易，有了這機會遇到了對這幽冥一派熟悉的人，她豈能放過這大好機會，想想，連鹿杖翁見多識廣，竟連幽冥一派也不知道，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鬼手，那刀槍不入的銅皮鐵骨，那來去如風似幽靈，加起來，實在是神奇詭絕，她已見識過了，從來目中無人的鹿杖翁，尚且不敢大意，她如何不弄清楚，也許，她更好奇，也不願離去，捨不得離開這越更可愛的少年。

　她在火堆旁邊坐了下來，暗中問了問懷中的短劍，說道：「你眞以爲把火燒得旺了，就能把那鬼手引來？」

　少年停下步來了，說道：「你這小兄弟，你爲何來到這裡，難道不是這火光把你引來的麼？」

　蕭丹不自覺，摸着自己的臉兒，姑娘扮小子，令人看來會年輕些，那齊女不是初見時，說她是雛哥兒麼，其實，齊女與這少年，比她大不了三兩歲。

　她喜歡少年這樣叫她小兄弟，本來陌生初相識，豈不立即親近了，亦可見少年誠懇，毫無城府。她的觀察不錯，他眞豪爽。

　蕭丹嫣然一笑，也許，有生以來，她從沒這樣一笑嫣然，那是一個姑娘，在她所喜愛的少年面前，才會發出的嫣然微笑，因爲她也從沒感覺過那心上的甜意，現在，甜意却上了心頭。

　「好，」蕭丹說：「同是天涯淪落，又同是饑餓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那我叫你大哥哥。大哥哥，你何不坐下來，長夜何漫漫，瞧你，興奮得連饑餓也忘了。」

　少年望了仍握在手中的野味一眼，臉上出現了一絲笑意，可不是興奮得忘了饑餓。

　便也在她身邊坐了下來，把蕭丹吃剩下的大半隻野味，再又撕成兩半，冷不防把一半塞在蕭丹手中。

　她當然不防，又怎會防，少年挨着她，挨得那麼緊！肩併着肩，眞沒來由，她爲甚麼心兒跳起來，這可是從來沒有的感覺。

　「小兄弟，你怎麼啦？」少年說。

　蕭丹不僅心跳，連臉兒也熱了起來，因爲少年扳開她的手，因爲她竟慌亂得忘了張開手來，呔！不但把野味塞在她手中，而且，還把她的手兒捏了一下子，那麼輕輕柔柔的。

　當然不是輕薄，人家根本不知她是個姑娘，不過是小兄弟而已。那親切與誠懇，只令她在心中呔了一聲。

　少年笑着，望着她，因是挨得那麼緊，以致那雙明亮的眼睛，簡直就像在她臉上，令她更是心慌，臉也更熱了。

　少年笑笑道：「小兄弟，你的臉兒眞嫩。」

　「你你……你說甚麼？」

　是她躲不開，還是不想躲開，而且她的手兒仍被少年握着，原來不僅捏了一下子，而且，還把手停留在她手上。

　蕭丹習的是玄門內家功夫，饒是已極了得，但一點兒也顯露不出來，加上她是個姑娘，自幼玉食錦衣，那臉兒如何不嫩。

　但顯然少年指的是她害臊臉兒紅。

　少年更笑出聲來了，說道：「小兄弟，你的臉兒簡直比人家姑娘還要嫩。」

　呔！那隻停留在她手上的手，還柔柔輕輕地，不僅又捏了一下，還撫摸起來，竟又說道：「嘖嘖，連手兒也這麼嫩滑，到底是讀書人，不像我們練功夫的，只怕姑娘們的手兒，也沒你這麼嫩。」

　不，她不是躲不開，也不是抽不回手來，而是，不能，因爲，人家當她是小兄弟呀，毫無輕薄之意，亦無輕薄之態。

　何况，她多好强，眞不明白，今兒是怎麼啦，在這少年身邊，她竟靦覥忸怩起來，以往不論在兩個丫頭面前，尤其是和齊女在一起，甚至從來都以男兒自居的，今兒却異樣了，竟然感覺自己是個閨女，竟然成了姑娘。

　一點兒不是打趣，雖然仍在笑，但說得認眞，而且倒是他縮回手去了，又道：「說眞的，小兄弟，你不僅比姑娘更嫩，甚至普天之下，小兄弟，你若着上了女紅妝，必也成了個絕色的美人兒。」

　少年的一言一動，都逃不過她的一雙眼睛，但她雖然害臊，臉熱又心跳，却發作不起來，因爲不僅是他的手已縮了回去，而且，說笑之中，也顯露莊重來。

　何況，同樣的話兒，那齊女還是旗女的時候，不也說過麼，那是實話呀。

　少年甚至連目光也收回了！開始吃起他的野味，一面說道：「小兄弟，吃啊，你吃了那麼一點兒，連吃東西，你也像姑娘一樣秀氣。」

　「喂！」蕭丹竟然衝口而出，說：「你一再說，這像姑娘，那也像姑娘，莫非，你摸過捏過人家姑娘們的手兒！」

　衝口而出，想也不會想一下，說出這樣的蠢話來，收不回，後悔也來不及了。

　少年抬起頭來，又瞧着她了，失笑道：「若你不是小兄弟，眞以爲你在吃醋呢。」

　忽然，竟嘆了口氣，道：「我一生飄泊，少年深山從師，下山後，浪迹江湖，尋親三年，豈僅無紅顏知己，何嘗識得一個姑娘，不過是想當然而已。」

　蕭丹聽他一句深山隨師，那會放過這大好機會，忙道：「當然，大哥哥，你不但有一身功夫，而且一定好極了，我最羨慕你們有功夫的人，你說深山隨師，師傅是何人？又是何處深山？」

　少年笑道：「小兄弟，你又不會功夫，問來做甚麼，說了，你也不曉得，總之，我雖然會功夫，可不是用來行走江湖的，那時還是幼年，爹就把我送上黃山了，在青梗峯上，隨一個隱遁江湖多年的人學功夫，除了少數知交，很少人知其名姓。」

　蕭丹大喜，却不顯露出來，說道：「那必是位武林俠隱了，你爹必也是他的知交，不用說，你爹也好武功，在武林中大大有名了？」

　那少年忽然一聲浩嘆，點了點頭，而且，點下的頭，就不再抬起來。

　是傷心，還是羞愧？蕭丹倒不好意思催促了，火光之下，她看見一顆晶瑩的淚珠滾落下來，一顆，又一顆。

　遒勁的夜風，在曠野裡嗚咽，像是在和少年同聲一哭。

　「大哥哥，」蕭丹也把聲調放柔了，說道：「若是不便說，那就不說也罷。」

　忽聽格格一陣响，原來是少年在咬牙兒，抬起頭來了，不過，不是對着她，而是瞧着那吞吐的，也像是憤怒的火焰。

　「有甚麼說不得的。」少年說：「我爹有一身功夫，在江南，確實是大大有名，一生仗義行俠，却也因此闖下了大禍，便是我爹把我送上黃山不久，一日行走在山東道上，殺了一個貪官酷吏……」

　「啊！」蕭丹說：「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十多年了，是不是？」

　「我還是在三年前，才聽師傅說的，爲何爹把我送上黃山，就像忘了我一樣，從不去探我，問師傅，總是搖頭，直到三年前，我已盡得師傅的一生所學，遣我下山時，才對我說了，原來爹把我送上黃山，便因知道闖下了大禍，原來那貪官酷吏，不僅和江湖中人勾結，而且本就是個江湖敗類，沐猴而冠，他那六扇門中，也全是他的爪牙……」

　蕭丹啊了一聲，少年不再往下說，她也可猜到了，必是他爹後來落在那六扇門中，受盡了折磨，生不如死，是以從此痛恨六扇門中人。

　少年瞟了她一眼，道：「小兄弟，你很聰明，我不說，你必已猜到了，其實，詳情連我師傅也不知道，只知後來落入那些敗類手中了，被磨折得簡直不成人形，那班人以爲我爹武功盡失，再也不能脫逃，偶然一時大意，竟被我爹逃走了。」

　蕭丹又輕輕地啊了一聲，也許根本沒發出聲來，說道：「你說……你爹武功盡失？」

　心下却想：難道他爹不是被她爹斷了一臂的那魔頭？她多希望不是。

　少年却直如不聞，繼續說道：「其實，我爹去探過我的，只不過我不知道吧了，因爲，他已不成人形，不僅斷了一臂，而且……」

　「皮包骨，成了個……」

　活死人，蕭丹幾乎說出口來，那麼，那臂也必是被她爹斬斷，去黃山探望他，也是斷臂之後的事了？

　少年浩嘆了一聲，望着那吞吐的火焰，瞬也不瞬，輕輕地點了一下頭，說道：

　「不錯，活死人，師傅也這麼說，但我却沒見到。也因此，師傅也才知道，原來太行山中，有幽冥一派，不但詭絕的功夫如幽靈，形如幽靈，而且行動也如幽靈。小兄弟，別說你了，便我師傅一見，也嚇了一跳，以爲見鬼，若是我爹不說，也認不出他來。」

　「你是說……太行山中？」

　蕭丹簡直難信，無名山莊，也在太行山麓，怎生連她爹也不知有幽冥一派！

　少年點頭道：「小兄弟，你是個讀書人，身不在江湖，對你說了，也不要緊，便是你對人說出來，也無人能信。」

　「我，一定不對人說。」蕭丹忙道：「大哥哥，你對我說了，讓我增長些見聞。」

　一口一聲大哥哥，叫得多親切、多甜，誰又不喜俊美的少年，尤其是蕭丹，那臉兒不僅如花，而且流露令人倍加喜愛的稚氣，令人感覺是活潑又天眞，要不然，少年也不會一見就生好感，來歷不明，就叫她小兄弟。

　蕭丹挨近了些，像在她爹面前，有時候，在鹿杖翁面前，也用這招兒，簡直就沒人能抗拒，撒嬌地說：「大哥哥，你啊，說得詳細些，我最喜歡聽故事兒。」

　「只不過，這故事兒可怕得緊，小兄弟，你怕不怕，我怕嚇壞了你。」

　現在，由於急於知道幽冥一派的來歷，知道得更多些，現在，竟連自己是姑娘也忘了，也忘了害臊

，不但更挨近了，而且，把頭兒靠在少年肩上。說道：「在大哥哥你身邊，我就甚麼也不怕了，大哥哥，快告訴我，一定曲折又離奇。」

「而且詭絕，簡直像……神仙故事一樣。」少年說：「那是三年前了，我下山時，師傅才告訴了我，說十多年前，爹在山東道上，殺了那個沐猴而冠的官兒，那知竟是一個武林敗類，不但爪牙衆多，武林中人和他沆瀣一氣的，亦大有人在，而且同門師兄弟，多分別被他推介，作了多個州府的班頭，那官兒被我爹殺了，自不甘休。」

蕭丹眉兒一揚，道：「哼！若是撞在我手裡，我也會殺了他，啊！當然，若是我也像大哥你一樣，也會功夫。」

少年嘆了口氣，說道：「但我爹闖的這禍大了，人家人多勢衆，而且，是與官府爲敵，山東道上的六扇門，幾乎傾巢而出，我爹得知家鄉官府，亦得到行文知會。」

蕭丹道：「我明白了，這就是你爹把你送上青梗峯之故。」

少年點了點頭，道：「我娘親早已去世，我又別無兄弟姊妹，只有我，當然，那時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兒，據師傅說，幸是我爹早一步送我上山，否則，都落入官府手中了，因殺官如同造反，從此，我爹浪迹天涯，逃避追捕，卻不到半年，仍然落入那些爪牙中了，被押解回到山東道，可憐我爹已被磨折得遍體鱗傷，每經過一州一府，都要受一次酷刑，如何還有完膚，簡直……簡直已不成人形。」

少年把牙兒咬得格格响，蕭丹不自覺，把他的手握在掌中，忍不住說道：「後來，後來必是脫逃了，謝天謝地。」

當然脫逃了，那還用說麼，不是脫逃，難道還會放他一條生路不成？

「那班人見我爹已毫無抵抗之力，傷重得只剩下一口氣，便不嚴密監守了，卻不知我爹五分傷，卻裝成十分模樣，趁他們監守一鬆懈，竟僥倖逃走出來，逃入太行山中，待得被那些爪牙發覺，已是天明了，自然立即四出追捕，可憐我爹遍體鱗傷，如何逃得快，傷口迸裂，沿途又怎會不留下血迹，是以被追踪到了山中。」

蕭丹把少年的手握得更緊了，心想：他爹竟能逃得性命，可說是奇蹟。心中這麼想，自是沒說出口來。她知道，必是幽冥一派的人突然出現，救了他爹，那敢打岔。

「奇蹟出現了，」少年道：「其實，是絕處逢生，更正確些說：是死而後生，你想想，我爹已是毫無抵抗之力，何況都是恨極了他的武林中人，就在危急之時，突然發現已是在斷崖邊上，當眞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那斷崖簡直就是一條地縫，林中已陰暗了，那地縫更深不見底。」

「生不如死，你爹必不願再落入那些爪牙手中，我猜，他跳下去了。」

少年點了點頭，道：「我爹一咬牙，跳了下去，寧願碎骨粉身，亦不願再落入那班人手中。」

「却不料，奇蹟出現了。」蕭丹說。

不料少年搖了搖頭，道：「沒有，我爹死去了。」

蕭丹知道，當然沒死，死了，還會有下文麼？

「據我師傅說，我爹當時眞死去了，但沒有碎骨粉身，而是掉在其寒徹骨的水裡，原來那崖縫上窄下寬，積水成潭，因在地底，終年不見陽光，是以奇寒徹骨。

「我爹對我師傅說，眞死去了，不知過了多久，一定不止一日，竟然又回復了知覺，敢情被人救了起來，發現身在一個山洞中。」

「不，不是，」少年又改正自己的話，說道：「我爹眞以爲自己已死了，初時，不知是山洞，眞以爲到了陰曹地府，慘綠的幽光瑩瑩，陰風陣陣，砭膚生寒，那慘綠的幽光且乍暗還明，而且流轉閃爍，眞像鬼火一樣，眞像身外有無數的鬼影在遊移。」

蕭丹不自覺更挨近些，面前雖然火光熊熊，但墻角、曠野，卻黑暗陰森，火舌吞吐閃爍，那暗處自也乍明還暗，呼嘯的夜風，如何不像鬼哭神泣，那背上，可不也感到陣陣寒涼。

說甚麼她也還是個女孩兒，說：「大哥哥，你說，眞有陰曹地府？」

少年輕輕地抬起臂來，摟住她的肩頭，因爲蕭丹的半個身子，已在他懷裡了，說道：「小兄弟，別怕，是否有陰曹地府，我也不知道，只不過，我爹那時以爲自己死了，已在地府陰曹，不過他一點也不怕，因爲若有地府陰曹，自也最嚴明，他殺過人，但是那最壞最壞，死有餘辜的壞人，因爲除惡即是行善呀，殺一個壞人，便救了無數的好人，閻王爺爺明鏡高懸，那麼，他爲何要害怕。反而心下倍常寧靜了，因爲，既然不能脫逃，早晚必死，總好過落在那班爪牙手中，受盡折磨，連求死也不能。

「別怕啊，小兄弟，那知……原來，那不是陰曹地府，我爹沒有死。眞是被人從那地底的寒潭中救了上來，爹有沒有詳細告訴師傅，我不知道，不過師傅只是簡單對我說了，說，爹回復知覺後，竟然不



覺疼痛，明知自己遍體鱗傷，而且那半夜狂奔跌撞，傷口迸裂，倒更擴大了，原該疼痛的，但竟然不覺疼痛。」

「除非……死了，」蕭丹說：「鬼魂才會覺不出痛來，大哥哥，我不怕，不許你哄我。」

口說不怕，她却更緊地靠在少年胸上，臉兒也埋在少年懷裡，那麼緊緊的。

一絲笑意出現在少年唇邊，也把她摟得更緊了些，說：「小兄弟，眞沒哄你，我爹眞沒死，那也不是地府陰曹，因爲不久，就有人給他送食物來，不過，送食物來的人，也眞像鬼一樣。」

「活死人？」蕭丹立即想到幽冥鬼手，不自覺怯怯地向四外溜了一眼。

「不錯，活死人，瑩瑩的綠光流轉中，活脫就是一副骷髏，小兄弟，人死了，成了鬼魂，當眞不會知道痛楚的，但人已死了，還用飲食麼，那送食物給我爹的人，自稱是幽冥使者，後來我爹也成了幽冥使者，使者下是幽冥鬼手。那時只有三個鬼手，那山洞原來在寒潭邊，亦在地底深處，那瑩瑩流轉的幽靈，原來是寒潭反映出來的天光，反映在洞壁的磷石上，是以發出幽光來，時間長了，便能淸晰可見洞中的景象，隨着天光的明暗變幻，幽光也隨之流轉。

「那幽冥使者又給我爹換去了襤褸衣衫，才帶我爹去見冥王。」

「冥王！」蕭丹說：「怕死人，還說不是地府陰曹。」

「那冥王亦是個活死人，皮包着的骷髏，那自稱冥王的人，原來知道我爹，而且很淸楚，像是熟識的一樣，知道我爹武功高强，是以一到幽冥界，就成了幽冥使者。」

「幽冥界！」

即使縮在少年懷裡，仍感到心上一陣寒涼，蕭丹可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了，一旦被人保護，在少年懷裡，就再也潑辣不起來了，她不自覺，這一刻，她眞眞正正，成了個姑娘！

「幽冥界。」少年說：「他們自稱那山洞，那寒潭，那崖縫下的地底世界爲幽冥界。後來我爹才知道，只要在寒潭中每日浸上一個時辰，就成了銅皮鐵骨，刀槍不入了，只不過把人的脂肪肌肉化去，只剩下皮包骨頭，而且，那寒潭水，療傷有奇效，休道我爹只是皮肉之傷了，即使斷肢，更重的傷，亦可不葯而癒，當然，在寒潭之中，要浸得久些。」

「就像……就像那幽冥鬼手呂奇一樣？」

少年搖了搖頭，道：「這我可不知道了，我聽說，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後來我師傅就再沒見過我爹，原來我爹落入六扇門手中，在江湖中，自然早傳開去了。我爹怕師傅躭心，也想見上我一面，是以趁被差遣出幽冥界，隨之便上黃山靑梗峯，那時，我爹的脂肪肌膚，尚未化盡，還不像個活死人，但已骨瘦如柴，也和骷髏差不多了，是以，我爹若不說明，連師傅也認不出他來了，我那時太小，若是見到了，必定會嚇得大哭。

「我爹把經過告訴了我師傅後，就匆匆離去了，不久，就傳來山東道上，血洗六扇門的傳言，師傅就知道是我爹所爲。」

「啊！」蕭丹抬起頭來了，說：「原來，是這麼回事，却也難怪你爹恨極了六扇門中人。」

少年一聲浩嘆，說道：「我師傅一聽到傳言，立即趕了去，認爲我爹雖積怨太深，却也太過份了，尤其躭心我爹雖然已入幽冥界，武功詭異，但人單勢孤，若然偶一不愼，再落入六扇門手中，那可眞生不如死了，但到了山東道，才知……」

蕭丹不用他說，也已明白了，自是遇到了鹿杖翁，後來，她爹突然出現，斷了他爹一臂。如何不心下沉重起來。

若然……若然這少年知道，斷他爹一臂的人，竟是她爹，一定會恨死她了，她便成了他爹的仇人之女。

怯怯的，蕭丹幾乎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說道：

「後來……後來呢？」

那時，他師傅趕去山東道，必沒見到他爹，希望他這少年，永不知曉！

「後來，」少年道：「雖然不見我爹，却聽得傳聞，被一個道裝的人，斷了我爹一臂。師傅說：我爹必然沒死，因爲若然死了，那六扇門中人豈會不知道，豈會仍然如臨大敵？而且，那幽冥界的寒潭，療傷有奇效。當然，師傅也不會盡信有這樣的寒潭，但却相信，那幽冥界中，必有療傷神葯，故爾確信我爹仍在人世，只可惜，十數年了，音訊毫無。」

「之所以，你前來尋訪你爹的下落？」

少年幽幽地點了點頭，道：「三年了，三年前，師傅把我喚到跟前，這才把以往之事說了，說道：我確信你爹尚在人世，只不過他已形如幽靈，這也必是他不願再和我們相見之故，但爲人子的，豈可親在而不一見？」

「故爾，你就前去山東道上尋訪？」

（未完・三）

**上文提要：**葉桐與何小鳳登完黃山遊西湖，却並不開心，處處碰到有人騷擾，但幾經挫折後，彼此都更深愛對方，立誓非君不嫁。二人不覺來到嵩山，在少林寺靜息一夜，翌晨剛上羅漢堂，迎面就碰上杜一非與鳳千千，羞得何小鳳無地藏身，葉桐認爲紙包不住火，索性坦誠相告，說出始末，鳳千千深表同情與支持，建議應回何家徵求雙親意見而後行。見了父母何小鳳奉告與葉桐相識的經過，獲得雙親諒解……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鳳棲梧桐

預干齊手高林武　變婚鬧家兩何金

「妹妹最近有回家麼？」何小鳳之妹妹何雪夫家就在附近，不是武林中人。

「她還常回家。」湯柔娘無意談及他人，續問：「葉桐準備如何跟金家解決？」何小鳳搖搖頭，湯柔娘着急地道：「這孩子也眞是，居然一點也不着急，金家在洛陽勢力非同小可，豈肯罷休。」

「不，女兒相信葉大哥早有計較，只是我沒問他而已，且說，這種事事先也不能想到甚麼兩全其美的計劃。」

湯柔娘急得亂搓雙手，叠聲道：「如此不可行，起碼心中也得有個底。」

何小鳳心亂如麻，却安慰乃母：「娘，不必擔心，船到橋頭自然直，俗語有言，皇天不負有心人，只要咱倆意志堅決，金家父子也奈何不了咱們的。」

湯柔娘還想再囉嗦，則聞何鐵堅的聲音，推門而進。「柔娘，東西已買齊，還不趕快進厨準備，貴客肚餓了。」

晚飯十分豐盛，雖然不是山珍海錯，但厨藝十分精湛，衆人開懷大吃，甚是滿意。酒飽飯足之後，撤去酒席，換上香茗，閑聊之下，不覺又涉及到洛陽金家交涉之事。

葉桐突然問道：「何叔叔，你認爲晚輩該怎樣做？」

何鐵堅道：「這問題只能由你解決……但老夫必站在你一方，唯希望對小女不可負情。」

葉桐道：「晚輩毫無計劃，只有一顆堅定的心，矢志不渝。」

「有你這句話老夫便放心了。」何鐵堅沉吟道：「恐怕路上尚有波折，諸位可得小心！嗯，你們準備幾時走？老夫決定跟你們上路。」

鳳千千道：「事不宜遲，最好明日便上路。」

何小鳳道：「明日午後再走吧，小妹想跟舍妹見個面。」

當下衆人又聊了一陣，便到客房休息，鳳千千與何小鳳同房，其他人則擠在一間房內。次日一早，何宏便去找其二姐何雪，何雪十分靦覥，在人前不發一言，只跟其姐在房內說貼心話。

午飯仍由湯柔娘烹調，飽餐一番，便乘馬北上，不料剛出了村口，便見到孟飛帶着三十多個漢子攔着去路。

杜一非排衆而出，道：「孟兄帶人攔路是何道理？」

孟飛冷笑一聲。「你們昨日不是十分威風麼？何須害怕咱們人多。」

鳳千千哈哈笑道：「眞是狂妄自大，給你三分顏色，便開起染坊。咱們不是怕你人多，只不想多殺生而已。」



孟飛旁邊一位老者怒道：「姓鳳的丫頭，別人怕你，老夫可不將你放在眼中，廢話休說，只要你們肯道歉認錯，咱們便立即離開，如果你們不識時務的，便別怪咱們心狠手辣，今日可要倚多爲勝了。」

杜一非抱拳問道：「尚未請教前輩高姓大名？」

那老者道：「老夫乃孟飛之師父穆成材。」

何鐵堅道：「原來是『劍雙飛』穆師傅，久仰大名，老朽乃何鐵堅……」

穆成材截口道：「少說廢話，老夫不管你們之事，今日來此，只爲挽回敝門之面子。」

鳳千千快口道：「既然如此，倚多爲勝又何能挽回貴門之面子，若晚輩是你，便獨力承擔。」

穆成材怒道：「如此老夫向你挑戰，只恐你不敢應戰。」

鳳千千冷笑道：「別太自信。」她邊說邊將長鞭抖了出來，一副挑戰之模樣，穆成材也把劍亮了出來，鳳千千急性子，道：「我年紀輕先出手，理所當然。」手腕一抖，鞭梢如蛇兒一般，向穆成材脖子纏去。

穆成材到底經驗豐富，頭一低便讓過那一鞭，鞭梢一離開頭頂，他人便射了出去，抱劍向鳳千千懷內戳去。

長兵器利遠，短兵器宜近攻，他深諳其中之味，却料不到鳳千千尚有一絕，只見她左手一翻，已多了柄短劍，「噹」地一聲輕响，兩劍相觸，鳳千千隨勢閃開，長鞭回收，抽向穆成材後背。

穆成材心頭一驚，忖道：「這丫頭果然有兩下子，難怪飛兒要敗在其手下。」

穆成材比較有心計，心想鳳千千年紀才有多大，就算她一出娘胎，便開始習武，內力亦不如自己雄渾，是以奮身撲前，與鳳千千近鬥，伺機施展掌力，可是鳳千千十分機靈，不與他硬碰，一有機會便後退，利用長鞭反擊，如此又鬥了三四十招，穆成材便佔了上風。

孟飛在旁看得眉飛色舞，高聲嚷道：「你們不如棄械認錯吧，免得刀劍無眼危及性命。」

杜一非轉首一望，知鳳千千受制於對方，甚難取勝，心中大急，可是穆成材經驗老到，剎那之間欲取勝，絕不容易。

葉桐將刀取了出來，道：「鳳姑娘，今日他們全是衝着我來的，豈有讓你出戰，葉某旁觀之理，你若不讓給我，葉某心中難安。」他邊說邊向他們走過去。

孟飛喝道：「不要臉，兩個打一個。」他撲前欲攔葉桐，葉桐輕輕一閃。揮刀向穆成材劈去，穆成材返身接招，鳳千千乘機滑步閃開，長鞭飛出，向孟飛腰間纏去。

兩人一來一往，鬥個旗鼓相當。杜一非道：「葉桐與何姑娘之事，杜某亦管定了，有誰不服氣的，可出來賜教。」他邊說邊將刀抽了出來。「不過杜某只求解決問題，不希望發生流血事件。」

一位年紀老邁，蓄着三綹長鬚，鬢眉均已花白的老漢，呵呵笑了兩聲。「久聞杜一非乃近年來，武林中最有前途之年輕高人，老朽不自量力，討教幾招。」說着將刀抽了出來。

杜一非問道：「尚未請教老前輩大名。」

「老朽東郭榕，藉藉無聞之輩，請！」老漢擺開架式，杜一非知對方自恃年老，不會先出手，先虛晃一招，然後才向對方斬去。

東郭榕刀一横，將杜一非之刀架住，道：「年輕人要注意收斂，不可太過狂妄。」

杜一非微微一笑，道：「前輩放心，晚輩在此方面自信做得不錯。」東郭榕勃然大怒，揮刀急砍，杜一非一一接下，甚是輕鬆。

鬥了三十多招，東郭榕方知道杜一非絕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不禁有點後悔。那邊之穆成材在徒弟面前誇下海口，誰知居然連一個黃毛丫頭也打不過，就更加難受了。

孟飛已是驚弓之鳥，忙不迭後退。穆成材罵道：「沒用的東西，怕什麼？你纏住她，她還有什麼本事！」

鳳千千怒道：「姑奶奶沒有本事，却能打得你徒弟喊爹叫娘。」她長鞭越攻越急，而且變化莫測，孟飛難以適應，才十個照面，大腿上已着了一記：「你看姑奶奶手段如何？」

孟飛道：「大伙兒一齊上，跟這種人還講什麼道義！」孟飛帶來的人，一哄而上。

鳳千千怒道：「眞不要臉，今日姑奶奶可要大開殺戒了！」她長鞭揮舞，有如毒蛇一般，眨眼之間，已有兩個漢子中招。

何小鳳也將劍抽了出來，道：「既然如此，咱們也不應坐以待斃！」

何鐵堅大喊一聲：「諸位住手，且聽我一言。」他拚力而喊，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响，大部份人都住手聽他說話。「老朽正帶女兒及葉桐去洛陽，這是我何家跟金家的事，却想不通與諸位何干，羣毆之下，刀劍無眼，傷了誰都不好，因此老朽想請諸位回去。」

一個壯漢道：「何老頭你說得好聽，但此事傷風敗德，人人得而誅之，凡我武林皆有責任，豈可說無關！」

「什麼人人得而誅之，簡直放屁！」何鐵堅涵養雖好，聞後亦不覺有氣。「你們若執迷不悟，一切後果你自負責。」

話音剛落，忽聞哎唷一聲，原來東郭榕手中刀已被杜一非擊落，杜一非寶刀在其脖子上一沾即收，道：「承讓承讓！」東郭榕老臉發熱，抱一抱拳，垂首走了。

葉桐與穆成材則鬥個難分難解，當眞是旗鼓相當，葉桐乃本着原來之風格，先守後攻，穆成材兩劍翻飛，表面上佔了上風，但他心中自己明白，欲勝對方實不容易。

孟飛則被鳳千千打得東閃西竄，「姑奶奶再問你一句，你們到底讓不讓路，不讓路者，姑奶奶便先殺了你。」

穆成材暗嘆一聲，喝了一聲停，惡狠狠地道：「咱們走，臭丫頭，你別得意太早，咱們走着瞧。」他一走，其他人亦立即溜掉。

鳳千千兀自憤憤不平地道：「眞是豈有此理！」

葉桐恐節外生枝，忙道：「咱們快走吧！」

何鐵堅長嘆道：「實料不到會弄至此田地，前路猶不知還有什麼障礙。」

何小鳳垂淚道：「都是女兒不好，累了爹娘，還連累了好朋友，再有事發生，你們都不必出面，由我獨自收拾好了，否則我心頭難安。」

葉桐道：「鳳妹，妳不必跟我爭了，我是男子漢，當然由我承擔。」

鳳千千道：「你們都不用爭，你們的事本來只宜你們自己處理，但他們這般阻撓你，便不單止是你倆的事，反正此事，小妹和杜大哥是管定了。」

葉桐道：「連累了你們，教我倆心中難安。」

鳳千千笑道：「不必你倆我倆了，一起上洛陽城吧，有話路上再商討。」當下衆人再度上馬，急急趕路。路上何小鳳一直與葉桐並肩而馳，越經過波折，越覺得離不開葉桐。此刻她什麼東西都可以不要，只求能與心上人長相廝守。

路上走了兩日，又至龍門附近，葉桐和何小鳳感慨萬千，對龍門有說不出之感受。不管日後是禍是福，龍門石窟都起了重大之作用。

才黃昏，至龍門山下，何小鳳突道：「今夜就在此過一宿吧。」

何鐵堅道：「如今天色尚早，何不多趕一程路？」

何小鳳不敢回答，鳳千千隱約猜其心意，乃道：「何伯伯，咱們不累，馬匹也累了，就在此歇一宵吧。」鳳千千是外人，對何小鳳婚事如此關心，何鐵堅自然不好意思逆其意，當下覓地休息，吃了乾糧之後，何小鳳便拉葉桐上山，這次何鐵堅倒沒有問其女兒。

何小鳳一直拉着葉桐至古陽洞，葉桐早知其意，雙腿一曲，跪在佛像前面禱告。何小鳳與他跪了個並肩，輕聲道：「菩薩啊，信女上次來拜你才遇險，亦因此方遇到葉大哥，再次來此又等到他，這一切都是蒙你所賜，希望你保祐咱們此去洛陽，一切順利，讓咱結成夫婦，以後每年春秋，愚夫婦都來拜你。」

葉桐道：「鳳妹妳放心，菩薩一定會保祐咱們，咱們今生也一定能結爲連理。」

何小鳳垂淚道：「今生若不能嫁給你，小妹便……」

葉桐一手捂住其嘴巴，不讓她繼續說下去。「在神明之前，不許胡說八道，情之所至，金石爲開，我佛慈悲，豈不祐之。」

何小鳳使勁在地上叩頭：「信女與葉弟子之姻緣，全靠菩薩撮合，望你送佛送到西，否則信女唯有死在你跟前。」言畢長身走出石窟外面，葉桐見她神態有異，連忙跟出洞外。

「大哥，我知道你愛我，但你也別懷疑小妹適才之誓言，假如今生不能嫁給你，小妹必來此處受死。」

葉桐一把執住其手，道：「不管妳去那裡，愚兄都跟着你，你要跳河，愚兄便跳河；妳要撞山，愚兄也撞山。」

何小鳳白了他一眼，嗔道：「不許你胡說，小妹雖死，都會保祐你長命百歲。」

葉桐長長一嘆，道：「妳若死了，愚兄還能獨活麼？」何小鳳心頭一盪，嬌軀放軟，倚在葉桐懷內，葉桐緊緊將她抱住。

何小鳳回首在他頰上親了一口。「大哥，你眞好，今生能得到你的愛，雖死無憾，只要能嫁給你，要小妹做什麼事都可以。」

「愚兄不會說話，但你剛才所說的，也是我心中要說的話。」葉桐言畢，低頭在她臉上狂吻。「眞是相見恨晚。」

兩人站至雙脚發軟，方找了一塊石頭坐下，山風雖大，却吹不熄他倆心中之火；天地雖大，但在他倆心目中，只有對方一個人。

夜漸深，兩人越抱越緊，只覺時光流逝得太快。一夜無話，但覺此時無聲勝有聲，直至東方天際泛起魚肚白，何小鳳方掙脫葉桐之糾纏，回首問道：「大哥，到了洛陽你有信心？」

「有。」

「有信心娶到小妹？」

「有！」葉桐這次答得比上次更



加堅定有力。

何小鳳嫣然一笑。「大哥，有你這句話便行了，咱們下山去吧。」兩人手牽着手，緩緩下山，至山下，天色已大亮，兩人在人前拉手，毫無窘態，就似是天經地義一般。

葉桐首先跳上馬鞍，道：「咱們進城去吧！」衆人都不問他倆昨夜去了何處，只默默跟在他後面。

其實杜一非很想跟葉桐商量一下，可惜一來他一向惜話如金，二來自己心中根本沒一點底，生恐反而加深葉桐之擔心。待見到城門方道：「葉兄，咱們進了城之後，先別急於去金家……」

「是何原因？早一點解決，不是更好麼？」

杜一非沉吟道：「咱們先去找白大夫！」葉桐緩緩點點頭。待至顏大夫處，杜一非問道：「大夫，上次來此求醫的那位白先生呢？」

顏大夫道：「有位姓畢的已將他領去了，嘿嘿，他在此已癒了七八成了，只要休養一番，便能如常。」

葉桐急問：「那姓畢的，可有說他要帶白先生去何處麼？」顏大夫搖搖頭，葉桐等又匆匆趕去東來客棧。

不料在巷口却遇到一位不速之客：「美髯刀王」利秉武！利秉武一把將葉桐扯住：「小兄弟，金家到處要找你霉氣，你還敢入虎穴，眞是膽大包天啊！」

葉桐苦笑道：「有勞前輩關心，晚輩不能不來。」

「對，這才是男子大丈夫之本色！」利秉武熱情地道：「你喚我一聲老哥就好了，嗯，你們如今要去何處？」

鳳千千道：「咱們要去找客棧投宿。」

利秉武揮揮手：「走，到客棧內再說。」到了東來客棧一問，方知白尚書和畢駒已離店兩個多月了，何小鳳再問白尚書之情況，知他已痊癒方放下心頭大石。

何小鳳道：「咱們先安頓下來吧！」當下開了三間客房，利秉武一直跟着葉桐，葉桐着小二送茶進來。

鳳千千道：「看利前輩之樣子，似乎有話要說。」

「是的，聽說江湖上有許多人要助金家父子來對付你們，此刻住在洛陽城內的武林中人，少說也有數百個之多，當然大部份是來看熱鬧的。」

葉桐不覺有怒：「金家若欺人太甚，大不了跟他們拚了，反正葉某一條命值不了多少錢。」

「他們才不會跟你拚命。」利秉武道：「金震宇只消說幾句受委屈或挑撥的話，葉老弟你便要成爲武林公敵了，想想這有多可怕。」葉桐和何小鳳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鳳千千看了他倆一眼，問道：「以前輩之見，覺得咱們該如何做才對？」

利秉武長長一嘆：「老夫是要助葉老弟的，因此一直替他設想，却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否則老夫早說出來了。」他抬頭反問：「難道你們沒有一點把握，居然也敢來捋虎鬚？」

葉桐誠懇地道：「晚輩實在沒有半個計劃，來此只覺是責任所在。」

利秉武再一聲長嘆：「如此只能見機行事了，不過你也非沒有同情者，老夫已替你找到三個，如今與老夫住在一起，屆時咱們必盡力協助。」

「多謝前輩隆情厚意，但晚輩却過意不去，萬一有什麼閃失，晚輩雖死，亦難以贖罪。」

利秉武搖手道：「你不必多說，老夫主意已定，其實這干人之中，男娼女盜者也不少，你們之間的事，理應只該在家裡私下解決，鬧得滿城風雨，實在過份，說什麼都好，老夫看不過眼，便要支持你們。」

鳳千千問道：「剛才利老提到金家助拳者，不知有什麼厲害的脚色？」

「這個老夫尚不清楚，但凡名人高手都住在金家，他們也請老夫，但老夫怎會讓他們請去！」利秉武道：「老夫要去接朋友了，不能久坐，就此拜別，一切待明日再說，葉老弟，你準備幾時去金家？」

葉桐沉吟道：「長痛不如短痛，晚輩準備明早去。」

「以後只許以兄弟相稱，別把老夫叫老了。」利秉武道：「待後天再去吧，也許明日老夫還能替你找幾個人！」葉桐尚要推辭，鳳千千替他答應下來了。

利秉武去後，杜一非道：「你們在客棧內吃飯，我出去一趟，也許還能找到朋友。」鳳千千更慫恿他早點去，衆人洗過澡後，只喚了些麵條饅頭裹腹，對燈無言。

杜一非至半夜尚未回來，鳳千千不由有怨言：「杜一非也眞是，只顧風流快活，忘記咱們還在等他。」

話音剛落，走廊上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這位必是鳳千千鳳姑娘了。」

鳳千千霍地把門拉開，只見杜一非帶着兩位年輕人回來：「鳳妹，我來介紹，這位便是我常向你提及之凌展雲。」

鳳千千笑道：「另外一個必是

張建了。」

凌展雲道：「久仰鳳姑娘大名，今日一見快慰平生！」鳳千千赧然地迎他倆進去，杜一非又替他們逐一介紹。

鳳千千又問道：「凌大俠怎會來此？」

凌展雲道：「自從與杜兄分別之後，咱們便到處走動，近日來江湖上哄傳你與杜兄插手葉兄之事，反正閒着無事，便來洛陽走走，隨便助助聲威。」

張建接口道：「咱們來洛陽城已三四天，想不到剛才在一間菜館內巧逢杜兄，喝了好一陣酒才來，鳳姑娘萬勿見怪。」

鳳千千雙頰倏地飛紅，道：「小妹怎敢怪你們！」轉頭又問杜一非：「大哥還找到什麼好朋友？」

杜一非道：「雖見到幾位朋友，但一來交情不深，二來武功不高，既起不了作用，還得替他們擔心，是故一一婉拒其好意了。」

葉桐歉然道：「爲了葉某之事累得江湖上之朋友不遠千里而來，教葉某心頭難安，唯望有報答之一日。」他做夢也沒想到，因爲喜愛何小鳳，竟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衆人又閒聊了一陣，凌展雲才告辭。葉桐道：「諸位連日勞累，也請早點休息吧。」衆人一路上擔心，來至洛陽，因知有好友相助，雖未必能圓滿解決，但心情却十分舒暢，是以倒頭便睡。

至四更時份，葉桐與杜一非都同被一個怪聲驚醒，杜一非反應極快，推窗一躍而出。月色下，但見地上倒着兩三個漢子，旁邊尚有迷烟吹管，乃揚聲問道：「不知何方高人相助？」

對面屋頂上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們好好地睡一覺，咱們有三位老不死的替你們把風。」

葉桐道：「原來是利前……利老兄，這個眞叫小弟不好意思……」

「別說廢話，快進去！今後行動須小心一點，武功再高也不能與武林爲敵。」

杜一非與葉桐只好再回房，但葉桐却再也睡不着覺，眞是做夢也想不到，他跟何小鳳之事，會鬧得滿城風雨，心中却更下定決心，非娶到何小鳳不可，何小鳳又何嘗不然，她一夜輾轉反側，難以成眠，直至天朦朦亮，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辰牌剛過，凌展雲和張建又來了，接着利秉武帶着兩位上了年紀的老頭也來東來客棧，介紹之下方知這對兄弟乃巫山雙叟江氏昆仲，老大喚江上游，老二喚江上飄，水性及輕功甚好，幾與世無爭，因此江湖上認識他倆的人並不多。

利秉武一至便道：「此處已不能住，否則你們今晚休想休息，明日何來精神對付金家父子？」

鳳千千道：「既然咱們之一切均在人家眼皮底下，又能到什麼地方去？」

利秉武道：「老夫這樣說，自然有道理，如今立即易容隨老夫去一處地方，包保外人不知道。」當下拋下一堆藥膏，由江氏昆仲替他們易容，原來他兄弟均是易容高手，在他倆妙手改動下，只一忽兒，衆人均覺面目全非，相顧而笑。

利秉武首先帶葉桐離開，原來他住在雲來客棧，後面小巷內有一戶人家乃其遠親，家內有三四間空房子，當下分批抵達，衆人雖不知能否瞞得過對方之眼睛，但心內却踏實多了。

午飯後，又扯起舊事，商議之結果，由利秉武、鳳千千及杜一非送葉桐及何小鳳至金家，當然少不了何鐵堅。

鳳千千道：「小妹有點擔心，咱們到金家，若他們有埋伏，可就危險，因爲其他人來不及救援。」

「這倒是無可避免的事，翻起臉來，後果難料。」葉桐接口道：「我覺得想不到的是，金家早已知道咱們要來，照他們金家之勢力推測，咱們一進城，他們便該知道咱們之行動及落脚處，但因何毫無動靜。」

利秉武道：「這也是金震宇厲害之處，因爲他有必勝之把握，何必急於一時？而且處理得好，根本用不着金家動手。」

何鐵堅道：「其實諸位最好留在外面，就由老朽帶小女及葉桐進去，萬一有事，也不會連累到你們……」話未說畢，已遭利秉武等人之反對。

凌展雲道：「咱們早點休息，明日見機行動。」

次日一早，吃過早飯之後，凌展雲、張建、江氏兄弟先行出去，埋伏在金家四周，然後利秉武方帶何小鳳及葉桐等五人到金家。

利秉武敲了好一陣門，未有反應，乃高聲呼道：「裡面有人沒有？老夫利秉武，有事找金老爺子商量。」

門內即有人亦道：「請稍候，待老奴通知老爺子。」過了一陣，大門打開，門公道：「老爺子卧病在床，只讓您一人進去。」

利秉武用目光徵詢葉桐等人之意，葉桐搖搖頭，利秉武道：「老夫先進去，見機行事，你們且在此處稍候。」他隨門公直進內堂，見金震宇的地方却是書房，金震宇人有點憔悴，但却四平八穩地坐着。

「咦，老爺子身子很硬朗嘛，那老蒼頭爲何說……」



金震宇擺擺手。「別怪他，是老夫讓他這樣說的，利老，你不是來做說客的吧？」

「說客！」利秉武問道：「老爺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金震宇輕笑道：「大家都是明理人，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你不是來勸老夫讓小兒讓步，把我媳婦讓給葉桐麼？」

利秉武見他既然說明，只好道：「老爺子的確精明，小弟佩服之至，你認爲你媳婦如何？」

「老夫對她非常滿意，是故不會放棄她，當然她下堂求去，老夫很不滿意，因爲老夫待她比待自己親生女兒還好，我金家絕無虧待過她。」

利秉武道：「可是男女間之感情很難說……家翁待她好，却不能代替夫妻間之感情。」

「哼，我兒子待她亦不錯，天下間夫妻那有從來不吵架的。」金震宇噓了一口氣：「老夫有點想不通，這是我金家的事，你我也是朋友，爲何你會要求老夫答應她？」

利秉武正容地道：「金老，你冷靜地想一想，何姑娘既然你都認爲好，今日她會求去，必有原因，老夫強出頭乃因發現他倆是眞心相愛的，同行幾個月，居然沒有苟且行爲……」

話未說畢，金震宇已冷笑道：「你怎知道他倆沒有苟且行爲？是葉桐說的，你居然會相信他？」

利秉武亦有點不快，道：「老夫很相信葉桐，他是個值得人信任的人。」

金震宇哈哈大笑：「你對他認識有多深？」

利秉武道：「老夫只相信他，更相信男女間之感情，最不能勉强，即使你將何姑娘留在金家，她心不在此，又有何用？」

「有沒有用這是我金家的事，與外人無關，利老弟，你若要來做客，寒舍無任歡迎，若想當說客，對不起，老夫必定令你失望而歸。」

利秉武道：「君子有成人之美。」

「你說得倒好聽，那天你媳婦跟別的男人跑了，你還能說這種話，老夫便絕不插手。」

利秉武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若何姑娘一定要離開金家，要有何條件？」

「第一，我兒子死了三年；第二，她自己死了，老夫便管不了她，捨此之外，再無別的條件。」

「何必如此呢？老兄這樣做，可能會迫死何姑娘。」

金震宇嘿嘿冷笑：「她若會因此而死，死後也會遭人罵，告訴你，今日根本不用寒舍出面，江湖上許多看不過眼的人，都不會放過她跟葉桐。」言畢飛身而起：「老夫言盡於此。」

他這一舉動，無疑是下逐客令，利秉武躭不下去，悻悻然地道：「閣下如此執迷不悟，日後將會後悔。」

金震宇又一陣大笑。「後悔？後悔的應該是她。」利秉武知道不能再說下去，拱拱手便告辭了。金震宇高呼門公送客，利秉武見他態度傲慢，心中甚是不快，是以步伐很大。

門公開門，利秉武一走出去，砰地一聲便將門關上。抬頭一望，不禁傻住了。只見葉桐、杜一非、鳳千千、何小鳳、何鐵堅父女，正與一大批武林人纏鬥，他吸了一口氣，大喝一聲：「住手！」

這一喝乃他用盡丹田眞氣，雖無獅子吼之功，却也把衆人之耳鼓震得嗡嗡作响，不由自主住一住手。利秉武問道：「你們在幹什麼？」

有人認得他，揚聲道：「利老，難道你不知道這對奸夫淫婦麼？金老爺子被他倆快氣死了。」

利秉武雙眼一瞪，道：「這是金家的事，與諸位何關？如此纏鬥，有了損傷，這賬又該如何算？」

「他們被打死了是活該，罪有應得。」

利秉武怒道：「放屁！老夫是怕你們被殺。」

那漢子道：「利老不必長他人志氣，一來他們人少，還沒有這份武功，二來諒他們也不敢殺咱們，除非他們不想要命了。」

利秉武冷冷地道：「他們本是要命的，但給你們圍攻，爲了活命，什麼事做不出來？你若認爲他們武功不行，那就大錯了，那五個人之中，老夫便有三個未敢對之言必勝。」

那些漢子不由默然，但神色仍有不信之色，利秉武說道：「杜一非之武功如何？他的事蹟你們該聽過不少吧？鳳千千姑娘在西北無敵手，葉桐從小便闖蕩江湖，『小刀王』之稱是僥倖得來的麼？諸位尚未有死傷，乃人家宅心仁厚，不願多殺生，不願多結仇家，人家一片好意諸位不領情，尚妄自菲薄人家，這算是什麼？」

「咱們是看不過其行爲。」

「金老爺子一家爲何不動手？有人唆使你們的？男女間之感情最是難說，若金家無錯，爲何他們不敢出來跟何姑娘說個清楚，這裡面內情複雜，諸位是外人，不能了解，何必强出頭？」

人叢中有人反問：「如此利老又爲何出面？」

「老夫是不欲見到因一件私人

之事，演變成武林慘劇，因此出面請金老爺子出來跟他倆解決。」

「金老爺子如何說？」

「金老爺子不敢面對現實，稱病不出，諸位都已跑過多年江湖，仔細想想，是否其中有內情？」

忽然人叢中有人陰惻惻地道：「老爺子不是不敢面對現實，而是想不到利老會替人出頭，假如何姑娘敢獨自去見他，他絕對不會不見不說。」

「誰在說話？」利秉武站在石階上，居高臨下，見到說話的是一名壯漢，皮膚黧黑，但一望便覺得黑得不甚自然，利秉武冷笑一聲，戟指道：「閣下請站出來說話。」

那漢子道：「在下沒有冒犯利老，也沒做出什麼傷風敗德的事，何事要站出來？利老有話但說不妨。」

「你是誰？請報上名來。」

「在下乃無名小卒，沒有報名之必要。」

打從此人開腔，何小鳳便覺得聲音很熟，直至此時方醒起來，脫口道：「他是金晉東！」

鳳千千呼道：「此人勾結大魔頭陷金老爺子於不義，快抓住他！」可是她剛開腔，金晉東已向後一縮，轉身逸去，鳳千千揚一揚鞭欲追，卻被那些人攔阻，鳳千千怒道：「諸位當眞不分青紅皂白，不知天高地厚。」

適才與利秉武說話的漢子，此刻又道：「利老，咱們聽您之話不與這對狗男女纏鬥，但也不許你們胡亂殺人，只是杜一非及鳳千千大名响噹噹，爲何會跟他倆在一起。」

杜一非道：「在咱眼內他倆不是狗男女，而是一對眞心實意相愛的戀人。」

人叢中又有人叫駡起來，鳳千千怒道：「誰再敢亂駡人，我鳳千千可就不再客氣了，葉桐和何姑娘可能有所顧忌，但姑奶奶向來天不怕地不怕，還沒將你們這些酒囊飯袋放在眼內，誰不服氣的便站出來。」

這一喝又沒人吭聲，半晌，那些漢子方陸續散去。鳳千千急不及待地轉頭問道：「利老，金震宇你是見到的了，他怎樣說？」

「他不許老夫替何姑娘說情，語氣堅決，且已把話說絕。」利秉武嘆了一口氣，道：「此事實在有點棘手。」

鳳千千道：「他分明心虛方不敢跟你說，依晚輩之見，咱們根本不必理他，葉大哥，何姐姐，既然你們眞心相愛，也不必計較什麼，今日便結成夫婦吧。」

何小鳳紅着臉道：「這個似乎不大好吧。」

葉桐道：「葉某也不是那般計較細節的人，但就此結合，對小鳳必會招來許多非議。」

鳳千千道：「兩位絕跡江湖，找個地方隱居，人家愛怎麼說，又聽不見，聽見了也不會疼，管他的。」

利秉武道：「此事發展到如今，已不能走回頭，否則更顯得他倆沒有道理。」

何鐵堅道：「問題是咱們有什麼法子迫金震宇出來說話，只要把道理說清楚，便不怕別人非議了。」

門內忽然有人道：「大少奶的在外面麼？老爺子有請！」

鳳千千道：「沒有什麼大少奶奶，只有一個何姑娘。」

「何姑娘也好，大少奶奶也好，反正大家心中都明白是指誰，請進！」說着大門又打開，露出一個老蒼頭之腦袋瓜子來，向何小鳳招手，何小鳳猶疑不決。

鳳千千道：「小妹陪妳進去。」她一手抓着何小鳳的手。「金家就算是龍潭虎穴，今日也得闖一闖。」

門公把門關上一半，道：「對不起，老爺子吩咐只許大少奶奶一人進去，若有別人跟着進去，他便不見客。」

鳳千千瞪了他一眼：「誰知道你們會否對何姐姐不利？金尙孔呢？喚他出來說話。」

「大少爺和二少爺都不在家……」

他話未說畢，鳳千千已冷笑道：「怕是他不敢出來見人罷。」

老蒼頭正容地道：「兩位少爺的確都不在家。」

鳳千千道：「告訴金震宇，何姐姐不進去，有話叫他自己出來說。」

何小鳳忽然掙開鳳千千的手，道：「鳳妹妹，愚姐姐進去見他，把話說清楚，他肯不肯已是另一回事，反正愚姐已盡了人事，於心無愧。」

葉桐關懷地道：「若那老頭將你扣住，豈不是……」

何小鳳沉吟道：「你們在外面等我，一個時辰小妹還不回來，便說明小妹已遭扣押了。」

鳳千千道：「妳告訴金震宇，他敢無禮，咱們也不會客氣，絕對會打進去，鬧他個鷄犬不寧。」何小鳳點點頭，一走進門內，老蒼頭便將門關上，衆人遂站在外面等候。

過了炷香工夫，沒有半點動靜，葉桐和何鐵堅都有點耐不住，忽然背後有人道：「這幾個人在此鬼鬼祟祟，九成是汪洋大盜，打算光顧金家。」



鳳千千回首見幾個漢子，忍不住駡道：「放屁，看你們個個蛇頭鼠眼才是汪洋大盜。」

爲首那個怒道：「你們若非汪洋大盜，爲何在此探頭探腦？分明狡辯！」

鳳千千大怒，一揚手中長鞭，「你膽敢再胡言亂語，姑奶奶便不客氣了。」

墻頭上突然冒起幾道人影，道：「這些人雖未必是汪洋大盜，但的確欲對寒舍不利。」金家墻頭站着許多神箭手，一看便知金震宇已經撕破了臉皮，換而言之，何小鳳凶多吉少。

葉桐叫道：「快把人放出來！」

那漢子冷笑道：「你是什麼人？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

何鐵堅道：「老夫是小鳳爹爹，有無資格說？」

那漢子道：「嫁出去之女兒，等於潑出去的水，你老是來做客的，爺子歡迎得很，來爲女兒解除婚約，呆子也不會歡迎，大少奶奶已是我們金家的人，她不回去了，你們再賴着不走，咱們便不客氣了。」

鳳千千怒道：「不客氣又如何？再不放何姐姐出來，咱們還想打進去呢！」

忽傳來一聲暴喝：「誰敢來此撒野！」一回頭，只見「伏虎春」孟仲淵、「天劍地刀」公孫氏兄弟，還有武當掌門青雲子，帶着十多個武林豪傑全來了。

鳳千千冷笑道：「別以爲你們人多，咱們便害怕你，凡事都得講理。」

「無量壽佛！女施主說得有理，但此事到底是誰無理呢？」青雲子指着葉桐道：「這位葉施主奪人妻室，如今尙糾衆上門要人，也太欺人了。」

葉桐沉聲道：「道長此言差矣，並非葉某奪人妻室，在下與何姑娘發乎於情、止乎於禮，互敬互愛，而她跟金家大少爺感情已經破裂，甚至是金尙孔叫她滾離金家的，既然如此她已非金家人了，移情別戀，乃天經地義之事，有何不對？」

「夫妻間爭執，說話有欠思量，乃平常之事，事實上金家大少爺對妻子依然十分疼愛。」

「他在外面宿娼便喚疼愛，却不知他愛的是什麼人？」鳳千千冷笑道：「打老婆、駡丈人，推岳母這還叫疼愛？道長雖是出家人，但也該分辨得出，這是不是愛。」

杜一非長嘆一聲，道：「晚輩萬料不到，此事竟會驚動如此多高手前輩，至於金尙孔勾結郝力源，出賣金家貴賓，甚至是妻子之救命恩人，以這種不堪一顧之人品，能得到諸位之寵愛，才教人奇怪。」

孟仲淵道：「年輕人誰無做過錯事？」

鳳千千問道：「不知前輩年輕時做過什麼大錯之事，如今方想將功贖罪。」

孟仲淵一張老臉漲得通紅，正想反駁，杜一非已續道：「諸位這般做只有三種原因：一是被金家蒙蔽；二是沽名釣譽；三是偏見，但求一逐，不管是非，道長是那一類？」

青雲子喝道：「貧道什麼也不是，只是爲了公道。」

鳳千千道：「說公道便更好笑了，金家的事何須由你們出面？無關的人出面，有關的人却退縮起來，金老爺子稱病，他公子却不知去向。」

公孫英問道：「你們亦替葉桐出頭，你跟他有什麼關係？」

「沒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咱們與他倆同行，何姐姐天天與我同睡一室，証明他倆是淸白的，但外人強要在他們頭上加之罪名，却教人受不了，是故姑奶奶與杜一非才決定協助他倆成事。」鳳千千指着何鐵堅，續道：「這是何姑娘之親爹爹，他連進內見女兒也遭拒絕，這也是公道？不知在諸位心目中公道是什麼東西？」

公孫英怒道：「小丫頭說話可不能太損人，不管你能舌粲蓮花，今天咱們也不會讓你進入金家。」

杜一非問道：「假如咱們要進去呢？」

公孫雄道：「咱們絕不答應，要進去便得先過了咱們這一關。」

杜一非沉聲問道：「沒有商量之餘地？有沒有辦法可以避開發生流血事件？」

公孫雄答得很乾脆：「有，讓葉桐和何小鳳自己跟金家解決，外人全不插手。」

葉桐冷笑一聲：「金家之技倆騙不了我，他們首先騙取你們之信任，繼而扣住小鳳，還有什麼好談的。」

公孫英接道：「是故咱們只能動之以武。」他向旁人打了個眼色，衆人立即圍上去。

鳳千千忙道：「咱們先把話說淸楚，若果衝突，雙方難免死傷，諸位認爲如何？」

孟仲淵道：「那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了。」

利秉武道：「這句話很公平，只怕你們討不到好處，老夫是站在葉桐這一方，姓孟的，咱們先玩玩吧。」回頭又道：「你們須小心牆上之冷箭。」孟仲淵被他點名求戰，當然不會拒絕，但公孫昆仲便比較差了，首先撤下兵刃，指揮他人湧上去。

（未完・九）

**上文提要**：輕雲依照石老哥指示，假裝被丁天仁點穴，被迫帶路去開啓石壁門，免致溫如春生疑，讓丁天仁順利地放出了所有被擒去的人，其中有桂花庵主、紅兒以及六位徒弟，還有溫九姑及易雲英、金蘭、葉青青等。安頓了桂花庵主與溫七姑之後，金蘭、易雲英等留下共同密議，此時又得石老哥指示，要丁天仁發信鴿請求武林聯盟派兵支援，以抵抗溫如春調來的救兵，丁天仁等在暗處靜觀，侍機出動……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玉辟邪

## 溫九姑施放迷毒　南北援兵被制服

三人落坐之後，紅兒端上一盞香茗，她因有師父在座，當然不敢叫他丁大哥，縱然心裡有許多話，也不敢吐露隻字，只是說了聲：「總管請用茶。」

就默默的退下。

溫九姑問道：「三公子有甚麼事，請說好了。」

丁天仁道：「在下得到消息，溫如春從這裡逃走，是去搬救兵的，據說大概二更稍後，即會有大批强敵趕來……」

溫九姑沒待他說完，雙腮鼓動，怒聲道：「這畜生我非宰了他不可。」

桂花庵主平靜的道：「溫道友，王公子話還沒有說完呢！」

溫九姑哦了一聲，歉然道：「對不起，老婆子聽到這畜生，就氣往上衝，三公子請說。」

丁天仁續道：「在下二師姐已經趕去觀音閣，以飛鴿傳書，向總護法求援，二更前可以趕到……」

溫九姑道：「如此甚好，老婆子二更前就去觀音閣，和他們會合。」

丁天仁取出二個藥瓶，雙手奉上，說道：「溫護法身上藥瓶，已被溫如春以假換眞，(其實是石破衣換的)全已失去功效，這兩個藥瓶是在下在溫如春房中搜來的，大概他逃時匆促，不及携走，溫護法看看是否用得着？」

溫九姑伸手接過，看了一眼，唔道：「是聞風散和清靈丹，謝謝三公子。」

丁天仁道：「在下有一請求，今晚來敵，可能分成幾路，向本莊偷襲，因此希望溫護法二更之後，不必正面現身，只在本莊四周擔任游擊，看到敵人，就把他們迷翻，這樣比和他們正面對敵，收效更宏。至於捉拏溫如春，是在下的事，到時保証將溫如春交給溫護法處置。」

這話自然是石破衣教他說的了。

溫九姑連連點頭道：「好，老婆子就聽三公子的，那就不用去和總護法他們會合了。」

丁天仁道：「多謝溫護法。」

桂花庵主道：「王公子可會給老尼安排甚麼任務？」

丁天仁道：「今晚之事，敝盟總護法可能親自趕來，庵主和敝盟來人，並不熟悉，因此就不敢勞動庵主了，但這第二進，就請庵主坐鎭了。」

* * *

丁天仁來至第三進，金贊臣和六位老護法都在瞑目靜坐，對丁天仁的進入，不聞不問，這下看得丁天仁不禁爲之一怔！

這情形和自己第一次看到他們時一般無二，當時他們是被「寧神丹」迷失神志，現在他們都已解去迷藥，怎麼還會如此呢？莫非他們第二次又中了迷藥不成？心念閃電一轉，正待走上幾步，仔細檢查，他們是否中了迷藥？



只見金贊臣却在此時緩緩睜開眼來，說道：「任貴，你來了。」

丁天仁連忙抱拳道：「院主要在下晚上來，在下這時候正好沒事，所以早些來了。」

金贊臣緩緩站起，說道：「老夫等人方才手握辟邪玉珮運功，大概時間不夠，留在體內的迷藥並未盡去，以致又有復發之兆，六位道兄正在運功，不可驚擾了他們，你隨老夫來。」

出了練功房，來至西首第一間。（金贊臣的臥房）金贊臣託大的在椅上坐下，問道：「辟邪玉珮可在你身邊，交給老夫，俟老夫運功解迷之後，也好給六位道兄去解迷。」

丁天仁自然不會相信經辟邪玉珮解除迷藥，還會有殘餘的迷藥留在體內，還會復發，心知這是金贊臣志在辟邪玉珮的藉口而已，這就歉然道：「方才聽說溫九姑、桂花庵主師徒等人都因體內殘留的迷藥復發，陷入昏迷，在下已把玉珮交給宋青雯要她趕去救治，沒在在下身上，院主如有需要，待會在下要青雯給院主送來好了。」

金贊臣臉上似有不信之色，但自己等七人體內殘留迷藥復發，乃是自己說的，丁天仁以此作藉口，就無可反駁他了，口中沉嘿一聲道：「好吧，待會你要她送來好了！唔，老夫有話問你，你坐下來。」

丁天仁依言坐下。

金贊臣目光凝注，說道：「老夫聽溫九姑稱你三公子，而且神色之間，似極恭維，溫九姑爲人一向倨傲自大，可見你絕非常人，老夫面前不必隱瞞，你究竟是誰，現在總該明白見告了。」

丁天仁道：「院主目前只要知道我是任貴就好，過了今晚，在下自當詳細奉告。」

金贊臣面露不悅，乾笑道：「好，你不說，老夫就不用多問了。」

丁天仁還未開口，鼻中忽然聞到一縷極輕的香味，回頭望去，原來窗口一張小圓桌上放着一個古銅小香爐，一縷輕烟從爐蓋升起，因風散發，正好朝自己坐椅方向吹來，心中不覺微生警意。

金贊臣坐在他對面，他的一舉一動，自然都看在眼內，臉上隱現譎笑，說道：「老夫香爐中燒的是印度梵香，香氣雖輕，却可使人俗慮盡泯，由靜入定，你覺得如何？」

丁天仁道：「在下覺得這香聞了會使人微生昏眩……」

金贊臣豁然大笑道：「這就表示你凡心太重，只要再過一回就可安靜下來。」

丁天仁故意站起身道：「在下還有事要辦，先行告退。」

金贊臣沉笑道：「你還能走嗎？」抬腕一指點了過來。

丁天仁哦了一聲道：「原來六位老護法重又陷入昏迷狀態，就是聞了這種迷香所致！」

左手抬處，輕輕一翻，就已拂上金贊臣點來之右腕。

金贊臣突覺右腕一痲，半邊身子幾乎動彈不得，心頭方自一驚。

丁天仁那還容他出手，右手五指閃電彈出，一下點了他五處大穴，伸手入懷，取出「迷信丹」納入他口中，過了半晌，才含笑道：「你要服從鴻濛一劍，今晚和六位老護法守住第三進就好。」

說完，解開他受制穴道，退出房去，重又回入練功房，取出辟邪玉珮，依次給他們握在左手。

六人本來就在瞑目趺坐，很快就解除了迷香。

丁天仁就告訴他們有人暗中點燃迷香，正好自己進來，給院主和諸位解除迷香，現在已經沒事了，今晚二更以後，溫如春會率同大批高手前來襲擊，不過在下已有安排，如果沒有敵人闖入第三進來，諸位就不用出手，因爲諸位不認識雙方的人，怕難分敵我，引發誤會。

* * *

今晚眞夠熱鬧，西莊幾個管事，已經全易了人！

第二進西首，有兩進自成院落的屋宇，本是接待賓客的精舍，管事李長發，手下有十六名接待人員，如今已住進神女宮宮主散花仙子秦楚雲、師妹白素素，護轎四煞和四名侍女。

二門前面左首三間帳房，管帳田進財，也換了陰世秀才文中秀，三間帳房，住了排教總柁主羅長發、冷面屠夫束大成，黑手神赫連天等四人。

右首三間，本來是管理莊丁的管事何祥生治事之所，如今由石破衣當了管事，住了巢湖蒙叟、荊門山主季傳賢、潛龍于千里三人。

整個西莊，全易了人，今晚入夜之後，在屋面上陰暗之處値崗的莊丁，已經全是頂尖高手所喬裝。

三里外的觀音閣，今晚由帳房簡子興暗中知會住持道通，要和尚們及早回轉僧房，不許外出。

初更時分，宓無雙、簡帳房(白少雲)、紀效祖、任富四人，已在大殿上等候。

初更方過，從大門昂然走進來的只有一個人，那是一個面情冷漠，手持摺扇的青衫少年。

宓無雙看得一怔，急忙迎了上去，說道：「是大師兄，只有你一個人來？」

大師兄姓冷名靖，他生性和他姓氏十分相配，臉上冷峻得不論甚麼時候，都沒有一絲笑容，這時冷冷的問道：「二師妹，三師弟呢？」

宓無雙道：「三師弟是西莊總管，不便出來，所以叫小妹在這裡等候的。」

冷靖道：「副總護法，和幾位護法都來了，他們已在西莊四周隱身等候

，要看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邪教，有些甚麼高手，膽敢和武林聯盟作對！」

宓無雙道：「大師兄請坐。」

冷靖目光一轉，落到白少雲、任富二人身上，問道：「二師妹，這兩人是誰？」

宓無雙道：「一個是這裡的帳房簡子興，一個是管事任富。」

冷靖道：「這二人可靠嗎？」

宓無雙連忙道：「不可靠，三師弟也不會叫他們來作小妹的助手啦！」

冷靖道：「好，副總護法只是要愚兄來告訴妳一聲的，我們已經來了，你們就守在這裡，不用出去，愚兄要走了。」

說完，展動身法，一個輕旋，一道人影就如夜鳥掠空，朝觀外飛射出去。

* * *

二更方過，西莊第二進突然飛起一道人影，只在屋簷上略一停留，就飛身而起，越過第二進門樓，宛如一頭飛隼，朝前進撲去。

這一在屋簷上停留，爲時雖短，但已可看到她是一個手持鳩杖的矮胖老婆子，她正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

她得知今晚溫如春會率衆趕來，她就下定決心要把小畜生擒下。三天來被溫如春逼着她交出溫家「迷經」上祖傳秘方的幾味主藥，已經吃足苦頭，不去說它，就是溫如春手上那柄迷天尺，乃是溫家至寶，也非奪過來不可。

溫九姑飛出西莊沒有多久，又有一條人影從西莊牆頭飛越而出，這條人影身法之快，比溫九姑不知高明了多少，人影有如一縷淡烟，一閃而逝，就算你眼力再好，也看不清他是條人影。

但他只是跟在溫九姑身後，亦步亦趨，而且還和前面的溫九姑保持了一段距離，似乎並沒有超越過她的意思，因此在快要追上溫九姑的時候，身法就突然放緩下來！

如果你目能夜視的話，現在你就可以看清他是誰了！

這人中等身材，赫然就是西莊管理莊丁的管事何祥生。他當然已經不是何祥生了，他是喬裝何祥生的石破衣。

石破衣何以要跟踪九寡十八迷呢？這答案很快就可以揭曉了。

* * *

今夜，沒有月色，也沒有亮晶晶的星星！

整個大地，就像籠罩在一層黑色篷帳之下。

月黑風高，本來是夜行人出動最好的時候，但夜行人大多都練過夜行眼，就是藉着星月之光，可以看得清四周物事，月黑風高之夜就沒有星月之光可以借助，夜行人也會看不清楚了。

溫九姑似是也不想驚動甚麼人，她的目標，只是溫如春。

她曾聽丁天仁說過，溫如春是去搬救兵的，今晚可能會有不少高手趕來，她除了要找溫如春，當然不願節外生枝，一旦遇上對方來人，免不了要動手，因此她儘量掩蔽行藏，找樹木或陰暗之處，躲躲掩掩的行去，有時還站停下來，打量周遭形勢，好像在選擇有利的地形，以守株待兔的方式，靜待對方來人出現。

就在此時，突然聽到東首有人發出一聲嘹亮的長笑，這笑聲十分蒼勁，顯見此人內力相當深厚！

「來了！」溫九姑口中暗叫了聲，立即移動身子，循着笑聲來處尋去。

相距不過十數丈遠處，正有兩個瘦高人影面對面的站着，一個面向北立，一個面向南立。

溫九姑從他們站立的方向，就可以猜想得到面向北立的應該是溫如春搬來的救兵，面向南立的則是從西莊出來攔襲敵人的人，因爲她自己也是從北首來的。

剛才那聲長笑敢情是南首那人發的，他繼長笑之後，正在發話：「閣下蒙面而來，連眞目都不敢見人，還想阻攔老夫入莊嗎？」

北首那人微哂道：「你們敢見人的話，還會連甚麼教都不敢說？」

南首那人聽得勃然大怒，大喝一聲：「該死的東西！」

揮手一掌朝前擊去。

北首那人沉笑道：「你是找死！」同樣揮手擊出。

兩人這一掌各是因怒而發，少說也用上了七八成力道，但兩人都不敢硬接對方這一掌，身形飛快的旋移開去。

北首那人咦道：「吸星掌！」

南首那人也同時發出一聲輕咦道：「陰沉掌！」

兩人閃避來勢，又同時揮掌攻出，正因雙方業已知道對方來歷，更不敢絲毫大意，發掌攻敵，避招進招，都極其小心。

這兩個極負盛名的高手，各自下定決心，今晚一戰，絕不能敗在對方手下，出掌自然也更見凌厲，愈打愈烈，黑夜之中，但見兩個瘦高黑影來往如飛，業已分不清人影。

溫九姑隱身暗處，聽到兩人叫出「吸星掌」、「陰沉掌」，心中暗暗一怔，忖道：「會是瘦天王宿無忌，(吸星掌)和青竹神向問天(陰沉掌)！」

接着又自言自語的道：「老婆子才不管你們呢！」

話聲甫出，人已一個旋身，捨了他們，繼續朝東北首走去。

她人還沒離開，正在揮掌拚搏中的兩人，忽然無聲無息的往地上倒去。

這下看得跟在溫九姑身後來的石破衣暗暗點頭，九寡十八迷果然名不虛傳，同樣使「聞風散」，她就比自己



高明了不知多少，自己要丁天仁把聞風散送還給她，這一着眞還下對了！

他一閃而出，落到瘦天王宿無忌、青竹神向問天兩人身邊，口中低聲道：「對不起了，我手下留情，只能給你們留個二成功力，以保天年……」

話聲未落，雙手倏揚，連續點殘二人九處經穴，破去一身功力，差不多只留下二成武功，給他們保命防身，這已經對他們很客氣了。

這時候西莊牆頭飛起兩條人影，一言不發，各自挾起兩人分頭奔去。把青竹神送往觀音閣，瘦天王宿無忌則送到三里外的一片松林之間。

* * *

西莊東北首，面向外的有兩個人，都以黑布蒙臉，僅留兩個眼孔。

面向西莊的却有六個人，除了當前一個頭大如斗的黃衫老者，站在他身後五個，像是他的門人弟子。

這黃衫老人一顆頭特別大，因此老遠就可以認得出來！

溫九姑心頭又是一怔，忖道：「鹿頭山麻一怪，他怎麼會加入這個邪教的？」

鹿一怪，其實是他外號鹿頭一怪，因爲他姓麻，就叫他麻一怪，另外還有一個名稱，叫他麻翻天，那是他以「翻天掌」出名，所以又叫他麻翻天。

麻一怪也好，麻翻天也好，反正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就這樣叫他了。

麻一怪成名四十年以上，邪得還有些正派，不知他怎麼會當上這個無名教「供奉」的。

溫九姑已經從方才兩人中看到青竹神向問天臉上蒙着黑布，那麼以此類推，站在麻一怪對面的兩個蒙面人，應該是武林聯盟的人了，只不知這兩人是誰？

他們似在爭執，還未動手，管他的！

溫九姑像一陣風般從他們身邊掠過，草坪上所有的人就像樹排般倒了下去。

石破衣趕忙閃了出去，他第一件事，就是撕下兩個蒙面人的黑布，口中哼道：「好哇，婁山派的婁子賢；哈，這個還是葫蘆叟，你也眞是越老越糊塗了，居然會當上了武林聯盟的護法，麻一怪，你不好好在鹿頭山納福，趟上這場渾水，只能說孽由自作了。」

口中說着，雙手可沒閒着，指風飛洒而下，三位名動武林一等一的高手，悉被廢去武功，只給他們保留了兩成功力。

這回從西莊飛掠出來的人，共有八個人，他們敢情早就算準了雙方人數，兩人挾起婁子賢、葫蘆叟，送往觀音閣，六人各自挾起一個，把麻一怪師徒送往三里外的松林，和瘦天王放在一起。

* * *

西莊西首，相距二里光景，有一座小山，小山脚下這時正有一羣人在黑夜之中，刀光劍影動上了手。

這是斷殺人數最多的一處。

小山脚下有一座山神廟，廟宇不大，却是西莊地下秘室的一處出口。(溫如春就是從這裡逃出來的)

現在溫如春搬了救兵趕來，東、南、北三處，都有三位老供奉從正面入莊，他領着大師兄陸寒風、供奉屠龍師太和八名劍士却要從地道進去，以收內外夾擊之功，因此一路朝山神廟而來。

沒想到武林聯盟之主門下大弟子冷靖陪同護法九爪蒼虬余滄海、紅纓堂主紀效忠率領十六名紅纓劍士，早在二更過後，就已守在小山脚下。

陸寒風等人剛到山下，山神廟中已迎出雁翅般兩排十六名紅纓劍士，居中三人，中間是九爪蒼虬余滄海，冷靖居左、紀效忠居右。

陸寒風朝前一指，冷聲道：「二師弟，你去問問他們是些甚麼人？」

溫如春手持迷天尺，走上兩步，喝道：「爾等何人，還不快報上名來。」

冷靖冷峻的道：「你就是溫如春，咱們已經等你多時了，你束手就縛吧！」

溫如春怒聲道：「憑你也配？」

冷靖道：「那我就先把你拏下了！」

人影一晃而至，同時嗆然劍鳴，一道銀虹應手而起，幾乎已把溫如春圈入在劍光之中。

溫如春一身武功也自極高，但沒想到人家劍招竟有這般快法，急忙擧尺封架，已被人家搶得了先機，攻少守多，一時之間，再也扳不回均勢。

陸寒風是教主門下大弟子，平日眼高於頂，此時看到對方乘二師弟不備，說打就打，心頭大怒，長劍一指余滄海，冷然喝道：「來，老匹夫，本公子也和你玩幾招！」

余滄海看到屠龍師太就站在這少年人身後，論身份，自己和屠龍師太交手還差不多，自然不會把陸寒風放在眼裡，當然也不想和一個後生小子動手，但陸寒風這句「老匹夫」，激起他的殺心，沉笑一聲道：「小子，你眞不知天高地厚，老夫本來不想和小輩出手，你口不擇言，老夫只好成全你了。」

聲到人到，右手一探，猛向陸寒風右手肩頭抓來。

紀效忠眼看余護法和大公子都已出手，對方連老尼姑只有九人，自己紅纓劍士却有十六人之多，那還猶豫，口中大喝一聲：「上！」

長劍揮動，率領十六名劍士一起圍攻上去。

屠龍師太看得大怒，屠龍刀一橫，厲聲道：「你們沒把老尼看在眼裡，

那就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

刀光如雪，朝前掃來！

她把紅繐劍士當作普通搖旗吶喊的莊丁，那就大錯特錯了！要知武林聯盟轄下武士，以劍繐顏色分等、計有紅、黃、藍、白四色，其中以紅繐劍士武功最高，每一劍士足可抵得江湖一流高手。

陸寒風帶來的八名武士，身手也自不弱，迎戰八個紅繐劍士，還能應付，還有八名紅繐劍士，聽屠龍師太倚老賣老，出言不遜，不約而同一擁而上，八支長劍劍光如織，從四面八方攻向她的要害，一時之間還眞把性如烈火的屠龍師太忙得接應不暇！

就在雙方激戰之際，突聽一個尖厲的老婦聲音喝道：「小畜生，看你今晚還往那裡逃？」

那是溫九姑，她聲到人到，一道杖影，宛如泰山壓頂朝溫如春當頭劈落！

就在她人影乍現，正在和溫如春動手的冷靖，以及九爪蒼虬余滄海、紀效忠和十六名劍士、屠龍師太、陸寒風、和八名武士，在同一時間，相繼踣地不起。

只有溫如春沒有倒下，身形一下旋出，避開溫九姑凌空一擊，怒聲道：「妳使聞風散。」

溫九姑尖笑道：「小畜生，就算你不怕聞風散，今晚我也會把你碎屍萬段！」

揮動鳩杖，連番擊出。

石破衣及時出現，他連正眼也沒瞧他們一眼，只是忙着落指如風，把所有被迷翻的人，一一廢去武功，只留兩成功力。

西莊的莊丁們可配合得眞好，石破衣把他們廢去武功，莊丁們也正好趕到，身手矯捷，各自挾起雙方的人，一組朝觀音閣方向奔去，另一組自然是朝東首松林去的人。

溫如春揮動迷天尺，正在和溫九姑動手，瞥見大師兄陸寒風、供奉屠龍師太等人，被西莊莊丁搶走，心頭不由一急，急忙捨了溫九姑，口中大喝一聲：「你們給我站住！」

突聽身後有人在自己耳邊輕笑道：「你給我站住才行，因爲我答應過溫護法，要把你交給她的。」

溫如春悚然一驚，急忙往前竄出一步，回頭看去，這說話的正是西莊總管任貴，不由怒道：「任貴，你敢和我作對……」

這任貴當然是丁天仁了，聞言笑道：「和你作對有甚麼稀奇，我還敢和你師父作對呢！」

溫九姑手持鳩杖，尖聲道：「三公子，這小畜生投身邪教，敗壞溫家門風，老婆子非把他拏下不可！」

丁天仁笑道：「在下答應過溫護法的，要把他交給妳老處置，自然該由在下把他拏下了，妳老只要稍候就好。」

這話聽得溫如春差點吐血，但他是城府極深的人，眼看溫九姑叫任貴「三公子」，而且神氣也極爲恭謹，由此可見這位「三公子」絕非尋常人物，再說自己一身武功已是不弱，這小子却一口一聲的要把自己拏下，交給九姑，如果沒有把握，豈敢誇下海口？嘿，就算你有天大本領，老子只要先下手爲强，你三頭六臂也不管用！

心念閃電一轉，手中迷天尺迅快倒轉，正待按下！

迷天香，嶺南溫家最厲害的迷香。

丁天仁出手比他還快，左手輕輕一拂，溫如春右臂驟然一痲，連半邊身軀都有動彈不得之感！

丁天仁面含微笑，徐徐伸出手去，從他右手取過迷天尺，說道：「在下說過要把你交給溫護法的，在下說了豈能不算？」

溫如春身不能動，眼睜睜的看着他把迷天尺從自己手中取走，雙目眞要冒出火來。

丁天仁把取來的迷天尺送到溫九姑手中，說道：「這是貴門之物，請溫護法收好，溫如春暫由在下帶進去，西莊南首還有一批人，要請溫護法費神去把他們制住了。」

溫九姑滿心歡喜的接過迷天尺，呷呷尖笑道：「三公子放心，老婆子這就去。」

「在下先行告退。」

丁天仁拱拱手，一把提起溫如春朝莊中奔行而去。

溫九姑剛剛掠起，只聽身後有人喂了一聲，叫道：「喂，溫姑娘，妳不用去了。」

溫九姑活了七十來歲，居然還有人叫自己「溫姑娘」，不覺硬行刹住身子，回頭看去，只見一道灰影從身邊掠過，幾乎看不清這人是誰，但一縷聲音却傳了過來：「叫妳不用去了，是南邊的事情，老夫已經完全辦妥了。」

溫九姑想不起這人會是誰，但光從此人身法看去，一身造詣，簡直勝過自己十倍以上，一定是一位前輩高人無疑，既然他說不用去了，自己就不用去了。

＊　＊　＊

原來西莊南首，正是觀音閣。

宓無雙剛送走冷靖，就要白少雲、紀效祖、任富三人，守在廟中，不可離開。

她因大師兄說副總護法和幾位護法都已來了，心頭有些緊張，也忍不住好奇，想看看對方究竟會有些甚麼人趕來？就悄然行出廟門。

就在此時，突聽一個深沉的聲音喝道：「無雙，快退進去，有人來了。」

宓無雙一聽聲音，立即躬下身去道：「是副總護法……」

副總護法就是無敵陰手歐陽生。



「嘿嘿，對方只有一個人，此人來得倒是好快！」

歐陽生沉嘿着道：「既然來了，妳就不用回進去了。」

宓無雙根本沒看到副總護法的人，也沒看到他口中說的來人的影子，但副總護法既然叫自己不用進去了，豈不正中自己下懷？口中立即應了聲「是」。

她「是」字堪堪出口，突覺身前微風一颯，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

因相距不到數尺，縱在星月無光的黑夜，也依稀可以辨認，這人是個身穿灰布道袍，頭戴道帽的老道人，一雙宛如寒星的目光，逼視着自己，緩緩說道：「女娃兒，妳是甚麼人，站在觀音閣前面作甚麼？」

宓無雙還沒開口，只聽副總護法洪笑一聲道：「我當來的是誰，原來竟是三手眞人谷道兄，這就無怪神女宮許多女弟子會死在不同手法之下了！只是兄弟想不通已經有多年不會在江湖出現的谷道兄，怎麼會投靠到一個無名邪教之下，充當起殺手來了。」

隨着話聲，從陰暗處緩緩步走出。

原來五十年前，江湖上出了一個自號百變道人的人，據說他精擅「百變神功」，善於摹倣各門各派的獨門武功，引起各大門派注意，曾派出門人弟子，四處查訪，務必找到這個怪人，但百變道人却突然隱去，再也沒有他的消息。

三十年前，江湖上又出現了一個自稱三手眞人的谷非凡，也專門摹倣各門各派的武功，轟動一時，大家猜想他可能是百變道人的傳人，但他也只是江湖上曇花一現，就沒了影子，今晚居然會在觀音閣前現身。

三手眞人目光投向歐陽生，微微一怔，臉色微沉，說道：「貧道是大道教首席主壇，大道教並不是甚麼邪教，閣下何人，恕貧道眼生得很，但閣下能一口叫出貧道來，諒非尋常之輩，不知如何稱呼？」

他終於說出「大道教」的名稱來了。

歐陽生聞言大笑一聲道：「老夫歐陽生。」

「無敵陰手歐陽生，昔年玄陰教碩果僅存的老護法！」

三手眞人聽得又是一怔，接着點頭道：「有你道兄撑腰，無怪有人敢和大道教作對了。」

歐陽生道：「谷道兄眞是善於責人，昧於責己，應該是大道教和武林聯盟作對在先……」

三手眞人沒待他說下去，傲然道：「現在已經不用說這些了。」

他口氣倨傲，自是有備而來。

歐陽生點頭道：「不錯，今晚貴教業已率衆而來，雙方惟有放手一搏……」

他話還沒說完，只見一名勁裝漢子匆匆奔行而來，一直走到三手眞人身邊，行了一禮，就低低的說了兩句。

三手眞人聽得身軀猛然一震，駭異的道：「會有這等事，他們人在那裡？」

那勁裝漢子回身朝東首指了指，又低低的說了一句。

三手眞人沒待他說完，雙脚一頓，化作一道灰影往東投去。

歐陽生看得暗暗一笑，這情形，分明是對方受到挫折，才匆匆趕去的，本來嘛，今晚武林聯盟搶先對方，在西莊幾處必經之路預先佈置人手，大道教的人註定非敗不可。一面提高聲音說道：「谷道兄！恕兄弟不送了！」

就在此時，只見紀效祖急匆匆從廟門走出，朝宓無雙低低說了兩句。

宓無雙聽得神情一動，急忙躬身道：「副總護法，快請到廟裡去。」

歐陽生問道：「可是發生了甚麼事嗎？」

宓無雙躬身道：「事情緊急，好像幾位護法都負了傷，現在都在後進，詳細情形，晚輩也不清楚。」

歐陽生道：「好，咱們快走。」

宓無雙跟着他身後，匆匆走入觀音閣第二進，這下看得她不禁怔住了！

原來第二進大天井的地上，整整齊齊排列着兩行人，第一行是九爪蒼虬余滄海、葫蘆叟、青竹神向問天、妻子賢等四位護法。第二排居中是大師兄冷靖，他左首則是紅繐堂主紀效忠。左右雁翅般排列着二十四名紅繐劍士。

這是今晚由副總護法領率而來的全班人馬！

他們每個人似是全數被人制住了穴道，仰躺在地面上，一動不動！

這下連歐陽生看得不禁悚然變色！以余滄海、葫蘆叟、向問天三人來說，都有數十年修爲，一身武功，和自己也僅在伯仲之間，竟然全都着了人家的道，被制住穴道，送來觀音閣，今晚自己一行，豈不是栽到家了？

歐陽生氣得長袍拂拂自動，回頭問道：「這是甚麼人送來的？」

白少雲連忙躬身道：「屬下和余香主、任富三人奉二姑娘之命，留在前進大殿上，並不知道是甚麼人送來的。」

歐陽生怒聲道：「飯桶，人家把許多人送到第二進，你們居然會一無所知？」接着朝宓無雙喝道：「還不快去給四位護法和大師兄等人解開穴道？」

宓無雙應了聲「是」，趕緊走上幾步，俯下身去，給九爪蒼虬余滄海、葫蘆叟、青竹神向問天、妻子賢和大師兄冷靖等人一一解開穴道。

余滄海穴道一解，頓時感到不對，口中噫了一聲，失聲道：「老夫怎會被人廢去了九成的功力？」

胡蘆叟悶聲不响，正待運氣檢查，那知才一運氣，就哭喪着臉道：「完了，完了，老夫一生修爲，毀於一旦……」

青竹神向問天道：「要毀去咱們這些人的武功，也不是容易之事，這斷究竟是誰呢？」

歐陽生看他們七嘴八舌亂糟糟的說着，忙道：「諸位道兄且請冷靜一下，再仔細想想，如何會被人制住穴道的？」

青竹神向問天道：「當時和兄弟動手的應該是瘦天王宿無忌，他使的『吸星掌』也未必能勝得了兄弟……後來，兄弟突然聞到一股異香，就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婁子賢接口道：「對了，兄弟的對手是痲一怪，咱們剛遇上，還沒動上手，就有一道人影像旋風般從旁掠過，鼻中就聞到一陣異香，雙方的人同時倒去……」

余滄海嘿然道：「這事情極爲明顯，這是大道教預先佈置好的陰謀，先以一個武功聲望和你相等的人出面向你挑戰，你以爲對方也是江湖上有身份的人，自然不疑有他，他們就在咱們驟不及防之際，由那姓溫的小畜生暗使迷香，把咱們的人迷翻，人被迷翻了，生殺予奪，要廢去武功，也只是舉手之勞了。」

向問天切齒道：「這姓溫的小畜生，我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歐陽生道：「現在向護法只怕連他一根指頭都抵不住呢，古人說得好，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又何必急在一時？」

向問天道：「副座的意思，咱們該怎麼辦？」

歐陽生徐徐的道：「總座還不知道咱們今晚發生之事，自該立即馳報總座，再呈報盟主才是。」

＊　＊　＊

這一晚，西莊外面，雙方的人打得人仰馬翻，西莊裡面却坐山觀虎鬥，寸草不驚，把大道教和武林聯盟兩股實力，全瓦解了。

這時候天色已見黎明，丁天仁率同金少泉、白少雲、金蘭、宋青雯、宓無雙、任富，來至第三進，走近階前，就由丁天仁提高聲音說道：「屬下任貴，有事稟報院主。」

只聽金贊臣的聲音說道：「進來。」

丁天仁朝身後幾人打了個手勢，當先舉步走入金贊臣房中。金贊臣只看了衆人一眼，口中說道：「坐。」

金蘭看爹對自己神情冷落，忍不住叫道：「爹，你老人家不認識女兒了？」

金贊臣一手摸鬚，莞爾道：「妳是蘭兒，爲父怎會不認識？」

丁天仁急忙以「傳音入密」朝金蘭道：「我和妳說了，伯父服了迷信丹，心神有幾分迷失，現在妳不可再開口了。」

一面向金贊臣，仍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就是鴻濛一劍，有話問你，你必須據實回答。」

服過「迷信丹」的人，只對一個人「迷信」，金贊臣聞言立即抱抱拳道：「少俠要問甚麼，老夫自當知無不言，只是他們……」

丁天仁道：「他們都是自己人，院主但說無妨。」

金贊臣道：「少俠要問甚麼呢？」

丁天仁道：「你在大道教的身份。」

金贊臣道：「副教主，這是教主親口答應的，但要老夫立功之後，才能正式就職，目前僅是西莊院主。」

這話聽得金蘭心頭猛然一震。

丁天仁問道：「西莊，只是一座莊院，有甚麼特別任務嗎？」

金贊臣道：「西莊，即是大道教的西路總令主，教主因老夫是重陽雅會的一份子，才要老夫出任此職，先把川西武林同道收爲己用。」

這話說明金長生、白雲生等在川西的武林知名人士，都是他把他們迷失神志，收爲己用的了。

丁天仁問道：「大道教教主，又是甚麼人呢？」

金贊臣道：「教主是老夫多年方外至友，道號千幻，是個白髯老道人，年已逾百，老夫知道的就是這些了。」

丁天仁道：「你沒被他迷失神志？」

金贊臣道：「老夫自然沒有迷失神志了。」

丁天仁取出「迷信丹」解藥，一手遞了過去，說道：「好了，你把這顆藥丸吞了。」

金贊臣接過藥丸，毫不猶豫的吞了下去。不過盞茶工夫，他體內「迷信丹」業已解去，陡地身子一震，霍然起立，雙目精光迸射，厲聲喝道：「你究竟是甚麼人？誘使老夫說出機密，你們都休想活着離開！」

金蘭道：「爹，你老人家何苦爲虎作倀……」

金贊臣喝道：「妳知道甚麼？」

就在此時，從門口走進大凉劍派封雲山、金長生、白雲生、歸耕雲、景雲子、張述古等六人。

封雲山首先打了個稽首道：「金道兄，你方才說的，貧道等人都聽到了，大道教只是個倡亂武林的邪教，道兄何苦把一世英名毀了。」

金長生道：「金兄，咱們數十年交情，不相信你老哥是貪戀一個副教主虛名，出賣朋友的人，其中莫非另有苦衷？」

「唉！」金贊臣歎一聲道：「兄弟數十年江湖，豈會不分邪正，實是……實是……」

金蘭流淚叫道：「爹，你老人家有甚麼事，就當着諸位伯伯說出來吧！」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 剛送走胡百成後的養心庵內，了凡師太怒氣未消，幸好來了稀客——三不先生，緩解了沉悶的氣氛。三不先生拿出一把金鑰匙給龍翔，說是龍城主托魂吩咐交他保存的寶物。許昌城滙集了龍虎七兄弟、鳳城主、霸城三位城主，他們都在漢獻帝墳地附近藏身等待，必要時支援龍傳人，當然也來了應約的主人龍翔以及小丁、莫愁，他們急待白骨令主的出現，一場激鬥即要爆發……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龍的傳人

## 漢帝陵墓　危機四伏

男白骨使者眼一瞪，道：「莫姑娘另有高見？」

莫愁咬着銀牙說：「本姑娘懷疑骷髏門與霸城本來就是一條線上的人。」

雌雄雙使狡猾成性，故意避而不答，彼此互望一眼，報以一串笑聲。

女白骨使者稍停始道：「不論如何，少城主看來並沒有吃虧呀。」

龍傳人臉一沉，道：「甚麼意思？」

「聽說少城主快要跟莫姑娘結婚了？」

「你們知道的事情還眞不少。」

「好說，本使者早已有言在先，骷髏門的人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男白骨使者接着說：「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在少城主的身上好像已經得到印證。」

小丁大怒道：「鬼話連篇，簡直跟放屁一樣。」

女白骨使者尖酸刻薄的道：「證據就在眼前，該丟的並沒有丟，又鳳還巢啦。」

男白骨使者的話更叫人受不了：「可憐的胡小狂娶到了人，却娶不到心，綠雲罩頭，這頂綠帽子是戴定了。」

不禁惹惱了鳳大小姐，氣憤不已的道：「閉上你們的狗嘴，本姑娘與龍哥哥可是清清白白的，休得胡言亂語！」

女白骨使者嗤之以鼻，道：「算了吧，大小姐，開口一聲龍哥哥，閉口一聲龍哥哥，你們之間會清清白白，只有大白痴才會相信你的鬼話。」

男白骨使者道：「丟下丈夫，私會情郎，本使者眞爲胡小狂叫屈，窩囊啊，可憐啊。」

女白骨使者續道：「說來說去得利的還是少城主，左擁右抱，一箭雙鵰，所以說你姓龍的並未吃虧，本使者在無意之中等於幫了你的大忙。」

話越說越離譜，激起了龍傳人的萬丈怒火，殺氣騰騰的道：「廢話少說，咱們功夫上見眞章。」

鳳凰正有此意，語冷詞寒：「對，沒有浪費口舌的必要，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莫愁怒溢雙眉，聲色俱厲：「新仇舊恨，今天非要做一次解決不可。」

小丁亦道：「放手幹吧，不死不散，不把這一對狗男女送上西天絕不善罷甘休。」

四人一字排開，氣提丹田，功行雙臂，雙脚不丁不八，業已做好了應戰的準備。

不料，雌雄雙使却並無幹架的意思，依舊氣定神閒，卓立原地未動。

男白骨使者陰惻惻的一笑，道：「四位不要緊張，本使者不是來打架的。」

阿翔怒沖沖的道：「不想打架想幹甚麼？」

「雙使係爲傳話而來。」



「替誰傳話？」

「我家令主。」

「傳甚麼話？」

「告訴少城主會面的時間、地點。」

莫愁道：「不是早已約好：時間六月三，地點在許昌，獻帝埋骨處……」

女使者截口道：「漢獻帝的陵寢規模宏大，我家令主是怕你們找錯了地方。」

「那就說清楚吧。」

「選在墓園大道上。」

「墓園大道十分寬廣，適合嗎？」

「寬廣的地方才好施展。」

「說得也是。」

「再說，死後與皇帝爲鄰也不虛此生。」

鳳凰道：「時間又是如何安排？」

男白骨使者道：「明天早上。」

「早上幾時？」

「卯時。」

「卯時？太早了吧？」

「早死早轉生。」

「好，龍哥哥一定準時到。」

小丁譏誚道：「還有沒有屁放？」

女白骨使者道：「令主交代，只許少城主一人單刀赴會。」

莫愁一怔神，當場提出異議：「不行，我們師兄妹一向出雙入對，形影不離。」

小丁大聲抗議道：「小爺我乃是少城主的跟屁蟲，我們主僕是一條船上的人，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

鳳凰亦道：「本大小姐也要去。」

男白骨使者冷笑一聲，不乾不淨的道：「莫姑娘是少城主的師妹，將來要同睡一張床，傻小子小丁是龍傳人的跟班的，同乘一條船，大小姐算甚麼？莫非眞是同蓋一條被子的野鴛鴦？」

這話太粗野了，簡直不堪入耳，鳳凰花容大變，殺機陡生，嬌叱一聲：「放肆，看打。」

雙袖一抖，「颼颼」兩聲，發出兩支鳳尾箭。

這鳳尾袖箭乃是鳳城的獨門絕技，既準且狠，其快如電，一般高手甚少能夠逃過它的追魂一擊，是以武林中人莫不聞之喪膽，進而使鳳城的聲名大噪，以致能與龍城、霸城三足鼎立，一爭短長。

距離這麼近，又是猝然施襲，原以爲定可使雌雄雙使當場出醜，却不料竟連人家的半根汗毛也沒傷到，被雙使接個正着。

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全憑眞本事、硬功夫，雙使技驚全場，阿翔、莫愁、鳳凰、小丁不由皆爲之心頭一震。

女白骨使者不待阿翔等人有進一步的舉動，手拿鳳尾箭，指指點點的道：「敝上有令，少城主這一邊頂多只能去三個人，我們以三對三。」

龍傳人道：「以三對三？白骨令主由何人相伴？」

「雌雄雙使。」

「本少城主要求換一個人。」

「換誰？」

「林清風。」

「林總管此刻不在許昌。」

「時間延後，我們可以等。」

「我家門主是個大忙人，不能等。」

鳳凰道：「起碼應該把人數修改一下，我們去四個人。」

男白骨使者揚眉道：「大小姐也要去？」

「非去不可。」

「以甚麼身份去？」

「朋友。」

「鳳城主答應嗎？」

「家父乃俠義中人，定會以我爲榮。」

「大小姐的婆家，也就是霸城胡家的人，肯嗎？」

「此事純粹是本姑娘個人的行爲，與霸城無關。」

女白骨使者格格嬌笑道：「大小姐說笑了，既是胡家媳，就是胡家人，此時此地，骷髏門還不想與霸城爲敵，開罪三位城主。」

男白骨使者補充道：「同時，爲了少城主的清譽着想，大小姐也去不得，以免破壞了龍傳人的形象，落一個拐誘人妻、敎唆私奔，甚至姦夫淫婦的惡名。」

一句姦夫淫婦，使鳳凰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本待不顧一切，決一死戰，雌雄雙使却無意久留，同聲道：「本使者話已傳到，就此告辭，咱們明天見。」

話落人起，當眞掉頭離去。

阿翔身形三閃，人已追了出去，喝道：「慢着，咱家還有話要說。」

雌雄雙使異口同聲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白骨令主此刻何在？」

「明日一定會準時出現。」

「究竟是何方神聖？」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保證超人一等。」

「是男？是女？」

「到時一看便知。」

「朋友，少打馬虎眼，事情非說清楚不可。」

「再見了，少城主，祝你有一個好夢，但是，可不要抱別人的老婆。」

邊說邊走，去勢如風，說到最後，聲音沒有了，人也不見了。

鳳凰來此已久，爲怕胡小狂醋海興波，同樣不敢躭擱，稍留片刻後也匆匆離去。

* * *

覺還是沒睡成，鳳凰去後不久，狀元莊主趙虎、將軍莊主吳獅、老爺莊主李豹、葫蘆莊主張彪便聯袂而入。

龍傳人忙請四位大叔上坐，一本

正經的道：「小侄正準備去向七位大叔面稟一切，想不到四位老人家却先來了。」

莫愁向外張望一下，道：「怎未見六叔、七叔和八叔？」

趙二虎肅容滿面的道：「他們在外面負責警戒，今夜許昌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可謂危機處處，殺機處處，不得不格外小心。」

小丁道：「雌雄雙使與鳳大小姐剛走不久。」

吳三獅道：「我們就潛伏在附近不遠，曾目睹一切。」

李四豹道：「雌雄雙使此來究竟目的何在？」

阿翔將經過說了一遍，道：「現在事情有了變化，我們的計劃必須修改。」

張五彪道：「賢侄是指那一方面？」

龍翔道：「白骨令主只許小侄等三人出面，七位叔父恐怕不便公開露面。」

趙二虎沉吟一下，道：「這倒無妨，我們最初的計劃亦非集體相隨，只要作部份修改即可。」

莫愁道：「如何修改？」

趙莊主道：「化明爲暗。」

龍翔道：「我明白了，二叔的意思是說，將原先打算陪小侄出面的人也隱藏起來，設下天羅地網？」

吳三獅道：「二哥就是此意。」

小丁喜孜孜的道：「好極了，設下十面埋伏，張起重重網羅，看來這個王八白骨令主的死期已到，明天這一關保證插翅難逃。」

龍翔道：「地點選在墓園大道上，位置不錯，小侄想再去勘察一下，以便與七位叔父大人共同研商有關設伏的事宜。」

趙二虎道：「阿翔，你別去，免得走漏風聲，此事交給我們七兄弟全權處理就可以了，龍城滅門之禍，明天就要白骨令主付出代價來。」

莫愁道：「鳳姑娘帶來一則消息，不知四位大叔可有個耳聞？」

李四豹道：「甚麼消息？」

莫愁道：「鳳姐說江湖上盛傳，許昌有寶藏。」

張五彪道：「這事我們也聽說了，有不少武林人物正是爲此而來。」

小丁道：「可有進一步的消息？」

吳三獅道：「寶藏之說，眞眞假假，傳言雖多，沒有一則是靠得住的，你們切勿爲此分心，應集中全力對付骷髏門。」

龍傳人條理分明的道：「小侄理得，從無非份之想，只是擔心尋寶客齊集在此，會妨礙咱們的復仇大計，給白骨令主有可乘之機。」

趙二虎想了想，道：「賢侄所言甚是，此事的確可慮，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經過這一場大風大浪之後，敵乎？友乎？誰是白骨令主的同路人當可看出一些端倪。」

李四豹道：「二哥，時間緊迫，分秒必爭，咱們該走啦，今天一夜夠咱們忙的。」

不錯，安樁設伏，事非等閒，必須有週密的部署方可出奇致勝，制敵機先，四人互望一眼，心意已通，隨即起身辭出。

三小不敢怠慢，結伴恭送出門。

阿翔道：「一切安排妥當後，最好派人來招呼一聲。」

莫愁道：「繪一張圖來好了，這樣比較精確。」

小丁道：「好主意，有圖在手就不會誤打誤撞的傷到自己人。」

狀元莊主趙虎點點頭，表示同意，立與吳獅、李豹、張彪越牆而去。

＊　＊　＊

長夜終於過去。

翌日，六月初三。

卯時，東方發白。

阿翔、莫愁、小丁準時出現在漢獻帝陵寢前面的墓園大道上。

大道很寬，約四丈五六。

也很長，至少有百十來丈。

兩旁種有松柏，高大、蒼翠、繁茂。

樹前，豎有石翁仲，以及各式各樣的石獅、石象、石牛、石馬等。

樹後，道路兩側，是農田，種有高粱，比人還高，黑壓壓的不知裡面是何景象。

三小踏着碎石路，邁開大步，正前行間，突聞身後有人呼喊：「少城主等一等。」

急忙止步轉身，立見妙書生雷峯與玉觀音雷蕾飛奔而來。

兄妹倆輕功絕佳，其快如飛，瞬間即至。

却也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

龍傳人愕然一楞，笑容滿面的道：「眞想不到，這麼快又與兩位重逢，許是天下太小的緣故吧？」

莫愁道：「想必是來許昌遊山玩水，露營野餐的吧？」

小丁也促狹道：「可惜我們已經吃飽啦，無法再與兩位共進早餐，姑且便宜你們一次。」

妙書生雷峯咬文嚼字的道：「非也，非也，我們並非來此遊山玩水。」

玉觀音雷蕾接着說：「也不是來請三位共進早餐。」

阿翔滿頭霧水的道：「那是來幹嘛？」

雷峯喘了一口大氣，很誠懇的說：「特來追隨少城主。」

乃妹雷蕾抹了一把香汗，言詞更加感人：「我們兄妹願與少城主共進退。」

雷家兄妹大義凜然，願拔刀相助，使三小大爲感動，頓覺溫暖無比。

小丁先說：「謝謝，謝謝。」

莫愁續道：「兩位的盛情我們會永



記在心。」

阿翔最後道：「但是很抱歉，本公子不能接受。」

妙書生雷峯聽得一呆，道：「少城主可是嫌我兄妹技拙藝淺，難當大任？」

玉觀音雷蕾花容微變道：「多一個人，多一分力，敝兄妹雖難當大任，駑鈍之才仍不無小補。」

龍傳人歉然一笑，道：「兩位誤會了，今日之會白骨令主只許我們三人參加。」

莫愁道：「平空多出了兩個人，說不定會把事情弄砸。」

小丁抱拳道：「兩位請回吧，或者留在遠處掠陣也可以，也許能用得着。」

雷家兄妹互換一道眼神，齊聲道：「這樣也好，我們姑且留在高粱地裡，一旦有須我兄妹效力之處，招手即至，萬死不辭。」

二人行動敏捷，身形三起三落便沒入左側高粱田內。

＊　＊　＊

詎料，再行數步，右側的高粱田裡也有了狀況，冒出半個人頭來。

是鳳大小姐。

阿翔忙搖手道：「鳳妹妹，謝謝你，別現身，就留在原地好了，白骨老魔萬一因而爽約就糟了。」

鳳凰小聲道：「我知道，如無必要小妹不會露面。」

莫愁道：「就鳳姐獨自一人來？」

鳳凰道：「是跟他們一起來的。」

小丁道：「他們？他們是指誰？」

「霸城的三位城主。」

「胡小狂兄妹沒來？」

「全到了。」

「人呢？」

「在前面。」

龍翔道：「霸城的人跑來此地做甚麼？」

鳳凰搖頭道：「意圖不明。」

「依鳳妹看，是否與骷髏門沆瀣一氣，前來助威？」

「小妹初入霸城，所知有限，不敢妄下斷語。」

「莫非是來尋寶的？」

「有可能。」

小丁忽發奇想，道：「大小姐現在身份特殊，阿狗大膽直言，想給大小姐找一份工作。」

鳳凰笑道：「做甚麼？」

「間諜。」

「間諜？」

「是，間諜。」

「怎麼做？」

「簡單，只要將霸城是否白骨令主的同路人，來此的眞正目的，龍城的滅門之禍有無插手，以及爾後的一舉一動隨時告訴我們就可以了。」

鳳凰遲疑了一下，含情脈脈的望着龍傳人，道：「沒問題，小妹雖身在霸城，仍心在龍城，今後若有任何風吹草動，自會隨時通風報訊，知會龍哥哥。」

阿翔投去感恩的一瞥，言懇意誠的道：「鳳妹也要保重，但願胡小狂能眞心待你，彼此相敬如賓。」

「唉！」

一聲長歎，這就是鳳凰的回話。

接着，人也縮回了高粱地，失去芳踪。

＊　＊　＊

事先，阿翔已得到一張趙莊主派人送來的草圖，對七兄弟的佈置可謂瞭如指掌，三個人一面前行，一面默默的計算着，行至第六個石翁仲與第六隻石獅子的中間方始停下來。

莫愁左右一望，道：「是這裡吧？」

阿翔以肯定的語氣道：「是這裡。」

可是，揚目望去，却沒見白骨令主與雌雄雙使。

過了片刻工夫，始見男女二使從陵墓那邊沿着墓園大道迎面而來。

二使精神抖擻，健步如飛，一霎時便飄然而至，站立在三小兩丈開外。

「早啊！」

「早啊！」

雙使先禮後兵，朝龍翔這邊揮手致意。

「早。」

「早。」

阿翔、莫愁也以禮相待，不亢不卑。

小丁則大呼小叫道：「不早了，時辰已到，白骨令主怎未現身，好大的架子啊！」

男白骨使者雙目暴睜，好似夜鷹般掃視全場一眼，道：「淸場之後我家令主自會大駕光臨。」

龍傳人聞言一怔，以爲二虎、三獅等人隱身之處被雌雄雙使發現了，忙故作鎭靜的道：「淸甚麼場？此處只有你我五人。」

女白骨使者冷笑道：「恐怕未必。」

「難道另有他人？」

「當然有。」

「在那兒？」

「請少城主瞧。」

順着女白骨使者雪白的玉手指處望，一隻石象的肚皮下面果然有一個人。

一張臉黑如鍋底，不是黑面俠還會是誰。

黑面俠正在睡大覺，睡得很香、很沉、很死。

三小看呆看傻了，不約而同的在心底頻呼慚愧不迭。

雌雄雙使好妙的身法，但見黑影一閃，已至石象前方，叫醒了黑面俠，冷聲喝問道：「朋友在此作甚麼？」

黑面俠好大的火氣，一骨碌爬了起來，吹鬍子瞪眼睛的吼道：「你瞎眼

啦，沒看到老子在睡覺。」

男白骨使者不悅道：「睡覺應該到旅店去。」

黑面俠答得乾脆有力：「老子沒錢。」

女白骨使者道：「我們有事要談，請尊駕迴避。」

黑面俠道：「你們談你們的，老子睡老子的覺，干我屁事。」

男白骨使者道：「本使者是怕萬一談判破裂，動起手來，會傷及無辜。」

「老子不在乎。」

「難不成尊駕是龍傳人請來的幫手？」

「哼，憑他還請不動我！」

「朋友到底站那邊？」

「那邊都不站。」

黑面俠詞鋒銳利，女白骨使者火冒三丈，杏眼圓睜道：「還沒有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女娃兒就叫我黑面俠吧。」

「沒有姓名？」

「早已不用。」

「何門何派？」

「一人幫。」

「一人幫是甚麼意思？」

「就是孤家寡人一個，無門無派的意思。」

「來此意欲何爲？」

「老話一句，睡大覺。」

小丁朝東方一望，太陽已冒出頭來，道：「喂，黑朋友，想睡覺最好到高粱地裡去，小心太陽照到屁股，會發燒。」

黑面俠揉一下惺忪睡眼，望一下昇起的日頭道：「嗯，小俠言之有理，是該換一張床了。」

沒再理會雌雄雙使，兀自搖搖晃晃的走進高粱地裡。

＊　＊　＊

好不容易將黑面俠打發走了，石獅下面，草叢之中又發現另外一位睡客。

滿臉的大麻子，一共八顆，正是身材酷似林清風的麻八。

龍傳人將他推醒道：「麻八，你是那裡人？」

麻八起身道：「許昌。」

「來這兒幹甚麼？」

「睡大覺。」

「爲何不在家裡睡？」

「嘻嘻，家有惡妻，睡不好。」

「可以住店呀。」

「住店要花錢，花不起。」

莫愁回想一下在五福樓的往事，道：「麻朋友休耍花槍，如果本姑娘沒有看走眼，你八成是骷髏門的狗腿子。」

麻八粗聲大氣的道：「麻大爺是個殺豬的，平生愛吃豬脚，從來不做狗腿子。」

小丁怒沖沖的道：「媽的，管你是甚麼東西，一邊涼快去，別礙事。」

麻八眞牛，偏偏不吃這一套，手中的屠刀猛一揮，映着初升的旭日射出點點金光，大言不慚的道：「老子不走你們又能怎麼樣？」

事情透着古怪，原以爲麻八是白骨令主的手下，不料，男白骨使者乍然右手一揚，金風貫耳，猛聽「噹」的一聲響，白骨令竟然打穿屠刀，鐵釘也似的釘上去。

這一手不簡單，沒有深厚的內力絕對辦不到。

也因而使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疑雲重重，弄不懂葫蘆裡究竟賣的是甚麼藥。

男白骨使者出手凌厲，語氣更加强硬：「不滾就要你好看，這次毀你的刀，下次就毀你的頭。」

麻八嚇呆了，雙眼發直，喊了一聲：「哎呀我的媽，這傢伙好厲害！」

多一個屁也不敢放，挾着尾巴溜之大吉。

＊　＊　＊

雌雄雙使又認眞搜尋片刻，並未發現七兄弟藏身的地方。

三小亦在附近仔細的查看一遍，也未見骷髏門有任何埋伏。

於是，雙方五人又回歸原位，面向而立。

龍傳人昂首道：「場清完了吧？」

男白骨使者道：「清完了。」

莫愁一揚柳眉兒，道：「既已清場完畢，白骨令主爲何還不現身？」

小丁也在一旁猛敲邊鼓：「哼，擺甚麼臭架子，再不現身就會信用掃地，休想再立足江湖。」

女白骨使者睬也沒睬三小，眸中寒芒暴閃，掃向兩側的高粱地，揚聲道：「本使者心裡雪亮，鳳城、霸城、七兄弟、九大門派的朋友皆潛伏在內，蠢蠢欲動，本使者僅代表我家令主提出嚴重警告，各派英雄務請留在原地，勿越雷池半步，倘有故違，殺毋赦。」

兩旁寂然，無一絲反應。

雙使相視頷首，一齊抱拳朗聲道：「有請令主。」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話甫出口，但聞風聲一掠，人影一閃，雙使的中間便突如其來的多了一個人。

用的是甚麼身法？

走的是甚麼路線？

從天上掉下來？

從地裡鑽出來？

阿翔、莫愁、小丁，以及隱身暗中的天下英雄，俱皆一片茫然，驚異、讚歎、惶恐、震駭之聲四起。

定目細看，也是一身骷髏衣，額頭之上有五顆金色的星。

而且身材苗條，體態婀娜，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清澈如水，顯然是一位女流。

由於有頭套幪面，却看不出此人的年齡與面貌來。

小丁首先打破沉默：「這位就是白骨令主？」



五星骷髏人的聲音嬌冷而又簡短，只有兩個字：「不錯。」

「是個母的？」

「放肆！」

好厲害的白骨令主，沒見她怎樣作勢，已劈出一記劈空掌。

更令人驚異的是，劈空掌居然也可以打耳光，小丁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一股暗力已劈面而來，啪！臉上發燒，眼冒金星，已清清脆脆、結結實實的挨了一記耳光，收下「五百」見面禮。

龍傳人强忍住滿腹的怒火，道：「令主貴姓？」

白骨令主冷森森的道：「白。」

「叫甚麼？」

「雲飄。」

「白雲飄？」

「對。」

「以前從未聞武林中有你這一號人物。」

「怪只怪少城主孤陋寡聞。」

莫愁接口道：「令主的夫婿是誰？」

男白骨使者代答道：「我家令主尚待字閨中。」

小丁抓住機會報復道：「哦，原來是個老處女，一定是沒人要，心理變態，不然怎會如此心狠手辣。」

骷髏門主白雲飄聞言大怒，本待再出招，但又忍了下來，報以一聲冷哼。

仇人就在眼前，阿翔恨滿心頭，咬着牙根怒吼道：「白雲飄，龍城與你有何怨仇，爲何趕盡殺絕，毀宗滅派？」

白骨令主的話很坦白：「爲了名，爲了利。」

龍傳人喝斥道：「鬼話，爭名奪利也犯不着殺人放火呀！」

白雲飄答得好：「本門主想要一統江湖，獨尊武林，自然有必要剷除一切障礙。」

「龍城對你構成妨礙？」

「正是。」

「就單單龍城一派？」

「還有鳳城、霸城。」

「既然如此，爲何厚此薄彼？」

「別忙，很快就會輪到鳳城、霸城。」

莫愁道：「取下你的頭套來，讓本姑娘瞧一瞧你的廬山眞面目。」

白雲飄馬上一口回絕：「此刻本令主還不想以眞面目示人。」

「幾時方肯扯下遮羞布？」

「征服鳳、霸二城，各派咸服、萬衆歸心之時。」

「哼，你做夢，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快了，指日可待。」

小丁道：「這個婆娘八成是個醜八怪，見不得人，所以才遮頭蓋面。」

女白骨使者嬌叱道：「臭小子，閉上你的狗嘴，當心我家令主割掉你那一根爛舌頭。」

龍翔怒眉雙挑道：「白雲飄，你的本事不小，居然跟林清風搭上了線，是如何弄到手的？」

白骨令主淡淡一笑，道：「投其所好。」

「姓林的喜歡甚麼？」

「財、色。」

「好卑鄙啊，你花了多少錢？」

「不多，僅黃金百兩而已。」

小丁道：「還有色呢，大概你白雲飄把身子也送給他了，陪姓林的上過床，睡過覺？」

阿狗一再出言譏諷，男白骨使者早已忍無可忍，大發雷霆道：「大膽雛兒，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一擰腰，就要往外衝，阿翔及時阻止道：「朋友想死也別急在一時，白門主約咱家來此，還沒有談到正事哩。」

白雲飄「哦」了一聲，道：「本令主邀少城主來此，是有一件正事要談。」

「請直說。」

「武林有三寶：金劍、寒蟾、老牛皮，知道吧？」

「廢話！」

「聽說金劍落在龍城？」

金劍就在阿翔身上，下意識的用手臂觸碰一下，知仍在懷中，心下大安，含糊其詞的道：「本公子也有一個耳聞。」

「到底在不在？」

「咱家沒見過。」

「難道你老子沒告訴你？」

「先父從未提及此事。」

「可以問呀。」

「令主說那裡話來，先父已死，無處可問。」

女白骨使者插言道：「少打馬虎眼，龍城主雖死，陰魂不散，經常在老殘廢的身上出現，少城主隨時可以請敎。」

龍傳人不願正面作答，不痛不癢的道：「謝謝芳駕提醒。」

骷髏門主道：「少城主，你這條命是本門主故意留下來的，可知是爲甚麼？」

阿翔譏誚道：「聽說好像是令主認爲本公子還有利用的價值。」

「沒錯，正是因爲你還有利用價值。」

「敢問價值何在？」

「在金劍。」

「我不懂。」

「告訴你就懂了。」白雲飄微頓一下，接着又道：「本令主願以你們這三條小命換金劍。」

小丁搶先道：「笑話，金劍壓根兒不在我家二少爺身上，換個屁！」

男白骨使者道：「可以去問龍老頭。」

莫愁道：「龍城主已死，鬼魂之言不盡可信。」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方中天獨愛阿紅，因而他愛看日出，一見太陽，精神大振，但他與阿紅並不是天天可以相聚一起的。這晚方中天與阿紅過了開心的一夕，臨走時阿紅轉達了主人的使命，要方中天去殺太湖龍幫幫主白長江。方中天找到昔日收養自己長大的江大姐，改扮漁郎與漁婦，搖櫓駕船渡太湖去執行他的任務……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慾海五壯士

五條鱸魚作賀禮　壽星幫主命歸陰

姓于的仰天一聲笑，道：「娘的，果然老江湖，你們聽聽這老婆子多江湖。」

成大力手中刀一掄，吼道：「靠過來，他奶奶的，雙方已經正面對上了，少囉嗦。」

江大姐道：「朋友們，何必血腥相向，各位只把搶我的食物歸還，今天這場打鬥也就免了。」

另外兩大漢笑起來了。

姓于的老者道：「怎麼？還想要昨日的那點鹵菜呀，好，那得有勞妳這位老大娘來取了！」

江大姐道：「這話是你說的？」

姓于的道：「老夫看妳如何來取了。」

江大姐對方中天，道：「小方，能嗎？」

她這話正是問方中天：這個距離有沒有辦法過去。

不料江大姐的話甫落，小舟上的方中天一聲長嘯。

「殺！」

方中天的吼聲仍在湖面上震動，方中天已騰空到了船上，隨之冷芒疾閃，快船鮮血飛濺，幾聲淒厲的慘叫，四個往方中天圍殺的人已紛紛往船上倒去。

方中天旋飛的身形站定，他的刀已不知收到甚麼地方了，他仍然是空着兩手。

果然好一個「無影殺手」！

方中天不看四個挨刀的人，他走到快船尾，就在後艙門口的小棚下找到一罐被搶去的鹵菜。

方中天並不看罐中還有多少鹵菜，他挾在臂彎便往船沿走。

江大姐的小舟靠過來了。

她對方中天道：「小方，你沒令江大姐失望！」

方中天跳回小舟上，快船上那姓于的老者抖着雙臂鮮血站起來了。

「等等。」

當他看到老劉與成大力王進寶三人之後，他似乎放心多了，因為三人均沒有死。

江大姐的小舟停下了，她冷冷的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的？」

姓于的粗聲道：「只怪老夫有眼無珠，這跟斗栽得無話可說。」

江大姐道：「就為了說這麼句話？」

姓于的道：「老夫四人挨刀無怨言，但求証明一件事情。」

江大姐道：「你想証明甚麼？」

姓于的亮字號了。

他抖着灰鬍子乾乾的一聲苦笑，道：「老夫等來自杭州灣的三光門。」

江大姐雙目一亮，道：「你們是三光門的人？」

姓于的道：「不錯。」

江大姐道：「我老婆子有個耳



聞，三光門的錢唐為了爭道而與太湖的龍幫鬧得不快，而你們……」

姓于的嘿嘿一聲乾笑，道：「先請問這位大姐，妳高姓大名。」

他這時候才說好聽的了，前倨而後恭，轉變得與先前大不相同。

其實這並非是方中天把他人一舉殺傷，而是江大姐提到三光門的門主錢唐，人家一語道出門主字號，想是大有來頭。

姓于的當然要稍作收斂，他要明白對方到底是甚麼來路，此刻更不能用強，只有撿好聽的問了。

江大姐道：「錢唐若問，你就說黃浦灘江大姐就是了。」

她又要搖櫓，却忽然聽得姓于的哈哈大笑了。

這一笑倒令江大姐不搖櫓了。

「你治傷吧，若是我，就笑不出來！」

姓于的道：「只要証明你們不是太湖龍幫的人，就值得大笑，哈……」

江大姐道：「為甚麼？」

姓于的道：「太湖龍幫如果有你二位這樣操刀的人物，我們必然死傷慘重了，哈……」

江大姐的興趣來了。

方中天也抬頭看向姓于的，他的雙目一厲。

江大姐把小舟搖向快船邊，她冷冷的問：「你說的死傷慘重，莫非你們三光門準備與太湖龍幫有甚麼約鬥之事？」

姓于的道：「不是約鬥，是我們準備踼垮白長江那老匹夫的場子。」

江大姐道：「怎麼踼法？」

姓于的道：「今知你二位不是太湖龍幫的人，說與二位聽亦也無妨！」

他低頭看看船板上三個受傷的人，姓于的對着小劉，道：「你們回艙內把傷包紮起來，今夜回東口。」

姓劉的三人仍然惡狠狠的看着方中天，却也無奈的往艙中走去。

姓于的這才又對江大姐道：「十月十五乃是白長江過六十大壽，三光門就是要在他的壽筵上弄他們灰頭土臉，叫姓白的不舒服！」

江大姐道：「你們打算怎麼踼場子？」

姓于的哈哈一笑，道：「江大姐，于某人把三光門的這件事坦白相告，為的是剛才的刀下留人，于某人明白，如果剛才下重手殺，咱們四個一個也休想活命，至於咱們如何進行踼姓白的場子，恕難再奉告了。」

江大姐點點頭，道：「我諒解，我也不再多問，我衷心的祝你們順利成功。」

姓于的重重抱拳，道：「謝啦，哈……」

這姓于的雙臂滴血，他却仍然十分愉快的笑，如果不是知道他笑的理由，還以為他喜歡挨刀呐。

＊　＊　＊

江大姐搖着小舟往回頭走，小舟上的方中天不開口，他冷然的遙望着遠方。

江大姐道：「小方，三光門要搗馬蜂窩，正是你撿便宜的機會了。」

方中天不回答，他冷靜的在沉思。

江大姐淡淡一笑，道：「小方，你在想甚麼？」

方中天猛搖頭，他雙目好凌厲的光芒，看得江大姐也楞了一下。

方中天陰冷的道：「誰也不能對白長江下手。」

江大姐道：「我知道，你的任務是姓白的一條命，只不過如果有人替你殺了白長江，你又何需冒險？」

方中天道：「我無法交代！」

江大姐道：「限期一過，你自然無法交代，但如果是在限期之內姓白的被人殺了，你便沒責任擔負甚麼了。」

方中天道：「那是對下達命令給我的人，但對我自己却不行，我無法對自己交代！」

江大姐無奈了，她也懶得再多口了。

她明白，江湖上成名的殺手都有一股傲氣，也許有人以為這是每個殺手的霸氣。

方中天就是這樣的人物，快活幫的殺手是高傲，快活幫經營的便是為人操刀，招牌是金字招牌，如果任務失敗，不但命一條，而且招牌也砸了。

當然，方中天更不想令阿紅失望，方中天甚至寧願為阿紅而死。

方中天太愛阿紅了，愛得早已超越了「情」字，那正是愛到深處無怨尤！

方中天想起阿紅，他就掩不住笑意。

他現在坐在小舟上哈哈的笑了。

他笑，江大姐却皺眉了，因為遠處來了幾艘快船，直往太湖橫山方向駛去。

那些船是甚麼地方來的？

＊　＊　＊

方中天大清早總是趺坐在小舟上遙望東方，就如同他每天在西山上一樣，他看日出。

只有初升的太陽才會洒出滿天的彩霞，那也是與晚霞不同的。

方中天就體會出旭日是活潑的，存有生氣的，也是火辣辣的。

而日落，雖然也是彩霞滿天，但却有些了無生氣的感覺，那與他

的阿紅不一樣，阿紅的美就如同旭日，令方中天如同沐浴在三溫暖的桶中似的。

方中天就是無法忘掉阿紅，他只要看到旭日，臉上便有了笑意。

他每天都會笑，而且發自內心的笑！

這世上能像他這樣情有獨鍾的人很多，但能每天愉快的笑就太少了。

這世上却有許多愁眉苦臉的人。

方中天雖只有一個阿紅，但他滿足極了，雖然阿紅又不是天天的陪着他，他仍然高興。

他現在坐在小舟上微微笑，江大姐這幾天也看到了，江大姐明白，小方心中的秘密必然令小方快樂，只是她永遠也不知道小方的秘密是甚麼。

輕輕的移到小方身邊，江大姐道：「小方。」

方中天沒有回音，他正想得入迷。

那當然是想到阿紅的緣故。

江大姐提高了聲音，道：「小方！」

方中天猛抬頭，他指着初升的太陽，道：「江大姐妳看，好美呀！」

江大姐看過去，怔怔的道：「甚麼好美？」

方中天道：「有甚麼比熱烈的陽光更美？」

江大姐吃吃一笑，道：「美是美，不出奇。」

方中天道：「爲甚麼不出奇？」

江大姐道：「只要天上無雲，天天都能看見陽光，有甚麼出奇？」

方中天搖頭又嘆氣，道：「只有初升的旭日呀，那一刻眞令人陶醉。」

江大姐道：「你陶醉？」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看那萬道彩芒宛如仙女的彩衣裳，紅紅的光芒似美人臉上的胭脂，如果你仔細觀察，彷彿有個仙女往你這裡奔來，唔……美極了。」

江大姐搖搖頭，道：「小方，你該結婚了！」

方中天道：「結婚？」

江大姐道：「你想女人快想瘋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以爲我會爲女人發瘋？」

江大姐道：「你已經差不多快瘋了。」

她挨着身子坐下來，又道：「這幾天你每天一大早就坐在這兒看日出，我還以爲你練吐納功夫呢，哈，你却望着日頭想姑娘！」

她拍拍方中天，又道：「小方，你心中想要甚麼樣的姑娘，說給大姐我聽聽，你知道大姐住在黃浦灘，那地方的姑娘多，甚麼樣的全有，而且……」

方中天搖搖頭，道：「江大姐，我心中的女人像太陽，它會發出萬丈光芒，足以溫暖我這乾涸的心房，唔，它熱情似火！」

江大姐吃吃笑了。

「我的小方快瘋了，眞的快瘋了。」

她拍拍方中天的肩頭又道：「等你辦完這件事以後，跟江大姐去黃浦灘，我叫你挑你喜歡的，如何？」

方中天搖頭了。

他指着東方的旭日，道：「我的女人在裡面，我的女人火熱得超過太陽，江大姐，世上不會再有第二個那樣的女人，我相信只有她一個！」

江大姐道：「你莫非中邪了？」

方中天道：「我清醒得很！」

江大姐道：「女人就是女人，熱也好冷也罷，上了床都是一個樣。」

方中天道：「我心中的愛，她上了床就是不一樣。」

江大姐面皮一緊，道：「如果不一樣，這個女人必定有問題。」

方中天道：「我心中的她呀，才眞正是個女人呐，江大姐，妳知道嗎？我心中的女人是坦蕩蕩的，她不扭捏，不做作，動作熱情如火，赤裸裸的與你相對，把女人的味道發揮得淋漓盡至，多美妙呀！」

江大姐笑了。

「小方呀，如你說的這樣女人，黃浦灘可以找上好幾百，有甚麼值得你如此癡迷的？」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這話我不信。」

江大姐道：「我說過，你此間事一了，跟我去上海見見世面，我保証叫你大開眼界。」

方中天怔了一下，但旋即哈哈笑了。

＊ ＊ ＊

小舟停靠在湖邊上，柳樹成行，但柳葉却不停的隨風往下落。

柳葉落在堤岸上，柳葉也落在湖面上，江大姐對方中天道：「小方，今年的天氣冷得早，早上地面有霜了。」

方中天道：「前幾天就知道了，江大姐，我在等妳爲我拿主意了。」

原來方中天把江大姐找來，目的是在於江大姐的點子多，在刺殺白長江這件事上，能爲他出個絕妙的主意。

當然，方中天不會叫江大姐出手的，他甚至也不會叫江大姐相助。

江大姐當然也知道，方中天找她來的目的只不過叫她在這件事上出一良策。



江大姐聽了方中天的問，不由搖搖頭，道：「至今我還未想出甚麼良策。」

方中天道：「白長江的生日筵上，我也沒有機會出刀？」

江大姐道：「白長江的生日筵應是有機會，但我以爲機會雖有，危險却大！」

方中天道：「江大姐，只要能出刀成功，至於危險，妳就別太在意。」

江大姐道：「這是甚麼話？若不在意危險，咱們何苦在這荒涼的太湖漂泊多日呀？」

方中天道：「我不在乎！」

江大姐道：「我在乎，否則，我隨便替你出個餿主意，叫你夜裡冒險上洞庭山大龍堂去行刺，豈不乾脆？」

方中天道：「必要時候也只好如此了。」

二人正在小舟上說着話，遠處忽見一艘快船往這裡駛過來了。

快船上一共七個人，七個人都在哈哈笑，有兩個漢子在整網，魚簍子一共八個堆在船頭上。

方中天抬頭看，那快船就在小舟附近靠了岸。

有三個大漢跳上岸，匆忙的把繩子拴在樹幹上，江大姐站在小舟上看，只見那快船的船中央是個水艙。

有個漢子已拖過大魚簍，光景準備抓魚了。

江大姐一看跳下船，她匆匆的奔到快船邊，只見快船的水艙中裝了不少活鮮魚。

江大姐只一看，不由眉頭一鬆。

方中天仍然坐在小舟上，他並不注意快船上的人，他只是想着如何刺殺白長江。

「喂，你們滿載呀！」江大姐撫掌笑了。

快船上有個漢子哈哈笑，道：「老太婆，鴻運當頭城墻也擋不住。」

江大姐却嘆了一口氣，道：「我們却霉呀，眞是的，撒網三天不見魚，小蝦兩三隻，你們可曾聽過走霉運的嗎？走路踩在牛糞上，出門鳥屎落頭頂。」

她低頭向水艙看，又道：「看看，一條肥魚眞夠大，活蹦亂跳多新鮮，我說兄弟們，讓我兩條如何？」

兩個漢子齊聲笑，那提魚簍的道：「老太婆，妳買得起嗎？」

另一漢子推推江大姐，冷笑道：「妳把妳這件袴襖面子換換如何？」

這是笑她窮了，江大姐當然聽得出來。

江大姐退了一步又站上一大步，她回個笑意，道：「兄弟，包子有肉不在皮上，你小看我呀！」

那人哈的一笑，道：「喂，就妳呀，那好，這裡水艙的魚，每條一兩銀子，呶，妳打算買幾條？」

江大姐道：「多了吃不完，少了惹你笑，兄弟們，你們稍等，我回小舟上取銀子。」

幾個漢子齊聲笑，沒有人會相信老太婆會買魚。

江大姐的打扮就是個老船孃，那年頭似江大姐這種打扮的人，一日有兩碗米飯就不錯了。

江大姐走回小舟上了，快船上的幾個漢子在用小網撈取水艙中的魚，誰也沒有再去注意江大姐。

然而，江大姐却匆匆的轉回來了。

快船上有人笑問江大姐：「嗨，老太婆，妳還眞的要買魚呀？」

「噹！」

一錠銀子拋在船板上，看得幾個漢子齊瞪眼。

「五兩銀子，兄弟們，我買五條。」

有個漢子拾起銀子，道：「妳這銀子……」

江大姐道：「怎麼？假的嗎？」

那人道：「妳還玩眞的呀！」

江大姐道：「這是甚麼話？」

那人似乎是頭兒，他一拍巴掌，道：「好，妳過來挑，挑中了我們爲妳撈上來。」

江大姐不客氣，她站在水艙邊上盡挑大的要。

她一共要了五條，每一條都有五斤重。

五條大魚提回小舟上，方中天已把小舟前面的水艙裝滿了水，江大姐就把五條魚放在水中了。

這時候有個大漢從快船上走過來了。

這大漢指着小舟哈哈笑起來，他笑得江大姐一怔……

「你老弟笑甚麼？」

那大漢指着小舟，道：「原來你們是上海灘的小舟，難怪了，你會買了五條肥鱸回上海，只要往大酒館一送，每一條你可以賣上三兩銀子，哈哈哈，有賺頭，只不過那得快快走，別叫魚兒半道上死了就不値銀子了。」

這人眞是行家，江大姐也佩服。

這人指出小舟來自黃浦灘，江大姐便知道這人在上海灘混過。

江大姐吃吃一笑，道：「領教了，眞叫你猜對了，兄弟，後會有期了。」

她搖櫓往湖中駛去，岸邊的大漢却自言自語的道：「這女人勁眞大，船搖得比男人還快。」

* * *

小舟離岸一浬半，小舟調頭又靠了岸。

江大姐把小舟靠在石堤外，這地方眞清靜，於是方中天開口了。

「江大姐，妳買這些魚幹甚麼？」

江大姐道：「殺白長江呀！」

方中天精神一振，道：「怎麼說？」

江大姐指着五條在船頭水艙游跳的活鱸，道：「小方，這幾天我正在籌劃而又無計可施呢，不料那船捉了這些最美味的太湖鱸，這種魚肉鮮美，富貴人家才吃得起，我想你就利用這幾條大鱸魚，等到白長江壽堂中坐定，必有不少人前去拜壽，你就提着這五條鱸魚直往壽堂闖去，只要見了白長江，你怎麼出刀，全由你決定了。」

方中天一聽，點點頭，道：「江大姐，妳令我想起當年傳言的『魚腸劍』了，哈哈……」

江大姐道：「不錯，如此大的魚，藏上一把刀應無問題吧！」

方中天道：「江大姐，如何進行，細節方面仍待妳爲我推敲了。」

江大姐道：「那是當然，我還要帶你回上海灘，叫你見識那兒的姑娘甚麼樣的。」

她笑得很開心。

方中天却一聲苦笑，方中天如果達成任務，他會立刻回西山坡小屋中，因爲阿紅必定在小屋內等他了。

他根本不打算和江大姐去黃浦灘。

* * *

江大姐對船頭水艙中的五條活鱸很細心的養着，因爲她不想把死魚往白長江的壽堂呈獻壽禮。

死魚是不被歡迎的，江大姐每隔一個時辰，就得把水艙中的水換過，那比她侍候嬰兒還細心！

江大姐的行動令方中天十分感動，他怔怔的坐在小舟尾上，看上去他在沉思，而且好像帶着幾分不安的樣子。

江大姐並不注意方中天，她還取了米飯洒在水艙中餵魚，不時的一聲笑。

方中天終於開口了。

「江大姐，小青好嗎？」

小青是江大姐唯一的女兒，江青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却早已不在她身邊了，當然，方中天問這話也是有原因的。

江大姐聽得方中天提到她女兒，心中一疼，全身一震，她慢慢的抬起頭來了。

「小方，你怎麼突然想到小青了？」

「我抱歉！」

江青道：「那是造化弄人，也是你們無緣份，說得明白些，是她不配。」

方中天道：「江大姐……我一直叫妳大姐。」

江青冷目一厲，道：「你一直不會改口叫我一聲娘，你更一直把小青當小輩，你傷了小青心！」

方中天道：「我想知道小青現在的境況。」

江青道：「三年沒有她的消息了。」

方中天楞然，道：「怎麼會呢？」

江青道：「怎麼不會，女兒長大了，她要飛是誰也攔她不住的。」

方中天道：「至少她在甚麼地方妳應知道吧！」

江青道：「小方，我不想提小青，你休息吧，明天就是你出刀的日子，胡思亂想幹甚麼？」

方中天道：「這件事是我唯一擱在心中的一件事，也是唯一對妳不起的事情，再不問問清楚，明天以後便沒有機會了。」

江青一聲嘆，道：「小青也學了我的本事，十六歲那年，心中拿你小方當她夢中情郎，她經常問我，有關你的一切，她心中想甚麼我知道，她問得多了，我便試探你的意思，而你……」

方中天道：「我眞把她當親妹子一樣對待！」

江青道：「你也令小青痛苦了，她曾夢想着有一天你們比翼江湖，以你們之武功爲江湖做些甚麼，她更想着有天爲你生下一大堆娃兒，她……」

方中天痛苦的雙掌扭握，他重重的嘆口氣，道：「江大姐，我不夠資格呀，那會拖累小青的！」

江青道：「小方，你不懂女人心，女人如果愛一個男人，她會爲這個男人死的，小青就愛得你欲死。」

方中天道：「江大姐，我會想辦法把小青找回妳身邊的，妳年紀大了，應該有個人在身邊照應妳。」

江青嘆口氣，道：「活了幾十年，從苦難中度到轟轟烈烈，再由絢爛而到平淡，這人生的酸甜苦辣也都嚐過了，此生沒白來，我已不再渴求甚麼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即使找不到小青，妳放心，妳以後的一切……」

江青猛搖頭，道：「小方，你把你江大姐看成可憐人了，我還未到那種地步，老實說，我江青在黃浦灘還算响字號人物，岸上水面，我還能呼風喚雨，你就少爲我操甚麼心了，倒是你安心準備出刀



吧！」

方中天黯然的低下頭了。

* * *

人在太湖看日出，那是令人心醉的景象，當紅日自水平綫升上來的時候，彷彿偌大的太湖忽然間重新有了生命似的，姹紅艷麗而又清新脫俗。

方中天不是看景緻的。

方中天只把目光注視着太陽，那會令他愉快的，如果太陽能笑出聲，那就與他的阿紅一樣了。

太陽當然不會笑，人笑，吙，一條彩船上的人不但笑，而且還不時的放鞭炮！

鞭炮聲把小舟上的江大姐也吵醒。

「小方，這麼早哇！」

方中天道：「一條彩船是往洞庭山的。」

江青爬出小舟上的那個矮艙來了，只見她挽挽袖子攏攏頭髮，伸手掏了些湖水潑臉上，這才抬頭看。

「眞排場，光就裝飾怕要上百兩銀子。」

方中天道：「江大姐，看出甚麼方面的？」

江青抬頭仔細看，不由一瞪眼，道：「三光門的人來了，他們眞快呀！」

方中天怔了一下，道：「江大姐，他們有甚麼打算？」

江青道：「很難判斷，只不過有一句實在話，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方中天立刻目光一厲，道：「他們想對白長江動手？」

江青道：「小方，白長江如果那麼容易被人擺平，還用得着找你來？」

方中天道：「不管怎麼樣，咱們立刻往洞庭山出發，江大姐，白長江的命誰也不能動！」

江大姐看着遠處那條五彩繽紛的船駛遠，她才走到水艙邊低頭看。

「還好，都活着。」

只見她伸手撈起一尾肚皮大的鱸魚，對方中天一笑，道：「這條魚肚子大，藏把刀好極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眞要把刀藏在魚肚子裡？」

江青道：「非如此很難接近白長江。」

方中天道：「死魚也會引起他人疑心的呀！」

江青吃吃一笑，道：「小方，江大姐早安排好了，一切照我的吩咐，你有七成五的希望。」

方中天愉快的笑笑道：「江大姐，妳令我眞的感動了，我……不知如何……」

江青一瞪眼，道：「過去的感動是假的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我還能怎麼說呀？」

江青笑了。

「小方，你記住一件事，雙手托木盆要高舉過頂，口中叫着好聽的，衣衫褲子要簡單，別叫人看出你帶有刀，至於臨場，那就指望你隨機應變了。」

方中天道：「已經夠了，江大姐，我這就奔向洞庭山，妳就立刻回上海，別惹上一身騷，那是劃不來的。」

江青道：「怎麼，今天咱們就分手？」

方中天道：「我不想把江大姐拖下水！」

江青叱道：「你把江大姐看扁了，我是怕事的人嗎？」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已仁至義盡了，我若再有多求，算甚麼人物？」

江青道：「小方，咱們別提過去交情，大姐必會等你全身而退方才回上海！」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爲難我了！」

江青冷冷的道：「別多言，咱們再搖三里地，我靠岸，你端着這些魚兒準備上洞庭山。」

方中天道：「這麼早就端魚上山？怕很難看到白長江，我怎麼對龍幫的人圓話？」

江青看看天色，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不如等到拜壽開始，你再端魚上山。」

她已把那條肚子大的魚剖開肚皮，隨之把一柄鋒利的尖刀，裝進魚肚子裡。

江青找來針綫，輕巧的把魚肚子又縫合上。

她笑對方中天道：「小方，你這盆中只有這一條魚是死的，你有本事叫這魚像個活的一樣魚背朝上嗎？」

方中天道：「江大姐必已有了好主意。」

吃吃一笑，江大姐自手中舉着一根長針，笑道：「小方，你看清楚了，這條魚就固定在盆邊上。」

她下針很妙，針自魚的鰓中央大筋骨處連在盆底，那地方固定，魚是不會翻身的。

方中天看得清楚，便也笑了。

江大姐又道：「你千萬多留意，休在要緊時刻抓到一條活魚那就不妙了。」

方中天笑了。

「江大姐，我如果是頭猪，也許會拿錯。」

於是，江青又搖船了。

小舟往洞庭山方向搖去，不多久已發現遠處一道港灣中停了許多大小帆船，每條船上掛滿了彩旗隨

風而飄，岸上更熱鬧，有幾路人馬排着隊正往龍幫總船移動着，仔細看，每一列人馬中還抬着三牲五畜大禮盒，鞭炮聲更響徹雲霄，果然熱鬧。

這光景倒令江大姐吃一驚，她對方中天道：「眞排場，咱們也得把禮物美化一番了。」

方中天幾乎想笑，道：「如何把魚兒美化？」

江青道：「小方，你管刺殺，我掌安排，如何美化就用不到你操心了。」

說着，她把小舟又搖到厲家集附近了。

他們在厲家集遇上三光門的人，如今江青又獨自奔到那家小飯館。

「老闆，今天大喜日子呀！」

那老闆還認得江大姐，他笑笑，道：「妳又來了！」

「來爲白老爺上上壽呀。」

「那就快些去吧，壽堂已開，白老爺子已端坐壽堂接受八方貴客們的道賀了。」

江大姐道：「老闆，紅紙一張，容我在上面先寫幾個喜字。」

老闆一笑，道：「看不出妳還會寫字。」

江青道：「不多啦，勉强應付。」

老闆命人取來紅紙一張，又把筆硯取來，只見江青大手連揮，立刻，老闆與幾個伙計大叫「好字」。

江青可不管這些，她取了紅紙條便往湖岸奔去。

她剛到岸邊，只見小方指着遠方，道：「大姐妳看，三光門的船就靠進那個大港灣的灣口。」

江青抬頭看，吃吃一笑，道：「小方，快托起盆子來，我把這紅紙貼上去。」

方中天道：「這是甚麼？」

江青道：「你看這五個大字還不錯吧？」

方中天低頭看，只見紅紙上寫着「福祿壽賀喜」五個大字。

方中天道：「眞有妳的，江大姐，我佩服！」

江青道：「五條肥魚五個字，小方，餘下的就由你自己去打拚了。」

方中天重重的點點頭，他伸手按在江青肩頭，道：「江大姐，妳保重！」

他不等江青再說甚麼，立刻端起大木盆便往洞庭山那面走去。

他走得十分快，甚至也不回頭看一眼小舟上的江青，他甚至口中發出冷酷的吼聲。

江青先是怔了一下，她伸手，似乎還有話欲對方中天說，但她終還是未叫出聲。

於是，她把小舟往湖中搖去，遠遠的，她遙望着遠處的洞庭山，似乎看到龍幫總舵的那一片七層瓦屋，眞是重簷飛疊，樓閣接毗，只可惜……

江青搖船遠去了，因爲她明白，不論小方是否成功，小方是不會再上她的小舟了。

* * *

中堂高掛大壽字，仔細看還是燙金字柳公體，壽字下方的十二尺長條櫈上，正中央是景德鎮最好的細瓷大羅漢，兩邊又各擺四位八仙站像，條桌前乃是檀木八仙桌子，湘繡桌圍繡的乃是福祿壽三星。

大廳堂兩邊掛宮燈，兩排椅子亮晶晶，那正中一把太師椅上，紅面大個子壽星老爺正笑瞇瞇的坐在椅子當中，他一手捋着鬍鬚，另一手端放在大腿上，這時候一批批龍幫人馬正順長幼秩序向壽星公迎面行跪拜之禮了。

便在這衆人愉快的時候，大門外一聲「報……」

有個年輕漢手中舉着大紅拜帖往大廳上奔去。

壽星老正是太湖龍幫的龍頭老大白長江，他聽得門外這聲「報」，便知道這是外人來賀壽的，不由抬頭看。

大廳上其餘的人也注視着來人，這人乃是龍幫傳令的，只見他舉着大紅帖一路到了壽星老面前。

「稟報幫主，三光門拜壽的到了。」

白長江雙眉緊皺，道：「三光門？杭州灣來的？」

這時候一邊的二當家走上前，道：「幫主，三光門上一回要咱們撥出一條走道，被咱們拒絕了，這次前來必無甚麼誠意！」

白長江道：「莫非想在老夫身上下軟功夫？敬山，你先出迎，且看他們……」

白長江說着拆開紅帖看，只見上面寫着：

「大龍幫三光門大家水上一家人，如果允我太湖行，錢唐賀銀一千兩，並祝你福壽綿長！」

白長江看得快，立刻叫住石敬山，道：「錢唐不死心，還想插足太湖，這海盜出身的傢伙。」

石敬山道：「上面寫些甚麼？」

白長江正要石敬山看紅帖，大廳外一聲哈哈宏笑傳來，只見八個怒漢台階下面站，其中一個虬髯大漢頂着半個大光頭直往大廳上走進來了。

這人邊走邊哈哈笑，大老遠就抱拳施禮，道：「白老幫主，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在下三光門大護法古月靈，代表門主錢唐，前來爲幫主祝壽來了。」

他說完伸手一揮，一個壯漢雙手托着一個木盆也走進來了。



古月靈指着木盆，又道：「賀禮白銀一千兩，望白幫主笑納了！」

白長江微微一笑，道：「禮到就好，賀儀免了。」

他把紅帖往那木盆上放下，又吩咐左右，道：「上等酒席一桌，招待三光門朋友。」

眞夠明快，不愧龍幫當家，白長江十分週到的回絕了三光門的要求。

就在白長江的吩咐中，龍幫大管事尹剛打横走過來，他冷冷的對古月靈，道：「三光門朋友，請隨我來！」

古月靈面皮一緊，道：「去那裡？」

尹剛道：「難道沒聽我們幫主說，請各位客房吃酒呀！」

古月靈猛回頭，他對廳廊上的七人嘿嘿一笑，道：「聽見沒有？咱們打從杭州灣遠道前來，爲的是一頓酒菜嗎！嘿……」

白長江面無表情的看向廳外七人，再看了面前的古月靈與手捧木盆大漢，冷冷的不發一言。

今天是他六十大壽，能忍則忍。

一邊的石敬山冷笑了。

「怎麼，請吃酒有甚麼不對？」

古月靈雙目一厲，道：「咱們禮帖上說得明白，不知白幫主可願點點頭。」

石敬山取過紅帖看一遍，他當場扯了個粉碎，冷叱一聲，道：「滾！」

古月靈暴退一大步，吼叱道：「好哇，這是抓碎爺們臉皮了，那就休怪爺們今天砸場子！」

他這裡正在喝着，忽然間，從廳外傳來一聲叫。

「閃開，閃開，五福活壽送來了，這是京裡八王爺命小的送來的，閃開！」

這人雙手端着大木盆，飛一般的進了大廳。

這突然的一來，使古月靈等八個人也怔了一下。

古月靈心想，怎麼連京中的八王爺也有賀禮來到，這白長江的派頭眞大，倒要看看八王爺的禮是甚麼？

他這裡正思忖着，只見端木盆的人已單膝點地，木盆放在白長江面前，道：「白幫主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他雙手托起一條肥鱸，高舉過頂，唱道：「這條魚是『福』。」

說着，他又換取另一條魚，又唱道：「這一條魚是『祿』。」

接着又換另一條，唱道：「這一條是『壽』。」

緊接着，他左右手各抓一條道，又唱道：「這兩條乃八王爺的『賀喜』了。」

白長江初時吃一驚，但見一條條活蹦亂跳的肥鱸，心中已有愉快之感，此刻他伸手一讓，口中笑應道：「眞不敢當，謝……」

他上身這麼微彎，那手托兩條活鱸的漢子左手活魚一晃間，右手的魚橫甩，一道冷焰激流眨現又失。

眞快，那人一個倒翻，身已躍出大廳往洞庭後山飛一般的奔去。

漢子已消失不見了，但大廳上的人們還尚未驚覺出大事不妙。

那石敬山轉頭看向白長江，只見白長江的雙手合放在他的肚子上。

白長江微張口，笑意在漸漸的消失，鮮血……

鮮血已開始往地上滴了。

石敬山奔上前，他拉開白長江的雙手看。

「不好了，幫主被刺！」

坐在兩邊的三大堂堂主紛紛奔上前來，白孝天伸手自白長江的肚子上拔出一把鋒利的尖刀，他大叫：「堂哥，堂哥。」

白孝天乃白長江的堂弟，掌管着三大龍堂之一的黃龍堂，如今見堂哥遇刺，悲忿之情立刻出現。

那白長江的兩個兒子白龍與白蛟，正在二院招呼客人，忽聞老父被刺，立刻奔往大廳上，兩個人抱住老父就是一陣嚎哭。

石敬山一聲冷厲的吼叱，橫身攔住三光門的古月靈，道：「他娘的，你們眞是惡毒的一羣，設下的陰謀也令人不得不佩服。」

古月靈叱道：「你說甚麼？」

石敬山道：「難道這刺客不是你們三光門的人？」

古月靈叱道：「你放屁！」

石敬山大吼一聲，道：「是不是你們派的，那得清查之後才知道，姓古的，你們別走了。」

猛古丁一聲暴吼，只見白孝天戟指古月靈等，道：「圍起來，殺了他們。」

便在他這一聲吼裡，大廳內太湖龍幫兄弟們立刻紛紛去抓刀槍。

白孝天雙掌交錯，已往古月靈撲去。

「姓古的，接掌！」

不料古月靈雙臂箕張後閃，他並不與白孝天交手。

古月靈疾快的與托木盒大漢雙雙躍到大廳外，只見托木盒的大漢匆匆的打開盒子，另外七人已自盒中取出傢伙來了。

木盒中不是千兩白銀賀禮，木盒內裝的是尖刀共八把，八個人，每人手中一把尖刀，那大漢另外又抓了個大包在手上，古月靈厲聲大叫：「衝！」

「轟……」

一團火花帶烟硝就地爆升而起，三光門的八個人不戀戰，立刻往外衝殺而去。

太湖龍幫的兄弟們火大了，這是在自己門內撒野，更不把龍幫的人放在眼內，想走，那有這麼便宜！

於是，龍幫的人自四面八方衝殺過來了。

不少人打橫硬攔三光門的人，只不過三光門來的不是泛泛之輩，三光門的七煞與大護法武功都稱得上一流的，否則他們也不敢如此大膽上洞庭山踢場子了。

那木盒中不只放了八把利刀，還有幾包硫磺彈，這東西在那年月是炸不死人的，但却能燒死人。

古月靈八人邊往湖岸跑，偶爾間向追兵投擲一顆硫磺彈，他們果然策劃得周詳。

八個人衝到港灣處，三光門的快船已準備揚帆了。

古月靈八人躍上船，再看岸上，已有人大聲吩咐龍幫的大船，準備在湖面上追殺古月靈八人了。

就在這時候，龍幫總舵內傳來一片哭嚎聲，那白長江的家人三十多個，老婆也有四五個，全都奔入大廳撫着僵坐在太師椅上的白長江大哭起來。

龍幫的三大堂人馬齊往船上躍，三桅大船在解繩纜。

龍幫的三大堂分別是：

黃龍堂堂主白孝天，副堂主李長庚。

白龍堂堂主季方，副堂主劉全。

青龍堂堂主張萬年，副堂主胡元山。

三條大船駛出港灣，一字排開便向逃走的三光門快船追去。

只可恨今天湖面無風，三桅大船反倒駛得慢。

再看三光門快船，船上的人齊操槳，划得快船如飛般往南駛去，光景就如同五月初五賽龍舟。

太湖龍幫的三桅大船直追到天黑，三光門的快船早已不見了。

只不過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太湖龍幫怎會善罷甘休，這以後雙方還有得拚的。

＊　＊　＊

太湖龍幫把壽堂改成靈堂，白長江只活了六十整，多一天也沒活成就辦喪事了。

太湖龍幫兄弟們全掛孝服，當然也有人四外去打探，打探那些鱸魚是那裡來的，到最後，才有人說出是一個老太婆與一個傻漢買去的，再加上厲家集開飯館的老闆，也說是一個老婆索取紅紙的事，更有個買魚的說出老太婆的船是黃浦灘的小渡船。於是，太湖龍幫便在大廳上商議要找老太婆！

只不過有人却認為這一切都是三光門人弄的詭計，老太婆與小舟，只不過是烟幕。

雖然大伙如此議論紛紛，但最終還是要找兇手。

二當家石敬山便搥胸頓足，誓殺兇手為老當家報仇。

＊　＊　＊

方中天根本不往湖邊奔，他繞過一道斜斜的小荒坡，再轉往寒山寺的小林子，一路便回轉他住的小屋去。

天就快黑了，方中天又饑又餓，他甚至也感到疲倦。

他不能稍停，方中天以輕功奔走，他絕不能被人跟上，高手如果要走，是很難有人追得上的。

當他走到快要二更天的時候，月黑天中他發現遠處有燈光一點，他楞了一下，因為那是他住的屋，怎麼會有燈光出現？

放下腳步喘口氣，方中天略作調息之後才又慢慢往小屋那面接近。

現在，方中天站在小屋的後窗下了，他十分冷靜的站着，夜來寒意濃，他身上的汗早已乾了，今夜無月光，但屋內燈光反而更令他容易看到屋內的一切。

方中天輕悄悄的去掀窗戶了。

他尚未開始掀呢，屋內已傳來女子的聲音。

「中天嗎？是我的中天回來了嗎？」

這一聲呼喚，眞令方中天又驚又喜！

不錯，是阿紅！

阿紅在屋內等他了。

方中天的驚，乃是他在外面無聲音，但屋內的阿紅仍然警覺到了。

方中天的喜是阿紅已在屋內等他了。

方中天只是心念一閃，便呵呵一笑轉到屋前面去了。

門開了，只見麗影出現，令方中天雙目一亮，全身的疲勞立刻消失掉。

阿紅，果然是阿紅，只見她美齒微露，美眸流露出熾熱的光芒，雙手已攀住方中天的雙肩，笑道：「就知道你會在今天夜裡回來，果然猜中了。」

方中天雙手捧起阿紅那鴨蛋型嫩臉，輕輕的吻了幾下，道：「妳怎麼會猜到我今夜回來？」

阿紅道：「如果你今夜不回來，你大概永遠也回不來了，是嗎？」

方中天道：「如果我任務失敗，就算回來也休想活了，是嗎？」

阿紅道：「我的心上人怎麼會失手？」

方中天道：「如果我失手，妳就不會放過我，是嗎？」



阿紅道：「你失手了嗎？」

方中天道：「太湖龍幫馬上要辦喪事了！」

阿紅吃的一笑，用力的抱住方中天，她主動地吻上方中天的稍厚嘴唇。

她邊吻邊似囈語道：「我知道你又成功了，中天呀，我眞的太高興了，你好棒唷！」

方中天面上由寒變笑，他回吻着。

他更把阿紅抱起來。

他就要往內室走去了，但阿紅却低聲的對方中天道：「你看你一身土裡土氣樣子，還有你身上這髒衣褲，眞不知你是從那裡找到這些的，快換下來，我的中天可是個十分瀟洒的青年唷。」

方中天吃吃地笑了。

他這時候才發現他是一身腥臭味，他自上了小舟以後，幾乎半個月在太湖，他裝扮成小舟上的粗人。

太湖有許多小舟，撒網人的打扮就如上山打柴人的裝扮差不多。

阿紅早就備了一大盆熱水，她匆忙的為方中天把熱水調好，又親自為方中天解衣寬帶，侍候着方中天跳在木盆裡，倒令方中天一聲長吁。

「唔，舒服唷！」

阿紅挽起衣袖，她小心的為方中天擦背抹身，更為方中天把睡衣也放在一邊。

她就像個小婦人侍候丈夫似的，表現得一片溫柔可愛而又體貼。

但方中天心中明白，阿紅如果同他上了床就不一樣了，阿紅上了床一切動作都原始了，那種粗獷與野性，就是令他着迷得死去活來的主因。

阿紅已在內室整床了，外室裡，阿紅也把吃的一骨腦擺在桌子上，就等方中天飽餐一頓了。

＊　＊　＊

一條大毛巾裹在身上，方中天並不想去穿睡衣。

方中天又變了，變得十分清新脫俗又瀟洒，他本來就十分惹異性的注意。

江大姐的女兒江小青就十分鍾情於方中天，只不過江小青不是方中天所喜愛的那種女人。

方中天喜愛的是阿紅這種女人。

快活幫主最清楚她手下殺手的特點與喜好，她擁有十二金釵，但認眞的說，也是十二名女殺手。

汪玉人如果用這個人，她必然會把這個人的一切底細與秘密瞭解得一清二楚。

方中天就控制在汪玉人的掌中，而汪玉人控制方中天的有力武器便是阿紅。

＊　＊　＊

桌上酒壺中裝了兩斤紹興老酒，桌上也蒸了一條鱸魚，另外還有幾樣小菜，但最好的却是阿紅最拿手的太湖醉蝦，上了桌那蝦還會跳。

如果吃這種活蝦，那得蘸着香料與陳年香醋，方中天也最喜歡吃活蝦了。

坐在椅上一聲笑，阿紅為方中天剝活蝦。

方中天却指着中間的那條鱸魚，道：「這魚……」

「買來兩天了。」

方中天一怔，道：「與我送上龍幫總舵的魚一樣，莫非一條船上的！」

阿紅把剝好的蝦送到方中天口中，笑笑，道：「咱們的人見那一簍魚肥美，便統統買回來了。」

她又把一隻蝦送進方中天口中，又道：「幫主吃了這魚，便命我為你備了一條，幫主說把魚送給白長江吃，自己也應吃一條呀！」

她此言一出，方中天一聲苦笑。

方中天早就明白自己的一切行動全在幫主的眼皮底下了，而且自己永遠也不知道幫主是怎麼會知道的。

當然，他也不能問，因為阿紅是不會說的，也許阿紅也不知道！

＊　＊　＊

陳年紹興酒，方中天喝了一斤半，那條肥鱸也吃了大半條，另外的小菜也照吃，當然阿紅陪他吃。

方中天一大早便行動，直到此刻才回來，他三頓飯合在一起吃，還眞吃了不少。

他停着不吃了，微笑着問阿紅。

「我美麗的阿紅，這一回你打算陪我幾天？」

阿紅笑瞇瞇的道：「你要我住幾天？」

「永遠！」

「那是不可能的。」

「那麼，越久越好。」

「你希望我住幾天？」

「我不能為妳做主，因為……」

阿紅一笑，她伸手拉住方中天，道：「說眞的話，我願意永遠陪你，可是你我都明白，那是很難的！」

她以另一手摸着方中天有力的胸膛，又道：「三天，三天夠了吧？」

方中天雙目一閉，他似乎帶着些許失望的樣子。

阿紅便在這時候張口了。

她張口便咬住方中天的耳朵，而且還用力的扯動着，那是會令一般人難以承受的。（未完・三）



**上文提要：** 鄒勤和青苗幫內有特殊技藝的人會合，圍攻小余等人，結果燕翎和小梁都中了毒箭和蛇毒，送去羅雅堂處急診，豈料大國手未回，秦純純自告奮勇杳處方下藥，提出的要求，小余只好答應，將她抱一抱，燕翎起妬意離去，小余、小梁追出，芳踪已杳。金、梁在青苗幫開設的賭坊騙得巨款，小梁又在輸家袋裡妙手空空扒了一百萬兩銀票，都作善款捐出，施施然去，卻被他們追上來……



# 亡命怪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 假鳳虛凰試眞意　兩面離間奪愛情

梁七此刻勉強支持，對付他那一個，是除了「長白雙槍」卓氏兄弟之外，身手最高的一個了。

小余不願炫露，但如不施展只怕立刻要失招。在這等高手下失招輕則重傷，重則必死。

小余突然發出一聲牛吽。

這玄功威力無儔。對方三個人掩耳而退。

對付小梁那個陡然一震，連兵刃也掉落在地上。

「長白雙槍」卓氏兄弟功力深厚，但乍試這曠世絕學，也不由耳膜疼痛，腦中「嗡嗡」狂鳴。

他們的長槍立刻就亂了章法。

小余的一招劍法配合施出，一聲大震，把二人震退五步。

「玄牛一炁功」沒有幾人見識過，但高手卻都聽說過。

「長白雙槍」不甘屈服，再次以十成十的功力反撲。

小余再次牛吽一聲，用了七成內力。

卓氏兄弟面色蒼白，額上見汗，招呼其餘的人跟蹌逃離現場。

那位都司老爺要不是別人駕着他走，八成無法離開現場。

小梁伏在地上，雙手掩耳，好像十分痛苦。

「小梁，起來吧！」

「余大俠，你這牛吽功我受不了！」

「其實是不得已，因爲也很消耗內力。」

「余大俠你快看……」

小余向四周望去，不由大爲驚異。

他發現四周足有二、三十頭牛，向這邊奔來，是不是這些牛把他當作了眞牛？或者把他當作了敵人？這時牛已停了下來。

「余大俠，如果牠們往上衝怎麼辦？」

「應該不會。」小余道：「現在正好可以作一次試驗。」

「試驗甚麼？」

「試試把喜怒哀樂注入牛吽功中，對這些牛會有甚麼影响。」

「牛也有喜怒哀樂嗎？」

「試試便知。」

小余思索了一下，以充滿喜悅的心情吽了一聲，刹那間二三十頭牛也同時發出牛吽。

即使不懂牛的語言，也能聽出那吽聲中充滿了喜悅。

「余大俠，牠們似乎很快樂。」

小余點點頭，又把忿怒注入牛吽中。

突然，可怖的景象出現在牛羣中，牠們狂吽聲中互相狂衝，觝角拚鬥，塵土飛揚。

小梁看得呆了一會，道：「余大俠，眞妙呀！」

小余也很驚奇，可見他的「玄牛一



炁功」有了火候。

因而他再次以平和、溫馨和友善的情感注入牛吽中。

他連續牛吽了兩聲。

鬥牛逐漸平息下來，終至完全停止，而且掉頭離去。

小梁高興得跳了起來，道：「余大俠，這眞是一門絕技。」

小余道：「如果我能練到八九成火候，的確很奇妙！」

「即使如此，也很了不起哩！」

小余搖搖頭，嘆了口氣。

「余大俠，我知道你想燕翎。」

「小梁，如果你是我，你會不想嗎？」

「是的，余大俠，我們一路打聽，跟下來，我以爲也許燕翎就在附近，而且我相信她很想你。」

小余道：「她的脾氣是很彆扭……」

＊　＊　＊

姜雪紅的女嬰死後，她十分消沉。

雖然已可証明司徒聖對她是百分之百的關切，這世上沒有另外一個更愛她更關心她的人了，但她的心已死。

況且，以司徒聖和小藍來比，優劣立判。

此刻，二人在一家客棧的偏院中賞月飲酒。

司徒聖時時不忘使她快樂起來。

「雪紅，人生幾何？對酒當歌……」

她笑笑，舉杯乾了，他爲她滿上。

「司徒聖，你如果沒有忘記『無後爲大』這句話，就快點遠遠離開我。你終會失望的。」

「雪紅，我對妳有信心。」

「有甚麼信心？」

「我知道，妳遲早會喜歡我的。」

「司徒聖，我早就不討厭你了！而且自你陪我跳下絕崖之後，我很感激你的義無反顧，但是……」

「那是兩回事是不是？」

姜雪紅道：「你是聰明人，爲甚麼要一個木頭女人在你身邊？」

司徒聖道：「因爲沒有妳，我們司徒家眞會絕子斷孫。」

姜雪紅連連搖頭，道：「我不忍使你失望，但……」

「不要緊，我有耐心等妳。」

「你有耐心，但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我四十五，再等七八年也無妨。」

姜雪紅連乾兩杯，道：「我不值得你……」

「好，不要說下去，反正我一定會等，萬一等完了！我也不會報怨，至少妳沒有把我趕走，准許我留在妳的身邊。對不對？」

「望梅並不能止渴。」

司徒聖也連乾了兩大杯烈酒。

此後，二人都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喝酒。

一小罈酒，兩人幾乎喝光，還是司徒聖阻止了她。

只是此刻阻止已經稍晚了些。

姜雪紅差點躺在桌下，他抱她回屋。

月色由窗上瀉入屋中，雖無燈，仍可隱隱看到她的醉態。

司徒聖戀她近三十年，而此刻如果他想要，必然水到渠成。

只不過司徒聖不能這樣作，那是不敬。

他爲她蓋上被子，正要出屋，忽然聞到一股花香。

也許不是花香，但說不出是甚麼香味。

他只是感覺香味入鼻，全身十分舒暢。

是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味道嗎？

爲甚麼以前沒有嗅過這種奇特的香味？

突然，他大爲驚悸，怎麼會有這種事？

在他的視野中，出現了不大可能有的景象。

那就是，床上的姜雪紅是全裸的。

而他自己也是全裸的。

這種景象出現於他的視野中，再加上香味入鼻後在體內所引起的怪異現象，他的耐力立刻崩潰。

沒有人能抗拒這種誘惑。

於是，司徒聖得償夙願。

三十年的願望一旦達到，人生眞的是太美妙了，他是個中年人，知道如何去把握每一個刹那的歡娛。

能體會幸福，切實地去享受它，才是有福的人。

有大多數的人，在極幸福、快樂的時刻並未能去享受它。

有很多年輕人在洞房花燭之夜，不知是如何渡過的？

那是因爲太興奮也太緊張之故。

司徒聖却不讓任何一瞬的快樂時光白白流去。

他清醒地，認眞地去享受，因爲他期待這一天太久了。

一覺醒來，姜雪紅發出一聲驚叫。

甚至她在羞怒之下，渾身顫慄不已。

她固然很感激他，但自己和小藍有了夫妻之實，就不願再和別人……她也知道，這太委屈自己了。

「你是個僞君子，你是一匹老色狼……」

「雪紅，妳聽我說……」

「你還有甚麼可說的？你早就設計好了！你早就期待這一天。只可惜我把你當作一個捨己爲人的君子！」

「雪紅……」

「你不用說了，你救我一命，又陪

我跳下絕崖，是我欠你的，現在，我已經不再欠你的了！」

她正要穿衣離去，她太失望了。

她以爲世上的男人沒有甚麼例外，都不是好東西。

但她抓起衣衫，竟掉出一封信來。

姜雪紅打開一看，不由楞住。

原來是大國手羅雅堂寫的。

司徒聖接過看了一下，大聲道：「無怪我記得嗅到一股奇異的花香，稍後，視野就產生幻覺……」

「甚麼幻覺？」

「妳……妳是全裸的……」

「那是心魔！」

「對，有所謂魔由心生，但如我未嗅到那股奇異的花香，我心中就不會有魔，魔是外來的……」

信上是這樣寫的：第一，司徒聖死心塌地地愛她。

這是最最重要的一點。

除了司徒聖，還有誰能陪她跳下絕崖，而且根本不加思考。

其次，如她不再嫁人，就等於爲小藍守寡。

在姜雪紅來說，這犯得着嗎？

只要她不再事人，就等於爲小藍守寡一樣。

第三，司徒聖戀她近三十年，迄無其他的女人，就憑這一點，他已有足夠的資格作入幕之賓了。

何況，司徒聖已四十五，再過十年，就是他能成婚，只怕也不能生育了。使司徒家斷了香燈，姜雪紅的良心會不安的。

總之一句話，不論是爲人爲己，都該嫁給司徒聖。

司徒聖道：「雪紅，我除了說抱歉，我……」

「也許羅雅堂的見解很對。」

「是的，他說得合情合理。」

「至少，我不嫁人，小藍會以爲我在爲他守寡。」

「妳不該使他有此陶醉的想法。」

「司徒聖，我已是殘花敗柳了……」

「不許妳說這句話！」司徒聖捂住她的嘴，道：「在我的心目中，妳仍是一位純潔的姑娘。」

姜雪紅直搖頭，但司徒聖忽然抱住了她。

「雪紅，我終於眞的得到了妳……」

是的，剛才雖做了那事，還不算眞正的獲得。

現在的好合，才是實實在在地獲得。

羅雅堂可算是一位有心人，若非他的巧妙安排和撮合，就算他們能成，只怕也要幾年以後了。

* * *

此刻，小余和小梁二人終於追上了燕翎。

但是，他們發現她和一個非常英俊的年輕人在一起飲酒。

這是一家不太大的飯館，只有十來張桌子。

此刻客人不多，因晚膳時刻未到。

小余和小梁自門前走過三次，看到他們很親暱。

甚至那少年人還捏了燕翎的面頰一下。

小余大爲不悅，因爲燕翎居然沒有怪他。

這工夫，余、梁二人又自門前走過，眼見那俊俏的年輕人挾了一塊肉納入燕翎的口中，她也未拒絕。

小余道：「小梁，我們走吧！」

小梁道：「余大俠，你先沉住氣。」

小余道：「我已經很能沉住氣了！」

「余大俠，先不要走，總要弄清，這年輕人是誰才行。」

「誰能捏她的臉？誰能挾菜放入她的口中？」

小梁也以爲燕翎太隨便了，但他不能說出來。

小梁道：「余大俠，我以爲燕翎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

「不是那種人，她現在在幹甚麼？」

「也許另有其他原因。」

「甚麼原因？」

「反正我以爲燕翎不會那麼善變就是了！」

「事實擺在眼前，你還要爲她說好話？」

小梁道：「余大俠，我敢以人格担保。」

余懷芝道：「她自幼就在『青苗幫』中鬼混，耳濡目染，都不是正里八經的人和事，也許她早已不純潔了！」

「不會的！余大俠。我敢保証。」

「連她自己都不能爲她自己保証，我們走吧。」

「余大俠，至少我們要再看看，他們住在那一家客棧？」

小余只好答應他。

二人在暗中監視，眼見他們進入不遠處的一家客棧。

現在倒也不必急在一時，二人吃了飯，在街上蹓了一會，才自後面進入這家客棧，當然，他們問過帳房，燕翎和那小子住在幾號房。

當他們發現二人是住在同一房中而且同床時，小余動了殺機，但是，他畢竟不是那麼衝動的人。

一個女人要變心，殺了她又如何？

原來二人同床而且還抱在一起。

任何一個男人看到這一幕，都會惱火，甚至殺人。

小余掉頭就走，小梁此刻實在也沒有甚麼話可以安慰他的了，一時怒極在窗外道：「下賤的女人……」

小梁追上小余，二人連夜出鎭。



小余急奔十餘里，小梁道：「余大俠，天涯何處無芳草，不要爲這個女人煩心了！」

小余道：「眞想不到！太想不到了！」他以爲燕翎很會僞裝。

「余大俠，我更沒有想到！」

「小梁，我對燕翎可以說……」

「我知道，你對她可以說仁至義盡。」

「而她居然如此對待我！」

「算了！余大俠，爲她發脾氣太不值得。」

「不知那個人是誰？」

「我從未見過，好像脂粉氣很濃。」

「那才是個眞正的小白臉。」

小梁道：「原來燕翎喜歡這種男人。」

小余道：「她太年輕了！一個十三歲的女人，要求她的行爲中規中矩，那可能是很難很難的……」

小余的情緒很差。

小梁儘一切努力安慰他，開導他。

現在，二人住在這鎮上一家客棧中。

這兒距上次遇上燕翎和那年輕小白臉的大鎭大約五十餘里，小余不想再見到她。小梁也能看得出來。

小梁知道小余愛吃海螺或蛤這類海產，就出門去買。

這兒距海岸不過四五十里，可以買到海鮮。

小梁遲到一步，發現最後一批新鮮海螺賣光了。

由於到此來要走七八里路，小梁十分失望。

他發現買了最後一批海螺的人是個三十七八歲的漢子。

這漢子還提了些魚蝦之類海產。

小梁靈機一動，以一塊小石射斷了此人左手的魚蝦草包的繩子，魚蝦散了一地。此人回頭望去，也未發現小梁。

此人罵着，去撿地上的魚蝦。

小梁趁機拿走了那一包海螺。

總算沒有白來一趟，小梁回程中心情很愉快。

凡是能使小余快樂的事，他都會去作。

他很佩服小余，事事都以小余作榜樣。

這工夫後面追來了兩個人。小梁回頭望去，其中之一正是這海螺的擁有人，大罵着追來。

小梁撒腿就跑。

只不過這二人的脚程比他快些，不久就追上了。

小梁放下海螺，道：「二位要幹甚麼？」

那漢子道：「我要宰了你這個小王八蛋！」

小梁道：「咱們素不相識，爲何出口傷人？」

「×你娘！你敢說不認識我嗎？」

「你老兄貴姓大名？以前確實未見過……」

「我叫霍長春，綽號『花豹』。」

「這……大名是聽說過的。」

「這一位是陰大壽陰大俠，綽號『血蜜蜂』。」

「久仰大名，果然都是一代豪俠……」

二人知道小梁在譏諷他們。「血蜜蜂」這綽號一聽就知道是甚麼貨色了。

「花豹」霍長春過去和江靜有過交情。

這些人當然都不是甚麼正派人物，也不是易與之輩。

霍長春見他說謊，立刻撲了上來。

小梁是「青苗幫」的二級一品人物，也非泛泛。

他大喝一聲，道：「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誰？」

霍長春道：「小王八蛋，你是誰都是一樣。」

小梁道：「你們聽說過『閃電飛虹』余懷芝之名了吧？」

二人一震，陰大壽道：「你是余懷芝？」

小梁道：「我當然不是他，他是我的師兄。」

二人又是一震，近來「玄牛一炁功」名噪江湖。

而此功正是來自余懷芝。

江湖上的事傳播很快，小余以「玄牛一炁功」擊敗了「青苗幫」太上幫主，江湖上幾乎無人不知。

所以這二人不由刮目相看。

霍長春道：「你會『玄牛一炁功』嗎？」

「當然，師出同門，那有不會之理？」

陰、霍二人互視一眼，「玄牛一炁功」非同小可。

只不過這二人看這小子實在不像是身懷絕技的樣子。

尤其是「血蜜蜂」陰大壽，非比等閑。

要想蒙住他，唬住他，可沒有那麼容易。

陰大壽嘿嘿笑道：「你說你是余懷芝的師弟，也無從查考，但有個十分有效的印証方式。」

小梁道：「甚麼方式？」

「掂掂你小子的斤兩，一試便知！」

小梁道：「如果兩位要嘗嘗這玄功的滋味，我也不便藏技，因爲那樣你們會以爲我是唬你們的。」

陰大壽道：「我看你八成是空心老倌！」

小梁道：「此功一旦施展出來，輕則重傷，肝腸寸斷，重則七竅鮮血狂噴，立斃當場。」

陰大壽道：「小子，你就亮手吧！」

小梁道：「家師叮囑，非十惡不赦之徒，不可……」

陰大壽道：「我就是十惡不赦之徒。」

小梁道：「你還不算十惡不赦之徒！」

「我就是！」

「眞的？你眞是十惡不赦之徒？」

「當然，還有我。」霍長春道：「我也是！」

小梁道：「能承認自己是十惡不赦之徒者，大概也不會壞到那裡去。」

這工夫陰大壽已經攻上來。

小梁只好亮劍。

他知道自己絕對接不下這兩人，一個也許還行。

他爲了給對方個下馬威，立出奇招。

陰大壽一接，心想，果然不同凡響。

只不過這兩套想唬住他，自然還差得遠。

小梁不遺餘力地搏殺，陰大壽的長劍時時不離他的要害。

「哈……」霍長春道：「快點施展『玄牛一炁功』呀！」

小梁道：「師命難違，不便殺生，但必要時……」

陰大壽道：「你再不施展，我可要叫你躺下了！」

小梁突然停止，道：「好吧，這可是你們自己找的。」

兩人還眞估不透他。

這是因爲「玄牛一炁功」太冷門，前此誰也未見識過。

小梁看看那個鎮甸，只不過一里之遙。

如果能再近些，可以大聲呼叫或長嘯引來余大俠。

霍長春道：「我看你只會『吹牛洩氣功』！」

兩人相視大笑。

小梁厲聲道：「你們不要惹怒我，那是沒有好處的！」

霍長春道：「現在跪下懺悔，承認你是吹牛還來得及。」

小梁厲嘯三聲，道：「我眞的不想殺你們。」

陰大壽道：「小崽子，你眞以爲三言兩語可以唬走我們？」

小梁道：「你們爲甚麼不放聰明點？你們眞以爲我是唬人？根本不會『玄牛一炁功』？哼！太幼稚了！」

陰大壽道：「我就是不信！」

霍長春道：「你再不施展，我們就宰了你這個吹牛的傢伙。」

小梁暗暗焦急，道：「你們眞的太不理智，其實我看在江靜江大姐面上，也不好意思傷了你們。」

「江靜？」陰大壽道：「你認識她？」

「笑話！由於她過去是師兄的老婆，如今雖已分了手，但她已改邪歸正了，所以師兄對她不錯。我會不認識她？」

陰大壽一直想動江靜的念頭，却一直未得手。

而「花豹」霍長春和「蝴蝶公子」柳文生却和她有過一段情。

所以小梁技巧地提起她，的確使他們兩人猶豫不決。

陰大壽道：「好，就算你認識江靜，而我們也放你一馬，但你必須稍微施展一下『玄牛一炁功』，讓我們開開眼界。」

小梁道：「只要一施展，終必傷人。」

陰大壽以爲這年齡的小伙子，不可能如此有涵養。

當然也不可能如此嚴遵師命，而藏技自珍。

除非他根本就不會此功。

試想，一個謹遵師命，不隨便炫技傷人的人會偷人家的海鮮？

陰大壽冷笑道：「小子，我這就要你的難看……」

陰大壽往上一撲，施出的劍招自然是精純的了。

此刻霍長春也沒閑着。

雖然他們都不以爲這小子會此玄功，却都蓄勢提防。

那知小梁突然雙腿不丁不八地一站，雙臂收回，雙掌放在兩肩之前，口微張，雙目平視，然後來了一聲「吽」。

那就是牛的吽聲。

牛的吽聲雖然低沉，却能傳出很遠。

小梁的吽聲一出，突然出現了可怖的景象。

四周及小梁站處地上的草葉，發出一陣「刈刈」聲。

就好像鋒利的鐮刀割草發出的「刈刈」聲一樣。

不但草葉飛揚，砂石也以螺旋型旋上高空。

只聞「吭吭」兩聲，陰、霍兩人的身子飛起，以螺旋方向摔了出去，幸虧兩人臨危不亂，在空中提氣。

兩人還是摔得頭暈眼花，且受了內傷。

眞正是灰頭土臉，一身泥塵，爬起來狂竄而去。

小梁也像作了個奇怪的夢。

他當然知道這不是自己發出的力道。

只不過他不能不驚異，怎麼會有此神奇的威力？

他轉過身來，身後的灌木叢後走出一人。

余懷芝拍拍他的肩胛，道：「你這招『玄牛一炁功』有模有樣！」

小梁感嘆地道：「余大俠你再不來，我眞的完了。」

余懷芝道：「幸虧你那兩聲厲嘯。」

「你聽到了我的嘯聲？」

「是啊！我還等着吃海鮮呢，但你久久不回，我也不大放心。」



「余大俠，喏，這是你愛吃的海螺。」

「怎麼會遇上他們兩人？」

小梁說了一切，小余道：「這叫着常走夜路必遇鬼。無本生意不能常作，以後要小心了。」

剛才小余趕到，以「蟻語蝶音」指揮小梁拉開架子，他在背後施展玄功。

此刻陰、霍兩人狼狽地奔出七八里外，在林中停下狂喘，霍長春道：「陰兄，他……眞會……」

「絕……絕對想不到……」

「果然是一門玄學。」

「在下前此還沒見過這等不可思議的功夫。」

霍長春道：「小弟受了內傷。但不太重。」

陰大壽道：「弟也差不多。」

霍長春道：「這種『玄牛一炁功』是怎麼練的？」

「據說是武林三老之一的空空道人研成的。」

「這小子是武林三老之徒？」

「不會吧？那恐怕隔了一輩。」陰大壽道：「由此可見，武林三老至少有一人是活在世上的。」

霍長春道：「這小子都這麼厲害，余懷芝豈不是……」

兩人交換了一個凜然的眼神。

＊　＊　＊

燕翎和那小白臉反而追踪余懷芝而來。

此刻在溪邊夜泳，小白臉獵兔子去了。

他們錯過了鎮甸，只好在此過夜。

燕翎說走了一身汗，最好洗個澡。

小白臉叫她到溪中去泡着，他一會就回來，一邊燒兔肉，一邊陪她洗澡，於是小白臉就離開了她。

那知小白臉走了不久，燕翎忽然發現白雲站在溪邊，不由大吃一驚，無論如何，她不是白雲的敵手。

燕翎以爲，加上小白臉就勝算很大了。

於是燕翎厲聲道：「一幫之主，你不以爲可恥嗎？」

白雲道：「對妳這叛徒，有甚麼可不可恥？」

燕翎道：「你要怎麼樣？」

「把你帶回交太上幫主處置。」

燕翎道：「好吧，你退後十步，我把衣衫穿上。」

白雲果然退了下去。

他以爲反正燕翎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燕翎慢慢地穿衣，但小白臉還沒有回來。

燕翎只有逃走。但她才竄出二三十丈，白雲已迎頭攔住。

「跟我走吧！」

「休想！」

「這是最後一次給妳自新的機會。」

「我不在乎是不是最後一次機會。」

「燕翎，妳要放聰明點，胳膊是扭不過大腿呀！」

「還是那句話！我不會再回去了！」她的聲音很大。

「這可就不能怪我了！上面交代，死活皆可。」

「我就是明知會死，也不會回去！」

白雲出了手，燕翎全力支撐之下，二十招後就危機四伏了。這工夫突然一聲斷喝，道：「住手！」

白雲立刻停止攻擊。

一個細皮白肉的少年人站在他的背後一丈之地。

白雲道：「你是甚麼人？」

「我是『閃電飛虹』余懷芝的師弟。」

「余懷芝有你這個師弟？」

「是啊！」

白雲冷笑道：「你這謊言可就太幼稚了。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和余懷芝是甚麼關係吧？」

「你？」

「余懷芝是我的師兄！」

「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甚麼意思？」

「余懷芝除了跟遲先生學過藝，還跟齊天洪師父學過，我是齊師父的關門徒弟！」

白雲道：「就算是又如何？」

小白臉道：「我要你試試我的『玄牛一炁功』。」

白雲不由一震，道：「你也會此功？」

「多新鮮！師兄會，我這關門弟子不會嗎？」

白雲哂然一笑。他以爲如他眞會，未必會說出來。

咬人的狗不露齒就是這意思。

白雲道：「本座就領教你的『玄牛一炁功』。」

「你可別後悔！看在師兄面上，你請吧！」

「我不領你份情，你出手吧！」

小白臉道：「燕翎，妳退下去。」

燕翎深信小白臉不會「玄牛一炁功」，不過是咋唬而已。

像白雲這等人物，是不會把他唬跑的。

燕翎道：「算了，對付他，不需要『玄牛一炁功』，乾脆，我們以普通的武功把他拿下算了。」

白雲道：「不，我今天一定要欣賞一下『玄牛一炁功』！」

小白臉似乎是騎虎難下，立刻不丁不八地站好。

燕翎心想，「看妳如何來應付他？」

那知就在此刻，小白臉雙臂一抱一推，螺旋罡風徹地而起，地上草葉

和泥塵飛旋。

當然，她也發出一聲牛吽。

白雲還沒有接觸到這股無儔的旋罡，也知厲害！

只不過他還沒有後退，暗勁已經到達。

在無儔的漩渦罡風中，他連退七步，髮髻散開，差點坐在地上。泥塵飛揚中，他已變成泥人了。

白雲再托大也被嚇壞了。

幫主的威嚴蕩然無存，掉頭狂竄而去。

泥塵逐漸落定，現場上雖有兩人，却是一片死寂。

燕翎道：「純純姐，妳……妳眞的會『玄牛一炁功』？」

「當然……」這小白臉就是秦純純。

她怎麼會女扮男裝和燕翎在一起，甚至還十分親近呢？

原來燕翎一氣之下出走，她無法忍受余大哥抱抱秦純純一下，她以爲余大哥仍然不夠純淨專一。

但是，當天燕翎遇上了「青苗帮」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

就在危急情況下，有人暗中助她，把兩人驚走。

原來就是秦純純。

她幾乎以爲那是不可能的。

事後秦純純告訴她，她只是好玩，還沒有意思貼上余懷芝，但未來如何？還是未知數。

因而她對燕翎並不很妒。

甚至她很希望交這麼一個紅粉朋友。

於是兩人越談越投機，竟變成了好朋友了。

她們計議，去試余懷芝，看他會不會吃醋？

他們兩人雖然很近，燕翎却不知道她的眞正出身。

燕翎道：「妳眞的是余懷芝的師弟？」

「師妹嘛！」

燕翎內心很不是滋味，說不定余大哥早知秦純純是他的師妹了。

只不過余大哥却從未告訴她。

這是錯不了的，因爲「玄牛一炁功」獨此一家，別無分號，若非是師兄妹，秦純純不會故示接近，更不會「玄牛一炁功」。

燕翎內心嘀咕也不出聲，就在這天晚上，兩人投宿一小鎭的客棧中時，半夜燕翎就走了。

她未留下片紙隻字。

她只是感覺她與余大哥之間有了隔閡。

她以爲秦純純才更適合余大哥。

何況，「玄牛一炁功」乃是當今絕學，人家會她却不會。

只不過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那就是，當初「白骨居士」傳此絕學給余大哥時聲言女人不能學。

不是「白骨居士」說謊，那就是他不願傳給不相干的人，也許「白骨居士」不喜歡她。

總之，燕翎的心情很惡劣。

她要把機會讓給秦純純。

事實又如何呢？秦純純的話是不可靠的。

剛才拉開架式，正好後面湧來一股奇異的暗勁。

她立刻就知道是「玄牛一炁功」了。

因爲她對此功不陌生，却未親自學過。

「白骨居士」說的是實話，女人不能學。

女人如果學了，今生不能生育。

甚至秦純純立刻想到，是余懷芝在她背後相助。

白雲被驚走之後，秦純純順理成章，詭稱她也會「玄牛一炁功」，而且是余懷芝的師妹。

說謊要有技巧，也要配合時間和地點，所以燕翎不能不信。

在秦純純來說，等於不戰而屈人之兵。

燕翎走了，情敵已沒，秦純純自要回到小余身邊。

＊　＊　＊

小余和小梁進入一個小鎭。時在未末。

街頭上圍了一些人，聽到有人在大聲叫嚷，道：「各位鄉親，在下的刀法天下無雙，槍法也一時無兩。」

有人道：「以你的刀對付你的槍，哪一種厲害？」

這人道：「不分勝敗。」

接着爆起一陣大笑。

這人又敲着鑼道：「各位鄉親，在下賣藝，只爲了救助災民，和一般的賣藝者不一樣。」

有人道：「尊駕有甚麼不一樣？」

這人大聲道：「各位可聽一種奇功的名稱……」

這工夫小余和小梁正要離開。

他們趕了很長的路，急需洗個澡晚餐一頓。

這時忽聞圍觀的人道：「甚麼奇功呀？」

這人道：「各位先進一定聽說過『玄牛一炁功』吧？」

小余和小梁二人一怔，這時很多人都大聲道：「莫非你也會『玄牛一炁功』？快別吹牛哩！」

這人道：「在下這就表演一手，如果在下表演得還湊合，請各位看在災民份上，請大解善囊。」

「好，只要眞會此奇功，我們一定會捐贈的。」

這人四下打量一陣，然後自竹籠中取出一個柳條編的小筐扣在地上，然後站好跨虎式，雙掌緩緩推出。

然後大喝聲中，作了一聲牛吽。

所有的目光都傾注在那小柳條筐上。

就在這時，奇事出現，那柳條筐



竟然緩緩前進。

以內力遙控一個小柳條筐，使之前進，實在無甚麼稀奇。

但是，小柳條筐既能進也能後退。

甚至還能原地打轉。

於是有人叫好，表演的人收了式子放好柳條筐。

小梁道：「余大俠，此人雖然是假的，他這一手也不含乎，至少在下作不到，這算甚麼功夫？」

「騙子功。」

「騙子功？世上有這種功夫嗎？」

「有，就是此人發明的。」小余道：「我相信，此人乃是空心老倌，那柳條筐之下，八成有一隻老鼠甚麼的。」

「這……」小梁道：「萬一穿了梆怎麼辦？」

「應該不會。這小動物一定經過訓練。」

小梁道：「賣藝的也冒充會此奇功。」

小余道：「你等着瞧吧！這種事還多得很哪！」

這工夫丟銀子的人很多，不一會場中足有數十兩之多。

小梁道：「余大俠，要不要揭穿這人的謊言？」

「不要！」

「可是他會破壞你的形象啊！」

「不妨，行家不會被騙，被騙的人都是些小人物。」

二人進入了客棧，浴罷上街用膳，那賣藝的早已走了，二人上了一家酒樓，剛叫了菜，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一屁股坐在二人的桌邊。

小梁道：「尊駕是……」

老人道：「不必多問，反正我比你們長一輩。」

小余抱拳道：「前輩可是『神偷』蓋文？」

「不錯，還是你小子行。」

小梁道：「蓋前輩知道他是誰？」

「他不是余懷芝嗎？」

小余道：「久聞前輩大名！」

「不必客氣，老夫是來揩油喝酒的。」

小梁道：「老頭，就讓你儘量喝，你又能喝多少？」

蓋文的綠豆眼一瞪道：「老夫說出來能嚇你一跳。」

小梁道：「前輩放心！在下的膽子不會那麼小。」

蓋文道：「茅台能喝十五斤，二鍋頭能喝十五到二十斤，其他老酒大約在三十五斤以上……」

小梁心頭一震，却道：「說話容易，喝起來就難。」

蓋文道：「這很簡單，把酒擺在桌上當場喝，如果喝不完賠十倍，如果喝完了呢？」

小梁道：「這要由余大俠來回答。」

小余道：「晚輩可以陪前輩喝兩杯。」

「你是說要和老夫比酒？」

「晚輩怎麼敢當。」

「不必客氣，小子，你的『玄牛一炁功』名噪江湖，天下無兩，你釣女人也有一手，很多丫頭爲你神魂顚倒，所以喝酒也可能很有一手。」

「只是陪前輩喝喝而已。」

「這樣吧！你如贏了老夫，我會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小梁道：「老頭，甚麼大秘密？」

蓋文道：「是關於遲先覺的秘密。」

小余道：「晚輩願意試試。」

小梁道：「老頭，你說吧！喝甚麼酒？」

蓋文道：「茅台、花雕等名酒，就是能買到也未必有那麼多，况且也未必醇是不是？」

小余道：「正是。」

蓋文道：「咱們就喝燒刀子。」

小余道：「晚輩遵命。」

於是小梁叫酒樓送來三十斤燒刀子兩罈。

酒樓掌櫃的聽說二人要比飲，怕出人命，還勸了二人一會，當然是沒有用的，於是要二人寫下切結。

萬一喝死了，責任自負，與人無尤。

現在兩罈酒擺在二人面前。

爲了公正無私，小余叫掌櫃的自兩罈酒中各舀出一杯試嚐，証明兩罈的純度完全一樣。

小余道：「前輩限時多少？」

「一個時辰。」蓋文道：「掌櫃的，如果樓上弄髒了，老夫事後會有所補償……」

掌櫃的道：「怎麼會弄髒？」

蓋文道：「掌櫃的怎麼說起外行話來了？三十斤燒刀子下肚，胃中裝不了，當然會有出路……」

「噢！原來如此，不妨，弄髒了本樓自理。」

於是，二人開始飲酒了，小余端坐不動，只見他面帶微笑，身子往前稍傾，向罈中發出一聲輕吽。

不一會，罈中冒出騰騰白汽。

一根白色酒注，也可以說是酒鍊，注入小余口中。

圍觀的人不少於五十人，都不禁嘆爲觀止。

因爲「神偷」蓋文是將酒分成兩條酒注，注入鼻孔中。

兩人喝的是眞正的燒酒，也就是二鍋頭。

這是宇內最烈的酒類之一。

兩人喝了盞茶工夫，足有十斤之多，居然面無紅色。

此刻「神偷」座下開始流下水漬。

那當然是尿。

由於酒入腹中未及消化而排出，這和酒是差不多的，所以屋中有一股酒和尿混合的氣味。

能飲的人，當然有辦法排洩。

有的是尿、有的是出汗。但是小余既無汗也無尿。

掌櫃的上前看看兩罈酒，不由愕然。

在他的想像中，一定是這老人喝得快些。

原因是老人以兩條酒注進入鼻中，而且立刻排出體外。

只不過他發現小余的罈中之酒，所剩下的比老人少。

他眞奇怪，這年輕人的酒哪裡去了呢？

小余罈中一直在冒汽，好像水在沸騰似的。

小梁站在側面作証，當然也隨時查看二人的酒還有多少？

這工夫小梁大聲道：「余大俠先喝完了！」

有很多人不信，過來查看。

的確，罈底涓滴不存。

這工夫蓋文已停止吸酒，站起看看小余的罈內，不由面色微變，道：「小子，你弄假。」

小余道：「前輩，這假如何弄法？」

「是啊！」小梁道：「前輩你示範一下如何？」

蓋文道：「你是以『玄牛一炁功』把酒蒸發掉的。」

小余道：「晚輩不否認這一點，但前輩邊喝邊尿尿，這又算甚麼？」

「至少我的酒入過肚子。」

小梁道：「余大俠的酒也入過肚腸，不然的話，那一道酒注入口，到哪裡去了？」

有很多人証明，看到小余使酒注入口中。

蓋文哂然道：「你們懂甚麼？他是利用深厚的內力使酒在罈與口之間來來回回，看來像一直輸入口中吞下，事實上他吞下的酒不多。」

小余道：「前輩要不要再比一次。」

「當然要。」

「咱們以海碗倒入口中，這不會弄鬼吧！」

「這是個好主意。」

於是又搬來兩罈酒和兩個大海碗。

找個人爲蓋文倒酒，兩個海碗替換，喝光這一碗，立即倒酒，再喝另一碗，一罈酒最多二十海碗。

蓋文是「骨嘟骨嘟」地喝，小余是仰脖往下灌。

蓋文仍然尿出，小余還是不出汗也不尿。

只不過他向窗外呵氣，也就是喝一碗呵一口氣。

那口氣並不像滾水的白汽，只有一點點白。

只不過到了窗外就像下小雨一樣。

結果蓋文已經醉了，酒還剩下一點，小余先喝完而未醉。

蓋文道：「小余，老夫雖知你取……取巧……還是認栽了，不過老夫要和你比別的……」

小余道：「前輩醒了酒再比如何？」

蓋文叫伙計提來一桶水，他吸水注入腹中，然後再噴出窗外，不一會一桶水都噴在街上。

他的醉意已經因水的冲刷，而消失了。

衆人還是爲他叫好，儘管他承認輸了。

小余道：「前輩要賭甚麼？」

蓋文道：「老夫和你的幾位師父都時有往還，所以咱們之間也沒有甚麼過節，只不過你引誘我徒進入賭場……」

「令徒是……」

「百里光。」

小余道：「那是令徒自動和在下合賭的，並非在下引誘他。」

蓋文以「蟻語蝶音」道：「小子咱們比賽偷。」

小余也以「蟻語蝶音」道：「前輩是行家。」

「天下沒有甚麼行不行家，行家也往往會輸給生手。」

「怎麼個偷法？偷甚麼？」

「當然是偷你身上最重要的東西。」

「好！前輩剛才說過，一旦承讓要告訴我一個大秘密。」

「不錯。」

「現在是不是可以說了？」

「還是末了一起說吧！」

「誰先偷誰？」

「小子你先偷老夫吧！」

「這等於班門弄斧，巫門鬼歌！」

「不見得，剛才比酒，你小子展露了非凡的功力。」

「前輩住在何處？」

「就在你那同一家客棧後院三間小屋中。」

「好，一言爲定！」

酒錢由小余付了，二人下樓分手。

現場、當然也有武林中人，看出二人最後的交談是「蟻語蝶音」，却不知道他們談了些甚麼話。

雙方離開酒樓，觀衆紛紛議論。

有人說這「玄牛一炁功」太玄了，小余未喝一口酒。

等於全部蒸發掉，有的變成水霧，落在街上。

蓋文是否也能？也許能，但作不出那麼高明。

上了街，小余道：「從現在開始，咱們要小心了。」

小梁道：「他要偷的是甚麼東西？」

「他沒有說，只說是最重要的東西。」

小梁道：「余大俠身上最重要的東西是不是銀票？」

（未完・十九）

廣西玉林牌

# 金裝 正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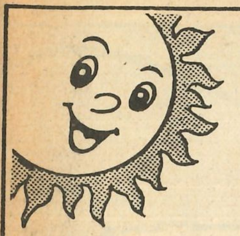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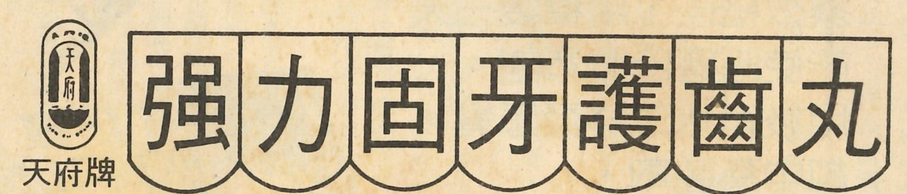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